獻給抗日戰爭勝利 75 周年

蔣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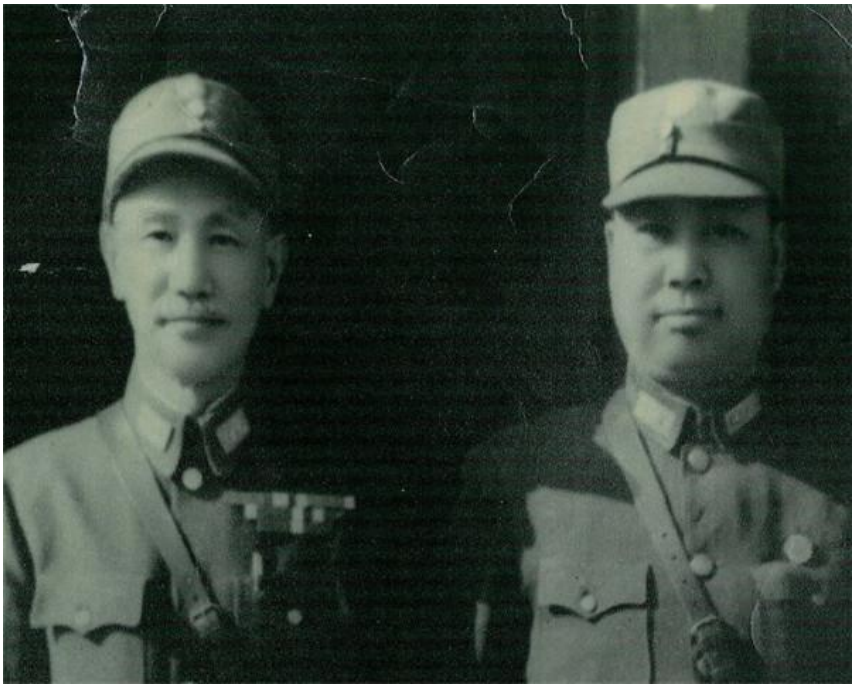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戰二十六国公推的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李鐵編

抗日統帥蔣介石

1943 年開羅會議三巨頭（自左向右，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

1943 年宋美齡在美國國會演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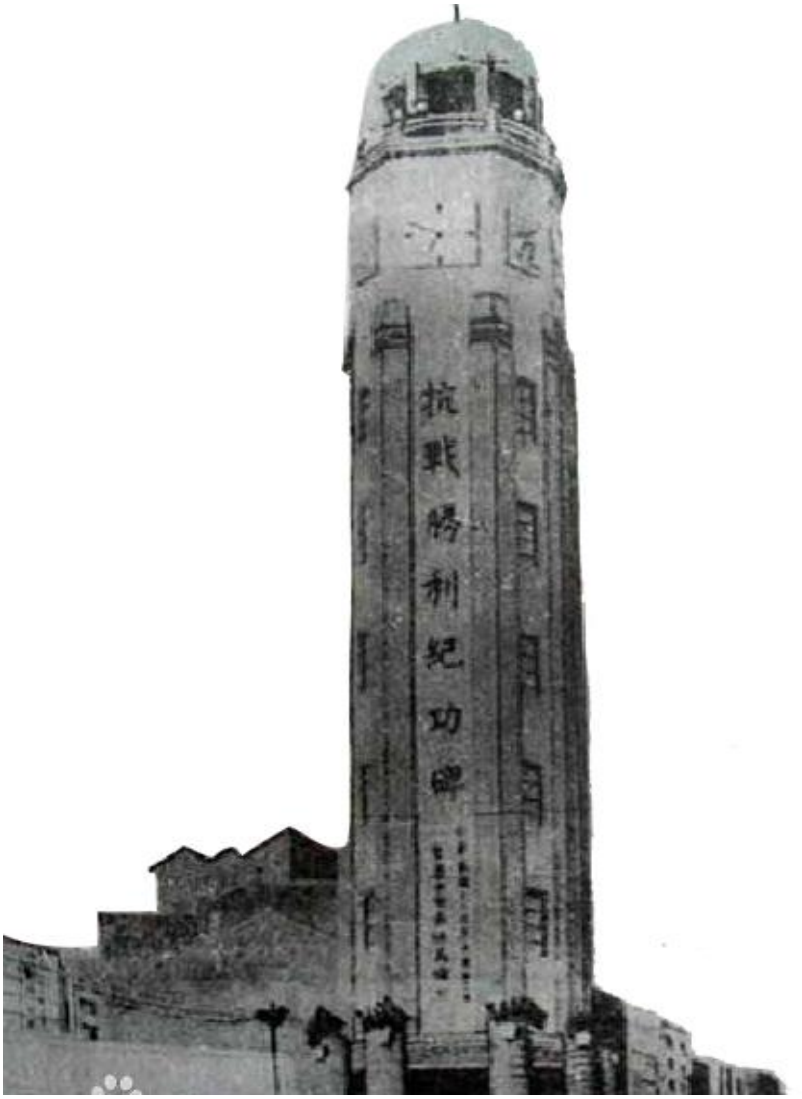


蔣介石與國軍 52 軍第一任軍長關麟征將軍合影

1992 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看望劉放吾將軍

騰沖國殤墓園的中國遠征軍將士墓群

1945 年日本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



重慶抗戰勝利記功碑

此碑立于重慶市中心。建于抗日戰爭勝利的次年（1946 年），以紀念中華民族抗日救國之偉功，起名抗戰勝利記功碑。1950 年後易名為人民解放紀念碑。2013 年 3 月 5 日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改為重慶抗戰勝利記功碑暨人民解放紀念碑。

目　錄

前言……0
第一篇　抗日戰爭的序幕（1931—1937）……1
第一章　日本的入侵和日本的侵華政策……1
第二章　蔣介石在“九一八”前後至“七七事變”的抗戰態度和立場…3
第一節　蔣介石的抗戰初心……3
第二節　對日態度及立場……13
第三節　蔣介石確立持久抗戰的戰略方針……15
第三章　抗戰準備與指導……18
第四章　中華民國外患內憂下的民主建國成就（1927—1937）……23
第一節　中華民國外爭主權……23
第二節　中華民國內求進步……25
第二篇全面抗戰（1937—1945）……31
第五章　七七事變突發蔣介石的抗戰對策……31
第六章　作戰指導與官兵奮戰……38
第七章　蔣介石在抗戰第一階段結束後的兩次重要講話……41
第一節　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講話……41
第二節　在中央五屆五中全會的開幕式的講話……49
第八章　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60
第一節　淞滬會戰……60
第二節　南京保衛戰……62
第三節　太原会戦……66
第四節　徐州會戰……68
第五節　兰封會戰……73
第六節　武漢會戰……75
第七節　随枣會戰……82
第八節　三次長沙會戰……84
第九節　桂南會戰……91
第十節　枣宜会戦……93
第十一節　豫南会戦……96
第十二節　上高会戦……97
第十三節　晋南会戦……99

第十四節　對日宣戰……102
第十五節　浙赣会戰……105
第十六節　鄂西会戰……108
第十七節　常德会戰……112
第十八節　豫中会戰…… 115
第十九節　长衡会戰……118
第二十節　桂柳会戰……120
第二十一節　湘西会戰……123
第二十二節　遠征軍及仁安羌戰役……129
第二十三節　52 軍浴血諾曼底……139
第二十四節　中國空軍的領空保衛戰……146
第二十五節　中國海軍的英勇抗戰……152
第九章　日本對蔣介石的“斬首行動”及日機大轟炸……157
第十章　蔣介石領導抗戰的三個最艱危時刻……170
第三篇　艱苦的勝利……178
第十一章　一寸山河一寸血——血写的事實……178
第一節　蔣介石領導的前期艱苦抗戰……178
第二節　蔣介石始終領導抗戰直至日本投降……183
第十二章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193
第一節　受降過程……193
第二節　徐永昌代表中國接受日本投降……196
第三節　南京受降……198
第四節　降書……202
第五節　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203
第六節　關於戰後日本的賠償……205
第十三章　中国抗日戦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206
第十四章　抗戰國軍陣亡將士的英靈在沉重的泥土下委屈哭泣……214
第十五章　正確認識和對待抗日戰爭的歷史……224
附　件：《開羅會議》等會議為世界和平安全奠基……228
编后的话-----重新认识蔣介石……252
參考文獻……254

前 言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抗日戰爭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中國軍民投身慘烈战场，浴血奮戰，面對敵人的強大，勇往直前，面對死亡的威脅，義無反顧，以寧死不屈的民族气節捍衛祖國的寸寸山河，用血战到底的英雄氣概和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心，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史詩。抗日戰爭的勝利使中華民族跳出了“最危險的時候”，洗刷了恥辱，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收回了失地，中國進入世界四強，成為聯合國的發起國和常任理事國，這是中國人民世世代代永遠不能忘記的勝利。中国抗日戦争的胜利与美国迫使日本投降相关联，要感谢美国对中国抗日戦争的支持。

作為學者，我阅讀了許多關於抗日戰爭方面的書籍，并對這段歷史進行了一些粗淺的研究，想到中華民族面臨強敵入侵而英勇奮起,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付出巨大民族犧牲的抗战歷史,必須堅持把歷史还给歷史，让真相回帰真相。民族的苦难和尊严子孫後代都永远不该忘记。必須反對任何歪曲和篡改歷史的行為，堅定維護歷史的真实。

抗日戰爭勝利 75 周年了，是誰坚持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領導了中華民族艱苦卓絕的抗戰直至日本投降，為國為民立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勳？應該給國人一個交代。當前記敘抗日衛國戰爭的著作關於抗戰中對日戰鬥可以說無一掛漏，但很少見到運籌帷幄，在極端艱苦卓絕的環境下，始終領導中華民族堅持抗戰的統帥。

在本書中，我想強調的是，希望讀者認識蔣介石堅定的抗戰決心和堅持持久抗戰的思想，他是在一個特別艱難的情況下從大局出發、國情出發，精心部

署領導了中國的抗戰，蔣介石是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唯一領導者。

我不曾親自經歷七十五年前那場艱苦卓絕的抗戰，但從已經公開的文史資料、書籍、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臺灣拍的紀實電視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大陸拍的電影《血戰台兒莊》等等設想，如果引入意識形態紛爭像過去宣教的那樣，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與日軍戰鬥總是節節敗退潰不成軍的話，那麼全面抗戰八年是怎樣堅持下來的？日本政府是怎樣投降的？通過日本政府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的过程和《降書》能夠追尋真相。

當我們一再指責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的時候，也應該正視我們對待抗日戰爭歷史存在的問題，不应回避當時中國的作戰準備和作戰能力。任何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過貢獻的人，他們流的血、出的力都不應該被遺忘、被歪曲、被打成深仇大恨的敵對分子。我們絕不能為自己製造國恥。

第二次世界大戰有 26 個國家推舉的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領導中華民族浴血抗戰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這個視角，依據我本人的認知水準,選擇了關於蔣介石領導中華民族艱苦抗戰冰山一角的史實資料,編撰了《蔣介石與中國的抗日戰爭》一書。此書揚棄了意識形態的紛爭，以史實為依據,僅說明國家主權的體現者蔣介石始終堅持領導中華民族抗戰，最終使日本無條件投降。本書少數參考文獻因故沒有展示,圖片和個別資料選自網路,本書內容若涉及版權問題請通過出版社與我聯繫。

李　鐵

二零一九年九月于西安

☆第一篇　抗日戰爭的序幕（1931–1937）

第一章　日本的入侵和日本的侵華政策

日本在“甲午戰爭”擊敗清廷海軍，割取了中國臺灣，澎湖列島，勒索白銀 2.3 億兩（包括中國贖回遼東半島費）。还取得了新的通商特權等各種權益。憑借巨額的侵略戰爭賠款、新的殖民地市場及原材料的獲取，完成了資本主義工業化，成為世界上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

1900 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日本出兵最多，逼迫清政府簽訂《辛丑条約》，取得在中國天津與北京暨華北心臟地區的駐兵權。緊接著日本發動了 1904 年至 1905 年的日俄戰爭，擊敗了俄羅斯帝國在遠東的勢力，奪占了俄國在中國東北南部的殖民權益。吞併了遼東半島。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日本藉口對德國宣戰，於 9 月派遣一個混成旅在山東半島北岸登陸，佔領了濟南，奪取了膠濟鐵路經營權，攻佔膠州灣，最後於 11 月 7 日攻佔海軍基地青島。強行取代了德國在中國的山東的利益。

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向中國袁世凱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企圖將中國完全變成日本的附屬國，最後，迫使袁世凱承認了除第五條之外的所有要求。1916 年又發動了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同沙俄簽訂了第四次日俄密約，妄圖直接統治滿蒙地區。雖未完全達到目的，但其在華的勢力得到進一步擴張，成为在中國大陸擁有最大殖民勢力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兩次軍事上的勝利和對中國侵略活動的成功，更助長了日本軍閥的氣焰。在阻撓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失敗之後，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發動了舉世震驚的九一八事件，侵佔了我國東北。

1927 年 6 月 27 日，日本在東京召開了東方會議，討論中國局勢，進一步制訂侵華政策。會議由內閣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主持，與會的有外務省、關東軍、陸軍省、參謀部、海軍省、軍令部等各方面官員，會議歷時 10 天，7 月 7 日。由田中宣示了 8 條《對華政策綱要》以作為會議的決議。除公開的決議外，田中義一在會後根據會議內容起草了一份奏摺，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的奏摺，是擬定的一個侵略中國的具體計畫。申言當時的國際情勢，日本的處境；以及爭取中國滿蒙的利益。並在田中所召開之東方會議中通過（當時與滿蒙有關係之日本文武官皆出席參加），於 7 月 25 日上奏日本天皇。

這一奏摺，其要點在主張先奪取中國的東三省與外蒙古，即日本軍閥自己所劃定的滿蒙範圍，其面積較日本大三倍，資源豐富。據該奏摺中調查所稱，日本如能佔領滿蒙，就可在此境內取得二十億噸的鐵和二十五億噸的煤，可供精練十二億噸鋼，使日本在此後 70 年中，鋼鐵不再匱乏。日本每年需從國外輸入 70 萬噸煤油，但僅在撫順一地，煤油的蘊藏量即有三億伍仟萬噸之多，至於鎂和鋁如能充分開發，可使日本獨佔世界市場；尤其木材之多更足以保證日本造紙工業成功。其他農產品如大小麥、大豆、高粱，日本如得以自由統治，將來雖陷入兩面作戰，北阻俄軍，南拒華軍，亦可戰至十年，食料不至於發生恐慌。總之，日本可憑藉在滿蒙所獲得資源，進而攫取整個中國的資源，再進而以整個中國的資源作為侵略印度、南洋群島、中小亞細亞乃至歐羅巴洲的資本。其所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一奏摺，遂成為後 20 年間日本軍閥所奉行不移的“大陸政策”。日本在“大陸政策”決定之後，自然更積極地加強了對中國的侵略。民國 24 年 10 月 28 日，日外相廣田提出對華新政策，稱“廣田三原則”，大前提要中國承認“偽滿洲國”，遭到蔣介石的堅決拒絕。民國 26 年 7 月 3 日，日本駐華大使館陸軍武官喜多誠一用威脅的口吻說：“如果中國不接受廣田三原則，則戰爭將不可避免”。四天后“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

第二章　蔣介石在“九一八”前後至“七七事變”期間的抗戰態度和立場

第一節　蔣介石的抗戰初心

蔣介石的抗戰初心源於 1928 年二期北伐：“誓雪五三國恥”。北伐是辛亥革命後南方軍事力量北進打倒軍閥，推倒北方軍閥政府，結束軍閥復辟混戰、統一中華民國的偉大戰役。北伐分為兩期：1926 年 7 月至 1927 年 5 月為第一期，1928 年 3 月至 6 月為第二期。蔣介石領導完成兩期北伐，重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初步統一了中國，在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民志在“走向共和”的艱難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二期北伐中蔣介石遭遇日本的阻止，在日內閣會議做出決定前，蔣介石為避免戰火擴展，避開了日軍的阻撓。

一、蔣介石對日判斷和“誓雪五三國恥”的決心

日本蓄意侵略，蔣介石以求先完成北伐，再與日人算帳。當時，北方軍閥雖然早已聞風喪膽，但驕橫跋扈的日本帝國，蓋因為段祺瑞北洋政府的敗行，而於 1918 年獲得了在中國東北駐軍的權力[(1)]，1919 年之後，又因強行取代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利益[(2)]，因而擴張了他企圖控制中國華北的野心。所以，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和中國共和統一的進程，勢必要徹底破碎他企圖獨霸華北進而殖民中國的迷夢。因此，在一期北伐末期，中國國民革命軍渡江北伐時，他就曾以“保護日僑”為名義，出兵干涉；待蔣介石領導的二期北伐開始橫掃北方軍閥之時，日本又決心要為難蔣介石，阻撓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蔣總統

（1）：1918 年段祺瑞政府為擴充皖系，以參加一戰為名，竟與日本政府簽訂了“中日共同防禦協定”，從此使日本獲得了在中國東北駐軍的權力。

（2）：1919 年“巴黎和會”之後，列強欺我中國，竟將戰敗國德國在勝利國中國山東的原有權益交給日本，曾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對。

秘錄》一書就曾記載說：“第二期北伐，在軍事上已經勝算在握：然而值得擔心的，則是只要得到一點可乘之隙就會出之以干涉行動的列強動向。尤其是行將成為二次北伐戰場的山東至華北一帶，是日本極力擴張其勢力的地區，日本為了維護他的權益，和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等軍閥勾結，並給予援助，已是舉世周知的。而且，在上一年革命軍北上進擊時，田中義一就曾出兵到濟南，且是第一次出兵山東，公然有過意圖阻止北伐的表現。”[3]；所以，二次北伐戰幕拉開前，蔣介石就有“日本有可能阻礙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的思想準備，並一再勸戒日本政府反省對華政策：一是早在 1927 年蔣介石訪日會見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時，就曾直率地告誡日本說：“勿再以為中國革命成功，其東亞地位動搖”；“勿再利用中國南北分裂，從中操縱”；“勿再利用（中國）無知軍閥，壓制（中國）民眾”。[4] 蔣並於是年 10 月 23 日發表“告日本國民書”，要求“日本方面對辛亥以來的對華政策有所反省”。二是在二期北伐就要開始之前，1928 年 3 月 6 日，蔣介石在招待日本新聞記者晚餐會演說時曾謂：“……我國民革命軍之對外政策，全在革命立場上以國家利益為主。苟有利於我國民革命，不妨害我國家主權，無論如何，其經濟上及其民族國家之利益，吾人必尊重之、承認之。吾人之所以反對帝國主義者，以其對我中國之施行壓迫及侵略故耳！日本與我中國關係最深，與我國民黨交誼最久，故吾人確信在友邦中必最能諒解我中國國民革命之意義，而不願加以妨害，且惟願其早日成功也……。

此次繼續北伐，實為我中華民族爭生死存亡之舉。……日本與我國唇齒相依，休戚與共，故我最信日本國民對於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進而樂觀我之成功。……於是乎亞洲之幸福可保，世界之和平有望，尚望諸君為我轉達於日本國民與政府。”

（3）：《蔣總統秘錄》第七冊第 1564—1565 頁。
（4）：1927 年秋蔣介石訪日時對日本朝野的講話，主要是要求日本朝野能夠反省辛亥以來日本政府的對華錯誤政策。

蔣介石苦心孤詣，由此可知。

1928 年 4 月 7 日，國民黨中央發表北伐宣言，蔣介石對各軍下達動員令：第一集團軍沿津浦鐵路，第二集團軍沿京漢鐵路，第三集團軍沿正太鐵路，各集團軍分途北伐，其戰績之輝煌，進軍之神速，舉世而矚目。

然而，“果然不出所料，日本再次出兵前來”。

據日本資料：日本出兵的方針，早在 1927 年 12 月 20 日的閣議中已經做了決定，出兵的公開理由，仍與上年一樣，是為了“保護僑民”，還藉口“因為共產黨分子混雜在國民革命軍之中，在治安上不能使人安心”，當時濟南商埠居住日本僑民二千二百人。[5]

4 月 16 日，駐濟南陸軍武官酒井隆少校呈請參謀總長鈴木莊六出兵；同時，青島總領事藤田榮介和代理濟南總領事西田耕一也向本國陳述：“出兵時期，業已到來。”[6]

4 月 20 日夜晚，日自天津駐軍抽調三個中隊計四百六十人，為先遣部隊開進濟南；同時命令駐紮日本本土熊本縣的第六師團出兵中國。

為此：蔣介石 4 月 20 日日記記曰：

“日本蓄意侵略，逆敵存心賣國，兩相勾結，抵死掙紮。聞日本第二艦隊軍艦二十二艘於 1 日午後 5 時到達青島；11 日，日本田中首相告誡全國，謹防外來之危險主義；17 日，日本閣議，決派陸戰隊赴青島，必要時開濟南；18 日，日本公然出兵；19 日，日軍由青島入魯；今日，日兵已開濟南。”

蔣 20 日記又記曰：“……又聞今日日本議會討論出兵增加預算，田中恐嚇議會——如不通過該案，則再解散議會。嗚呼！天下有強權無公理若是。”

蔣 20 日日記再記曰：“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廢，則党國前途何堪設想？然吾一以忍辱負重，苦幹硬幹到底，至於成敗利鈍，聽之而已！”

（5）：《蔣總統秘錄》第七冊第 1567 頁。
（6）：《蔣總統秘錄》第七冊第 1567 頁。

蔣為了“痛中之忍”，更為了激勵自己“痛中能忍”還在 4 月 20 日日記後面引用了十九世紀沙皇俄國侵略我國新疆時，左宗棠說過的一番話，決心以一個忍字，即“心之頭上一把刀”，以求先完成北伐，再與日人算帳。其記曰：“左謂：‘欲杜俄人狡謀，不必先定回部。’又謂：‘彼俄人方思逞，則宜收斂困嗇，以收節短勢險之效果。越勾踐於吳，先屈意下之；漢文于南粵，卑詞畏之。——反弱為強，拙以求伸，此智謀之士之優為，黃老之術所以通於兵也。’古雲：‘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圖自強者，必不輕試其鋒，不其然乎！’”，“文襄之卓見如此，此其所以能有成歟！”

“嗚呼，今日之日本，其侵略毒謀更甚於昔日之俄人也！”

蔣介石為完成北伐統一共和中國的進步大業，已然決心忍字當頭，這便是他後來在日人製造濟南“五三”慘案時，之所以決策“暫不抵抗”和“繞道北伐”的思想基礎。

二、日軍蠻橫阻撓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和蔣介石決持“痛中之忍”

我們還以蔣介石日記為證。在得知日本政府又要出兵阻我國民革命軍二期北伐時，因一期北伐成功而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於 4 月 21 日即令外交部長黃郛具名，就日人企圖阻撓我二期北伐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稱：“去年 5 月間，貴國日本突有出兵山東之舉，本政府以貴國此種舉動，實屬侵害我國領土主權，違背國際公法，當經本部電達貴國大臣抗議在案……，乃貴國政府……又有出兵山東之議……不獨公法條約蹂躪殆盡，更恐因此釀成意外，責將誰歸？”

南京國民政府在對日本政府表示抗議之同時，又派張群赴日交涉。然而，日本政府居然避而不談，置之不理。

4 月 28 日，我國民革命軍挺進到濟南附近，遂切斷已經歸還中國的膠濟鐵路。對此，日軍竟然在我國土上向我提出強硬抗議，其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也準備將他的師團司令部由青島移至濟南。

5 月 1 日 9 時，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進入濟南城，城門高懸，“國

民革命成功萬歲”的大幅橫布標語，家家都掛出青天白日旗，歡迎國民革命軍。但國民革命軍同時見到的，卻是由日軍協助軍閥張宗昌建立的強固塹壕堡壘。

5 月 2 日上午，中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亦進駐濟南。總司令部設于城內原山東督署辦公室。

兩小時後，日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率領第六師團主力抵達濟南，其司令部設於靠近西門外的商埠地區。於是，日軍三千人侵佔商埠，更到處張貼“未經許可而接近日本守備區域者，斷然取締”，“如進入日軍區域，會招致重大不祥事件”等挑撥性標語，並且立即殺害了三個中國人。

顯然易見的是，中國的一個主要都市不僅被日軍佔領，並且出現如此令人深感屈辱的情形，自然會使國民革命軍官兵大為激憤，許多官兵高呼“不惜一戰”。但是，蔣為了北伐成功，決行“痛中之忍”，故而禁止革命軍官兵開槍和接近日人地區，以避免衝突。

5 月 2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聖賢所尚；小不忍則亂大謀，聖賢所戒。慎之！勉之！”

他必須痛苦地克制著自己，因為他是主帥。因為他明白他和他的國民革命軍首先需要達成的，乃是“竟北伐之全功”！

三、日軍公然製造駭人聽聞的濟南“五三慘案”和蔣介石於“臥薪嚐膽”中的“睿智決策”。

我們继續以蔣介石日記及蔣之誓雪“五三國恥”為證。面對日軍已經公然挑釁，我國民革命軍方面乃通過日本派駐濟南總領事西田井一向日軍提出撤兵，及“開放商埠要求”，但福田拒絕，卻同意漏夜撤除防禦工事，但其意乃在“反而增加兩軍接觸的可能性”，甚至造成製造衝突的機會[(7)]。

5 月 3 日，日駐濟南總領事西田拜會蔣，竭盡敷衍之詞，卻在離開後不到十五分鐘“槍聲猶變響了起來”。原來是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軍長賀耀祖）

（7）：《蔣總統秘錄》第七冊第 1527 頁。

所屬兵士一人生病，被戰友送到城外商埠區的基督教醫院，醫院對面就是我國外交部山東交涉署。但是，日軍非但阻撓我生病士兵入院治療，而且突然開槍，當場擊斃我一軍人和一夫役，其餘的人僥倖逃入醫院，日軍則將醫院包圍，用機關槍亂射，一經點燃戰火，便在全市展開槍擊，濟南慘案於此爆發。

對此，蔣在 1929 年 4 月親自撰寫的誓雪“五三國恥”中如此記敘道：“當時，我就命令各師長各自約束部隊，無令不許外出，避免與日軍衝突……我一方面通知福田司令官，說我已經命令我們所有濟南城外的軍隊於下午五時以前一律離開濟南；同時，請他也約束日本軍隊不要再亂放槍炮，傷害我們的人民……已將近黃昏，但槍炮之聲仍然沒有停息……，這自然是日本軍隊要想擴大事態，故意亂放槍炮，使我們的人民感受威脅恐慌；而他（福田）卻說是我們軍隊發射的，還假意地要求我們派人去開會。”

因此，蔣決定於 5 月 3 日晚上 12 點鐘，由日我雙方派代表赴一個中心地點——津浦鐵路辦公室進行交涉。我軍代表是熊式輝。日軍代表為參謀長黑田周一。日軍所提出的條件是：一、凡濟南商埠（在城外）街道，不許中國官兵通過；二、膠濟路（青島至濟南）、津浦路（天津一濟南一浦口）不許中國運兵；三、中國軍隊一律退離濟南二十裡之外。日軍一邊強迫熊式輝接受條件，一邊每兩分鐘發射一次大炮，我革命軍的無線電臺、交通機關統統被破壞。

對此，蔣介石亦在“誓雪五三國恥”中說：“這種炮轟，就是他想威嚇我們的代表和一般官兵，壓迫我們軍隊向南撤退，以達到他們阻礙我們革命軍不能越過黃河北進的目的，使革命軍不能攻佔北京，完成北伐，而使北洋軍閥仍能割據河北，在日軍的保護下坐大。——這樣就可使華北永遠置於日人的操縱之下了。”

蔣介石因看穿了日人的詭計，其為完成北伐而決忍一時之憤的決心，乃更加堅決。但是，蔣雖然派遣熊式輝為代表去與日軍談判，日軍的苛刻條件，卻使熊式輝只能拒絕簽字到底。熊回來後向蔣報告說：“照現在的情形看，日本

一定要與我們開戰。我們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決心和他決裂，對抗應戰；一條是忍辱一時，避免衝突，將來再作計較。”[8]

為此，蔣介石 5 月 4 日的日記寫道：“熊式輝與日本會議後回報日人猙獰面貌，不勝憤慨，餘慰而嘆之曰：‘日本軍人之作風如此，日本國家與人民將不勝其患矣！豈天將禍我東亞乎？’”

彼時，與熊差不多時間回到蔣總司令部的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黃郛，也向蔣報告說，他原來住在外交部濟南交涉署，當日軍剛與我軍發生衝突，就把我們的交涉署包圍起來,因為日本人與張宗昌訂有不能公開的密約藏在交涉署,其內容是“以日軍驅逐國民革命軍於山東境外為條件，而將青島和膠濟鐵路權力讓給日本”，所以深怕被我們發現宣佈出來。從日軍進入交涉署，到日軍傳話要黃郛到福田司令部,黃部長備受日軍士兵的侮辱,直至被軟禁在日軍司令部一個小房間內，並逼迫他在一份文件上簽字，這份文件則說：“今天中國革命軍與日本軍隊發生衝突,是中國革命軍來搶日本人的東西，來打日本人，所以衝突起來的。”就這樣，中國的外交部長竟因為不簽字而被扣留在日軍司令部達十八小時之久,受盡日本士兵的辱罵和威脅,一個日本士兵還驕狂地說：“今天就是我們日本人與中國人開戰的日子！”[9]

對此，蔣在“誓雪五三國恥”說道：“日本人沒有當我們中國人是人，這種恥辱與殘酷，不僅自己從來沒有受過，恐怕在歷史上也沒有過。”然而，日軍如野獸一樣的暴行還在後面。

5 月 3 日深夜，有日本兵二十餘人搗毀交涉署大門，沖進署內，剪斷電燈、電話線，大肆搜索不說，還對向他們抗議的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和職員十六人圍住，並勒令蔡公時跪下，因蔡斷然拒絕說：“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能跪在侵略者的日本軍閥面前！”於是，日軍居然殘忍地將其餘十六人當著蔡面逐一

（8）：《蔣總統秘錄》第七冊第 1580 頁。
（9）：《蔣總統秘錄》第七冊第 1582 頁。

槍殺，又將誓不投降、一直破口大罵日軍的蔡公時，在打斷他的雙腿、並割斷他的舌頭和耳朵後槍殺。

對此，蔣在“誓雪五三國恥”中說道：“日本人那種野蠻行動，簡直就是禽獸；對我們的外交官，竟敢施行那樣的暴行，誰亦想不到的。本來各國外交官在作戰的時候，照國際公法，誰也不能殺害的；他們明明曉得蔡公時是我們中國的外交特派員，偏偏要這樣侮辱他，殺害他；並且還要將我們的外交部長關在一間房子裡，逼他簽字，——這是日軍殘暴的行為，就是世界各國，也都曉得了他們是一種最野蠻的軍閥。”

5 月 4 日清晨，日軍拍電報給早已逃往德州的張宗昌，要他帶兵趕回濟南，但張宗昌無軍可派。所以日軍便轟炸蔣介石的總司令部，炸死了蔣的幾個衛士，炸傷了幾個官長，蔣介石雖也在辦公室內，卻未被他們炸到。

5 月 4 日下午，日軍突然改變態度，派人到蔣的總司令部，表示日軍不再放槍炮，但到了 5 月 4 日夜晚，日軍又開始在城外從西關到北關一帶不斷地放槍放炮和投擲炸彈。蔣介石對此立即敏感到這是日軍的策略，是在爭取時間，等待從國內派來的援兵。因為根據日本資料稱：日本陸軍參謀部在事件發生當天，便確定了派遣援軍的強硬方針，並對福田師團長下令：“決由內地（日本本土）儘量增兵。此際，須採取斷然措施。”並決定由國內派遣一個師團及一支鐵道隊，由中國東北派出一個混成旅，自朝鮮派出一個航空中隊前往山東。只因為內閣會議耽擱，方遲延到 5 月 8 日才做了正式的決定[10]。

於是，5 月 4 日夜晚，蔣介石遂決定搶在日軍到來之前，秘密下令城外的大部分革命軍渡過黃河北進，既避免與日軍的援軍發生大規模的衝突，又不讓日軍知道我渡河作戰的行動，以繼續追擊北洋軍閥的態勢北進。

蔣自己仍然留在濟南城內，以迷惑日人。

“本來，奮起作戰，並不困難，可是一旦點燃戰火，將不限於濟南一帶，

（10）：《蔣總統秘錄》第七冊第 1591 頁。

而會擴展及於華北一帶；因此北伐勝利、中國統一必將為之延遲，如果接受日軍的挑釁，則正中了日本軍閥的詭計。”[11]，

蔣介石始終沒有忘記惟有北伐成功，才能夠雪我國恥，才能夠因中國的走向統一和漸趨富強，而迫使日本和一切列強不敢再欺我辱我。“越勾踐於吳，先屈意下之；漢文于南粵，卑詞畏之。”這些中國歷史上敢以臥薪嚐膽而竟志其功的先賢之智和大勇之為，已經成為他能夠“痛中持忍”的思想、感情和抱負的動力了。

6 日早晨，當蔣接到所有部隊已經於昨夜渡過黃河的報告，才決心離開濟南城，移駐濟南城外三十裡的黨家莊。日人在知道中國的北伐軍已經渡河和蔣已經離開濟南城以後，乃絕望地大呼小叫說：“以後事情很難辦了！而且簡直是沒有事情了！”因為，日軍要逼迫北伐軍定城下之盟的陰謀終於完全失敗[12]

蔣介石在撤出濟南前，為標明中國的土地不能輕易授敵，乃留下李延年一個團堅守濟南城。5 月 6 日夜間，日軍即強攻濟南城。中國軍隊以一個團的兵力抵抗了日軍一個師的無數次猛攻，一次又一次地擊退了日軍。戰鬥一直持續到 5 月 9 日，日軍終於放棄攻城，要求停戰，革命軍也為避免流血，乃出城北上，未想下流、殘暴的日軍居然伏擊我軍，甚至往濟南醫院公開屠殺我傷兵二百餘人……

5 月 9 日，蔣介石留下了這樣的日記：“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恥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強而已。……有雪恥之志，而不能暫時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達成雪恥之任務；餘今且暫忍為人所不能忍者耳！”

5 月 10 日，蔣介石又有日記曰：“餘自定日課一一以從每日 6 時起床，必作國恥紀念一次，勿間斷，以至國恥洗盡後為止”，他開始“臥薪嚐膽”。

濟案事後，日軍曾立即對我提出無理要求，即要求解散我國民革命軍之第二、

（11）：《蔣總統秘錄》第七冊第 1579 頁。
（12）：《蔣總統秘錄》第七冊第 1529 頁。

第三、第四軍團，並要求處我三位總指揮以嚴刑。5 月 12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對此忿筆以書曰；“……孰可忍？孰不可忍？攻破我濟南，在彼以為得意，不知中日兩國之怨仇因此深結於人民心中而不可拔，東亞和平之基礎亦因此而動搖。是日本軍閥之禍國殃民，乃更甚於中國之軍閥矣！毒蛇猛獸豢養不除必至反噬其主人，惜乎日本民眾猶未能醒悟耳！大為中日兩國之前途長太息也！”

蔣介石是有預見的，他從日人製造濟南慘案，看到了日本軍閥的禍國殃民，和中日兩國前途的悲劇命運就在前面。

四、蔣介石對濟案的正確決策保證了二期北伐的勝利進軍和迅疾成功——從歷史的結果看蔣介石處理濟案的歷史正確性。

避開日人的阻撓，秘密渡過黃河繼續北伐的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於 5 月 13 日佔領平原；第二集團軍進展至德州，第三集團軍破娘子關，第四集團軍立即揮師北上，直魯軍乃潰不成軍，張學良十萬奉軍更是卷席而逃。6 月 3 日，孫傳芳通電下野；6 月 4 日，張作霖退守東北，于皇姑屯被日本炸死：6 月 8 日，北伐軍終克舊都，二期北伐遂以告成。

1928 年 7 月 6 日，蔣於北京率領北伐重要將領赴香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祭告典禮，灑淚祭告孫中山先生曰：“……溯自我總理溘死，於今已三年矣。中正昔待總理親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誨拳拳，所以期望於中正者，願在造成革命之武力，剷除革命之障礙，以早脫人民於水火。乃荏苒歲時，迄於今日，始得克復舊都，謁展遺體，俯首靈堂，不自知百感而紛集也……英士即死，吾師期我以英士。執信既死，吾師並付以執信之重責，而責我一人……今惟教養學子，訓練黨軍，繼續遺命，澄清中原，實行主義，保存正氣……以助黨、軍革命之成。”

濟南五三慘案之後，正因為蔣介石領導二期北伐的迅疾成功和中華民國的統一實現，日本和一切列強百年來對我中國的一貫驕縱淩辱，也都不得不開始有所收斂。在對 1928 年 5 月濟南慘案的調查中，由於初獲統一後的中華民國南

京政府堅定地維護了本國的主權，從而迫使日本哀歎曰：“……濟南事件以來，日中邦交處於斷絕狀態……中國正在大舉排日，貿易也已停止，尤其是與中國交易繁複的大阪經濟界簡直一籌莫展……”[13]過去，日本解決這樣事件的條件，照例是採取迫使對方道歉、賠償、並保證將來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的蠻橫辦法，但是，解決濟南事件時，日本方面的方針已是“即使雙方各負一半責任也能同意”[14]。

1929 年 3 月，濟南事件在歷經十一個月的調查和談判後。南京政府終於與日本達成解決濟案協議，迫使日本答應在兩個月內自山東撤兵，中國方面僅保證在華日人的安全。

對於中國所受之嚴重損失，協議規定雙方實地調查解決之。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因“獲罪洋人”而不再以“割地賠款”為了結的首例，更為日本所始料不及[15]。

歷史終於可以給蔣介石處理濟南五三慘案留下一個公正的結論了：蔣介石於 1928 年 5 月北伐途中對日均採取暫不抵抗策略，是從中華民族、中華民國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蔣介石因做到了“痛中持忍”，乃迅速贏得了北伐打倒軍閥和統一共和民國的成功，所以，他是正確的。

後來，蔣介石做到了“誓雪五三國恥”，親自領導了十四年艱苦抗戰，並贏得了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的輝煌勝利。

1945 年抗戰勝利，在審判戰犯時，對於當年在濟南製造慘案的日本武官酒井隆，蔣介石直接下令，指示必須槍斃此人。酒井隆在南京雨花臺被處決。

第二節　對日態度與立場

蔣介石於民國二十三年，中日局勢更趨危急之時，亟思打開僵局，乃口述

（13）：日，重光奎：《外交回憶錄》轉引自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五章注釋第 40 條。
（14）：日，重光奎：《外交回憶錄》轉引自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五章注釋第 40 條。
（15）：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五章注釋第 233 頁。

“敵乎？友乎？”一文由陳佈雷先生筆錄，以徐道鄰名義於二十四年春在外交評論雜誌上發表，指陳中、日兩國，本為兄弟之邦，無不可合作之理，果真中、日一旦發生戰爭，即使日本戰勝，固非中國之福；日本戰敗：亦非中國之福。

“敵乎？友乎？”一文，彰显了蔣介石對中日問題解決的態度。蔣介石代表中華民國宣示：絕對不承認“偽滿洲國”。日本軍閥自侵佔我東北及華北後，氣焰日張，野心益熾，其狂妄橫蠻之行為，更變本加厲。鑒於國內外之環境，對日本之最高決策，為積極謀求和平，一面爭取時間：充實自己戰備；一面希與日本當局能循合理途徑，尋求兩國真正親善提攜的道路，以解決中日問題；尤其著重於促醒日本少壯軍人之自覺，使其明瞭如此積極侵略中國之行動，必將自食惡果，自取滅亡。

寄望日本國民和當局，應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以廓清障蔽，謀求永久和平。

“敵乎？友乎？”一文發表後，各報競相轉載，日本之報章雜誌亦紛紛譯載，傳誦一時。此文表示蔣介石對中日問題解決之態度，即我國願意與日本直接交涉；對日要求之唯一條件，為“歸還東北四省，使歸屬於中國的版圖”；至中日兩國之懸案，均可開誠商議。此正日本懸崖勒馬之良機，惜日本政府在軍閥劫持之下，竟予錯過。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日外相廣田提出對華新政策，我政府予以堅決拒絕後，11 月 19 日，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宣佈：“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決策，建議大會授權政府，在不違背此項原則下，應有進退伸縮之權，當經大會一致通過。翌年 7 月 13 日，蔣介石又在國民黨二中全會對上述決策加以說明：“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議，並絕對不能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

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

蔣介石以“最大之忍耐，謀各友邦之政治協調；以互惠平等原則，謀各友邦之經濟合作，然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因此中國絕對不承認偽“滿洲國”，而廣田三原則之大前提，則要中國承認偽“滿洲國”。在此種情況下：我們雖一再忍讓，誠意謀求和平解決中日問題，但交涉毫無結果。

第三節　蔣介石確立持久抗戰的戰略方針

1931 年，日本軍國主義集團開始行動，把一舉吞併中國的強烈欲望付諸實施，在東北製造了“九・一八事變”。這時的日本可以說是已經武裝到了牙齒，無論是陸軍，還是海軍、空軍，在人員和武器裝備的數量上遠遠超過中國。而這時的中華民國，雖說已開國二十年，但先後經歷了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軍閥割據、南北分治等一系列挫折，直到民國十七年(1928)，在蔣介石的率領下，才完成北伐，實現全國統一。統一甫定，在召開編遣會議的時候，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認為“編遣方案”損傷自身實力而聯手發動中原大戰，歷時半年有餘。戰火剛剛平息，又歷經國共合作破裂，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日寇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因此，開國二十年中華民國未能系統地進行國家建設，經濟建設，國防建設，民生建設。清末以來積貧積弱的國力，無法有效改善，無法立即奮起與軍力雄厚的日寇相抗衡。然而，就當時的形勢，已不是中日兩國必有一戰的問題，而是兩軍對壘何時開戰的問題。如何決策，如何運籌，這一歷史重任落在蔣介石的肩上。

1932 年初，蔣介石確立了對日“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並統領三軍，堅持抗戰。繼”九・一八事變”之後不到半年時間，日寇又在上海發動了“一・二八淞滬之戰”，這時，蔣介石已開始做與日寇“長期作戰”的準備，

他首先著手的部署，是將國民政府臨時遷往河南省的古都洛陽。這是因為已經成為戰場的上海，距離南京不到三百公里，而且有一條交通大動脈——長江連貫兩地：在日本軍閥的戰爭意圖已經明顯的此刻，為避免黨政中樞暴露在日軍的直接攻擊之下，故而向內陸地區遷移，實為當務之急：關於遷都洛陽的利弊得失，蔣介石在 1932 年 1 月 29 日的日記中說：“餘決心遷移政府，與日本長期作戰，將來結果不良，必歸罪於餘一人。然而兩害相權，當取其輕，政府倘不遷移，隨時受威脅，將來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遠非餘一人獲罪之可比。餘早有志犧牲個人，以救國家，他複何所惜哉！”（元月二十九日日記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由此可見，早在 1932 年初蔣介石就已經確立了對日作“持久抗戰”的思想：同時還作出了相應的部署。

一二八中日淞滬戰爭之後，日本又在北方挑起戰端，野蠻狂傲驕橫之態，不可一世：蔣介石在 1933 年 1 月 25 日的日記中記述了當時對於日本的觀感以及其胸中已定的對日作戰的戰略原則：

“倭寇之目的敵，實在美俄；如其果與我國大規模正式開戰，則其無的放矢，雖勝必敗。此為其最大之弱點，吾惟有與之持久戰鬥耳！”

“觀倭今日之驕橫，其真欲與世界各國為敵。彼不自量力，必欲以其為亞洲之主宰，而效法美國門羅主義，不問其地與時之能否，如此倒行逆施，殆自取滅亡耳！”（《蔣總統秘錄》第十一章敵乎？友乎？）

日軍誠然是訓練精強，而且更富於物質條件；但是，中國軍隊經歷了上年的“一・二八戰役”和這一次的“長城之戰”，對於抗拒日軍侵略，也培育了牢固的信心。所以此後蔣介石在廬山軍官訓練團講話時曾對軍官們說：

“抗日不在有最新之物質，而在有最新之精神，要能以最舊的戰術，對抗最新的戰術；以最舊的武器，對抗最新的武器；以劣勢的部隊，對抗精良的部隊。……”

“我可以舉我們最近抗日的實例來證明敵人不足畏，與我們的精神戰勝他們物質之可能。……”

“我們由兩次抗日的實例，可以知道我們死傷一個半人至兩個人，日本一定要死一個人。但是，我們有四萬萬同胞，他最多只有六千萬人口，我們還拼不過他嗎？何況土地、物產、歷史、文化和其他種種條件，我們都要勝過他。只要我們全國的國民、全國的軍人能夠真正覺悟起來，協同一致，敵人還在我們眼中嗎？”

“何況過去在淞滬和長城一帶抗日，還並不是正式作戰，只可說少數部隊臨時接觸，他尚且受了很大的損失；將來我們如果有相當的準備，和他正式作戰，還有我們的敵人嗎？”《蔣介石文集·演講·中華民國二十三年·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

蔣介石於一九三二年元月所形成的“持久戰鬥”的軍事思想，正是基於對上述國情、敵情與國際形勢分析所提煉而成的結晶。

同年 4 月 12 日，在南昌舉行軍事整理會議會上，蔣介石宣示了抵抗日軍侵略的決心：

“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作長期不斷的抵抗。”

“日本把我們第一線部隊打敗之後，我們再有第二、第三線的部隊去補充；把我們第一線陣地突破之後，我們還有第二、第三各線陣地來抵抗；這樣一步複一步的兵力、一線複一線的陣地，不斷的步步抵抗，時時不懈。”

“這樣長期的抗戰，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預料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將有新的變化，這樣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線希望。”（《蔣總统秘錄》第十一章敵乎？友乎？）

蔣介石針對日寇入侵的具體狀況，及時提出“持久戰鬥”、“作長期不斷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的軍事戰略原則，此後，蔣介石曾多次告誡國人：願吾同胞深切記取我抗戰開始時早已決定之一貫的方針，從而益堅其

自信。所謂一貫之方針者，一曰持久抗戰，二曰全面戰爭，三曰爭取主動。以上三義者，實為我克敵制勝之必要的因素，而實決定於抗戰發動之初。

第三章　抗戰準備與指導

在“七七事變”之前幾年，蔣介石在外交上對日本雖然盡了最大的容忍來委曲求全；但鑒於日本軍閥執迷不悟，已知中日戰爭終難避免，在面臨國家民族存亡之關頭，蔣介石忠實檢討我們國家環境與地位，慎重估計敵我雙方的力量，正確策定了一個對日抗戰指導方針：“我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之獨立完整，爭取民族之自由生存，建立三民主義富強康樂之新中國為目的，忍辱負重，爭取時間，俾得積極建設國防，充實準備，以增強國力，至和平絕望時，即舉全國力量，對敵進行持久消耗作戰，奮鬥到底，以求最後勝利。”

根據此一方針，蔣介石主持制訂了備戰時期的指導綱要，俾全國上下，有所遵循。其概要：

㈠為期對日抗戰能于充分之準備後行之，對敵之挑釁，坚持“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之基本國策，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避免戰爭過早爆發。

㈡在備戰期間，應積極增進國力，充實軍備，對整編國軍，構築國防工事，整理交通通訊，開發資源，發展軍需工業，實施徵兵制度及國民軍訓等，並擬定第一次五年計劃，以民國二十七年度為完成目標。

㈢整頓軍事教育，興辦廬山訓練團，提高軍隊素質與軍事技能，促進精神團結，以增強國軍戰力。

㈣在戰爭準備未完成前，對敵含有挑釁性之攻擊：而應竭力導之，使衝突局限於“地方性”，以免過早引起全面戰爭。

㈤內政方面，全力貫徹“攘外必先安內”之國策，先求肅清國內之動亂，

綏清地方，安撫邊疆，俾能團結意志，集中力量，以從事攘外戰爭。

㈥為使戰時金融穩定，以利戰爭之遂行，宣佈實施法幣政策；同時對戰爭所需之財力物力，尤以食糧日用必需品及軍需資財等，以力謀自給自足為主。

㈦外交方面，極力爭取與國，並揭發日本軍閥“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之野心，提高美、英各國之警惕；同時藉助國聯對“九一八”事件之調處，使全世界人士均能認清日本之不顧集體安全，甘為戎首之侵略行為，俾能求取國際上對我之同情與援助。

㈧發起新生活運動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實施生聚教訓，培養國民作戰精神，提高國民傳統道德，發展國民經濟建設，以奠立長期作戰之基礎。

上述方針及綱要，就是我國最高行政的依據，無論那一部門，都向此一目標全力以赴，總希望我們對日抗戰能于充分之準備後行之。但當時我們國家的形勢，已在滿清時代積弱了幾十年，迨至民國初年，各省又遭軍閥割據。自民國十六年以後，雖然北伐成功，但農村蕭條，工業落後，尤以現代國防建設，需要大量金錢與時間，而外患日亟，要想達成國防建設，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直至抗戰前夕，我們的準備，雖扶已有良好而周密的計畫，終因受財力與時間之限制，不能達到理想的成就，只能說是有了初步的基礎；但是我們以後與敵鏖戰，也全靠這個準備作基礎，以獲取最後勝利。當時我們備戰情形，大致如此：

㈠整編國軍——統一編制，充實裝備，實行精兵主義，減少大單位，充實小單位。自二十五年起，每年調整二十個師，預定至二十七年完成六十個師，做為國防軍之基幹。此外對特種部隊及機械化部隊之建立，亦擬在二十七年底完成。

㈡構築國防工事——將全國重要戰略地區，分為江浙、山東、冀察、晉綏、河南、廣東、福建、廣西等八區，所有戰略要點，一律構築永久堅固工事，以為持久作戰之憑藉。

㈢整理國防要塞——先從長江下游南京、鎮江、江陰等要塞著手，次及福州、廈門、汕頭、虎門諸要塞，整理舊炮、添置新炮及觀測器材，充實守備部隊。

㈣實行徵兵制度並實施國民軍訓——為適應現代戰爭之要求，政府於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實行徵兵制度。首於蘇、浙、皖、贛、豫、鄂六省成立十二個師管區，次又增設八個，推行徵兵事務；並普遍實施壯丁訓練。以利戰時兵員之補充。施行學校軍訓，以養成預備軍士及合格之候補軍官。

㈤建設軍需工業——充實各軍需工廠設備，自行製造各種武器彈藥，一面調換各隊廢舊武器，一面積存，以備將來補充之需。

㈥戰略物資之開發——設立“資源委員會”主其事。其主要工作為重工業之建設、特種礦業之統制，及經濟動員之準備。

㈦整建全國交通、通訊網，使各地之交通、通訊，均可銜接貫通。

㈧加強防空設施——編組全國防空情報網，組訓防空部隊，創立防空學校，編組各地防護團，以應戰時之需要。

直接的戰爭準備分為幾個方面：

在財政上，統一幣制。北伐成功雖然獲得了國家的統一，但是許多方面仍然是表面的。許多地方在軍人主導下，財政支出不受中央政府的限制，而且地方截留國稅，甚至擅自鑄造貨幣和濫發紙幣，從曾國藩時代開始的徵收厘金，仍然使得各個地方有變相的徵收稅的權利。國民政府在 1930 年獲得了關稅自主權，為財政改革奠定了基礎；肥厚的鹽務稅也在此時收歸國民政府，在戰爭爆發的 1937 年度，鹽務稅收入高達兩億一千八百萬元；甚至租界的洋人也開始繳納統稅，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6 月的統稅收入達到一億二千五百萬元；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在 1935 年實行幣制改革，廢除銀元，實行法幣：“法幣有充分的準備金，其價值定為美金三角。……法幣雖則一次發行了十八億九千七百萬元，而準備金高達百分之六十七。國民政府確實在準備抗戰。有了法幣，政府便可以應付公開或秘密支出。事實上，孔祥熙劃出了十億三千四百萬法幣作為秘密專款，作為

1936 至 1937 年這三個年頭，購買兵器與彈藥、建築鐵路公路、改良水利設施等等與抗戰有關的工作之用。”[16] 國民政府的財政統一和幣制改革的成績，是備戰的重要部份。

在交通方面，加緊進行著公路、鐵路和通信建設，以便於調兵遣將。“九一八”開始的時候，面積廣大的國土上，只有公路四萬多公里長。經過努力，到 1937 年，中國的公路達到十一萬一千多公里，增長了一倍半；武漢到廣州的鐵路大動脈雖然早就在南北兩頭修築，但是工程最艱鉅的部份，始終未完成。經過七年的努力，終於在 1937 年貫通；隴海鐵路原來只修築到河南的靈寶，也在這幾年之中延長到西安和寶雞；浙贛鐵路是東南鐵路的骨幹，由蔣介石親自加以督促，在 1936 年完工；同時，南北縱貫山西省的同蒲鐵路也完成。幾年的時間，在那時的經濟和技術水準下，鐵路由八千公里增築到一萬三千公里；全國的郵政局在 1931 年不足一萬所，到 1936 年，增加到一萬五千三百多所，郵路則從四十萬裡增加到五十九萬八千餘裡；並且在全國普遍設立無線電電報通訊，在全國普架電線約十五萬裡；[17]

為了振興中國國民的精神，在 1934 年 2 月，蔣介石發起了新生活運動，欲將中國固有的禮、義、廉、恥美德在生活中具體實施，並且提出國民生活軍事化，以便適應戰爭的需要。

在 1932 年，秘密成立了“國防設計委員會”（後來改名為“資源委員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翁文灝為秘書長，內設國際組、軍事組、教育文化組、經濟與財政組、土地與糧食組。三十九個委員中，絕大多數是全國知名的學者、專家和實業家；並且聘請二百多名各界人士在各個小組擔任專員。一大批著名的知識份子因此投身到國民政府領導的抗日“國防設計”的工作中。最近中國大陸出版的有關著作中說：“這些調查統計工作雖然是初步，甚至可以說是粗

（16）：黎東方著：《中華民國簡史》第 401-403 頁，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中華民國 79 年臺北。
（17）：蔣緯國總編《國民革命戰爭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一卷第 93-96 頁，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印行，中華民國 67 年。

糙的，但是它們在當時和抗戰期間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卻不能忽視和低估。許多基礎性的調查統計在中國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也可以說它是中國近代第一次比較系統和大規模的國情調查。設計委員會所編列的許多計畫如《戰時燃料及石油統制計畫》、《糧食存儲及統制計畫》，在抗戰中特別是抗戰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專門人才的調查為以後資源委員會招募技術人員提供了方便，資委會初期從事工礦建設所需要的技術管理人才，很多都是據此招募的。”資源委員會制定“重工業五年計劃”，擬定興建冶金、機械、燃料、化學等工業。這些措施對於後來的持久抗戰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這裡要特別說明的是，堂堂中國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來防止外來侵略，在自己的國土上，卻不敢公開進行，怕激怒日本軍國主義者引起戰爭的提前爆發，因為國力非常弱小的中國，需要時間準備以便與世界一流軍事強國作戰：“國防設計委員會的地點在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舊址，南京三原裡二號。由於它是個‘秘密機構’，信封上不印機關名稱，一切活動都不公開，對外只稱‘南京三原裡二號’，由蔣介石從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秘密經費中每月撥款十萬，作為活動經費。”[18]這一件事可見中國國民政府處境的艱難，也可以見到蔣介石秘密準備抵抗日本侵略的決心。

最重要的，是陸海空三軍的整建。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中，將國民政府進行的國防建設分為四個部份：

第一、1935 年 1 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軍事整理會議，佈置整軍工作。3 月，在武昌成立陸軍整理處，任命陳誠為處長，負責全國陸軍的整頓和訓練。同時，還對特種兵進行了整建，整軍建軍工作至“七七事變”時雖未按計劃完成，但也做了不少工作，全國陸軍已整建和未整建的部隊，除各種特殊部隊外，共計步兵一百八十六個師又四十六個獨立旅，騎兵九個師又六個獨立旅。炮兵四個獨立團，共約一百七十萬人，居世界各國之首。[19]

（18）：李學通著：《書生從政—翁文灝》第 109、116 頁，蘭州大學出版社發行
（19）：王秀鑫、郭德宏主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第 118 頁，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5 年，北京

第二、在 1936 年底，空軍幾乎從無到有，總計各類飛機六百餘架，飛機場二百六十二個；海軍也開始建設，有大中艦艇一百餘艘。整理和修建了一些江防和海防要塞，江陰、南京等要塞區，還裝置了新從德國購買的重炮。

第三，確立戰略大後方，蔣介石在 1935 年視察川、滇、黔三省以後，確定“四川應作為民族復興的基地”，並開始建設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抗日大後方的工作。四川素有“天府之國”之稱，物質和人力資源都極為充沛，是理想的戰略大後方。

第四，制定國防規劃，確定國防區域，將全國劃分為三道防衛線和四個大區。並且以軍事委員會為最高統帥機關。

第四章　中華民國於外患內憂下的民主建國成就（1927—1937）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再生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奪取北伐成功和初步統一中華民國之後，所面對的，仍然是一個正在由傳統走向現代，由專制走向民主，和在各個方面都要保衛和建設新中國的過渡歷史時期。同時，中華民國南京政權接下的不僅是一個亂攤子，爛攤子和窮攤子，而且還是一個“外敵悖悖內向、內亂時時尤生”這樣一個兵革不休、人心不甯的艱難時世。但是，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間，中華民國政府卻在“外爭主權、內求進步”的各個方面，不僅使過渡期的國家建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且使國人之心亦漸漸地趨向了一致，從而為嗣後的長期反侵略戰爭奠定了人心、國力與軍備的基礎。

第一節　中華民國外爭主權

中華民國政府在對外政策上，遵循孫中山先生“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國民革命成功之第一個標幟”的遺訓，以國民黨“一大”所提出的對外綱領，即“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

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以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定雙方平等互尊主權的新約”等原則出發，針對南京政府成立時，中國與義大利、丹麥、葡萄牙、比利時、西班牙、日本等國的不平等條約以及《中法越南商約》等都已期滿，與美國、英國、荷蘭、瑞典、挪威等國的不平等條約尚未期滿這樣一個現狀，遂於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發表宣言，單方面宣佈廢除或修改不平等條約，要求重定新約。於時，因美國認為中國欲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實行關稅自主，已為大勢所趨，美國國務卿凱洛格即於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照會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同意中國修改不平等條約的主張，承認中國關稅自主的原則。七月二十五日，《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在南京簽字。該條約規定“國家關稅完全自主”。此後，直至 1928 年底，中華民國政府乃與歐洲一系列國家簽訂了新的條約。

在外爭主權上，雖然中華民國政府在繼續遭遇著一些列強的反對和阻撓，但繼 1927 年武漢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之後，又於 1929 年 8 月 31 日收回了天津比租界，10 月 31 日收回了鎮江英租界，次年 4 月 18 日收回了威海衛租借地，1930 年 1 月 17 日收回英、美、法、荷、挪、巴西六國於上海的租界法院，我國司法機構始得在上海租界執行任務。

中華民國政府宣佈自 1930 年起，凡僑居中國已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外國人，應一律遵守中華民國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依法頒佈的法令規章。外人雖不執行，但國民政府仍於 1931 年 5 月 4 日公佈了《管轄在華外國人實施條例》，並定於 1932 年 1 月 1 日實行。後因九一八事變發生，為爭取國際支持才不得不予以暫緩。1929 年，中華民國為收回沙俄在我國東北特權，竟遭遇蘇俄的大規模武裝侵略。這也是中華民國建國以來所遭遇的第一次外國入侵。

自 1842 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以後，中國就喪失了關稅主權，列強以所謂“協定稅則”把持了中國的海關，干涉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控制中國的財政，左右中國的政府。1927 年 7 月 20 日，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宣佈“協定稅則”與

國家主權有關，決與 9 月 1 日實行“關稅自主”，隨後又公佈了《國際進口關稅暫行條例》，並在 1928 年內與歐洲一系列國家簽訂了新的關稅條約。新關稅條約的簽訂，尤其是將“均一稅制”改變為“差別稅率”，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過去在關稅問題上的弊病，抵制了列強對中國的商品傾銷。印花布在 1929 年以後的六、七年內進口量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中國的民族紡織工業遂取得了迅速發展。1924 年棉紗產量為三十八萬多包，至 1932 年已上升到三百九十三萬六千包。關稅自主以後，中國海關稅收更有明顯增加。1927 年海關稅收入為一億一千三百萬圓，1931 年已達三億八千八百萬圓。中國的郵政主權曾先後被英國人赫德和法國人伯黎及鐵蘭士控制六十年之久，1928 年 8 月，國民政府始委任劉書藩為第一任華人郵政總辦，1929 年完成郵政改組，管理人員始漸為國人所掌握，郵政權亦終得回歸。

第二節　中華民國內求進步

中華民國南京政權重建伊始，立即在對內政策上忠實地執行了“立五權、張民權，建法制、重民生”的重大原則，確立了“以民生為首要”的方針，建立與健全五權國家體制，制定與頒佈訓政時期的各種法律，推行以地方自治為主體內容的訓政，奠定與發展國民經濟的基礎，“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20]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軍事等各個方面面都獲得了重大發展，從而贏得了“十年黃金時代”的美稱[21]在實行民權主義方面，除掉明確規定訓政時期不得自組政黨以干涉國民黨一黨訓政以外，國民均享有國民黨“一大”宣言所指稱的各項民權，尤其享有新聞、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各方面的相當自由。至 1937 年各種民營報紙已達一千零三十一家，各種民辦刊物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種，公、私營電臺

（20）：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
（21）：美國駐中國大使魏德邁所言

七十八家，公、私營通訊社五百二十家。著名的通訊社如《國聞通訊社》、《申時通訊社》；著名的報紙如《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著名的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均為私營。1929 年 8 月 25 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出版法條例》，1930 年 12 月 15 日又頒佈了《出版法》。據歷史學家稱，其中僅規定新出版的報紙、雜誌“應於發行時以二份寄送內政部，一份寄送發行所所在地所屬省政府或市政府，一份寄送發行所所在地之監察署。新聞紙或雜誌有關黨義或黨務事項之登載者，並應以一份寄送省黨部或等於省黨部之黨部，一份寄送中央黨部宣傳部”[22] 由是可知，國民黨訓政時期的民間新聞出版事業，其中即便是有需要“送審”者，也是“先有自由、後有審查”。

正因為國民黨雖“獨尊三民”又“相容百家”，堅持予新聞、出版、思想、學術和文化以自由的政策，連對宣傳共產主義思想也不例外，因而於國民黨訓政時期，即 1929 年至 1937 年的十年間，中國的思想、文化和學術界才會呈現一派真正的“百家爭鳴與百花齊放”的局面，並獲得了足以標傲歷史的巨大成就。

首先，中國現代文學在走過了她的醞釀期——晚清文學和成形期——五四新文學之後，開始走上了她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一方面各種流派、各種社團、各類刊物雜然紛呈，一片繁榮景象；另一方面成熟的作家和作品至今仍標傲在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就前者而言，“現實主義派，現代主義派，革命文學派，國防文學，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種人文學”等等，均各守陣地，互相論爭，不亦熱乎；就後者而論，則巴金、老舍、曹愚、徐志摩、鬱達夫以及後起的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等一批文學鉅子，亦因他們的作品已富傳世價值，而成為現代作家的楷模與典範。尤其是長篇小說和話劇的創作，不但走向了成熟，而且催生了一批名著。《家、春、秋》、《駱駝祥子》、《雷雨》等均已獲得了永久的魅力。

其次，自由的思想條件還使得這一時期成為近代西學東漸的成熟期。由是

（22）：河南人民出版社：《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1987

而使得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獲得了矚目的發展和進步。不單單是笛卡爾的《方法論》、斯賓洛沙的《倫理學》、培根的《新工具》、洛克的《人類悟性論》、柏克萊的《視覺新論》、康得的《純粹理性批判》等譯述相繼出版，而且近代西方哲學上的柏格森派、實政主義學派、絕對唯心論和辯證唯物論，以及邏輯實證論和現象學等，亦都成為一時之響。國內更有不少學者於此學術自由的階段脫穎而出，不是自源一流，就是自成一體。如張東蓀的“多元認識論”（哲學），金嶽霖的“可能的現實”（邏輯學），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等。

在建立和健全法制上，如前所說，處於訓政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不僅及早地公佈了“訓政綱領”，通過了“訓政時期臨時約法”，頒佈了“國民政府組織法”，確認了“五權體制”，草擬了“憲法草案”，而且還研究、起草並通過了“土地法，工廠法，民法，刑法，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票據法，海商法，公司法，保險法等等。”當時立法的最高原則，是把三民主義的精神包含在各法典中。”，“訓政時期約法”以實行三民主義為目的，“土地法”以實行民生為目的，“民”、“刑”等法的制定兼顧了人道主義，並保障公共福利，如不良少年應受感化教育，精神失常者必須予以監護，患麻瘋病及性病者應予以強迫治療等。[注23]而在建立、健全法制體制上，除更名改制實行三級三審制度，並實行助理司法制度即律師制度以外，1927 年至 1937 年間，國民政府曾多次舉行法官考試，共錄取八百一十八人，連同北京政府時代五次所取共一千四百餘人，已占全國法官人數的三分之二。1929 年還設立了法官訓練所，先後辦了四期，共畢業四百四十六人。同時，國民政府還改北洋政府平政院為行政法院，處理官署違法和違法處理人民的訴訟案件。另外，國民政府又公佈了“公務員懲戒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亦于 1932 年 6 月成立，至 1936 年已有十九省三市成立了地方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23）：張玉發《中國現代史》，臺灣中華書局，1988 年版

其三、在經濟建設上，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確立民生建設為首要，否定專制經濟，肯定自由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努力增強國力，遂於本時期內使一個窮中國獲得了相當的改善和進步。據在經濟政策上，中華民國一是實行“裁撤悖金與統一稅收”。之後，1933 年度的統稅收入總共已達一億圓以上，頗有與關、鹽兩稅並駕齊驅之勢。二是實行“整頓金融，改革幣制”。公佈“修正中央銀行條例”，規定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改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允許和鼓勵成立各種私營商業銀行，其間先宣佈“廢兩改圓”，統一銀幣，後實施法幣制度，宣佈白銀國有，禁止以白銀作貨幣使用，禁止白銀外流。由是，1931 年中央銀行資產總額已增加兩倍半，各項存款增加五倍，發行的兌換券已增加一倍以上，純益增加了十九倍。因此 1932 年中國銀行的外匯成交額升為國幣一億六千一百萬圓，次年即增加到九億五千六百萬圓。新的商業銀行不斷增加，1927 年有五十七家，1934 年已有一百三十八家，1936 年達至一百四十六家。其中絕大多數為私營。從而抵制了美國的“購銀法案”，堵住了白銀的大量外流，保住了銀本位。[24] 正確、有益的經濟政策自然會有利於國家的經濟建設，再加上中華民國政府又決行“保護國貨”的政策，從而使得本階段的工業在內憂外患和世界經濟危機正熾的不利條件下，得到了很大的發展。“1928 至 1931 年，於世界經濟蕭條期間，中國新設立工礦企業達六百六十家，資本總額達二億五千二百四十五萬圓，其發展速度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黃金時代’”[25]。

其四、在解決農民問題上，應該說，農業發展和土地問題乃是中華民國所面臨的最大難題。舊中國農村遺留下來的問題，一是土地不足分配或分配不均。二是田賦和捐稅過重。三是災荒嚴重。在軍閥控制的地區，捐稅苛重，名目繁多，賦稅種類幾達三十餘種，其中二十六種是附加稅，從而造成農民負擔沉重。

（24）：本節所列數字均來自中國大陸出版的《南京政府的建立》一书，並與兩岸所存歷史資料獲得查證

（25）：同上

至 1935 年，在全國二十二省一千零一縣中，仍有二千萬人流入都市或流落他鄉成為“盲流”。再加上自辛亥以來的連年軍閥混戰，和由新舊軍閥所一再發動的叛亂戰爭，又使農民一直處於最為痛苦的生存境遇之中。因此，中國農民的民生問題不能得到改善與解決，積苦而成患。早在北伐開始前南方革命政府已在廣東試行二五減租，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又在湖北、湖南、浙江等省試行二五減租。1930 年 6 月，國民政府頒佈了“土地法”，規定全國人民土地所有權平等：根據地值，賦稅平等；促進耕者有其田，限制大量擁有土地；保護自耕農和保護佃農等。1935 年 4 月，國民政府又公佈了“土地法施行法”，共三百九十七條，主要解決“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這兩大方面，[26]獎勵開墾荒地，規定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穫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即“三七五減租”。地主不得隨意撤佃……。同時，還針對農業改良、水利興修和農業科學技術的改進等做了不少的工作。[27] 1937 年 2 月，政府訂定五年經建計畫時，就決定於第二年完成土地登記，以作土地改革之準備。鄉村的建設運動，亦在陶行知、晏陽初等人的號召和推動下，初有發展。然而，這些土地改革的綱領，農業改良的工作和鄉村的建設運動，雖然在 1949 年以後的臺灣均獲得了成功，但是，在當時外患內憂齊相壓來的中國，除浙江等少數省份外，均無法得以廣泛的推行，從而為中華民國政府在後來內戰中的失敗，埋下了先機。

其五、在軍事建設上，面對著“外患悖悖內向”，中華民國亦不得不在現有條件下和在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加速和加強軍事建設，從而對全面抗戰的爆發做出了相當的準備：不但訓練了陸軍，同時也發展了海空軍；不但發展了軍事教育，而且培養了大量的年輕軍官。自 1929 至 1933 年，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二萬五千名年輕軍官中，就有一萬名壯烈犧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中華民國政府於 1927 年至 1937 間，雖處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境地，

（26）：國民黨一大宣言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對平均地權作了如下解釋：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权之要旨也。
（27）：參见張玉發《中國現代史》 518-520

但是，她在立國和建國上的成就卻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這也是後來有人稱它為“十年黃金時代”的根本原因。臺灣歷史學家在這方面也有較為平實的論述：“辛亥革命以來，中國長期處於戰亂。袁世凱當政的時代，日事應付帝國主義的侵略和鎮壓國內的政敵，也無暇有計劃地從事國家建設。袁世凱死後各派軍閥輪流主政，把大部精力用在政權的維護上，也無暇有計劃地從事國家建設。北伐完成後的十年，雖然帝國主義的侵略日張，各種形式的政敵環伺，國民政府在有限的財力下，仍能從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建設，部分建設且獲有顯著成效，殊屬難能可貴。”此種建設成效，轉用以對抗各派政敵和帝國主義國家，亦相當有效，同时也奠定了八年抗戰的基礎。[28]

誠然，這樣的評價是十分地符合實際的。但是，這樣的評價，還足以揭示本階段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發展所起到的根本作用。這個根本作用，就是它在相當程度上仍繼續堅持著的護國與護法的鬥爭，不僅在軍事上獲得了勝利，而且由於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展，而使得中華民國的國統既得以確立，中華民國的法統亦得以確認。中華民國由是而正走在民主建國的道路之上。中國國民黨則表現了她作為一個民主政黨的本質。猶如美國學者費正清，在臨死前幡然醒悟所說的那樣：“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國國民黨是能夠把中國帶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去的”。[29]

（28）：張玉發《中國現代史》573 页
（29）：費正清：《中國新史》，臺灣正中書局，1994

☆第二篇　全面抗戰

第五章　七七事變突發蔣介石抗戰對策

1937 年 7 月 7 日夜，日軍一個中隊在盧溝橋北側，永定河左岸軍事演習結束後，發生在河畔龍王廟方向的槍響，挑起了戰禍，盧溝橋事變突然爆發了。7 月 8 日，蔣介石接到關於盧溝橋事變發生經過的報告，當天，他在日記中寫到："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成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蔣總統秘錄第 13 章盧溝橋事變》)。

蔣介石立即做出了快速的應對：1937 年 7 月 9 日。蔣介石下令在四川的何應欽立即赴南京，編組部隊，準備全面抗戰。同日，電令第 29 軍军長宋哲元將軍"守土應具必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相應付……，務須不喪失絲毫主權為原則"。又令孫連仲率第 26 路軍北上河北保定、石家莊地區，準備同日軍作戰。7 月 10 日，蔣介石決定調 100 個師於華北一線作戰，並以 80 個師為預備軍。7 月 16 日，日軍向華北發動大規模進攻，華北前线守軍吃緊的戰報不斷傳到南京蔣介石統帥部，蔣介石急令中央軍湯恩伯將軍的第 13 和衛立煌將軍的第 14 集團軍馳援華北。

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演說：《對於日本的一貫方針與立場》，隔了一天，國民政府公開發表：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系。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

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出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議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虛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

塘沽協議，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系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系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顧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讎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

“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備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須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沈[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鹹能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蔣介石文集，演講·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就是當年蔣介石面對中日大戰一觸即發態勢的明確態度。

1937 年 8 月 1 日，蔣介石在南京中央軍校發表講話，要求全國軍民要統一認識、統一行動，為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各盡所能，各盡其力。他在講話中告訴大家說：

一、現在國家已臨到最後關頭，我們要鎮靜自持，加倍努力，準備全國應戰。

二、此次廿九軍各官長在平津抗戰殉國，忠勇壯烈，足資矜式，但我們不可忘其失敗的教訓。

三、今後我們要全國一致與倭寇拼戰到底，來爭取最後的勝利。

四、我們要獲得最後勝利，必須注意下列三點：

1、要有作戰的決心——我們國家民族今惟有抗戰一條生路，人人須抱定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決心，實行人人抗戰家家抗戰。

2、要有充分的準備——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有準備則戰勝，無準備則戰敗，故吾人須加緊準備，求戰勝於事先。

3、要有整個計畫——未奉命令須死守不退，既奉命令必勇往直前，強者不可燥進，弱者不致後退。

五、希望大家根據此次平津失陷的教訓，切實猛省，人人激發自動奮戰的精神，迅速完成各種必要的準備。

六、我們要以一當十，以十當百，來消滅貪得無厭侵略不已的敵人，以收復失土，洗雪國恥。

七、我政府和人民，過去數年忍辱負重，埋頭苦幹，已充實了禦侮图存的最低準備；今後全國上下須共同一致，持久奮戰，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完成復興的大業。（蔣介石文集，演講・準備全国應戰・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一日）

1937 年 8 月 14 日，國民政府發表《國民政府自衛抗戰聲明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高高舉起抗日救亡的大旗，率領全國軍民，拉開了與日寇血戰到底的大幕！

《國民政府自衛抗戰聲明書》全文如下：

中國為日本無止境之侵略所逼迫，茲已不得不施行自衛，抵抗暴力。

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及人民一切所努力者，在完成現代國家之建設，以期獲得自由平等之地位；以是之故，對內致力於經濟文化之復興，對外則尊重和平與正義，凡國聯盟約，九國公約一一中國曾參加簽訂者，莫不忠實履行其義務。蓋認為“獨立”與“共存”，二者是相持而相成也。乃自“九一八”以來，日本侵奪我東四省，淞滬之役，中國東南重要商鎮，淪為兵燹；繼以熱河失守；繼於長城各口之役，屠殺焚毀之禍，擴而及于河北；又繼之以冀東偽組織之設立；察北匪軍之養成；中國領土主權，橫被侵削。其他如縱使各項飛機在中國領土之內不法飛行，協助大規模走私，使中國財政與各國商業，同受巨大損失；以及種種毒辣之手段：如公然販賣嗎啡、海洛英，私販槍械接濟盜匪，使中國社會與人種，陷入非人道之慘境。此外無理之要求與片面之自由行動，不可勝數。受一於此，已足危害國家之獨立與民族之生存，吾人敢信此為任何國家任何人民所不能忍受，以迄於今，吾人敢言中國之所以出此，期於盡可能之努力，以期日本最後之覺悟而已。及至蘆溝橋事變爆發，遂使幾微之希望歸於斷絕。

盧溝橋事件之起因，由於日本大舉擴張天津駐屯軍，且屢於辛醜条約未經允許之地點施行演習。日本此種行動，以足隨時隨地引起事變而有餘；而本年七月七日深夜，日本軍隊竟於鄰近北平之蘆溝橋，施行不法之演習，繼之以突然攻擊宛平縣城。我守土有責之駐軍，迫而為正當防衛；我無辜之人民。於不意之中，生命財產毀於日本炮火之下。凡此事實，已為天下所共見。

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日本之行動有深足注意者，即其口頭常用就地解決，及不欲擴大事態之語調；而其實際，則大批軍隊及飛機、坦克車，以暨種種新戰爭利器，由其本國及朝鮮與我東北，源源輸送至河北境內。其實行武力侵略，向我各地節節進攻之事實，絕不能為其所用之語調所可掩蔽於萬一。

中國政府于蘆溝橋事件發生後，猶以誠意與日本協商，冀圖事件之和平解決。七月十三日，我外交部曾向日本大使館提議雙方即時停止軍事行動，而日本未與置答。七月十九日，我外交部長複正式以書面重提原議，雙方約定一確定日期，同時停止軍事動作，同時將軍隊撤回原駐地點。並曾聲明：中國政府為和平解決此次不幸事件起見，準備接受國際公法或條約所公認之任何處理國際糾紛之和平方法，如雙方直接交涉、斡旋、調解、公斷等等。然而以上種種表示，均未得日本之置答。

於此之際，中國地方當局為維持和平計，業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議之解決辦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之容忍：對於此項解決辦法，未予反對。乃日本軍隊於無可藉口之中突然在蘆溝橋、廊坊等處，再行攻擊中國軍隊，並于本年七月二十六日致哀的美敦書，要求中國軍撤出北平。此則予雙方約定解決辦法以外，橫生枝節，且為吾人所萬萬不能接受者。日本軍隊更不待答覆，於期限未至之前，以猛力進撲中國文化中心之北平，與中外商業要樞之天津：南苑附近，我駐軍為日本轟炸機及坦克車所圍攻，死亡極烈；天津方面，人民生命橫遭屠戮，公共建築文化機關以及商店住宅，悉付一炬。自此以後，進軍不已，侵入冀省南部，並進攻南口，使戰禍及於察省。凡此種種，其橫生釁端，擴大戰役，均

於就地解決及不擴大事件語調之下，掩護其進行。

當此華北戰禍蔓延猖獗之際，中國政府以上海為東方重要都會，中外商業及其他各種利益，深當顧及，屢命上海市當局及保安隊加意維持，以避免任何不祥事件之發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軍官兵竟企圖侵入我虹橋軍用飛機場？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至發生事故，死中國保安隊守衛機場之衛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上海市當局於事件發生後，立即提議以外交途徑公平解決；而日本者竟派遣大批戰艦、陸軍以及其他武裝隊伍來滬，並提出種種要求，以圖解除或減少中國自衛力量。日本空軍並在上海、杭州、寧波以及其他蘇浙沿海口岸，任意飛行威脅，其為軍事發動，已無疑義：迨至昨日（十三日）以來，日軍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區發動猛烈進攻，此等行動，與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向河北運輸大批軍隊，均為日本實施其傳統的侵略政策整個之計畫，實顯而易見者也。日本今猶欲以淞滬停戰協議為藉口，將使中國於危急存亡之際，尚不能採用正當防衛之手段。須知此等停戰協定，其精神目的，即欲於某地點內雙方各自抑制，以期避免衝突，不妨礙和平解決之進行。若一方自由進兵，而同時複拘束他方，使之坐而聽受侵略，此為任何法理任何人情所不能曲解者。

「中國今日鄭重聲明，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已為日本所破壞無餘。此等條約，其最大目的，在維持正義與和平。中國以責任所在，自應盡其能力，以維護其領土主權及維護上述各種條約之尊嚴。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份，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日本苟非對於中國懷有野心，實行領土之侵略，則當對於兩國之交，謀合理之解決，同時制止其在華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動，如是則中國仍當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東亞與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僅為中國，實為世界而奮鬥；非僅為領土與主權，實為公法與正義而奮鬥。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與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鄭重簽訂之國際條約下，各盡其所負之義務也。」

為了避免南北兩個方面作戰，在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蔣介石便決心以先發

制人的手段徹底消除敵在我國華中地區非法強佔之各據點並撲滅之，由於日軍從漢奸那裡獲得情報，日軍均偷逃到上海。上海警備司令張治中將軍根據蔣介石的命令，於 8 月 9 日主動挑起戰事，於 8 月 13 日與日海軍陸戰隊展開大規模戰鬥，在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兵力在 6000 人以上，又加上第三航隊的艦艇部隊和空軍配合作戰。致使張治中陷入了拉鋸戰，中國軍隊陷入蔣介石力圖避免的南北作戰的不利境地。8 月 16 日，蔣介石在南京與陳誠等將領共商討抗戰方略，最終決定擴大上海戰事，把北方的日軍吸引到南方來，我華中廣大地區，江河縱橫，水網澤國，機械化部隊展開困難，敵之鋒芒頓然銳挫，而我軍則盡可能發揮優勢。8 月 20 日，蔣介石發佈命令，實行全國總動員，政府轉入戰時體制，以大本營取代軍委會，大本營最高首腦為陸海空軍大元帥，由蔣介石擔任。並將全國劃分五個戰區，瞬間，由張治中負責的淞滬戰場一下擴大為戰區，並迅速增加兵力達 30 萬人，至九月中旬，日軍在上海的兵力達 10 萬人以上，重炮 300 多門，坦克戰車 200 多輛，飛機 300 餘架，大小艦隻 70 餘艘。9 月 21 日蔣介石發佈命令，調第三戰區長官馮玉祥赴華北組建第六戰區長官部。大本營大元帥蔣介石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親自指揮上海作戰。

第六章　作戰指導與官兵奮戰

对日全面抗战分为三个时期，这是抗战胜利后确认的。抗战第一期即武汉会战结束，之后相持阶段确认为第二期，根据战争的进展，确立了反攻作战为第三期。

我們對日抗戰分為三期，前後經過八年。關於各期作戰之指導方針，以及我全國軍民所創造之許多可歌可泣光榮史跡，摘要概述如下：

第一期——自戰爭開始至二十七年十一月武漢會戰結束，此為守勢作戰時

期。日軍挾其優勢之準備：妄想在極短期間內，殲滅我野戰軍，以達到他們「三月亡華」、「速戰速決」之目的，而我們指導的著眼，則系以空間換取時間，避免與敵決戰。並誘致敵主力使用于湖沼山嶽地區，使其優勢裝備無法發揮效能，以求逐次消耗敵人，奠立我長期抗戰基礎，期達成最後勝利之目的。

在第一期作戰中，我全國軍民作戰之艱苦與英勇，以及所表現抗戰到底堅忍不拔之精神，值得提出一述；當上海戰事爆發，日軍先役使用兵力達二十萬人以上，發動海陸空聯合戰力，向我淞滬一隅之地，瘋狂攻擊，前後達十週之久；我軍以劣勢裝備，憑血肉之軀，拚死抵抗，傷亡之大，實屬空前。當戰事進行最慘烈之際，我軍每天都要增援一個或兩個師，補充傷亡。這些部隊，很多是從邊遠省份如貴州、雲南等地調來，行軍萬裡，往往到達戰場，作戰不到幾天，卻遭日軍猛烈炮火攻擊，傷亡殆盡；然而我軍在戰場上，却個個爭先，人人效力，譬如有一個陣地，經激戰役，最後僅剩下士兵四名，他們以一人看護連長屍體，其餘三人仍堅守待援。這種英勇作戰精神，曾經震驚世界，英國倫敦泰晤士報在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之社論中曾說：“這次兩軍作戰，華軍傷亡固極慘重；但十周的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的榮誉。須知華軍大部，現在訓練尤未充足，武裝亦未齊備，並因無力裝備雨衣，尤攜帶雨傘作戰；但外人認為不能支持一周的陣地，而他們竟堅守至十周之久，這就將使中國各地發生極大的精神影響。本報對這次在上海作戰中國軍隊的英勇智謀，表示最大敬意。”泰晤士報這篇社論，可以充分證明我們在淞滬作戰之官兵，是如何忍耐困苦與缺乏，不顧犧牲而英勇戰鬥，其所造成之輝煌戰績，實值得我們彼人永志不忘！在此短短十週期間，我們在戰場上所消耗之兵力，竟達八十五個師之多，戰況的激烈，傷亡的慘重，是可想而知。

第二期——是我們持久作戰時期：日軍在戰略上由“速戰速決”變為“以戰養戰”；我軍則重在培養戰力，擴大戰場，廣泛發動遊擊戰，化敵人後方為前方，積小勝為大勝，迫敵人困守點線，以打破其“以戰養戰”之企圖。

在此一階段中，我們還是單獨作戰，其艱苦情形，也還是有增無減；尤其在歐戰初期，英國被迫對滇緬公路實行封鎖，使我國際交通中斷，因而我國的物資更感枯竭。我們軍中的一套士兵裝備，往往分配與三人使用，如享用棉大衣者，即無棉上衣與棉被，穿得棉上衣者，即無棉大衣與棉褲，其艱苦情形，殊非今日所能想像。當年我三軍將士這種共體時艱与刻苦奮鬥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敬佩。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我們遂與美英同時正式對日本宣戰，蔣介石由同盟國推選為二十六國聯軍在中國戰區之最高統帥，從此展開了我軍與盟軍並肩作戰之新頁。我國在全球局勢上，似已脫離孤軍奮鬥之苦境；但此際同盟國之基本戰略，乃先以全力在歐洲擊敗德國，次及日本，所以在遠東方面，仍須憑籍我們自身之力量艱苦支持。

第三期——反攻作戰時期：在本期作戰開始之時，日本在華派遣軍為挽救其當前頹勢，乃於三十三年夏季，集結強大兵力，發動一連串之大規模攻勢，先後攻佔衡陽、桂林、柳州。至十一月間黔桂方面之敵，攻陷黔南重鎮獨山，陪都震動。

貴州保衛戰的勝利，使四川、雲南兩個抗戰重要基地，得以繼續發揮功能，可說在我們整個對日抗戰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轉摺點。至於此後大規模之反攻計畫，以及在反攻準備期間所發生之湘西會戰與反攻桂柳之作戰指導，便都由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負其責任。至於反攻方針，則是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以打通廣州海口之目的，先以有力部隊攻略桂林，奪取雷州半島，再分別攻擊衡陽、曲江；並牽制越北之敵，以主力沿西江流域，攻略廣州，然後擴及全面。

民國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夏季，我軍在湘西會戰大捷之後，開始桂、柳初步反攻，一舉進展七百餘裡，收復失地五萬二千餘平方公里，予敵以殲滅性打擊，緊接此一勝利，部署全面反攻，正準備將重點指向廣州之際，美軍於八月六日、八月八日在廣島、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更給予威力的震撼。

此一威力震撼，和在中國大陸不斷遭受殲滅性打擊，使日本軍閥在萬分驚懼中，不得不在八月十日向中國和盟邦宣告接受無條件投降。

第七章　蔣介石在抗戰第一階段結束後的兩次重要講話

第一節　南嶽軍事會議上的講話

在抗日衛國戰爭間隙期召開的南嶽軍事會議，從政治上、思想上、軍事上奠定了抗日戰爭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基礎，從而拉開了第二期抗戰的大幕。

中日開戰一年多來，日寇並非仗仗皆勝，中國軍隊的幾次勝仗，有力地戳穿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狂言，大大鼓舞了中國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心。

鑒於這一戰況事實，為達抗戰必勝的目的，蔣介石在民國二十七年(1938)十一月下旬，召開了首次南嶽軍事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第 3 和第 9 戰區的司令長官、軍團長、軍長、師長等 100 餘人。蔣介石與各級軍官一起，共同回憶了十七個月來的抗戰歷程，總結出最主要的經驗就是，七七事變，我們同敵人開戰時，首先確定了持久抗戰，以弱勝強的戰略政略方針，實踐證明，這一方針完全正確。可以說自開戰以來我們始終是站在主動地位，而使敵人始終處於被動地位，這就是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礎。

會議在蔣介石主持下著重從軍事角度檢討了過去抗戰的得失，判斷了當時戰爭的形勢，確定了以後二期抗戰的軍事戰略方針，並據此調整了部署。十一月二十五日，會議开始，蔣介石講話強調說：

“自從去年七月七日我們和敵人開戰，直到現在，已經十七個月了，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退軍嶽州淪陷為止，這是我們抗戰第一時期。從前我們所說開戰到南京失陷為第一時期，魯南會戰到徐州撤退為第二時期，保衛武漢為第三

時期，這種說法都不適當，應即改正。我們這次抗戰，依照預定的戰略政略來劃分，可以說只有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就是剛才所講的截至現在為止這以前的十七個月的抗戰；從今以後的戰爭，才是二期。”

“先就第一時期的戰鬥來說，我們軍隊不但各種技術裝具和一切準備，都不如敵人，就是我們自己的學問能力與種種計畫，我們自覺也都比敵人差次，這樣，我們什麼事情都趕不上敵人，而要與敵寇戰鬥，如果不是在時間和空間上作整個的久遠的打算，確立一種正確的戰略來妥善運用，就不能予敵人以層層的打擊，來奠定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礎。所以在第一期戰鬥過程當中，從軍事上說，我們雖然失了許多土地、死傷了許多同胞，就一時的進退看表面上我們是失敗了；但從整個長期的戰局上說，在精神上，我們不但沒有失敗而且是完全成功。我們這一個精神上實際上的最大成功是什麼呢？最重要的一件，就是我們爭取最後勝利戰略上一切佈置的完成，亦就是我們已經依照我們預定的戰略陷敵軍於困敝失敗莫能自拔的地位！這就是孫子所說的「致人而不致於人」最高的原則，今日我們已做到了。詳細一點說：我們最高統帥所定的這個戰略，就是拿我們劣勢的軍備，一面逐次消耗優勢的敵軍，一面根據抗戰的經驗來培養我們自己的力量，以逐漸完成我們最後戰勝的佈置，所以在形勢上過去我們雖然失敗，但戰略上始終一貫的成功，可以說自開戰以來我們始終是站在主動地位，而使敵人始終處於被動地位，這就是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礎。反之，如果我們在去年盧溝橋事件發生，敵人侵佔我們平津的時候，我們不依照這種一貫的戰略，運用妥善的方法，來打擊敵人，攻破他的狡謀，消耗他的力量，而拿我們全部軍隊使用在平津一帶，與敵人爭一日之短長，那我們的主力或許早就被敵消滅，中華民國也許早就有滅亡的危險！但是到如今我們與敵人打了十七個月，不但我們全國的部隊仍能繼續抵抗，使敵人愈陷愈深不能自拔，而且我們抗戰的精神愈益堅強，抗戰必勝的自信心，也不知道要提高了幾多倍。這就是我們強固軍隊士氣和國民心理一種最大的成功，使一般軍民確信我們這次抗

戰最後一定可以獲得光榮的勝利！我們第一期抗戰已經穩固的建立了這個必勝的基礎，這是我們抗戰第一步工作。”

“第二步工作是什麼呢？就是要摧毀敵人侵略的迷夢，使他歸於失敗。我們要使敵人侵略失敗，就要我們自己能夠成功。然則我們如何才能夠抗戰成功而使敵人失敗呢？以敵人這樣長久的準備，處心積慮要來滅亡我們，以他那樣強暴的力量來侵略我們，我們怎麼能打敗他呢？這個在戰略上制勝的要訣，各位應看孫子兵法的虛實篇所講的「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這兩句話。我們現在就是誘敵深入，使他自至，以陷入於進退維穀的境地，過去我們第一期抗戰的任務，就是實施孫子所說的這個制勝的要訣，所以在去年平津失陷的時候，我們不能將全國所有的部隊調到華北去與敵人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要將我們主力部隊，作機動的使用，節節抵抗，逐步消耗敵人，一定先要引誘他到長江流域來。現在我們這種戰略的佈置已經完成，尤其是敵人侵人廣州以後，特別可以助成我們這種戰略上的最後勝利。孫子兵法上又說：「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我們能誘敵深入，處處地方我軍是先處戰地以待敵，敵人處處地方是後處戰地而趨戰，在我們完全是以逸待勞，步步致敵，而不為敵人所致，我們第一期的戰略也就是實行孫子這兩句話以遂行我們消耗敵人、疲困敵人，誘敵深入於有利於我軍決戰的陣地，而完成我們最後勝利佈置，現在我們這種佈置已經成功，今後我們就可以乘此勢力來達成第二期抗戰的任務！”

“第二期抗戰，就是我們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期。大家要知道：敵人兵力的使用，到現在為止，已經到了最大限度；今後他再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國來，而且他已經派到中國境內的這許多部隊，隨戰區之擴大而力量分散，且已疲敝不堪，沒有什麼大的戰鬥力量。因此，無論他在形式上是如何獲得了勝利，他這種勝利，亦已經到了最高限度不能再有增加，好比科學上的原理一樣，凡物質的化合，都有一定飽和程度，遇了這個極限，就會破裂以至於毀滅！

所以敵人侵略戰爭，今後只有一天一天的隨兵力之消耗減損而趨於失敗。在另一方面我們過去雖遭受了挫失，但我們的挫失，客觀上也只是到此限度為止，從今以後，由於作戰經驗的增加，戰略佈置的完成，以及軍費的增強和敵我實力消長士氣盛衰的對比，我們勝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來，这就是由於我們過去十七個月的戰鬥已陷敵人於泥淖而穩定了我們最後必勝的基礎。我們既確立了這個基礎，今後我們就要設法看如何才能夠轉敗為勝，如何繼續百萬已經死傷官兵的精神，拿我們過去無數將士以血肉所換得來的教訓，所謂血的教訓，活的教訓，來省察研究，以改進我們的缺點增強部隊的力量，來求得抗戰的胜利，實現一般陣亡將士的遺志，以提高並光大他們犧牲的價值！這樣，才算是盡到我們後死者的責任，才對得起我們總理與一般先烈在天之靈，我們這次會議，就是希望各位將領要本著我們自己對於一般先烈與已死官兵所應有的責任心，以及我們對於國家民族和主義所應盡的責任，彈精竭慮，集思廣益，如何才能求得一個以後作戰可操必勝的具體方案，然後以萬眾一心協同一致的精神徹底實施，以完成我們第二期抗戰的使命，我們這次會議的意義即在於此。”《蔣介石文集·演講，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蔣介石在南嶽會議上，從戰略與政略上進一步為大家分析當年的戰爭形勢：

“大家要知道，敵人此次進攻武漢，僅佔領武漢不是他主要的目的，他最大的目的，在消滅我們的軍隊，因為如果他只能佔領武漢而不能消滅我們的軍隊，仍不能達到他速戰速決的企圖。但是自從我們軍隊依照計畫撤退，他占了武漢並且接著佔領我們嶽州以後，照敵人的理想他何嘗不想一鼓挺進攻佔我們長沙和南昌，然而他進到嶽州以後，就不能再攻進來，這就證明他的力量不夠，氣勢已竭。因為從前他攻陷我們南京，本可盡力追擊，一直攻下武漢，而他不敢前進，以致過了三個月後待我軍整理好了，始來進犯徐州，竟受我軍重大的打擊，以致有魯南的慘敗，這個教訓他們應該是知道的。因此，可以證明他在

攻下武漢之後，不即進攻長沙南昌，這不是他的戰略上沒有算到這一招，而是事實上他的力量已用尽，沒有餘力再侵略進來。由於這一事實，第一點，可以證明敵人的力量決不能消灭我們；第二點，他的力量不夠，就可以反證我們的力量已足夠打破敵人的侵略。他之所以不敢輕易進犯長沙和南昌，就是因為他知道我們的實力還存在，決非他所能消滅！此次敵人在武漢用這樣最大限度的兵力，尚且不能消滅我們，所以他要消滅我們的企圖，是已經完全被我們打破了！由於這一事實，就可以知道到了現在，敵人不但不能克服我們，而且反轉來，我們已可以克服敵人！這亦就是證明敵人今後決不能消滅我們的軍隊，亦就不能滅亡我們的國家，反之，我們的力量，最後一定可以打破敵人，消滅敵人，以求得我們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復興。大家試回想在未開戰以前，敵人氣勢驕橫到什麼樣子，那時在他們心目中，簡直以為不要三個月，就可以消滅中國全部的軍隊，他萬不料在淞滬激戰竟至三個月之久，使他使用了現役兵力至十二個師團之多，還要想盡各種方法，始得在金山衛偷渡登陸，從側背威脅我軍，那時我軍才作戰略上的退卻。这三個月的激戰，他已受了意想不到的傷亡，無異先給他當頭一棒，到了他攻佔南京的時候，他知道中國軍隊不可輕侮，決非如平時所想像之易於對付，敵人本來是僥幸求逞，慣於虛聲恫嚇，到了這時，他就想得了則了，不願再戰，然而我們絕對不願接受他的條件，堅決的依照我們預定一貫的戰略，繼續抗戰，到了這次武漢會戰以後，他不僅不能擊破我們的力量，而且他對我們更要恐懼，更要害怕，我想他現在已決不敢存消滅中國的妄想，而要害怕我們去消滅他了！”（蔣介石文・演講・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蔣介石根據原定的戰略政略方針，將整個抗日戰爭劃分為兩大時期，第一個時期就是前十七個月的抗戰；此後的戰爭，進入第二期。

第二期抗戰，就是我們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期。蔣介石告訴與會將佐：“我們在第一期抗戰當中，不惜以極大的犧牲建立了這個最後必勝的基礎，今

後我們要獲得抗戰的勝利，就全靠我們自己加倍努力，更能犧牲，以達成我們戰鬥的任務，尤其你們各位幹部要知道我們最高統帥在第一期作戰中已經完成了戰略上爭取最後勝利所必要的部署，今後全靠大家再接再厲，努力奮鬥，遂行轉守為攻的任務，達到轉敗為勝的目的，所以在這次會議時，希望大家將自己所得的血肉的經驗，盡量貢獻出來，凡是各人自己發現了什麼缺點，無論對於自己所帶的部隊，或一般友軍在戰鬥時所得的教訓，所感覺到的優劣點，凡與抗戰勝敗直接有關的各種事務，如有意見都可以盡量的說出來，拿來研究，要屏除客氣用事與得過且過的不良心理，真正是誠心誠意盡心盡力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為抗戰前途？[著]想，徹底檢討過去，規畫將來，發揚已往的戰績，鞏固勝利的基礎。要知道：我們與舉世畏懼的這樣強大的敵人，抗戰了快到一年半的時間，我們獲得了血的經驗，有了活的教訓，如果不盡量拿來研究考慮，改良運用，而仍和普通一般的軍人一樣，因循苟且，敷衍塞責，那不但你們個人事業要失敗，國家民族亦要在我們手裡滅亡，現在真是到了國家民族和我們軍人個人事業存亡的最後關頭，不容再有一時一刻的懈怠，一事一物的疏忽，大家在會議期內，一定要殫精竭慮，儘量報告有益的經驗，研究有效的方案，使第二期戰爭格外獲得一個勝利的保障。……總之，我們今後抗戰要轉敗為勝，使國家轉危為安，基本的工作，就是我們高級將領要提倡精神與道德的修養，造成忠誠樸拙的風氣，來改造軍隊，改造社會，”（蔣介石文集·演講，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

為了確保中華民族的抗日衛國戰爭轉守為攻；轉敗為勝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蔣介石決定對全國軍隊有計劃地進行補充、進行整訓，以提高整體素質與戰力，在南嶽軍事會議結束時，蔣介石作出了如下部署：

“我們這次承抗戰第一時期結束之時，在南嶽舉行軍事會議，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整理軍隊、建立軍隊，關於整軍建軍的方策，以及一切應注意的事項，這幾天的會議，已有詳細的研究和決定，今後各機關部隊按照實施，一定可以

完成整軍的任務，確立第二期抗戰勝利的基礎。但過去我們治軍辦事一個最大的病根，而為今後整軍抗戰必須徹底剷除的一點，今天首先提出講明，大家要相互警惕，一致作到。

過去我們機關部隊，事業廢弛，整頓改進，功效難期，最大的一個病根是什麼？一言以蔽之，就是「麻木不仁」。我昨天和大家講總理嘗說我們中國人腦筋亦睡了覺，也就是這種「麻木不仁」的病徵。我們有了腦筋而不去運用，有了手足而不去運動，一似成了痼習，牢不可破，因此成為麻木的狀態，無論業務如何廢弛，組織如何腐敗，民眾如何苦痛，官兵如何死傷，都是熟視無睹，毫不在意，這就是「不仁」。對於這種「麻木不仁」的現象，真是令人深致慨歎！我們今後要整頓軍隊，挽救危亡，首先要拔除這個病根。要設種種方法來激勵振作，鼓舞興起，使一般人的腦筋都能活動起來，能夠盡量運用他的聰明才力，努力於各人的本業和職分，尤其我們高級將領，要實事倡導，奮發圖強，要從我們自己司令部，或指揮部改革起頭。大家要知道：現在各級指揮部，從我們軍事委會起到各連部為止，最大的一個毛病就是「麻木不仁」。推而至於全國各機關組織，無論文的武的黨政機關學校都是如此！這種弊害，影響實大。如一個連部麻木不仁，全連受害。一個營部麻木不仁，全營受害。如我們高級司令部或高級機關，尤其有關兵工、交通、通訊、軍醫、衛生等部門如有一分「麻木不仁」的弊病，即如應辦的事不急急去辦，應改進的事不積極去改進，則一個人懶惰懈怠，多少事務停頓敗壞，一部分散漫廢弛，全機關部隊都受影響。因之前方官兵冤枉的死傷，人民受到不必要的痛苦。而且現在我們大家都親眼目睹兵民的死傷痛苦如此之慘酷，而我們各部門有責任的當局者仍舊視若無睹，毫不動心，這就是古人所說的悲莫悲於心死了，這豈不是大「不仁」?這種麻木不仁的毛病，和由此發生的種種缺陷和損害，大家試切實省察檢點一下，就可以知道，現在我們各機關部隊所在難免，今後我們一定要設法改正，逐漸轉變過來。……。我們今後如果不大徹大悟，力習勤勞，急起直追，始之以愧厲，

繼之以痛懲，痛下針砭，從精神和心理上根本改進過來，什麼好的計劃方案，都不能實現，怎麼樣會議討論，都沒有效果，因此我們以後要起衰救敝，振作人心，要改良司令部改造部隊乃至改良黨政機關，沒有旁的妙訣，唯一有的辦法，就是要由我們機關部隊的主管長官凡事都要實行五到，躬親辦理，且要從極粗淺處？[著]眼，極小極近處下手，想到見到就要作到，沒有一刻懈怠一事疏忽，只要我們主管長官以身作則，為部下倡導，要改變機關部隊「麻木不仁」的風氣實在是很容易，而且我今天特要告訴各位，我們現在作了各機關部隊的主管長官；我們不是來作官，而是來革命，因此，我們不在講求名位和虛榮，而是要努力於事業，以成功事業為唯一目的。我們現在所作的事業是什麼？就是要擔當東亞大革命的神聖抗戰。我們負有這樣重大的責任，要完成這樣偉大的事功，如果不從行動上表現我們的精神和氣慨，不從事業表現我們的理想和志願，就不能尽到責任，達到目的。所以在這次會議以後，凡是我們機關部隊和個人本身，一切應興應革事宜，都要從行動上表現出來，我們要救國先要救本身，救機關，救我們的部下。我們本身得救，我們的機關部屬都能得救，就可以救中國！總之這次會議是我們軍事勝敗，國家存亡轉移的關鍵。我們會議中所定各項計劃方案和辦法能否實行，實行有無成效，全看我們能否將中國幾百年沿襲下來的這一個「麻木不仁」的積弊徹底改變過來。我們要救國救民在此，要救人自救亦即在此！希望大家從此坐言起行，打起精神實幹快幹，來完成我們革命的使命！

其次我今天要告訴大家的，就是我們今後建立軍隊要以什麼作重心？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們現在亟應有一個明確的解決。大家知道：我們抗戰就是要建國，建國必須以建軍為中心，一定先要集中全力，將軍隊建立起來，然後國家一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工商、實業等等才能夠建設成功，而整個國家才能鞏固發展！……。所以我們既作了部隊的官長，要作建軍的中心，必須特別講求學問技術，無論黨務、政治、經濟、社會和歷史地理等學科，都要多看

書，多研究，尤其對於總理遺囑所列舉的幾種書籍要時常拿來溫習研究。這不僅是我高級將領要知道，就是那一個黨員或受過教育的國民都應該知道，但是現在我們高級將領當中有幾人對於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都從頭至尾全部閱讀和研究過？旁的學科的書，籍且不必說了，像這樣不研究主義，不講求學問，如何能夠訓練部隊，治理軍務：要知道我們軍隊如果沒有黨沒有主義，就沒有靈魂，沒有基礎，即不成其為軍隊。……

以上是說今後整軍建軍的重心，和我們軍官要擔負建軍責任，應努力各點。以下關於實施整軍的要項，有兩點要特別提出來向大家預先講明的：

第一，全國部隊今後擬分三期輪流整訓，限期完成。其法即將全國現有部隊之三分之一配備在遊擊區域——敵軍的後方擔任遊擊，以三分之一佈置在前方，對敵抗戰，而抽調三分之一到後方整訓。等到第一批整訓完成，仍調回前方作戰，或擔任遊擊。乃換調第二批到後方繼續整理，第二批整訓完畢，再依次抽調其餘未經整訓的部隊。每期整訓期間，暫定為四個月，一年之內，即須將全國軍隊一律整訓完成，於此，大家應該注意的一點，就是各部隊皆須輪流抽調後方整理，故勞逸要完全平均，賞罰要絕對嚴明。

第二，今後全國各部隊對於補充點驗事務應於軍部或師部設補充點驗處，專司其事，因為過去各部隊每經一次戰役，官兵傷亡病缺的情形，都是由各部隊長自行報告，數目統計一般實情，多有不詳細精確的地方，甚或不免以少報多等流弊，以後軍隊換防之後，應由軍部設專科負責派員點驗，以便核實補充，又補充事宜，以後各部隊既有專人負責辦理，亦必可增進很大效能！”（蔣介石文集・演講・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訓詞・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第二節　在中央五屆五中全會開幕式的講話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在中央五屆五中全會的開幕式上，向全國軍民、向世界發出舉國一心，同讎敵愾，轉守為攻，誓死抗戰到底的最強音！

蔣介石從敵我雙方所具備的各項要素，做出了極為客觀而具體的分析：

先就敵人方面來說：且不提這十八個月以來，他在中國南北各戰場上死傷了七十萬以上的官兵，消耗了九十萬萬的戰費，弄到他國內羅掘俱窮，農工停滯，社會墮落，釀成政治上的騷亂不安，這些還都是有形的跡象，就是從他發動侵略到現在，一切戰略政略上的運用，以及對我們中國的觀測、預計，他對時代的認識來講，實在是處處違反了原理，步步陷入於錯誤，當此成敗利鈍、存亡繼續之交，我要根據真切的事實，為全會列舉敵人必然失敗的事例，對各位同志提出詳盡的分析報告：

第一、敵國這次發動侵略，人人知道是實行他的大陸政策，所謂大陸政策，依照他們內定機密的傳統政策和他們公開的田中奏摺，是要先占滿蒙，再圖侵略我們中國的全部，乃至獨霸亞洲，統一全球，但他在佔領東北尚未穩定之前，而就要來侵佔華北，他的力量達到華北以後，又由慢性的侵蝕，變為急性的鯨吞，於是公然來占我們平津，這已經和他所謂大陸政策與既定的國策與戰略，完全是背道而馳了。不單如此，他還要再進而至於華中，甚至侵入華南，占我廣州，這是他更進一的來破壞他們自己的傳統政策了，他進入了華中華南以後，不但戰略上陷入進退不能的地步，就是政略上也迫令他不能不倒行逆施，與世界列強為敵，陷入於四面楚歌的絕地了，這是他第一件必敗之道。

第二、他對我們中國最初的企圖，是要“不戰而屈”，但我们終於戰而不屈，已經非其意料所及了，既戰之後，也就想速戰速決，但自南口、淞滬、忻口、南京一直到了魯南會戰，以及鄱陽湖邊、大別山脈之戰，一步步深人，終於不能速戰速決，於是反轉來又渴望速和速結。在我們未退出武漢以前，他的雜誌報章上，就竭力鼓吹中止戰爭，或設法停戰，一面用種種狡計詭謀，想誘我們入彀，欺騙世界，圖取便宜，但是不久又圖窮匕見，拿出他所謂「興亞院」「東亞協同體」一套狠毒計畫出來。現在不但我們全國民眾洞悉其陰謀，就是世界上灼見其野心所在，他這個企圖又明明失敗了。這是他戰略企圖上的第二

失敗。

第三、從戰略上來看，他不單違反三個軍事上的原則，而且更犯了軍事上三個大忌：

（一）不知己、不知彼，他始終沒有夢想到我國抗戰到十八個月之久，不但不為所屈，而且愈戰愈強，他也沒有知道他自己的兵力，使用到某一程度之後，要疲竭到以他五個人來拼我們一個人的地步（在第二戰區有我方死一人而敵軍死十四人半的統計）。

（二）他一味企图取巧侥幸，妄想以轻巧取胜，而结果适得其反，完全背叛了孙子“兵贵拙速”的原则，弄到政潮迭起，反战空气日浓，他们所自夸为唯一战时内阁的近卫文磨乃不得不因此下台。又证实了孙子所谓“兵久而国不利”的名言。

（三）古人所謂「頓兵深人」的大忌，原為對強者而說的，現在他從東海邊頭，深入到幾千裡外我國的內地，使得他佔領的地區，都變成了我們正規軍和遊擊隊活動的勢力所在，處處要受我們的控制，時時遭到我們的打擊，欲進則愈陷愈深，要退則到處荊棘，這真是走到了孫子所謂「鈍兵挫銳屈力彈貨」的地步，已經陷入了孫子所說的「諸侯乘其斃而起」的危機，簡單說來，目前形勢，敵人確已自陷於孫子所稱的「掛形」的境地，真所謂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到了「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的地步了！這是他戰略上最顯著的失敗。

第四、就政略上來說：他對於中國，只能拉攏若干形體不全，聲名狼借的敗類做傀儡，利用流氓土匪做爪牙，一方面加深他軍人的腐化，他方面更暴露出他種種罪惡與愚蠢，供舉世的嘲謔，而且不自量度，妄想以他東扯西湊倣效模擬而得的文化，来併吞我們中國悠久獨立的文化，以武力和政治侵略，來掠奪我們的經濟，結果不但弄到他束手無策，一事無成，而且反加深了他國內以下克上的現象。至於在外交方面，他本來企圖緩和蘇俄，結果只自形其卑怯，妄想交歡美國，更引起其反感，存心拆散英法美的陣線，而結果又適得其反，

步步支離，處處矛盾，这就是所謂根本既錯，枝節就一無是處了。

第五、講到他對於我們中國的認識，他既不認識我們中國自來民族潛在抵抗力的雄厚，也不認識現在是民族主義發達膨脹而不可遏制的時代，又不認識我們中國歷史的真相，他一味以遼金元清自待，終以中國民族為可欺可亡，不成問題，而不知道中國當年挫敗的主因，在於當年朝廷內極少數人，不明敵情，不辨利害，受敵脅制，終於被敵欺誘降服，並非我們全民族的滅亡。現在敵人竟妄想在「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下，於短期內遂行統治我們中國的夢想。他全不想想他侵略我們東北，費了四十年以上的光陰，用了很大的兵力，耗了不少的經費，至今依然不能控制我們的東北，更無論乎統治，這種眼前的事實教訓，他還不知省悟，反而要變本加厲，併吞我們中國的全部，甘蹈最近失敗的覆轍，这就是由於他根本不認識我們中國民族，不認識我們三民主義的力量，不認識我們國民政府的特性，更不認識今日的時代，以及今日中國的革命戰術。老實說從前拿破侖侵略帝俄，那時節全面攻擊和長期抗戰戰略戰術，還沒有發明，拿破侖以如此雄才，擁有如此大軍，尚且不免於覆敗，何況今天我們是一個民國，民族精神普遍發展，舉國民眾敵愾同仇，在國民政府命令之下，實行現代革命的戰略和戰術，任何武力，也決不能僥幸求逞。孫子地形篇有「知敵之不可擊，知吾卒之不可以擊，知地形之不可以戰」之三原則。我今再為孫子續一原則曰「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擊，知地形之可擊，而不知時代之不可以击者，則無勝之道也」。敵人不知對方之情勢，尤其不認識時代，更不待煩言而可證明。

只有上面所說的五點，已可斷定敵人有必敗之理，現在敵我相持，勝敗異勢，敵之必敗，就證明我有可必勝之道，單就軍事來說：在第一期作戰的時候，是在交通便利的地帶作戰，他的陸海空軍與機械化部隊，可以進出運用，縱橫自如，在這樣的戰場上，作戰到了十八個月之久，他不但不能使我們敗，而且我還愈戰愈精，愈戰愈強。此後第二期作戰，進入了地形復雜，山嶽沙漠交錯無際，交通給養，皆極不便的戰場，他的伎倆，更將無所施展。何況他全國兵

力已使用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了。大家都知道：敵國的軍備，本來以百分之三十，準備用於中國，而其他百分之七十，全為備俄之用。今日他在我中國，不僅使用的兵力，已超過了他預期的一倍以上，而且在中國死傷的人數已經到了他全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了。至於敵軍詳細的數字，等到軍事報告時，再對各位同志說明，各位看敵軍的兵力使用與死傷，已經到了這樣程度，這就可證明他侵略的失敗已經是確定了，而且以後的戰場，彼我難易相較的話，我們一個子彈，至少可當作三個子彈來用，我們一個士兵，至少可抵敵人三個士兵的力量，而敵人方面，適得反，以後作戰，由我這一年半過去的事實和經驗來說，敵人至少要以三個人當我軍一個人，要以三個子彈，當我軍一個子彈來用，或許還要加多幾倍，亦未可知，所以今日問題，只要我國不授敵以可乘之隙，就是最後勝利，確有保障。什麼是授敵以隙呢？我若精神受其威脅，意志為所動搖，自甘屈服，急求安協，那就是敵人所大欲，惟有這樣，敵人就可以解脫他無法自拔的苦境，補救他無可挽回的弱點，而我們國家民族亦就要自此永遠沉淪萬劫不復了！總之，我們能持久抵抗，必能得到勝利，如不能堅決抵抗，而與敵妥協，訂什麼和約，那敵人就可根據？[此]屈服條約上他所享有的地位，更無止境的深入；到了這個地步，我們中國就要在敵國所稱「東亞新秩序」「日滿支不可分」「東亞協同體」等等新造名詞煙霧籠罩之下，停止了呼吸，蔽塞了耳目，受盡磨難，歷盡犧牲，全部中國無論何人，都要受敵人的宰割蹂躪，萬無倖免之理，精神一被脅制，局勢立即變遷，而且屈辱條件一經簽訂，主奴身分隨之確立，這樣就無異於犧牲我們中國自己世世子孫未來的生命，反而去救了敵國的危亡了！

明白了我上面所列舉敵人方面自造失敗自作罪孽的各種事例以後，各位同志就可以知道：這一次中日戰爭如果日本能獲得勝利，那就是世界上一切戰略戰術和所有軍事學說都要根本推翻，甚至一切事物的原則原理，都可證明為無用了，明白今日敵人多方脅制誘降的意義以後，各位同志，就更可以明瞭我們所應該竭力堅持的是什麼？明白說一句；就是要立定決心，不屈不撓，也就是

說我們的精神，絕對不要被敵人所脅制，我們更絕對不能受敵人的欺騙，我們一定要持久抗戰，奮鬥到底，不但使敵人過去「速戰速決」的目的不能達到，而要使他現在「速和速結」的狡謀，成為粉碎，这就是我們今日惟一的方略，這就是敵之失敗，也就是我國勝利的基礎。我鄭重告訴各位同志，這是我以受全國安危重托的統帥地位，十八個月來深切體念而得的結論，特別提出來貢獻我們全會同志的。諸位同志，更應該使全國同胞明瞭我們今天務必要以明歷史為前車之鑑，要知道宋明的滅亡，並不是敵人外族，如何優勢的力量，而完全由於當時政府少數將吏，以及社會士流，意志精神的動搖畏怯，乃至全國人民，受他影響，弄到全局敗壞，不可收拾，我們今天有如此良好的國民精神，有如此深厚的革命基礎，又有我們本黨適合時代的三民主義，只要不自暴自棄，任何力量也不能滅亡我國，今天的事勢很明顯擺我們面前的，就是敵人必然將更兇橫的憑藉其武器兵力，來作孤注一擲的掙紮，我們的方針，卻是很簡單，很明瞭，我們從第二期抗戰開始以來，就要用我們革命的戰略戰術，以更奮勇堅決的抗戰，根本打擊敵人已動搖的意志，已疲竭的力量，很迅速地促起敵人的总崩潰和最後失敗，來完成我們革命的任務。我再告訴我們同志一句話：我們目前如果妄想妥協，希求僥幸的和平，就無異自投羅網，自取滅亡，須知敵國前相近衛上月廿二日發表的所謂調整國交的談話，實在是誘降的文告，而不是講和的條件，如果依此而講和平，老實說就是降服，我們中國國民有志節，有廉恥，有前途，抗戰一年有半，犧牲儘管重大，力量愈戰愈強，凡是我們中華民族黃帝的子孫，為要對得起我們的祖宗父母，對得起後代，對得起自身，對得起無數為抗戰犧牲的先烈，就決無甘心降服之人。

我們今天唯有全力決戰，以必死之心來抗戰，戰到達成目的之日為止。要知道降是生中求死，決無倖生之望，戰則死中求生，且有必生之道。

我現在再就我們中國抗戰自身作一檢討，我可以說不但敵人有必敗之道，而且我國有必勝之理，孫子說：「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要做到不可勝，

當然要我們流血流汗來奮鬥，但我們從歷史、地理、文化、經濟，以及民族精神，各方面來看，拿已往事實來說，我們先天條件上實在有使敵必不可勝的基礎，只要配合上我們人為的努力，必可以戰勝敵人而絕無疑義。

甲、就歷史來說：我曾經說過宋明之亡，是一姓一家朝代的敗亡，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滅亡，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以來，是永沒有被人屈服的，不僅是沒有被人滅亡而已，而且宋明當時朝代的覆亡，也只由於極少數的將吏無膽識，無氣節，只知個人苟且偷安，自私自利，而不顧民族的禍福，以致數百年朝代，整個覆亡，但是那時是君主專制時代，朝廷和民間隔成兩橛，痛癢既不甚關切，人民抵抗力量也一時不能發揮，實際上當時整個民族的精神，是並未受制於外族的，而且是始終與外族侵略者，抵抗到底的，待到民族普遍覺醒以後，雖時隔二、三百年，終能夠攘除夷狄，光復河山。何況現在是以民為主的民國時代，現在國民政府是革命的政府，亦就是國民的政府，革命的政府為民族利益而奮鬥的，亦是為人民利益而存在的，是認識我們自己的責任而不能受人的威脅，是要完成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而絕對不怕武力侵略的。我們今日的抗戰，是政府人民意志精神與力量，交互密合的一致行動，孫子所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這是戰爭取勝開宗明義的第一個大原則，我們這一次對日抗戰，確實能做到這一原則，我們全國一心，上下一志，在國民政府號令之下，老弱婦孺，皆知殺敵自衛，全國軍民皆聽約束指揮，真是所謂「死而無怨」，更無人願出賣祖國世代的生命，而甘作日奴，我國幾千年來所謂「可殺不可辱」的志氣，已經由敵寇的獸行，普遍喚起，所以就歷史來說，中國決無可亡之理，從以往歷史來看今日，由民族意識及時代精神來測驗這次的抗戰，中國更無被人戰勝征服的可能。

乙、就地理來說：我國本有天然足禦外侮的地利，從前長城的建築，就是我先民利用地勢以作禦敵設備的一個偉大的工程，我國面積廣大，東西經度跨有六十五度以上，自南至北有寒溫熱三帶的氣候，所以我國論述軍事的成敗，

就以天時和地利并舉，內地及西部，湖沼縱橫，山嶽錯雜，平原沙漠，無所不備，所以就面積言，過去無論任何外族，皆只能占我一部分一時期而不能永久占我之全部，就是元清兵最盛時代，也只能占到幾個據地，而我們民間反抗的勢力，依舊存在普及於全國，今日敵人僅以七千萬人口，要來吞我人口比他六倍以上的廣大眾庶的國家，要來消滅我具有悠久文化歷史的民族，豈非夢想？至於從現在抗戰地勢言，我國地形復雜，已如前段所說，再配上堅強的民氣和人力，任何武器，皆有窮於使用的時候，所以就地理言，我國又必無被敵戰勝征服的可能。

丙、就文化來說：自有歷史以來，亞洲國家，就只中國有獨立的文化，亦只有中國以文化沾被外族，乃至使進入中國的外族，都受了同化，決沒有任何外來文化，能消滅我國固有文化；至於現代科學，則是世界共有共用的文明成果，但中國文化自然有其獨特的精神，這不必廣為徵引，只看現在我國內地鄉僻民眾，無分男女，遇到敵人，每每有忠義節烈可歌可泣的行為，就可見中國文化力量植基的深厚，敵人要想以不東不西的模擬文化，來消滅我們民族精神，他在許多淪陷區內已經受了不少失敗的教訓，只要我們齊心一志，堅決奮鬥，抗戰愈久，民族正氣，必愈發揚，而且在抗戰期間，將要錘鍊出我們文化更光輝篤實的力量。所以就文化及民族精神言，中國又決無被敵滅亡的可能。

丁、就經濟來說：現在戰爭，起因往往在經濟的掠奪，成敗勝負，也往往以經濟能否持久，為決定的因素。我國是農業國家，正在建設期中，突受暴力侵略，當初原是深可顧慮的一種危機，但是自從開戰至今十八個月中間，不但我們財政基礎沒有受到如何重大影響，而且金融是始終穩定的，後方民眾的生活，更沒有受到戰時的影響，而且大多數省份由於去年農產豐收，消費節約，民間反而顯出充裕的現象，這就是因為我們是農業國家，富有強韌的持久力，不比工業國家容易受到戰爭影響。我們現在進入了第二期抗戰以後，深信戰時經濟，決無問題，我們在抗戰根據地的西南西北諸省，積極的開發國防工業，

中小工業，和礦產林木，以全國的技術人才資本，集中力量來做，必可為國家經濟建設，確立永久的基礎，就是軍需民生，也可不虞匱乏，我們農業國家，戰時經濟持久力的堅韌，這更是敵人所未曾計及的一點，又是敵人一個最大的失敗。所以就經濟言，中國是足可長期抗戰，而沒有被敵屈服的可能！

現代戰爭，不僅應知彼知己，尤需要知道國際形勢發展的方向，敵人不但不認識自己，不認識敵人——我們中國，簡直也不認識時代環境，當然要步步趨於失敗，這一年來的國際形勢，大體說來，表面上雖然是動蕩不安，而其潛伏的主流，總是朝著維護信義和平的方向前進，尤其是歐美幾個民治大國，應付變局，非常謹慎，在民眾方面，排斥侵略，主張公道，一天天的有力，就是他們的政治家，一方面苦心孤詣的想穩定現有的局勢，同時也決不放鬆充實自身力量的準備，從種種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他們在遏止侵略，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最近這種形勢，更是日趨明顯，我們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早已看定世上唯有公理正義的道路，才是人類共循的道路，凡是能自強自立的國家，即使一時困苦犧牲，也是義所當然，久而久之，自然可以得到正義方面的共鳴，就最近國際演變的跡象來印證我們六七年來的觀察，實在是絲毫不爽，這不是我們有什麼先知預覺的本領，我們就是守定總理救國救世革命的立場，所以一切都發乎良知和正覺。同志們必須明白，我們總理畢生革命，救中國亦所以救世界，我們抗戰不屈的國策，就是遵奉這個寶貴的遺教，這是三民主義的革命信徒所應該一致堅決信守到底的。

我們總理常言，中國恢復了民族地位以後，還要對世界負一個大責任，總理在民族主義及各種遺教中又嘗一再訓示「中國是東亞的支柱，是亞洲的大邦，當中國強盛的時候，四鄰安服，衷心歸向，環繞我國周圍的民族，都能保持獨立，和樂共存。」總理更從歷史事實，指出「我們向來未有以經濟力，去壓迫他族……中國的和平思想，到漢朝時已經是很充分」，我們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講互助，求自強，崇尚信義，反對侵略，所以總理又說：「中國強盛了幾千年，

而高麗猶存在，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灭了」。這就是中國向來以濟弱扶傾為政策，自存共存為極則，我們國民革命，就是要發揚我們這個信義和平的道德，促成世界人類共同永久的安寧與幸福。在歐洲戰爭終了的時節，總理起草了一部建國方略，目的是要促成中國產業的近代化，亦就是要為世界資本技術，尋一個極好的出路，免得世界人類，再因爭奪資源市場，而發生慘酷的戰禍，中間最緊要的一句話，就是以「操之自我則存」原則，來利用外國的資本和機器，可惜這個悲天憫人，救國救世的主張，沒有具體實現。反而日本利用歐戰後的時機，步步向我國侵略，九一八以來，我國始終委曲忍痛，尊重和平，敵人繼續擴大侵略，漫無止境，他全不知道現在是「民族自決」和「民族主義」思潮澎湃的時代，小民族尚且要求崛起獨立，世界列強，也都改變過去政治侵略的方式，在這樣的時侯，我們敵人，還妄想以七千萬人口的國家，要來吞滅我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中國，塘沽協定以後，我國立國生存，已到了最低的限度，到了這個地步，日本還要破壞中國生命所係的一線生機，無端起釁，占我平津，這一個最低限度，尚且不許我保存，那是生不如死，存不如亡了。與其雖存猶亡，就只有拼命奮鬥，古語說：「兩軍相遇，哀者勝矣」，我們那時節萬無再不抗戰之理。我們的士氣民心，完全是悲哀憤激，有死無他，這是世上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哀兵」，而我們的抗戰，就不僅為捍衛本國的獨立生存，同時更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國際信義，所以我們這一戰，又是堂堂正正的「義戰」。而敵人無故的侵略中國，乃是師出無名的自殺自殘的「暴戰」。我們在開始抗戰的時候，早已算定今天的一切艱難困苦，甚至比今天還要加深十倍百倍的艱難困苦，但是這一個神聖義務，既加到我們民族的肩頭，我們就必然要排除萬難，以無上的犧牲來達成我們國民革命的任務，我們一定要打擊侵略，要國際條約恢復效力，要公理正義伸張，尤其要以我們的堅決抗戰，暴力橫行之必敗，改移世界全體人類的視聽，永保國際的和平。同志們！必須知道抗戰以前，世上視我國為三等國家之不如，現在我們與一等強國的日本，戰鬥到一年半以上，

尚且不為敵人所戰勝，我們當然不必再畏敵人的暴力，我們的前途雖然還不免有很多的困難，但是抗戰進入了第二期以後，我們確信戰局必然是一天天順利，一天天接近光明，問題全在我們有沒有不屈不撓長期持久的精神，有沒有舉國一致，愈戰愈奮的努力！

由於上面的敘述，各位同志，可以確實認識我國自身支持奮鬥的實力，認識敵國的戰略政策，認識其他方面各種實際情勢與演變的過程，由此體悟到世界一切事物發展的必然性，即可曉然於成敗勝負之數之所在，自古大勇生於大智，我們對抗戰之使命和前途，既有這樣顛撲不破的正覺，就必能自然而然的生出勇往無比的決心和信心。

現在我們抗戰是已經進入了第二時期，無庸諱言的，我們已損失了不少的土地和大部份的交通線，犧牲了同胞不少的生命和財產，被攫奪了無數的產業和資源，可是我們要知道：革命的工作，多半是從平地做起的，我們今後就要以現有的土地、人力、軍力、財力作打算，恢復我們同盟會以前革命先烈，手無寸鐵，毫無憑藉而舉起義旗反抗外族統治的精神，從小處低處極艱難困苦處，腳踏實地，定下具體行動的方案和計畫，定出了方案計畫以後，就要竭我們的心血時力，一條、一字、一句都要切實做到，敵人「宣稱戰爭要百年化」，我們認為抗戰建國的工作，是沒有時限可定的，五年不成則十年，十不成則百年，一天不達到目的，我們就一天不停息。我們怎樣來努力呢？我們要針對敵人的情形來努力，今日的敵人，如孫子所謂「大吏怒而不服，遏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日崩」。我們知道了這一點，就要以我們的統一團結，來對付敵人的驕妄淩亂，以下克上的敗象，我們知道敵人在戰爭期中工業停頓，經濟破綻，日益顯露，我們就要發揮我們農業國家的特長，刻苦節約，堅忍支援，來加深敵人工業國家的弱點，我們知道敵國大欲所在，是要根本毀滅我民族經濟基礎，我們要加緊充實我們戰時一切的建設，培養持久抵抗的力量，以促起敵國社會崩潰的危機。我們知道敵國去年以來，天災流行，風災水災，加以繼續發生不

斷的大地震，使他們國內被迫作戰的民眾，格外受到痛苦和損失，我們就應該利用我們天時地利的優點，加緊農業生產，以對抗天災人禍，不可終日的島國的缺點，我們知道敵國人民痛苦日深，敵國政府，統禦無力，他的朝野上下，反戰意識日濃一日，我們就要真實力行我們的三民主義，來打擊敵人殘民以逞，害人自害的黷武主義。總之，我們今天的要務，是要精神勝物质，以勤儉補缺乏，以加倍努力，補已往的蹉跎，以犧牲的決心，和必勝的信心，來補我們武器和近代軍備的不足。

“同志們更必須認識本黨對於國家的責任，和黨員對於革命的責任，我們在抗戰緊張中，這樣的集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要使這一屆全會，為抗戰第二期定下了確實具體，貫徹到底的方針和計畫，我們自身，也必須在總理遺像之前，确立自身負責盡職，奮鬥到底的誓願，實行黨的決議，尊重黨的紀律，鞏固黨的基業，竭盡黨的使命，我們不必理會抗戰期有多少枝節或困難，我們應該時刻撫衷自問，有沒有盡到我們的責任。世界上決沒有一個自強自立的革命黨而不能領導革命以底於成功的，也決沒有一個有悠久歷史，廣土眾民，基礎深厚的民族，而不能求得完全的獨立平等和自由的。同志們請記「知難行易」是我們的信條，「自力更生」是我們的座右銘，我們只要能行、能幹、能快幹硬幹、苦幹實幹，沒有不成功的理。我今天以最熱烈最真摯的精誠，期望本屆全會的成功，我們抗戰建國革命大業的成功！”（蔣介石文集·演講·以事实證明敵國必敗及我國必勝，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第八章　蔣介石领导浴血奮戰

第一節　淞滬會戰

淞滬會戰是中國抗日戰場上第一次重要戰役，淞沪会战自 1937 年 8 月 13

日晨，日军以日租界和黄浦江上的军舰为基地，向闸北一带进行炮击，我军奋起还击，擴大戰事。因汪精衛的高級機要秘書、日本諜特黃俊把絕密的對日作戰計畫出賣給日本,使淞滬戰役没有達到堅持四個月的戰略目標。

這次戰役，日軍以松井石根大將為總司令，先後投入陸，海，空與特種兵部隊近 30 萬人，動用艦船 130 餘艘，飛機 400 餘架，戰車 300 餘輛，狂妄地宣稱 1 個月內佔領上海。當時的國民政府先由馮玉祥，後由蔣中正（兼）任第 3 戰區司令長官指揮。先後調集中央部隊，廣東，廣西，湖南，四川，貴州，雲南等地部隊和稅警總團，中央軍校教導總隊，以及部分省市保安總隊，總計兵力約 70 萬人，奮勇迎戰。

淞滬會戰挫敗了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意圖，粉碎了他們 3 個月滅亡中國的美夢。是中國從局部抗戰轉向全面抗戰的歷史轉摺點。這次戰役，日傷亡 6 萬多人，被我軍擊毀擊傷飛機 200 多架，艦船 20 餘艘。但是我軍以落後的武器死守被日軍優勢火力控制的戰線，傷亡重大。這次戰役把日軍由北向南的進攻戰略改變為由東向西的進攻戰略，實現了蔣介石的戰略部署，改變了日軍的進攻走向和兵力部署，並為東南沿海地區的工礦企業和戰備物資的轉移爭取到寶貴時間。

1937 年 8 月 16 日，蔣介石決定擴大上海戰事，把北方的日軍吸引到南方。蔣介石再次向上海增兵，並將戰區劃分為左中右三個作戰集團：右翼作戰軍總司令：張發奎上將，指揮第 8、第 10 兩個集團軍；中央作戰軍總司令朱紹良上將指揮第 9 集團軍和第 21 集團軍：左翼作戰軍總司令陳誠上將，指揮第 15、第 19 兩個集團軍。此時，淞滬戰場中方已集結兵力達四十餘萬，幾乎全為中央精銳部隊。為了更有效地吸引日軍，蔣介石還在部下的陪同下經常出現在上海前線指揮督戰。10 月中旬的一天夜裡，蔣介石帶領第 1 預備軍司令長官李宗仁、大本營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等高級將領去淞滬前線。列車行至蘇州近郊，突遇幾十架日機轟炸，滿天照明彈把夜空照耀如同白晝。列車成了敵機攻擊的目標，機車緊急剎車成功，蔣介石等人趕緊下車，鑽進站內，僥倖躲過了敵機，才得

以保全性命。

日軍在上海戰場傷亡慘重，裹足不前。日本內閣首相近衛再次惱羞成怒，指責中國政府侮日抗日之勢愈加高漲，日本政府不得不再向華中增加兵力，以對中國軍隊斷然給予一大打擊，聲稱只有徹底打擊了華中中國軍隊的精銳主力，並使之喪失戰鬥意志，才能迫使中國政府放棄抗日政策等等。日軍統帥部認為由於中國軍隊主力在華中，如不予華中以重兵打擊，則難望達到近衛之政府聲明所提出的目的。決定將主戰場由華北轉到華中。

11 月 7 日，日軍統帥部下令編成華中方面軍，由松井大將充任方面軍司令官，統轄侵華日軍之上海派遣軍和第 10 軍。此時，華中日軍兵力為兩個軍，陸軍九個主力師團和其他直屬特種部隊，以及海軍第三艦隊、第四艦隊和空軍部份，共三十萬兵力以上。而華北此時僅陸軍兩個軍，七個師團的兵力。

為加強華中方面軍統帥力量，日軍參謀本部第三部長塚田攻少將和武籐大佐轉調華中方面軍，分別擔任參謀長及副參謀長，此二人曾積極主張向華中增兵，將主戰場放在華中。實際上，日軍統帥部完全為中國方面的戰略決策所鉗制，在華中擺開了一副大決戰的架勢。到了八年的苦戰之後，他們才知道在戰略佈局上的重大戰略失誤，把自己擺到了被動失敗的一方。

依蔣介石的戰略，淞滬會戰的目的在轉移日軍主力，不使敵軍順利由平津南下直攻武漢心臟地區，國軍己在上海苦守三個月，牽制敵人大軍的目的已經達到，九日下午八時，戰區各部隊既開始撤退。11 月 12 日國軍全部撤離上海，國軍三軍將士前後在上海英勇地與日軍對抗了三個月，是役國軍陸軍共斃傷日軍達六萬餘人，日方承認傷亡四萬多人，國軍空軍擊落日機達八十多架，炸傷日本海軍旗艦“出雲號”，全軍共付出了傷亡近二十萬人的巨大代價。

第二節　南京保衛戰

1937 年 11 月，國軍在淞滬會戰中失利，上海被日本佔領。1937 年 12 月 1

日，日本大本營下達了《大陸命令第八號》“命令：中支那方面軍司令官須與海軍協同，攻克敵國首都南京”，詳細部署則命令按“參謀總長指示”辦。於是，中國方面就此開始準備在上海以西僅 300 餘千米的首都南京的保衛作戰。11 月 8 日，日軍分路直逼南京，11 月 30 日，廣德失守，日軍逆向南京右側背迂回，形成對南京東南至西南面的包圍。南京保卫战从 1937 年 12 月 1 日打响至 12 月 13 日结束，持续时间虽不足半个月，但其惨烈程度当属雨花台战斗，中国军队 6000 余人与四万日军反复拼杀多日，最终中国守军全部壮烈殉国，雨花台失守。

1937 年 12 月 1 日，江陰要塞失守。4 日，日軍完成了對南京東面的包圍。這樣，南京的第一道防線江宁、牛首山、淳化、湯山、龍潭之線已暴露在敵軍面前。

1937 年 12 月 9 日，南京南郊秦淮河畔炮聲連綿不斷。日軍以坦克為前導攻克高橋門，向光華門進逼。夜色中的光華門上，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第一旅第二團團長謝承瑞上校望著遠處一言不發。此時已不用言明，每一個士兵都知道，大戰就要來臨。

10 日上午，日軍佔領大校場的通光營房，炮轟光華門。謝承瑞團長指揮部下依託城牆堅決還擊，並將戰況向教導總隊總隊部彙報。總隊長桂永清中將命令，炮兵團立即入城，設陣地於明故宮，支援謝團。炮火中的日軍依然不斷衝鋒，至下午三時，已推進到護城河一線。晚八時，一支十餘人的日軍敢死隊沖入光華門外城城門洞內。謝承瑞團長向在午朝門督戰的桂永清總隊長建議火燒日寇。獲得批准後，謝團長親率士兵運送汽油到外城箭樓。半夜時分，將汽油灌進城門洞並投下火種。霎時濃煙滾滾，槍炮聲聲。火還未熄，謝團長命令打開城門並率領一排戰士反擊。城門洞中的日寇不是被燒死就是被擊斃。光華門陣地安然無恙，而謝承瑞團長衝鋒在前，被火焰灼傷。受傷的謝團長撤回陣地後又一次向巍然屹立的光華門望去。他保住了光華門，但他不知道就在不遠處的通濟門，71 軍 87 師 259 旅旅長易安華少將已經以身殉國。

通濟門的戰斗是在 10 日下午爆發的。城牆在炮火中傾頹，259 旅的將士們與日軍殊死搏鬥，終因缺口太大，陣地失守。259 旅喘息未定，71 軍軍長王敬久的電話就打到了前線指揮所。命令 259 旅和 261 旅迅速恢復原陣地。易安華旅長手持軍令，沒有半點猶豫就叫通了 261 旅旅長陳頤鼎少將，相約黃昏反擊。儘管他清楚，他的部隊已在幾個月前的淞滬會戰中大傷元氣。

黃昏來臨，暮色中的滾滾硝煙使得天空愈加昏暗。攻擊的信號升空，易安華旅長親率一個加強團向東北方向的敵陣穿插。陳頤鼎旅長率 261 旅兩個加強營由北向南猛攻。日軍前鋒被夾在城牆和 259、261 旅出擊部隊之間，易、陳二部又被夾在日軍前鋒與日軍後援之間。混戰之中，只聽得到槍聲和喊殺聲。戰至深夜，突入之敵被全部消滅。但易安華旅長頭、腰、臂受傷多處大量失血壯烈殉國。年 37 歲。

11 日，日軍的進攻重點轉向中華門外的雨花臺。負責防守雨花臺的是右翼陣地 88 師 262 旅和左翼陣地 88 師 264 旅。從 9 日到 11 日，雨花臺陣地不斷受到日軍的進攻。262 旅和 264 旅憑藉地形殊死抵抗，寸土未失。日寇的進攻在 11 日達到最激烈的程度。日軍的攻勢在源源不斷的增援下絲毫未減，雨花臺守軍的傷亡越來越大。262 旅旅長朱赤少將和 264 旅旅長高致嵩少將手中再也沒有一兵一卒可供投入戰鬥，而且他們沒有任何援軍。戰鬥進行到 12 日淩晨，傷亡慘重的守軍依然牢牢控制著雨花臺。日軍暫停了進攻，調集重炮和飛機轟炸 262 旅陣地。炮火越來越密集，山上的工事在轟炸中成為廢墟，堅守山崗的 262 旅將士們一批批陣亡。炮聲停止後，蜂擁而上的日軍步兵再也沒遇到抵抗。守軍 262 旅全軍覆沒，旅長朱赤少將殉國，年 37 歲。此時 264 旅的堅守更加艱難。日軍在炮火的支援下已沖上陣地，與守軍短兵相接。混戰持續到下午，槍聲和喊殺聲逐漸停息。264 旅陣地失守，旅長高致嵩少將陣亡，年 39 歲。

雨花臺失守，日軍取得了制高點，繼續向中華門進攻。至 12 日，守軍 74 軍 51 師 302 團團長程智殉國。但中華門守軍依然死戰不退。下午 5 時許，南京

衛戍司令長官部召集各軍師長開會，司令長官唐生智下令撤退。撤退令下達後，各軍師長大多未回部隊，失去了指揮的撤退轉瞬間就成了潰退。守軍各部紛紛退向挹江門，形勢大亂。

清涼山憲兵指揮部，憲兵副司令兼首都員警廳廳長蕭山令少將命令分散在各處的憲兵、員警部隊集結撤退，身邊只留下憲兵教導團的兩個營維持撤退秩序。等到蕭山令完成撤退的善後工作到達江邊時已是深夜。此時，還有成千上萬的士兵在望江興歎。蕭山令果斷命令大家尋找一切可利用的東西，迅速過江。在他的指揮下，散兵們紮起木筏開始渡江。突然，中山大道上響起了密集的槍聲，日軍已追了上來。蕭山令見敵軍來勢兇猛，便指揮未過江的散兵向兩側撤退，自己親率憲兵掩護，最終殉國，年 45 歲。

74 军 51 师被部署在淳化镇，58 师负责守牛首山。张灵甫 305 团在天井山防区的淳化镇。主攻天井山的是日军第 6 师团第 11 旅团，战斗第一天，305 团依据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日军留下大量尸体。12 月 4 日，日第 11 旅团团长坂井德太郎命令士兵把 20 多个上海战场被俘的中国女护士捆绑着一字排开放在攻击部队前头，一步步推向中方阵地，以迫使中国军队后退，日军步兵大队紧随这 20 多名姑娘身后向中国守军阵地扑来，到最佳攻击位置，身后的日军士兵突然把姑娘们用刺刀刺死。在天井山主峰的张灵甫气愤至极，他果断下令冲出战壕与敌人拼刺刀，冲锋号一响，战壕中的中国守军愤怒的冲向日军，咆哮的喊杀声和舍生忘死的状态让日军招架不住纷纷后退，这时殿后的重机枪火力趁机追射日军，日军留下大片尸体再次败退。南京战役 305 团士兵视死如归，他们大部分人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保卫南京的战斗中，他们铸就了国军的军魂。

在大多數部隊潰退之時，紫金山教導總隊陣地依然戰鬥激烈，光華門上第二團仍然在竭力反擊。當撤退令下達到第二團時已是 13 日淩晨。教導總隊立即奉命轉移。傷病交加的謝承瑞團長就在此時犧牲在陣地上。年 33 歲。此戰，中國軍隊以 10 萬之眾浴血奮戰，英勇地反擊了日本侵略軍。但日軍以 8 個師團的

兵力分兵進逼，使守軍處於三面被圍。背水一戰的不利地位，加上最後決定突圍又未擬定周密計畫，致使大量部隊困於城內，慘遭日軍殺戮。作戰中，中國軍隊傷亡約 5 萬餘人。日軍進城後，製造了震驚世界的血腥大屠殺。

第三節　太原会战

1937 年夏末，在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指揮下的關東軍察哈爾兵團（後稱蒙疆兵團）在多倫設立指揮部，以四個旅團附有偽蒙軍九個騎兵師由察哈爾（分內蒙古東南部）沿平綏路進犯蒙疆。平漢路之日本侵略軍第五師團在師團長板垣征四郎指揮下，由懷來經蔚縣、淶源向保定策應作戰。

中國方面，國民政府第二戰區以各一部在蔚縣、平型關間及天鎮、陽高進行抵抗，以主力在大同附近集結，準備在聚樂堡與日本侵略軍決戰。日軍自 9 月 5 日向西進攻至 24 日，僅二十天，便佔領了天鎮、陽高、大同、集寧各城市和大片地區。

1937 年 9 月 13 日，日軍獨立混成第 1 旅團未經戰鬥佔領大同後，國民政府第二戰區接著組織平型關戰役，其主力撤至恒山內長城一帶防守，國軍第六十一軍防守茹越口，國軍第三十五軍撤至雁門關陣地，國軍第十七軍、第七十三師及第十五軍退守平型關、團城口既設陣地，國軍第十八集團軍第一一五師進出平型關外，折斷日軍後方供應連絡線。

日軍蒙疆兵團之一部於 9 月 21 日陷商都、豐鎮，續向集寧進攻，其主力攻陷應縣、山陰、左雲、右玉、平魯、涼城等地，再向內長城線進攻，以策應第五師團作戰。28 日突破茹越口，中國守軍第二零三旅旅長梁鑒堂殉國。日軍進陷繁峙，威脅平型關守軍後方，第二戰區各部遂於 30 日夜撤向五臺山、代縣之線，平型關戰役結束。

應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請求，國軍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率蔣介石嫡系部隊第十四軍、第九軍、第八十五師、獨立第五旅等部，由石家莊趕來

太原以北增援。10 月 10 日衛部集中於忻口附近，會合原第二戰區各部，區分為三個兵團。劉茂恩所指揮的國軍第十五軍、第十七軍、第九十四師為右翼兵團。以王靖國為總指揮、郝夢齡為前敵總指揮、陳長捷為前敵副總指揮所指揮的國軍第九軍、第十九軍、第三十五軍、第六十一軍為中央兵團。李默庵所指揮的第十四軍所屬第十師、第八十三師、第八十五師及晉綏軍第六十八師、第七十一師為左翼兵團，歸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衛立煌統一指揮。於 10 月 12 日在忻口以北龍王堂、界河鋪、大白水、南峪之線佔領陣地，進行忻口戰役。

日軍主力于 10 月 8 日後相繼攻陷崞縣、原平，13 日開始向忻口陣地攻擊。中國軍隊堅守陣地，進行反擊，激戰至 14 日，第二十一師師長李仙洲負傷，獨立第五旅旅長鄭廷珍及繼任李繼程接連陣亡，至 16 日，前總指揮兼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壯烈殉國，官兵傷亡極重，戰勢呈膠著狀態。

太原會戰

10 月上旬，日軍第二軍主力向正定鉗擊，形勢嚴重。第一戰區抽出第一軍團、第十四軍團、第三軍、第三十八軍等部，轉用於娘子關佔領既設陣地，歸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竑統一指揮。

日軍攻陷石家莊後，長驅南進。僅以其第二十師團之一部向娘子關進攻，策應其第五師團之攻勢。11 日後進攻井陘、砭驢嶺，中國守軍第三十八軍第十七師迎擊。14 日日军侵入葦澤關、舊關镇，遭到我军迎头痛击。孙连仲第 27 师一部，分兵对关沟之敌三面包围將其全殲，日军第 77 联队队长鯉登被打死。

10 月 21 日，日軍被迫抽調第二十師團全部及第一零九師團一部由冀南回援，第二十師團對娘子關再興攻擊，第一零九師團由橫口車站向測魚鎮、南漳城前進。中國軍隊第三軍及增援之第四十一軍調集未畢，迎擊失利。娘子關側背暴露，退守平定。第二十師團於 26 日陷娘子關，30 日進平定，第一零九師團進至昔陽，平定、陽泉相繼失守，日軍進逼太原。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命傅作義守衛太原。忻口各部隊為免於被圍，於

11 月 2 日夜開始撤退，轉移太原北郊，終以東山失陷，乃渡汾河西撤。娘子關方面撤下部隊到達太原，日軍已對太原形成包圍，只好分路南移或西渡汾河。

11 月 6 日，日軍第五師團和蒙疆兵團向太原陣地進攻，8 日由北城突入，守軍向西山突圍，太原陷落。日軍 9 日陷交城，接連陷祁縣、平遙後停止。中國軍隊退守子洪鎮、韓侯鎮、兌九峪。太原會戰結束。

參加太原會戰的中國軍隊，於會戰結束後，其國軍第十五軍、第十七軍等部轉進于晉東南高平、陽城等地；其第十四軍、第十四軍團等部轉進於翼城、沁水一帶。晉綏軍各部轉進于晉西山嶽地帶，與日軍繼續進行不間斷的戰鬥，直至 1945 年日本投降為止。

太原會戰歷時 2 個月，是抗戰初期華北戰場上規模最大、戰鬥最激烈、持續時間最長、戰績最顯著的一次會戰。日軍參戰總兵力約合 4 個半師團共 14 萬人，傷亡近 3 萬人。中國軍隊參戰總兵力 6 個集團軍計 52 個師（旅）共 28 萬餘人，傷亡 10 萬人以上。忻口會戰大量消耗日軍有生力量，牽制了日軍沿平漢鐵路（北平-漢口）南下的作戰行動。惟娘子關方面防範疏漏，被日軍乘虛而入山西省會太原，雖然最後會戰以失利告終，但太原會戰是八年抗戰中，華北規模最大的一次對日會戰。太原會戰中光忻口戰役就傷亡日軍約兩萬人，創造了華北殲滅日軍人數的最高紀錄，從此國軍在華北的正規戰爭宣告結束。

第四節　徐州會戰

1937 年 12 月，侵略華東的日軍侵佔南京後，第 13 師北渡長江，進至安徽池河東岸的藕塘、明光一線；侵略華北的日軍第 2 集團軍從山東青城、濟陽間南渡黃河，佔領濟南後，進至濟甯、蒙陰、青島一線。日本大本營為打通津浦鐵路（天津-浦口），使南北戰場聯成一片，先後調集 8 個師另 3 個旅、2 個支隊（相當於旅）約 24 萬人，分別由華中派遣軍（1938 年 2 月 18 日由華中方面軍改編）司令官畑俊六和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指揮，實行南北對進，首

先攻佔華東戰略要地徐州，然後沿隴海鐵路（蘭州—連雲港）西取鄭州，再沿平漢鐵路（北京-漢口）南奪武漢。中國軍隊由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先後調集 64 個師另 3 個旅約 60 萬人，以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地區，抗擊北線日軍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鐵路南段，阻止南線日軍北進，以確保徐州。

徐州会战使敵人的戰略企圖徹底破滅，為我國後來長江方面的抗戰保存了精銳力量，對後來長江方面的持久戰和最後勝利的取得，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義。可以說，從台兒莊大捷到徐州的大突圍，是蔣介石整飭軍紀、紮穩陣腳之後，砍出的漂亮的兩板斧。

1938 年 4 月 7 日，台兒莊戰鬥剛結束，侵華日軍前線指揮官電告大本營：徐州地區有一股中國軍的強大集團，據可靠情報，該集團約五十餘師，六十餘萬人，幾乎全部為蔣介石的精銳部隊。陸軍統帥部頓時驚喜若狂，認為這是報台兒莊之仇的一次難得戰機。

杉山陸相當即向天皇報告，強烈主張發動徐州會戰。他說：「對於集中在徐州方面的中國軍予以痛擊，可以收到挫傷敵軍抗戰意志的巨大效果……就能使武力解決中國事變、促使蔣政權屈服投降，邁出決定性的一步，亦要挽回我軍在台兒莊的不良影響。」

天皇見報，頓時喜出望外，當即定案圍殲徐州中國軍隊。4 月中旬，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和華中派遣軍，集結精銳部隊十三個師團，約三十萬人馬，配備各種重武器，輔以飛機數百架，採取南北對進，側翼迂迴的戰術，分六路向徐州施行包圍進攻，企圖以速戰速決的手段包殲中國軍隊主力於徐州附近。

日軍分南北兩大作戰兵團。南路兵團為華中派遣軍所轄第 9、第 13、第 116、第 106 四個師團。北路兵團由華北方面軍八個師團組成：計有第 5、第 10、第 16、第 110、第 103、第 104、第 105、第 14 等師團，以及山下酒井兵團各一部。南路兵團總指揮為羽源田之助將軍，北路兵團總指揮為第 2 軍司令官西尾壽造將軍。

中國軍隊總指揮官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上將，他將徐州地區守軍分為五個作戰兵團。淮南兵團：指揮官李品仙。兵力為第 20、第 10、第 48 三個軍；淮北兵團：指揮官廖磊。兵力為第 31、第 7、第 77、第 68 四個軍和區壽年的左側支隊；魯南兵團：指揮官孫連仲。兵力為第 30、第 42、第 51、第 41、第 44、第 60、第 22、第 75 九個軍，外加四個獨立師；隴海兵團：指揮官湯恩伯。兵力為第 59、第 92、第 2 三個軍；蘇北兵團：指揮官韓德勤。兵力為第 57、第 89、第 69 三個軍。另外，在徐州地區未編進以上兵團的部隊，還有第 12、第 55、第 32 等五個軍。

4 月中旬。北路日軍一股，向徐州東北面進攻。孫連仲兵團等部在峰縣、向城、邳縣等處同敵激戰。4 月下旬。北路另一股日軍向臨沂、郯城、大埠、北勞溝等處進攻。守軍張自忠等部拚死抵抗，給敵以沉重打擊。5 月上旬。南路日軍開始北上，相繼攻佔徐州南面的龍元、蒙城、宿縣，並攻陷徐州西邊的黃口車站。包圍並切斷了徐州西南面的退路。5 月中旬。北路又一股日軍從濮陽強渡黃河，進入魯西地區。迅速攻佔了鄆城、菏澤、金鄉、魚台等要地。該地區雖有孫桐萱、龐炳勳、商震等部隊，但在廣闊的魯西平原上，無險可守，日軍得以快速推進。該路日軍與南路日軍相呼應，自西北方向向徐州壓來。

此時，日軍對徐州的大包圍業已完成，正從四面八方向徐州突進。5 月中旬，在武昌軍委會蔣介石瘦長的軀體長久地佇立在巨大的軍用地圖前。地圖上，代表日軍進攻的紅色箭頭，已經圈住了徐州。蔣介石一邊在地圖前踱步，一邊口授給李宗仁的十萬火急電令；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軍委會著令你部力避決戰，撤離徐州，火速突圍。

李宗仁根據蔣介石的電令，立即將部隊分成五路，分別突圍。5 月下旬，各路大軍按順序按命令的路線，全部安全撤離抵皖西、豫南地區。劉汝明第 68 軍，完成掩護任務後，根據蔣介石的命令，放棄徐州城，巧妙地跳出日軍數十

萬大軍重圍，安全轉移。5 月底，各路日軍撲進徐州城，這才發覺這裡只是一座空城，連中國軍隊的一個人影也沒見著。日軍發動的徐州報復作戰，歷時一月餘，在外圍作戰中，付出死傷三萬多人的代價，佔領了徐州空城，其戰略企圖徹底破產。

會戰結束後，橋本群將軍帶著大本營派遣班的高參們，垂頭喪氣地回到東京，向天皇和杉山陸相報告：「我軍雖以主力自徐州以西切斷了中國軍隊的退路，將徐州地區鐵桶般地包圍起來。但總計約五十個師的中國軍隊，於 5 月中旬突然從西南方向跳出我軍重圍。戰果之微出乎意料！」連長期臥底國民黨軍隊、專事策反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中共解放軍將領郭汝瑰，在回憶錄中對徐州會戰亦有如下評論：「我」五六十萬大軍，離心退卻，竟沒有一個師遭敵人殲滅，且向敵後退卻的部隊，都如入無人之境，事後安全而歸。足見敵人雖構成戰略包圍態勢，然而地廣兵稀，到處都是空隙。「我軍」在國內作戰，有人民協助，化整為零，隨時可以安全脫險。

日軍在徐州的報復作戰撲空，天皇和陸軍部更加惱怒，決心集中大軍進行一場規模空前的大進攻，以攻佔蔣介石在中原的大本營武漢。

台兒莊大捷

從 1938 年 3 月 16 日開始至 4 月 15 日結束。戰役由滕縣戰鬥、臨沂附近戰鬥、台兒莊戰鬥和日軍的潰退，中國軍隊的追擊作戰等部分組成。在歷時 1 個月的激戰中，中國軍隊約 29 萬人參戰，日軍參戰人數約 5 萬人。中方傷亡約 5 萬餘人，斃傷日軍約 2 萬餘人。它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堅定了全國軍民堅持抗戰的信心。

1938 年 2 月，日本大本營為打通津浦鐵路，使南北戰場聯成一片，先後調集八個師團另三個旅、兩個支隊約 24 萬人，分別由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煙俊六和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指揮，實行南北對進，計畫首先攻佔華東戰略要地徐州，然後沿隴海鐵路西取鄭州，再沿平漢鐵路攻取武漢心臟地區。1938 年 3

月 23 日，日軍 1 千餘人，在重炮戰車的配合掩護下，向台兒莊發起進攻。24 日，日軍援兵趕到，向我守軍陣地猛衝。蔣介石當即電令李宗仁，迎頭痛擊骄横之敵，務求取勝。第二天，蔣介石偕同白崇禧等人親臨台兒莊前線督戰。當時，在台兒莊地區的中國軍隊已有孫連仲第 2 集團軍，湯恩伯第 20 軍團，川軍孫震部第 41 軍，張自忠第 59 軍，龐炳勳第 40 軍等部數十萬人。為了使會戰穩操勝券，又令集結於武漢附近的黃傑、桂永清、俞濟時、宋希濂、李漢魂各軍火速向徐州地區增援。

蔣介石坐鎮徐州督戰。3 月 27 日和 28 日，台兒莊戰鬥異常慘烈。蔣介石在電話上對李宗仁厲聲喊道:「命令部隊死守台兒莊，若丟失陣地，軍委會將嚴懲戰區司令官及所有旅以上長官！」

在战斗的关键时刻，52 军军长关麟征主动向汤恩伯请战出击，为台儿庄大捷凸显了西北军英勇杀敌的形象。

參加台兒莊會戰的將士，從李宗仁到士兵莫不恪盡職守，浴血死戰。計參戰的部隊有中央軍、西北軍、川軍、桂軍、山東軍等各派系，但令出一處，行動統一。如果說台兒莊會戰是正面戰場第一次大勝利，不如說是中國自民國以來，第一次全國軍隊的真正統一的大血戰。

台兒莊會戰於 3 月 23 日開始，4 月 7 日結束，中國軍隊取得勝利，摧毀敵第 5、第 10 兩個精銳師團主力。日軍只承認傷亡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四人；李宗仁向蔣介石報告：殲敵二萬餘人。

自對日作戰以來，在戰事節節不利的形式下，首次在台兒莊打了一個勝仗，國人的精神為之振奮，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这次战斗的成果震惊了世界，也使得歐美各國對中國軍民刮目相看。

第五節　蘭封會戰

台兒莊戰役勝利後，為了策應徐州會戰，國民政府軍委會調集了大量精銳

部隊置於蘭封、商丘、碭山之間的隴海鐵路附近。土肥原師團於 5 月 12 日渡過黃河後，繼續向南突進，意圖佔領蘭封，消滅隴海路東段中國軍隊主力，並攻佔鄭州。15 日，該師團在曾縣兵分東、北兩路，向隴海線要點攻擊前進。

為了將土肥原師團消滅在內黃、儀封、民權之間，蔣介石下令第二戰區發動蘭封附近的會戰。其部署如下：李漢魂指揮東路軍，由歸德（商丘）西進；桂永清指揮西路軍，由蘭封東進；孫桐萱第 3 集團軍和商震第 20 集團軍組成北路軍，在定陶、菏澤、東明、考城附近斷敵退往黃河北岸的歸路。此部署意在從東、西、北三個方向合力夾擊土肥原師團，將其一舉殲滅。

中國軍隊開始向日軍土肥原師團發動全面進攻。經激烈戰鬥，收復了內黃。日軍主力 6000 余人向西南的楊固集、雙塔集逃竄。宋希濂指揮部隊猛攻儀封，日軍棄寨而去。

5 月 23 日，宋、俞兩軍又奪回了西毛姑寨、楊樓、和樓等村莊，給敵人以沉重打擊，日軍被殲 1000 多人。日軍第 14 師團集中力量向楊固集、雙塔集地區攻擊。此地區駐守著極優勢的精銳部隊，並配備了邱清泉指揮的戰車營和裝甲車連，阻敵西逃，可謂以逸待勞。然而，在日軍的攻勢下，桂永清指揮連連失誤，致使連失馬集、孟效集。第 27 軍陣地被突破，桂永清競率領所屬部隊退向開封、杞縣，令第 88 師接替第 106 師防守蘭封。第 8 師師長龍幕韓在桂永清退走後，也在 23 日夜擅自棄城逃走，使之成為無人防守的空城，致使日軍於 24 日不費一槍一彈而佔領隴海路上的戰略要地蘭封。這樣，中國軍隊攻勢毀於一旦，日軍得以擺脫圍殲厄運，並據守蘭封至陳留、黃河南岸之線頑抗。隴海鐵路被完全切斷。

蘭封失陷，使開封、鄭州面臨日軍的威脅，-蔣介石十分震怒，下令槍斃龍慕韓，以圖重振軍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為此制訂了反攻蘭封、圍殲土肥原師團的作戰計畫，決定由薛岳任第 1 兵團總司令，指揮胡宗南、李漢魂、俞濟時、宋希濂、桂永清各部於 25 日晨發起全線進攻，由西向東包圍蘭封、羅王寨、

三義集、曲蘭集一帶的日軍第 104 師團。

5 月 25 日，薛岳指揮豫東兵團對日軍發起猛攻。當晚即奪回了蘭封車站，26 日，又奪回了羅王車站，27 日，第 71 軍在攻佔蘭封週邊許多要點後收復了蘭封。日軍第 27 旅團的殘部向三義寨逃去。羅王車站和蘭封的收復，使隴海路恢復了通車，被隔斷在商丘附近的 42 列滿載物資的火車得以撤回鄭州。日軍第 14 師團主力 6000 余人收縮至三義寨附近，被豫東兵團所包圍，但據守反抗。

豫東各部隊未能在限定時間即 26 日拂曉之前攻殲蘭封之敵，戰局進展不大，對此，國民政府統帥部流露不滿。27 日，焦慮中的蔣介石親下手令，訓斥各將領，並提出希望，“茲限電到，立即反省，振起精神，戴罪圖功，並限儉(28)日以前嚴督所部將敵完全殲滅，以贖前愆，如再敷衍，頑忽因循，決不姑寬”。

日軍于 28 日向第 27 軍陣地反擊，桂永清又一次“獨斷命令各部隊向固集、紅廟間地區轉移陣地，沿途拋棄無線電機及武器彈藥，情形頗為混亂”。

5 月 28 日，蔣介石又下達手令“務請毅然決心，速抽 6 師以上兵力在側後方作預備隊，而指定李鐵軍、李漢魂、俞濟時三軍負責掃清當面殘敵。

28 日，中國軍隊曾攻人三義寨，但經一夜激戰受挫，到 29 日，攻勢仍無進展。

從 5 月 25-29 日的 5 天內，蔣介石、程潛、薛嶽等人每天都發出好幾道手諭或電令，敦促各將領“立即反省，振起精神，戴罪圖功”，甚至還懸賞 20 萬大洋以鼓舞士氣，但仍未有效。戰後，軍委會將丟失蘭封、商丘的桂永清、黃傑二人撤職查辦，以警示其他將領。中國方面以精銳部隊 13 個師近 15 萬人，竟未能殲滅已被圍困的土肥原師團近 2 萬人，不能不值得中國軍隊思索。

第六節　武漢會戰

亦稱武漢保衛戰，是抗日戰爭中一次大規模戰役。在蔣介石統帥下，超過一百萬國軍防守武漢，以抗擊由畑俊六指揮的日本帝國陸海空裝備上占絕對優

勢的三十萬有生力量。武漢保衛戰苦戰四個半月，以中國軍隊主動撤出武漢而宣告結束。武漢會戰使日軍有生力量遭到嚴重打擊，隨著戰線的延長，日本越發感到兵力不足，被迫轉為戰略防守，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

日本侵略者妄图攻占武汉，控制中原，进而支配整个中国。1938 年 6 月后，中日双方在武汉外围展开大战。日军以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为总指挥，分兵 5 路进犯，另派波田支队及海军陆战队协同海军第 3 舰队沿长江西上。我军为保卫武汉，由第 9 战区司令陈诚指挥，依托幕阜山，九宫山，庐山等山脉构筑陆地防守；在江北，由第 5 战区司令李宗仁指挥，依托大别山，富金山等山脉构筑陆地防守；并在马当，湖口，武穴和田家镇等江防要塞设防。

日軍攻克南京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但將大部份政府機關和軍事統帥部留在了武漢，使武漢臨時成為當時全國軍事、政治、經濟的中心。

南京失守後，1937 年 12 月 13 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即擬定了保衛武漢的作戰計畫。先後調集約一百三十個師和各型飛機二百餘架、各型艦艇及佈雷小輪三十餘艘，共一百萬余人，利用大別山、鄱陽湖和長江兩岸地區有利地形，組織防禦，保衛武漢。由國軍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所部負責江北防務；國軍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指揮所部負責江南防務。另以第一戰區在平漢鐵路的鄭州至信陽段以西地區，防備華北日軍南下；第三戰區在安徽蕪湖、安慶間的長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東地區，防備日軍經浙贛鐵路向粵漢鐵路迂回。

1938 年 7 月，日本開始進攻武漢週邊廣大地區。負責武漢作戰的日軍總司令為煙俊六大將，投入陸海空三軍三十五萬兵力，另以新增調四十萬大軍配合作戰。調動飛機五百餘架，軍艦一百二十餘艘，作戰經費竟高達三十二・五億日元。據戰後發現的日軍文件證明，連日本本土僅留的一個近衛師團，也待命隨時增援武漢大戰。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文件也說：“陸軍為漢口作戰傾注了全力，沒有應變之餘力”。

6 月初，在武昌軍委會辦公室。蔣介石萬分焦慮地踱步。武漢面臨的情況非常嚴重。東邊。華中日軍正沿長江水路發動強大攻勢，蕪湖、安慶之戰。守軍接連失利，倍感兵力不足。北邊。華北日軍第 14 師團和第 11 師團，在攻佔蘭封之後，繼續西進，已撞開開封重鎮的大門。同時，日華北方面軍主力第 2 軍，也輕易突破中國第 8 軍歸德防線，分兩路大軍，從隴海路南側向西推進。鄭州岌岌可危。一戰區長官司令部和主力各部，為免遭強敵殲滅，已從鄭州工區退到京漢鐵路線以西。

鄭州即失，武漢以北千里大平原，已無險可守。按照日軍現在的進攻速度，幾天或十來天之內，就可進抵信陽，迫近武漢重鎮。蔣介石現在才洞悉日軍統帥部的戰略意圖。那麼，他的軍隊目前狀況如何呢？用於武漢會戰的主力，亦是從徐州突圍的那五十個精銳師。這些部隊經過台兒莊會戰和徐州會戰的拚搏消耗，已經十分疲憊，部隊減員後也沒來得及補充休整。目前，他們仍未擺脫日軍南路兵團的尾追，正從蚌埠地區跨過淮河，然後沿淮河南側，準備千里強行軍，向信陽地區集結。日軍靠機械化運兵，千里出擊，時間迅速，戰力不減，而中國軍隊全靠兩條腿趕路，勞師千里，已疲憊不堪，很難立即投入戰鬥。如勉強或被迫應戰，戰鬥力要大打折扣，武漢會戰就必敗無疑了。現在，蔣介石第一需要的是時間。他至少需要兩個月至三個月的時間，使他的部隊喘口氣，稍稍恢復一下戰鬥力；需要時間，將這支剛從千里之外撤回的部隊，進行必要調動佈署，使之在部署的位置上有效地阻止日軍進攻。還有，需要時間對民眾進行動員和作好後勤保障的儲備，將武漢地區的重要物資向後方疏散，包括政府機關、社會團體、工廠和難民向後方的搬遷。蔣介石深知，死守武漢只對日軍有利。日軍目前正處在鋒芒銳利階段，往往利用中國軍隊死守城池，而將其聚殲，徐州會戰就是一個例證。武漢之戰必須打，而且要狠打；武漢重鎮要守，而且要高喊死守。但這只是為了吸引日軍，並大量消耗其戰力。蔣介石推開窗

戶，望著遠處滔滔向東的長江，心情並沒為之激動和輕鬆。他面臨著兩種選擇和兩個結局：

第一種選擇：強大的日軍兵團從北面平原席捲而來。他選擇被迫應戰。結局：他的疲憊不堪的軍隊，將被敵人一鼓而殲之，長江正面戰場將無力再戰，也沒軍隊再戰了，等著他的是戰敗投降。

第二種選擇：強大的日軍從北方平原席捲而來，他選擇避戰，將武漢地區的部隊向西南撤退，以保存實力。結局：日軍將輕易佔領華中大片土地，日軍由於未受大的消耗而佔領武漢，將憑其野心和慾望，再向西南進攻，中國軍隊處於繼續潰退和最後被打敗的危險之中。突然他想到，採用水淹戰術，決開黃河大堤，用黃河之水阻擋北方日軍。早在一個月前，陳果夫呈上一份報告，提出在河南武陟縣的沁河口附近掘開黃河北大堤，讓黃河水去淹北岸的日軍。陳果夫的理由是：黃河水對於守衛南岸的中國軍隊和守衛北岸的日軍，都是一大危險的東西。如果日軍先打開南大堤，則我軍將被水淹。慨是如此，不如來個先下手為強，趁日軍尚為動手時，打開北大堤。現在，蔣介石的桌上堆著一大疊建議決堤放水的電文、報告。他隨手翻閱著，認真思索各電文上提出的決堤理由。此時，陳誠等人來見，一致竭力主張立即決開黃河大堤，阻敵西進南下。蔣介石感到別無它法，乃定下決心。委員長侍從室主任林蔚，立即密電第一戰區長官部決堤放水。程潛等的就是這道命令，現在既有上峰命令，便立即放心大膽地幹了起來。一戰區長官部召集黃河水利委員會及有關河防軍政人員會議，研究掘堤問題。最初選在中牟縣境內的趙口，令 20 集團軍所部第 53 軍的一個團執行這項任務。於 6 月 4 日上午六時開始行動。後第一戰區長官部把這任務交經給新編第 8 師師長蔣在珍。蔣師長帶著參謀人員到現地勘察，把掘堤地點另行選在鄭州以東不遠處的花園口。蔣師長的提案，得到軍方和黃河水利委員會有關專家同意，認為在此處決口，可使黃河之水向東南而行，經過中牟、尉氏、扶溝、華西（西華），周家口各縣境而注入淮河，可以達到阻敵南進的戰

略目的。蔣在珍用了兩個團的兵力，在黃河大堤上五十米的寬度開挖口子。1938年6月9日上午9時。震驚中外的黃河決口掘就。在黃河決口前，兇惡的侵略軍之第14、第16兩個師團各一部人馬，分由兩路攻入中牟、尉氏、新鄭，並已切斷鄭州以南的平漢鐵路線。該兩路日軍被黃河水切斷退路，被我一戰區部隊全殲。日軍輜重彈藥亦損失較重。第2軍主力各師團此時正好推進到開封以南地區，突然新黃河遮斷去路，只好望洋興歎。

此後，蔣介石又接連下令國民政府和河南、陝西等省，作好接收、安置、救濟黃泛區災民的工作。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國民政府宣傳部門紛紛開動宣傳機器，將這一事件強加到日本人頭上。黃河決口，雖造成了泛區人民財富的很大損失，卻造成了從鄭州至蚌埠地區的長約一千多裡的大地障。日軍自北南下包圍武漢的計劃完全破產。進攻鄭州的日軍第2軍主力，不得不改變計劃，掉過頭來，沿著漫長的黃河泛區東北面艱難地繞行，向合肥地區集結。至8月底，才從黃泛區南面（淮河南側）向信陽方向進攻。這一過程，使日軍進攻武漢的時間，推遲了近三個月。同時，使日軍原計劃利用淮河為水運交通，向信陽進攻的目的破產。

華北日軍向中央陸軍部報告，中國軍隊為了阻止我軍進擊，6月上旬於鄭州東北掘開黃河堤防，使黃河水向東南溢出，採取了水淹戰術。形成了經由牛牟、尉氏、周家口、潁州連接淮河的大地障。由於新黃河的泛濫，情況嚴重，看來以主力從北方席捲武漢似有困難。因此，日軍總的戰略計劃也被迫更改。即以主力從北方席捲武漢，改變為以主力沿長江進攻武漢。

6月中旬，蔣介石在漢口召開軍事會議，研究武漢會戰的戰略方針。經過認真回顧自蘆溝橋事變以來，中、日兩軍交戰的各次大戰役，分析了敵我兵力和作戰方針，從而確定了中國軍隊進行武漢會戰的戰略和作戰指導方針：

第一、各有關戰區積極出擊，牽制日軍力量；

第二、在鄱陽湖以東迎擊日軍，並相機與敵決戰；

第三、在武漢外圍佈置重兵，鞏固武漢核心。在大別山、九宮山、幕阜山、廬山等山脈配置重兵，構築完善堅固陣地。同時，沿長江兩岸的丘陵湖沼和江防要塞加強兵力，以遲滯日軍的進攻；

第四、各部隊要把重點放在外翼，爭取我軍行動主動，以達到消耗和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總的戰略方針確定之後，蔣介石立即調兵遣將，部署會戰。由於日軍主力從長江東面而來，蔣介石則以長江為界，將中國軍隊劃分為南北兩個大的戰場。

江北戰場。以二十三個軍為基幹兵力，由第五戰區司令部總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主力配置於大別山西北面的信陽、商城地區；另將一部兵力配置在大別山以西的長江北岸一線。

江南戰場。以二十七個軍為基幹兵力，由武漢衛戍司令部總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指揮。主力配置於武漢以西的長江南巖沿線。

南岸是日軍進攻的重點，因此是武漢會戰的主戰場。

蔣介石傾其空軍全部戰力，計戰鬥轟炸機 100 餘架，全部投入會戰。海軍全部，戰艦 40 餘艘，亦全部投入會戰。

蔣介石豁出去了，將凡能動用的部隊全部調用武漢參戰，總計五十個軍，一百二十九個師，一百一十餘萬兵力。

1938 年 6 月 11 日，日军溯长江西上，进攻安庆，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7 月 26 日，日军攻陷九江，我军第 29 军团退守庐山两侧，全歼日军第 145 联队．10 月上旬，薛嶽兵团又歼敌 4 个联队，挫败日军突破南浔路的企图。在长江以南，长江沿线和长江以北地带，皖西及豫东南等各战场，我军官兵英勇抵抗，在马当，瑞昌，万家岭，马头镇，田家镇，固始等战斗中，将士浴血奋战。但，由于我方单纯防御，逐次使用兵力，防线一再被攻破。蔣介石下令：限 8 月 15 日以前，駐武漢三鎮的各機關團體、廠礦、企業、學校，全城居民一律撤退到重慶、昆明、宜昌、湖南、西安等地。只留他的軍事指揮機關——國民政

府軍事委員會在武漢指揮作戰。蔣介石深感此次決戰之慘烈，於一切佈置就序之後，拖著有些疲睏的雙腿，站到中央廣播電台的話筒前，向全世界和全國同胞悲壯地發表聲明說：「中國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壓迫到最後限度，中國軍隊為了民族之生存，決心在武漢地區與日軍決一死戰。抗戰以來，已經作戰的經過，足以證明在陣地戰上我軍力量之堅強，將士作戰之勇敢無比。此在上海與魯南各陣地戰中，皆足證明。「我軍此次作戰，將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進退為重，而在於自動的選擇有利的作戰地區，達成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在這裡，蔣介石「保衛大武漢」的目的，僅在於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富金山阻击战，10 天的战斗，我军一个师消灭日军 4000 多人。1938 年 9 月，武汉会战打响近三个月，急于穿越大别山，直取武汉的江北日军，在富金山遭到了宋希濂部的顽强阻击。一连六天日军在富金山下寸步难进。9 月 7 日，日军集中全部兵力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当时宋希濂指挥所设在一座名叫“妙高寺”的古刹内，这里是战场附近的制高点，距离主战场不到两公里。为了鼓舞部队的士气，宋希濂让所有将士都能看到指挥所，看到军长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炸弹多次落在指挥所内，但是临危不惧的宋希濂始终坚守在一线。经过整整 8 天激战中国守军伤亡惨重。整排整连忠勇官兵牺牲在战壕中，散兵坑中。虽然日军偷袭未能成功，但已占领了富金山一半阵地。中国守军 10000 多人伤亡到仅剩 2000 人，伤亡超过五分之四，在这种情况下 36 师官兵还在奋力坚持。9 月 9 日，发生了让宋希濂和 36 师官兵大吃一惊的事情：在每分钟都落弹数十发的富金山，在战斗打响的第九天，宋美龄冒着炮火来到了富金山前线，她一身戎装沿着战壕一路慰问，鼓励一线战士。谁都知道这是极危险的，随时都有被炮弹击中丢掉性命。宋美龄的到来让前线将士们无不感动流泪。

连续 10 天的战斗，36 师守军已经弹尽粮绝，战斗激战到下午 4 时，36 师仅剩 800 人还能战斗，宋希濂流着眼泪撤出了战场，战斗结束后，日军从富金山将 4000 多具尸体拉至叶家集火化。

10 月 24 日　武漢戰場，江北面：日軍第 3、第 10 師團和騎兵第 4 旅團，從信陽南下，分別攻佔了應山和安陸地區；第 13 師團攻到了宋埠；第 16 師團攻到了麻城；第 6 師團攻到了黃陂；第 116 師團一部協同海軍，從水路進到了武漢東面近郊。　江南面：波田支隊沿長江南岸直逼武昌城下；第 9 師團插入賀勝橋；第 27 師團推進到了鹹寧地區。日軍已從北、東、南三麵包圍武漢城。炮聲震憾著武漢三鎮。蔣介石仍穩坐在武昌軍委會。蔣介石在 10 月 22 日決定放棄武漢。他同將領們討論戰局時說：「武漢的廠礦、機關、團體、學校、難民等等都已按計劃撤退完畢，這裡只是一座空城。我軍戰略企圖已達到。而且日軍突然在廣州登陸，威脅我華南後方。因此，武漢的戰略地位已失重要性，如我軍勉強保持，則最後必失，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全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抗戰與最後勝利之根基。」但是，蔣介石自己卻遲遲不願意離開武漢。他確實擁有不怕死的軍人性格，具有同將士風雨同舟的統帥風度。在陳誠以統帥安全為由，一再對他強烈地催促下，24 日夜裡，蔣介石才同夫人宋美齡戀戀不捨地離開了他那被日本飛機炸得稀爛的武昌軍委會，乘專機離開武漢去湖南。

10 月 25 日武漢失守。武漢會戰，中日雙方軍隊在縱橫千里的戰線上，激戰五個月，日軍投入幾十萬兵力，會戰期間，已無力再向武漢增援兵力。

武漢保衛戰，是抗日戰爭初期最大的一次戰役，國軍英勇抗擊，斃傷日軍 4 萬多人，其中包括將校級軍官近 7 百人。日軍雖然攻佔了武漢，但是其速戰速決，迫國民政府屈服以結束戰爭的戰略企圖並未達到。而國軍在整個武漢大會戰期間，雖然未能保住武漢地區，但是實現了蔣介石預定的消滅日軍有生力量的目的。日軍“發動攻略漢口之戰，使其成為戰爭一決雌雄的最大機會”企

圖再度落空，從此不得不陷入蔣介石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持久抗戰”的泥沼裡不能自拔，直至戰敗投降。

第七節　隨棗會戰

以武漢、九江為基地的侵華日軍第 11 軍四面都受到中國軍隊包圍，特別是受第九戰區和第五戰區南北夾擊，經常疲於奔命。為了確保對武漢的佔領，第 11 軍極欲對第五、第九戰區的中國守軍進行毀滅性打擊。

只是苦於兵力不足，加上經過武漢會戰，兵力疲乏，久久沒有付諸行動。進攻南昌是日軍在武漢會戰後期的既定決策。1939 年 3 月底，第 11 軍分兵佔領南昌後，戰線拉長更覺兵力不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也洞察到日軍的困境，命令第五戰區加緊準備在 4 月中下旬發動“春季攻勢”，第九戰區會同第三戰區準備反攻南昌。

就在第五、第九戰區調整部署，積極準備執行攻勢作戰的時候，日本第 11 軍的兵力發生變化，新編成的第 33、第 34 師團奉命編入第 11 軍序列，預定 6 月以後替換第 9、第 16 師團回國。這樣，在四五月間，第 11 軍便轄有了 9 個師團、1 個混成旅團的兵力，臨時增加了機動兵力。同時，日軍也得知湯恩伯第 31 集團軍將由江南調往江北和中國軍隊將於 4 月發動春季攻勢“的情報。第 11 軍在攻佔南昌、武寧後，基本上解除了第九戰區部隊對九江及長江航道的威脅後，岡村寧次即決定先發制人，利用新兵到來之機在第五戰區發動攻勢之前進攻隨縣和棗陽，以期消滅該地區中國軍隊主力。

4 月，第五戰區根據軍事委員會發動“春季攻勢”的命令，正向隨縣以南安陸、應城、天門及平漢路南段的信陽、廣水、花園等地發動攻勢時，知日軍調動頻繁，在應山、安陸附近集結較大兵力，有向戰區腹地發動進攻的跡象，於是在 4 月 25 日下令停止“春季攻勢”，調整部署，做抗擊日軍進攻的準備。

5 月 1 日，日軍第 11 軍司令官岡村甯次指揮 3 個師團，1 個騎兵旅團共計

12 萬餘人的兵力，沿襄（陽）花（園）公路和京（山）鐘（祥）公路向五戰區防地隨縣、棗陽地區大舉進犯。五戰區以 40 多個師計 20 余萬人迎戰。雙方在隨棗地區展開廝殺。

日軍按計劃首先向五戰區左集團軍的左翼發動進攻，第 3 師團自應山．襄花公路出發，一舉突破李品仙部第 84 軍徐家河以東警戒陣地，繼續向西北的郝家店、塔兒灣攻擊。同時向高城方面的第 13 軍張軫部攻擊。第 84 軍臨危不亂，英勇抗擊。日軍連續猛攻，並多次施放毒氣。雙方激烈爭奪，陣地失而復得六七次。

因襄花公路沿線均為平原，日軍充分發揮了機械化部隊的威力，中國軍隊因無充分補給，且缺乏重武器，無法抵禦日軍的猛烈攻擊。但廣大官兵士氣高昂，據壕死守。血肉之軀終無法抵抗日軍坦克、大炮，守軍傷亡慘重。日軍坦克經過之處，戰壕幾乎全被壓平，守壕士兵大部犧牲。但由於中國軍隊的奮力抗擊，日軍進展遲緩。直到 5 月 6 日，日軍才在戰車部隊和優勢炮火支援下突破塔兒灣、高城一線，逼進隨縣。由於湯恩伯部未從桐柏山側面出擊，傷亡慘重的第 84 軍無友軍支援，隨縣在 7 日失陷。

5 月 5 日，第 13、第 16 師團與騎兵第 4 旅團從京山、鐘祥、黃家集附出發，向大洪山西南麓至襄河左（東）岸間發起猛攻，迅速突破長壽店、水溝及附近陣地。第 59、第 77 軍節節抗擊，逐次向北轉移；原在襄河西岸的部隊則渡河增援，側擊日軍。但日軍在強大炮火掩護下推進甚快，於 8 日攻佔棗陽，將第五戰區左、右兩集團軍割裂開來，對左集團軍已構成夾擊之勢。此時，日軍急令駐信陽的第 3 師團鈴木支隊迅速佔領桐柏一帶，崗村寧次企圖對桐柏山、大洪山的中國軍隊主力實施大包圍。

5 月 10 日，在各路日軍構成合圍之前，五戰區左集團軍主力第 84 軍、第 13 軍等向方城、泌陽轉移，第 39 軍等部則在大洪山內展開遊擊。日軍捕捉到中國軍隊主力，便繼續向西北追擊，於 5 月 12 日攻佔唐河、南南，但遭第五戰

區地方部隊牟庭芳部和第 2 集團軍的反擊，不得不退出南陽，向後收縮。

此時，第 2 集團軍 5 個師已由河南臨汝全部到達南陽、唐河至桐柏一線集結，第五戰區乃及時轉入反擊。湯恩伯會同第 2 集團軍孫連仲部從豫西南下，出擊唐河一帶。

日軍因連續作戰 20 天，部隊疲憊，兵力分散，傷亡消耗較大（日軍統計為 2450 人），未能達到捕捉第五戰區左集團軍主力的目的，在中國軍隊反擊下，被迫於 5 月 13 日、14 日開始後撤。第五戰區利用有利態勢，尾隨追擊和側後阻擊，給日軍以重創。至 5 月 22 日，第五戰區先後收復唐河、棗陽、桐柏，逼近隨縣。24 日，日軍除佔領隨縣縣城外，其餘均退回駐防地區，恢復會戰前態勢。第五戰區各部隊轉入休整。

隨棗會戰後，日軍認為已給第五戰區以有力打擊，於是開始準備進行長沙會戰，力圖再給南面的九戰區以有力打擊。9 月，岡村甯次集合 18 萬人會攻長沙。第九戰區以 40 多萬人迎戰，挫敗了日軍佔領長沙的計畫，取得第一次長沙會戰的勝利。

第八節　三次長沙會戰

第一次長沙會戰；是 1939 年 9 至 10 月間我軍第九戰區對日南侵採取的一次方略性戰役。

1939 年 9 月，日軍為鞏固武漢佔領區，消滅國軍第九戰區部隊主力，由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甯次指揮四個師團、二個支隊及海軍、航空兵各一部，共十餘萬人，採用分進合擊的戰術，進攻長沙。國軍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嶽指揮十五個軍、一個挺進軍，共二十餘萬人，計畫利用山嶽江河有利地形，誘敵深入，分散日軍，將日軍引向江西、湖南的崇山峻嶺，斷絕日軍補給，然後將其包圍殲滅。九月十四日，日軍的第一〇一師團的一〇二旅團，與第一〇六師團主力，組成東路軍開始進攻在江西北部的國軍陣地。由於國軍有意誘敵深入，

因此日軍在開始階段的進攻相當順利，但就是捕捉不到國軍的主力，這越發使得日軍急於大膽的進兵。但是，好景不長，當日軍進入江西、湖南地形極其複雜的幕阜山地區時，突然遇到國軍強烈的抵抗，國軍向日軍猛烈反攻，並切斷了日軍的補給線，日軍一〇六師團頓時陣腳大亂，國軍四面合圍，第一〇六師團差點被圍殲，只得全力突圍。這時，國軍精銳第七十四軍在江西北部全面出擊，使東路日軍更加驚慌失措。面對江西、湖南錯綜複雜的地形及國軍的全力圍攻，東路日軍損失慘重，與自湖南南下的日軍會師合力進攻長沙的計畫自然完全破滅了，東路日軍開始撤退，退出了日軍進攻長沙的戰鬥序列。東路日軍的退出戰鬥序列，嚴重影響了日軍集中兵力在湖南與國軍主力決戰的計畫。9月18日，日軍第六師團與奈良支隊從嶽陽沿粵漢鐵路南下，向新牆河北岸發起進攻。國軍第十五集團軍副總司令關麟征指揮第十五集團軍憑藉新牆河陣地工事及河流湖泊等自然屏障進行頑強攻擊，逐次抵抗，消耗敵人。廣大國軍官兵奮不顧身，前僕後繼，英勇抗擊日軍。在雷公山草鞋嶺防守的國軍第五十二軍一九五師史思華營，在奈良支隊步兵、炮兵、戰車、飛機的瘋狂進攻之下，死守陣地，打退了日軍的一次又一次進攻。當全營傷亡過半之際，一九五師師長覃異之電令史思華：“如無法支持，不得已時可向東靠”。史營長斬釘截鐵地回答說：“軍人沒有不得已的時候”，史思華營堅守陣地五晝夜，最後全營官兵壯烈犧牲。9月23日淩晨，日軍第六師團在稻葉四郎中將親自指揮下，用八十多門大炮向關麟征手下大將張耀明率領的國軍第五十二軍的新牆河陣地猛烈轟擊，隨後日軍步兵在七步塘附近強渡新牆河。當日軍行進到河中央時，國軍所有輕重武器一齊開火，日軍象割草般的倒在水裡，聯隊長山村治雄大佐也斃命，日軍退了回去。隨後，日軍的十多架轟炸機飛臨新牆河上空，對國軍陣地狂轟濫炸。之後，日軍開始了第二次強渡，國軍從被炸毀的工事中重新奮起阻擊，又將日軍擊退。日軍八次渡河強攻都慘敗而回，稻葉四郎中將氣極敗壞，下令大量施放毒氣，毒氣順風向越過新牆河飄到國軍陣地上，日軍趁國軍對付毒氣侵害時，渡過了

新牆河。9 月 26 日，日軍猛攻汨羅江南岸，第五十二軍和第三十七軍頑強阻擊日軍之後，撤出陣地，將日軍引到國軍在福臨鋪、栗橋、三姊橋一帶的設伏區。9 月 28 日，日軍第六師團及上村支隊受到國軍伏擊，損失慘重。

第一次長沙會戰阻擊階段的作戰，日軍傷亡慘重，國軍損失也不輕，關麟征部僅連排軍官就犧牲六百人。在殲滅了日軍大量有生力量以後，關麟征以傑出的軍事才能，率領二十萬大軍主動後撤，在日軍的瘋狂進攻下，全軍軍紀嚴明、井然有序的進行有條不紊的撤退。十月二日，關麟征指揮部隊退至長沙週邊的金井，路口佘、永安市、撈刀河等地。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趁此機會命令所有參戰部隊全線反擊，對日軍實施反攻和追擊作戰，使日軍逐步落入了國軍的合圍圈中。岡村寧次見情況緊迫，遂在國軍的合圍完成之前，下令湖南日軍分頭撤退。國軍在追擊作戰中，克復全部在戰役中失陷的城鎮。10 月 14 日，進攻長沙的日軍，全部退回進攻前的位置，雙方恢復戰前態勢。

戰後，岡村寧次對軍部報告《關於迅速解決日華事變作戰方面的意見》中承認：“敵軍抗日勢力之中樞既不在於中國四億民眾，亦不在於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於包括若干地方雜牌軍在內之二百萬抗日敵軍，而只在於以蔣介石為中心、以黃埔軍官學校系統的青年軍官為主體的中央直系軍隊的抗日意志。只要該軍存在，迅速和平解決有如緣木求魚。”

第二次長沙保衛戰

1941 年 9 月，日軍集結十五萬餘人，海軍艦艇二百餘艘，飛機百餘架再犯長沙，我守軍第九戰區部隊迎戰，戰役歷時一個月，對此戰果第九戰區認為，我軍堅守長沙不失而迫使日軍潰退，故此戰為大捷：日方則提出此作戰方案是以消耗中國實力，給重慶政府重壓為目的而非攻佔長沙，因此日方以較少的損失實現了其戰略目的。

由於在第一次進攻長沙時日軍一個師團差點被圍殲，使日軍第十一軍再也

不敢小瞧第九戰區了，失去了進攻第九戰區的戰鬥信心。第十一軍第二任司令官園部和一郎於一九四零年將第十一軍攻擊方向轉向國軍第五戰區，造成國軍第三十三集團軍司令官張自忠在南瓜店壯烈殉國。一九四一年三月，圓部和一郎在江西发動上高會戰失利，日軍第三十三、三十四師團損失慘重，園部和一郎被撤職。之後，阿南惟幾中將出任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官，阿南是一個打仗極其兇狠，深受日皇裕仁以及宮內女眷欣賞的將領。新官上任三把火，阿南一上任，便開始打國軍第九戰區的主意，調集兵力，準備進攻長沙。阿南善於冒險，他抽調了第十一軍六成以上的兵力，準備利用日軍強大的火力優勢，集中兵力于長沙正面，強攻長沙。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開始攻擊大雲山的國軍，火力空前猛烈，殺氣騰騰，直撲長沙週邊。國軍仍然採取誘敵深入的方法，大軍源源不斷的開向長沙週邊，但並不與日軍強力交戰，只是儘量將日軍引向湖南的崇山峻嶺。

國軍部隊一個接著一個的在長沙週邊與日軍周旋，有力的分散了日軍進攻長沙市區的兵力，增加了堅守長沙的時間。加之阿南本來就想殲滅國軍主力與長沙週邊，因此也樂於被國軍牽著鼻子走。日軍的第四師團，曾一度攻入長沙市區，日軍的第三師團，也曾攻到南方的株州，但在守衛長沙城的國軍第七十九軍猛烈反擊下，日軍由於缺乏足夠的攻城兵力，始終無法佔領整個長沙城。

時間一天天過去了，國軍終於抓住了破敵的機會。由於日軍第十一軍六成以上的兵力被薛嶽部隊拖在長沙週邊，就使第十一軍原來的防地兵力空虛。國軍第六戰區司令官陳誠及時抓住了戰機，他發現駐守宜昌的日軍第十三師團兵力，被抽走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因此決定調集第六戰區國軍主力，全力強攻宜昌。

9 月 26 日，國軍向宜昌發動猛攻，炮火猛烈，殺聲震天，第十三師團長內山英太郎中將見宜昌被國軍四面強攻，根本不是僅僅做做樣子，因此急向阿南以及日本中國派遣軍司令部求救。宜昌的戰略地位及其重要，它即可以威脅重

慶，又切斷了兩湖糧倉與大後方的聯繫，同時攻佔宜昌是日本天皇裕仁親自下的作戰命令，假如宜昌被國軍奪回，第十三師團全軍覆沒，則對日軍的對華作戰信心將是極大的打擊，阿南的烏紗帽自是不保，同時日軍中國派遣軍司令部也拖不了幹係。因此阿南顧不得即將垂手可得的長沙城，在接到司令部無論如何也要保住宜昌的命令後，即下令在湖南的日軍立刻全力向宜昌撤退。

薛嶽及時抓住戰機，指揮第二十六軍、第七十四軍等六個軍在長沙週邊大舉反擊，第四軍、第二十軍、第五十八軍也南渡汨羅江，南北夾擊，尾追敵軍。日軍第十一軍損失慘重，狼狽逃竄。第二次長沙會戰，面對日軍水陸空並舉的攻勢，我軍應戰匆忙，且往來密電多次被日軍截獲，雙方在新牆河、汨羅江、撈刀河之間展開激戰，日軍一部曾一度突入長沙城，對於此戰的結果，中日雙方的記載分歧較大。

第三次長沙會戰

為打通粵漢線，日軍發起了三犯長沙的攻勢，中國守軍以“天爐戰法”應對。此番長沙會戰，中方統計敵軍官兵遺屍五萬六千九百餘具，而據日方統計，傷亡僅有六千餘人。不論真相如何，此次大捷告成之日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1941 年 12 月，日軍大本營指示駐武漢的第 1 1 軍司令宮阿南惟饑中將：重庆方面以大集團軍向廣州背後方面移動，企圖牽制我軍，大本營期望你軍發動一場果敢的攻擊，以牽制敵軍。阿南決定向第九戰區發動進攻，旨在牽制中國軍隊增援香港。阿南以第 1 1 軍主力第 3、第 6、第 40 師團和獨立混成第 9 旅團，以及澤支隊，配以飛行第 44 戰隊和軍直炮兵、工兵、戰車和海軍艦隊部隊，從岳陽方面向長沙進攻。同時，命令第 34 師團再加一獨立旅團從南昌方向在南潯路一帶佯攻。12 月 23 日。阿南發出進攻命令。12 月 24 日。第 6、第 40 師團從新牆河北岸發動進攻；第 3 師團、獨立第 9 旅團和澤支隊隨後投入戰鬥。日軍來勢兇猛，意在創造一個大陸上的勝利奇蹟，與太平洋上的奇蹟相媲美。

第 9 戰區司令長官薛嶽對日軍的進攻不屑一顧。在這之前，九戰區曾與第

1 1軍進行過兩次大會戰，薛某早已摸透了眼前這匹「野驢子」的脾氣，成功地總結出了他的“天爐戰法”。“天爐戰法”即後退決戰。根據長沙地區的地形特點，在後退中創造“天爐”，即徹底破壞道路，中間地帶實行空室清野，在伏擊地區縱深配置兵力，以逆轉敵我戰鬥力對比。待敵侵入決戰地區之後，從四面八方以強大火力聚殲之，猶如天然巨爐熔鐵，將敵燒為灰燼。

薛嶽擺下了“天爐”陣。這次薛嶽仍然採用誘敵深入的方法，國軍在進行象徵性抵抗後，即著手後撤，準備尋找戰機。同時，薛嶽將重炮兵旅放在嶽麓山，建立了可攻擊全城的炮兵陣地。為確保徹底擊敗日軍的攻勢，蔣介石特命第四、七十三、七十四、九十九軍四個軍緊急回防第九戰區。

12月31日，日軍第三與第六師團攻入了長沙市區，國軍與日軍爆發激烈巷戰。阿南惟幾見部隊攻入了長沙城，就搶先報告日軍總部，聽到消息，日本舉國歡騰。不料，國軍拚死抵抗，與日軍糾纏於肉搏和巷戰中，時間一長，日軍給養不足，戰力不支。這時，嶽麓山上國軍的重炮大顯神威，國軍利用重炮可以轟擊全城的優勢，向攻入長沙的日軍進行猛烈的轟擊，日軍佔據哪裡，國軍的重炮就轟到哪裡，炸的日軍鬼哭狼嚎。同時其它各路國軍將日軍的補給線切斷，使日軍逐步陷入彈盡糧絕的境地。面對這種境況，日本的舉國歡騰便成了一個世界範圍的笑話。這時，回防第九戰區的國軍，己進入長沙週邊。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國軍開始全線反攻。日軍第十一軍攻不陷長沙，補給又被切斷，後方又被進入長沙週邊的國軍打擊，開始呈現崩潰跡象。但是阿南惟幾並沒有注意到這種危險情況，反而讓部下加緊猛攻。十一軍的參謀長木下勇少將，以及全體的參謀這時已發現日軍如不立即撤退將全軍覆滅。因此集體向阿南惟幾提出反對意見，阿南只得下令撤退。這時，國軍已經圍攻了過來，日軍慌不擇路，到處找渡河口逃竄，狼狽不堪。日軍第十軍之第六師團，在潰退中，被國軍圍住，幾乎彈盡糧絕，靠空軍的支援及第九混成旅團的幫助，才脫離了危險。日軍第十一軍對國軍第九戰區完全失去了戰鬥信心，兩年多的時間裡不敢

再對長沙發動任何的攻擊，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更被日本人譽為“長沙之虎”！整個會戰，日軍死傷共為：五萬六千九百四十四人，被俘一百三十九名。

第 27 集團軍總司令楊森的部隊在打掃所轄地區戰場時，因日軍屍體太多，無法處理，便令平江、長沙、湘陰三縣出動民工若干，挖了三個大土坑，將日軍屍體集中掩埋，一個坑即有數仟具屍體。楊森派人在坑旁立上石碑，上刻“萬人坑”三字，以作標記。

此次長沙會戰的勝利，是自珍珠港事件以來，同盟國軍的第一個大勝利。英國《泰晤士報》評道：“十二月七日以來，同盟國軍唯一決定性之勝利系華軍之長沙大捷。”，倫敦《每日電訊報》刊文：“際此遠東陰霧密佈中，唯長沙上空之雲彩確見光輝奪目。”，美國記者福爾門實地採訪湘北戰場後，撰文報導：“中國第三度長沙大捷，證明了一個原則，那就是中國軍隊的配備若能與日軍相等，他們即可很輕易地擊敗日軍。”，日軍中央統帥部認為，此次慘敗，使部份將士的必勝信念發生了動搖，需要年餘始能恢復。

中國軍隊在長沙的出色戰鬥，提高了蔣介石在同盟國中的威望。當長沙會戰還在緊張進行的時候，羅斯福即電蔣介石，建議將中國和英屬緬甸、法屬印度支那劃為中國戰區，成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1 月 3 日，蔣介石復電美國總統，表示願意就任此職。當日，同盟國宣佈了蔣介石就任中國戰區最高統的決定，並委任美國陸軍中將史迪威為聯合國軍計劃參謀部參謀長，兼任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協助蔣介石指揮中國戰區的部隊作戰。長沙大捷的二十二天，美國政府宣佈：給中國五億美元的貸款，以援助中國抗戰。美國如此慷慨地出錢援助中國，主要原因在於四年多來的戰爭證明，中國人特別能戰鬥。這對於拖住日軍，緩解西、南太平洋美軍壓力，完成“先歐後亞”的同盟國軍事計劃，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美國政府宣佈貸款予中國的當天，羅斯福致電蔣介石。他說：“中國軍隊對於殘忍侵略者的抵抗，喚起了美國人民和一切其他愛好自由的人民最崇高的讚揚。中國武裝與非武裝人

民在將近五年裡實行堅決的抵抗，以反對在裝備上遠為優越的敵人，他們面對巨大的差異所表現出來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使其他聯合國家的戰鬥人員與人民全都受到激勵……”

第九節　桂南會戰

1939 年，全国抗战已经进入第 3 个年头，中国依然继续抵抗，毫不气馁。日军首脑认为，中国并无现代化的军需工厂，又在各处战场损失了大量武器。然而，新锐的武器仍陆续出现于各战场。不用说，这是欧美所供给，经过越南而运到中国内地的，中国所持有的完全是源源不断的外援，这条路如果不切断，则日本的泥足只有愈陷愈深。因此，日军决心发动桂南战役，攻占南宁，掐断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海外补给线——桂越公路，並在南寧地區開闢其海軍向內陸作戰的航空基地，1939 年 11 月 15 日，日軍在欽州灣登陸．中國當地守軍進行抵抗後退守防城，欽縣今欽州。日軍主力登陸，16，17 日連陷防城，欽縣，並分兩路向南寧進犯．東路沿小董，百濟，西路沿欽邕公路，次日佔領南寧。12 月 1 日，日軍陸，空協同，向南寧以北的高峰隘陣地猛攻，我守軍傷亡甚大，陣地失陷。在昆侖關方面，我守軍苦戰後失去陣地，轉移至賓陽，黃圩地區。

鑒於南寧在戰略上的重要性，我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調集重兵，並以部分空軍戰車部隊支援，決心以反攻作戰收復南寧。北路軍由徐庭瑤指揮，從賓陽方面向昆侖關進攻；東路由蔡廷鍇指揮，從靈山，陸屋向邕江南岸及邕欽路作戰，阻止日軍的增援，西路由夏威指揮，向高峰隘攻擊，並阻擊南寧出援之敵軍。經過反復激戰，昆侖關終為我軍攻克。日軍殘部退守九塘。

1940 年 1 月上旬，日軍由粵北抽調兵力到桂南進行反撲。1 月 27 日，日軍由南岸突破邕江，進佔永淳．我守軍與日軍展開激戰，克復永淳。到 2 月 8 日，日軍相繼攻陷昆侖關，進佔賓陽，上林武鳴等地。此時，日軍兵力分散，後方空虛，補給困難，時時遭受攻擊，遂於 2 月 9 日起開始南撤。我軍乘勢不斷給

日軍以打擊。至 11 月 30 日，先後收復龍州，南寧，欽縣，鎮南關（今友誼關）。歷時一年的昆侖會戰結束。

昆侖關保衛戰

1939 年 12 月 4 日日軍第 5 師團今村中將，命令該師團所屬號稱「鋼軍」的第 21 旅團，在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指揮下，攻佔了廣西戰略要地崑崙關。

為了打通對於我國接受外援至關重要的桂越國際交通線，蔣介石親自赴柳州督戰，決心收復南寧，先後調集十四個師、一百架飛機，由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指揮，分兵三路發起反攻南寧戰役。12 月 18 日，國軍發起全面攻擊，北路軍主力國軍機械化第五軍由杜聿明指揮，負責收復戰略要地昆侖關，“昆侖關大捷”就是北路軍獲得的。

在整個昆侖關大戰中，日軍第二十一旅團的兩個主力聯隊第四十二聯隊和第二十一聯隊被全部殲滅，第二十一旅團已經名存實亡。國軍除擊斃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之外，還擊斃了第四十二聯隊長、接任中村的代旅團長扳田元一大佐，第二十一聯隊長三木吉之助大佐，副聯隊長生田滕一，第一大隊長杵平作，第二大隊長官本得，第三大隊長森本宮等，日軍班長以上軍官被擊斃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士兵被擊斃四千人，被俘一百餘人。在 1939 年的最後一天裡，中國軍隊以重大代價，全殲了崑崙關守敵，奪回了崑崙關。

今村中將向統帥部報告：「在此地帶上（指崑崙關），蔣軍比任何方面空前英勇，值得我軍表示敬意。」

1940 年 1 月初旬。日軍第 21 軍安籐吉將軍決定對崑崙關的中國軍隊來一次意想不到的奇襲，以奪回崑崙關。遂由廣東境內調兵西進。1 月中旬，日軍大本營為支援第 21 軍的南寧奇襲作戰，下令從關東軍調來兩個飛行中隊，配置於華南。1 月 22 日，近衛混成旅團和第 18 師團等部，分別在七塘和南寧以南集結完畢。此時，白崇禧、陳誠、張發奎等人已擬好崑崙關防守作戰方案。但是，日軍在中國軍隊尚未部屬就緒，後續部隊亦正在向崑崙關開進之時，突

然發動反攻。日軍機群連續出動，對崑崙關及其附近中國守軍進行突擊轟炸，又對向崑崙關運動的中國軍隊進行阻擊。由於中國軍隊後續部隊未及時趕到，崑崙關地區守軍倉促應戰，左右兩翼薄弱點很快暴露於敵前。日軍主力在一週內，如狂風掃落葉似地連續攻陷了崑崙關西邊的武鳴、思隴；北面的賓陽、鄒圩、上林等地，切斷了崑崙關後路，在清水河流域一帶，與守軍對峙，震撼了整個黔桂後方。

2 月 3 日。崑崙關失守。中國守軍受到沉重打擊。陳誠、白崇禧等人馬上更變兵力部署，加強兩翼，側擊敵後。以一部兵力佔領左側要點，企圖阻敵北進，以主力由貴賓路方向迂迴出擊，企圖切斷北進之敵的後方交通線。但是，日軍此次行動，旨在奇襲反攻，誓報「鋼軍」被殲滅之仇。他們以突然的行動發動閃擊戰，達到重創崑崙關中國軍隊之目的後，在中國軍隊大舉反攻之前，於 2 月 10 日，突然掉頭南下。除第 5 師團等部仍留守南寧和附近主要據點外，主力則於欽州灣安全登船遠去。

2 月 24 日。中國軍隊第二次佔領五塘和崑崙關在內的戰略要地。第 5 軍軍長杜聿明中將在巍峨的崑崙關上，建立了一座「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以永遠悼念和呼喚，為抗战流盡了最後一滴血，而長眠在崑崙關上的二萬七千零四十一名將士的亡靈。

第十節　棗宜會戰

1940 年年初，中國方面所發動的冬季攻勢和對南寧昆侖的反攻，使日軍感到中國方面保持著很強的抗戰意志和作戰能力。為進一步掃蕩武漢週邊，並對中國軍隊的“冬季攻勢”進行報復，1940 年 5 月 1 日第 11 軍發起了攻佔棗陽、襄陽、宜昌等地的作戰，史稱“棗宜會戰”，日本稱“宜昌會戰”。

4 月 10 日，日本大本營批准了第 11 軍的作戰計畫，但對攻佔宜昌後是否長期佔領並沒有明確指示。接替岡村甯次任第 1 1 軍軍長的園部和一郎將所屬

7 個師團、4 個旅團各以小部兵力留置現地擔任守備，盡可能多抽出主力投入進攻作戰。中國派遣軍司令部從長江下游抽調了兩個支隊（相當於旅團）配屬給 11 軍，此外還調來海空軍各一部協同作戰，參戰兵力近 20 人。棗宜會戰就成了武漢會戰以來日軍在正面戰場所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戰鬥。

5 月 1 日，日軍在第 11 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中將和第 13 軍司令官藤田進中將的指揮下，分三路進犯：第 3 師團和第 40 師團石本支隊由信陽、明港向桐柏山、唐河進犯；中路第 39 師團和池田支隊由隨縣沿襄花公路向襄陽進犯；第 13 師團由鐘祥沿漢水東岸北上向棗陽進犯。

中國守軍在各自陣地與日軍激戰近一周時間，但終於被日軍突破防線。李宗仁迅速變更部署，決定以一部兵力固守桐柏山、大洪山，戰區主力則速向左右兩翼外側移動，爭取在外線反擊。5 月 7 日，第 3 師團佔領唐河，第 13 師團北進至王集，第 39 師團進抵隨陽店，對棗陽構成合圍之勢。各路日軍之間空隙較大，守軍逐次抵抗後，在日軍包圍圈尚未合攏時及時轉向外線。只有第 84 軍第 173 師在棗陽附近掩護主力轉移、遭日軍圍攻。

5 月 10 日以後，孫連仲、湯恩伯率部由北向南，張自忠、王纘緒率部由南向北，江防軍右集團各一部由西向東，將日軍第 3 師團、13 師團分割包圍在襄東平原。日軍傷亡慘重，陸續向東北撤退。中國軍隊跟蹤追擊、側擊，在 5 月 16 日一度克復棗陽。

第 33 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本來率部防守襄河以西。5 月 6 日，當日軍攻破第五戰區第一道線，直撲襄陽、棗陽時，張自忠毅然率領預備 74 師和軍部直屬特務營渡河參戰，截敵後路同時阻敵西進。

6 日，第 59 軍其他兩師已經奉命赴河東與日軍作戰。渡河後，張自忠指揮第 33 集團軍 5 個師的兵力截斷隨棗公路，堵住日軍南退和西進的去路。第五戰區其他部隊也奉命相機轉入反攻。

日軍截獲中國軍隊情報，獲悉張自忠部的具體位置。5 月 10 日，園部和一

郎決定：集中第 13、第 39 師團的兵力，反擊張自忠集團軍，令在新野以南第 3 師團撤至棗陽附近，掩護後方。張自忠率部渡河後一直在同日軍激戰，沒來得及與另外四個師會合。在優勢日軍圍攻下，第 74 師漸漸不支。

16 日下午，第 74 師和總部特務營僅剩下百余人，張自忠多處受傷，最嚴重一處是右胸中彈，雖血流如注，他仍從容指揮殺敵。到下午 4 時，部隊僅余隨從數人，張自忠負傷 6 處，自知難以生還，便勸隨從突圍，旋即佩劍自戕。彌留之際，張自忠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力戰而死，自問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可告無愧，良心平安！"待援軍第 38 師趕到時一代名將張自忠已戰死沙場。此戰，所部 2000 余名官兵也幾乎全部陣亡。張自忠是抗戰時期中國軍隊中殉國的最高級別將領。

5 月 31 日，經過短期休整，並得到了軍需和人員補充的日本第 11 軍從宜城以北和襄陽東南強渡漢水，向宜昌方面進攻。

6 月 6 日，沙洋、荊門相繼失陷。9 日，日陸空軍聯合猛攻，突破中國軍隊右翼陣地，中國軍隊退至宜昌週邊陣地，激戰數日，中國軍隊傷亡甚重。12 日，宜昌陷落。17 日，中國軍隊乘日軍撤退之機曾收復宜昌。日軍匆匆撤出旋即又立刻回師再次攻佔了宜昌。

日軍在棗宜會戰中雖佔領了宜昌，但未能解決中國軍隊對武漢的威脅，中國軍隊仍在江陵、宜昌、當陽、鐘祥、隨縣、信陽以北一線與敵對峙，頻頻出動部隊襲擊日軍後方補給線。日軍在兩個月的會戰中傷亡一萬多人。為了確保宜昌，大本營不得不增派第 4 師團從東北到武漢增援。

國民政府為拱衛重慶，屏障四川，重設了第六戰區，防禦鄂西、湘西、川東等地，司令長官陳誠，所轄部隊有第 33 集團軍、第 29 集團軍、江防軍和第 18 軍等。

棗宜會戰，中國也遭受巨大損失，軍隊傷亡達 5. 6 萬多人；日軍佔領宜昌後修建飛機場轟炸四川大後方，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棗宜會戰還丟掉了鄂北、

鄂西江漢平原富裕的產糧區，以致第五戰區不得不以鄂北山區為根據地。

第十一節　豫南會戰

1941 年 1 月，日军为消灭豫南地区我军第 5 战区主力部队，以华中派遣军第 11 军为主，在华北方面军一部配合下，纠集步兵 7 个师、骑兵 1 个旅、战车 3 个团的兵力，在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分左、中、右 3 个兵团，准备向豫南发起进攻。

第 5 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決定採用避實擊虛的戰略，留少數兵力正面抗擊，主力轉向兩翼，待日軍進攻兵力分散之時，從其兩側及背後圍殲之。

國军一部在平漢路西平附近阻擊日軍，另一部在日軍後方截斷交通，以主力預伏于方城、泌陽以東及上蔡、汝南一帶，伏擊向堰城、舞陽北進之日軍。日軍快速出擊，於 26 日攻佔確山、邢店、高邑、泌陽一線。27 日，推進至駐馬店、汝南、沙河店、龍王廟一線。

29 日，沿平漢路及西側快速北進的中路日軍，由於中國軍隊已撤出沿線地區，使其尋找守軍主力的企圖落空。日軍左、右兩路兵團分別受到國軍第 13 軍和第 85 軍的攻擊，損失較大。31 日，日軍變更部署，將中央第 17 師團一部向左右兩翼迂回，其一部由遂平經上蔡向右旋回，企圖與汝南北進之右路第 40 師團南北夾擊第 85 軍；中央第 17 師團則由遂平分兩路經西平向舞陽方面迂回；左路第 3 師團主力也向舞陽推進，企圖南北夾擊第 13 軍。國軍第 85 軍和第 13 軍在日軍完成合圍之前，分別向葉縣、郾城及沙河以北地區轉移，使日軍再次撲空。與此同時，國軍第 2 集團軍從泌陽、唐河及其以北地區向舞陽日軍後方攻擊，切斷其後方聯絡線。此時，日軍由於側背受到中國軍隊攻擊，正陽已被我軍克復，後方交通受到威脅，遂於 2 月 1 日開始回撤。

日軍側背受擊，決戰計畫一再落空，即改變作戰計畫。2 月 21 日，日軍第 3 師團除留一部于舞陽對北警戒外，主力向鎮平、南陽轉進；另分兵經象河關

向泌陽轉進，企圖夾擊國軍第 2 集團軍。國軍第 13 軍乘機反攻，克復了保安寨、舞陽，續向方城追擊。4 日和 5 日，日軍第 3 師團先後攻陷南陽、唐河。國軍第 59 軍進行反擊，6 日克復南陽。日軍第 17 師團轉進至象河關附近，遭到我第 68 軍截擊，傷亡甚重，7 日向信陽方面退卻，國軍一路追擊，殺傷大量日軍。

另一方面，豫東、皖北之日軍為策應豫南方面作戰，於 1 月 25 日分路向太和、界首前進，並以飛機連續轟炸鄭州、洛陽、郾城、葉縣、舞陽等城市和部隊。國軍第 92 軍與騎兵第 2 軍在渦河、淝河、沙河之線英勇抵抗。戰至 2 月 5 日，雙方傷亡均重，日軍攻陷太和、界首。中國軍隊固守沙河、黃氾頑強抗擊。7 日，日軍先後退回原駐地。11 日，全線恢復戰前態勢，會戰結束。

此役共斃傷日軍 9000 餘人。此戰中國軍靈活應用利用避實擊虛的策略給予日軍重大打擊，終使其包圍殲滅國軍主力之企圖，以失敗告終。日軍此役的徒勞無功，使得其華中方面兵力繼續在北線受到牽制而難以專心對付中國九戰區，也就是長沙方面的國軍；這對後來兩次長沙會戰的結果有大影響。

第十二節　上高會戰

上高位于锦江的上游，俯瞰赣东平原。日军占领上高，既有助于进攻长沙，又可以凭此进攻赣南。一九四一年三月，日军调集了第三十三师团、第三十四师团及第二十混成旅团，共约六万五千人，由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采用分进合击战术，分南、北、中三路向上高扑来。

國軍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羅卓英，集中第四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三、第七十四軍五個軍共十萬餘人的兵力在上高週邊設置阻擊防線，並時刻準備合圍有可能孤軍深入的日軍。往次會戰，敵我兵力對比為一比六，而上高會戰中，敵軍出動五萬餘人，我軍六萬餘人，人數大致相當，而我軍的裝備軍械水準與日軍相差甚大，在沒有飛機、大炮、戰車的支援下十餘日便大勝日軍，击斃敵軍少將指揮官岩永、大佐聯隊長濱田，斃傷日軍一萬五千餘人。三月十五日，

北路日軍第三十三師團由安義向奉新、上高方向進犯，攻陷奉新。十八、十九日，第三十三師團進至上富、若竹坳附近，遭國軍第七十軍一部伏擊，歷盡苦戰，付出重大傷亡後不得不撤回奉新。南路日軍第二十混成旅團，自贛江北岸發起進攻，先於三月十五日夜間強度錦江，然後沿錦江南岸向西進犯。守軍第七十軍第一零七師和第七十四軍第五十一師頑強阻擊並重創該路日軍。二十一日第四十九軍與第七十四軍之第五十一師將日軍第二十混成旅團擊退至錦江以北。

三月十六日，中路日軍第三十四師團沿錦江北岸向高安方向進犯，十八日，第三十四師團攻佔高安，並繼續向西攻擊。二十一日，國軍第七十四軍在棠浦、泗溪之線英勇阻擊來犯的日軍第三十四師團。同時，第四十九軍與第七十四軍之第五十一師渡贛江北上，與第七十軍主力合力攻擊日軍第三十四師團的側翼。

自三月二十二日起，由於日軍南北兩路軍均被國軍擊退，日軍第三十四師團已是孤軍深入，因此更加急於儘快攻取上高。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日軍第三十四師團集中一萬餘人的兵力在數十架飛機掩護下猛攻上高週邊之七十四軍雲頭山、白茅山陣地，日機狂轟濫炸，士兵冒死沖鋒，第七十四軍拚死阻擊，曾七次與攻入陣地的日軍白刃肉搏，陣地上血肉橫飛，僅一日雙方死傷即達八仟人以上，面對蜂擁而來的日軍，第七十四軍殺聲震天，前僕後繼，死守不退，為友軍自兩翼包圍第三十四師團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國軍第七十軍、第七十二軍和第四十九軍終於趕到，日軍第三十四師團完全陷入國軍包圍。第三十四師團師團長大賀茂中將見狀驚惶失措，急向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求救，園部急令第三十三師團及第二十混成旅團星夜馳援解圍。

二十五日，來援的日軍第三十三師團生力軍開始撲向官橋街、棠浦，被圍第三十四師團也開始向該地区仓惶撤退，最后两路日军合兵一处。但這種會合沒有給日軍帶來什麼益處，反而使日軍這兩個師團不久都陷入了國軍新的包圍圈中。二十六日夜，攻克泗溪的國軍第七十四軍協同友軍各部，將日軍這兩個師團包圍於官橋街及南茶羅一帶。二十八日，國軍主力以第七十四軍為先鋒向

被包圍在官橋街的日軍猛攻，激戰到下午，日軍守備六百余人全被殲滅，日軍第三十四師團少將指揮官岩永被擊斃，國軍收復官橋街。三十一日國軍攻克高寧，日軍東逃之路被切斷。四月一日，被圍日軍在十五架飛機掩護下，向斜橋方面突圍逃竄，國軍開始猛烈追擊。自四月二日至八日，國軍收復子西山、萬壽宮、奉新、長埠、宋埠、平洲、弓尖等要地。日軍在遭受重大傷亡後，退回戰前位置。

此次戰役，國軍以第七十四軍表現最為突出，據國軍戰史記載："中路日軍第三十四師團二十二日集中萬餘兵力，在飛機掩護下猛攻七十四軍陣地，七十四軍拼死力拒，雖血肉橫飛、傷亡慘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間敵我傷亡均在四仟以上"。此役張靈甫代師長因表現優異，於當年冬天升任國軍七十四軍第五十八師師長。不久，張靈甫將軍經蔣介石特批，進入陸軍大學甲級將官班學習，成為甲級將官班唯一的一名少將學員。此役第七十四軍因戰功顯赫，榮獲國民政府第一號武功狀和最高榮譽"飛虎旗"。對國軍在此戰役中的戰術，何應欽於當年四月四日對中央社記者的談話中認為："上高會戰在今後作戰指導上非常重要，其影響之大，莫可比擬。敵人採取分進合擊態勢，即可謂外線作戰。我軍始終固守上高一帶既設陣地，依內線作戰之原則，先擊潰其夾擊之一翼，然後轉向其主力包圍攻擊，率將其各路兵力悉行殲滅，可謂為開戰以來最精彩之作"。

第十三節　　晋南会战

1938 年至 1941 年初，日軍曾先後八次大舉進攻中條山，企圖打開這道黃河北岸的防線，向黃河以南進犯，均告失敗。1941 年 5 月，中條山守軍同日軍進行了空前悲壯的殊死搏鬥，一星期中國軍隊死傷數萬人之多，5 月下旬，蔣介石急令第一戰區發起反攻，阻敵南下。

華北日軍集中了七個師團超过 10 萬以上的兵力，向蔣介石在黃河以北的

最後地盤——中條山進攻。

衛立煌督率全軍二十六萬人馬，依著中條山山勢構築堅固陣地，把諸大個中條山變成一座堅固的城堡。在 1938 年至 1941 年初的四年中，日軍曾先後八次大舉進攻中條山，企圖打開這道黃河北岸的防線，向黃河以南進犯。日軍的八次進攻都碰了個鼻青臉腫，慘敗而回。衛立煌曾自豪地把中條山稱為中國的「馬奇諾防線」。日軍卻認為，中條山衛立煌指揮的約二十六個師的中國軍隊，成為擾亂華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是華北日軍腹中的「盲腸炎症」。中條山守軍同敵人展開了空前悲壯的殊死搏鬥。許多山頭陣地被敵機轟炸削平。三百里中條山上，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燒，都在怒吼，都在滴血！血戰一星期，中國軍隊死傷竟達數萬人之多！各集團軍總司令以下各級將官，都持槍在第一線戰壕工事裡與敵血戰。守軍各部都面臨彈盡糧絕境地。有的部隊只有殺馬充飢；有的部隊已將戰馬吃完了，只能拔食山地裡的野菜、野草充飢。各部隊仍誓死堅守在中條山上，沒有一個擅自後撤的。

5 月 7 日，中條山中段血流成河。聞喜、夏縣、四交河、張鎮店等地的守軍已被日軍分割包圍，均呈孤軍奮戰狀態。日軍第 36、第 37 師團和獨立第 16 旅團等部，向張店鎮以東猛攻，突破第 3 軍與第 80 軍的銜接處，該兩軍被迫轉移到四交河至望原一線抵抗。5 月 8 日，日軍蜂湧而至，進襲位於唐回的第 3 軍司令部，因敵眾我寡，唐回很快為日軍攻佔，第 3 軍也陷入重圍。軍長唐淮源將軍命令部隊以團為單位突圍，爭取跳出鐵圈，轉入外線作戰。唐軍長親率軍部特務營和一個團的兵力突圍，但遭到日軍層層阻截，最後，在夏縣附近又陷入重圍。唐軍長指揮部隊左衝右突，無法衝出包圍圈，軍部與上級失去聯繫，無法求援，將士戰死殆盡。敵人幾次衝到軍部附近，特務營營長童鶴齡、副營長趙樹和士兵們揮舞大刀片，又將日軍砍了出去。

戰至 5 月 13 日，唐淮源軍長身邊只剩下一名衛士，餘皆全部戰死。唐軍長望著成堆的將士屍體和血染的陣地，悲憤萬分，舉槍自斃殉國！衛士見軍長壯

烈殉難倒下，伏在將軍的屍體上失聲痛哭，然後舉起手槍，在唐軍長屍體旁飲彈身亡！

5 月 9 日新編第 80 軍第 27 師師長王竣將軍和參謀長陳文杞，率部已在張店鎮與敵血戰了兩天。敵集中炮火向守軍陣地猛轟，數十架敵機輪番投彈轟炸，並施放毒氣。王師長、陳參謀長及以下官兵全部戰死。同日，第 27 師副師長梁希賢率領的部隊，在台紫村與日軍苦戰，官兵陣亡殆盡。日軍蜂擁而來，梁希賢縱身投進洶湧咆哮的黃河，壯烈殉國！

5 月 13 日第 3 軍第 12 師師長寸性奇將軍所部，在縣山地區陷入日軍重圍。經數日血戰，終未能脫離險境，官兵紛紛戰死。5 月 12 日，寸性奇師長親率部隊衝鋒時，胸部中彈受傷，13 日晚，寸性奇在組織部隊突圍時，被散炮彈炸斷右股骨，為了不當日軍俘虜，寸師長毅然拔刀自戕！

5 月 18 日第 14 集團軍已經在敵人的包圍圈中惡戰半月之久了，官兵傷亡近半，部隊極度疲勞。此時，劉茂恩總司令接到衛立煌司令長官的電報，命令該集團軍向黃河南岸撤退。為了縮小目標，乘虛轉移，劉總司令把集團軍司令部的人員分為兩部，分別由他本人和參謀長符紹謙率領突圍。

5 月 19 日劉茂恩率部行至河南濟源縣龍巖鎮，被緊追上來的日軍包圍，數次突圍皆告失敗，情況萬分險惡。左右僚屬苦勸其更換便衣，設法逃出。劉茂恩卻凜然作色道：「我身為堂堂中國軍人，沙場捐軀，死亦光榮，豈能求一時苟安，喪失民族氣節，為人恥笑！」說罷，拔出手槍要自殺，侍從急忙撲上去死死拉住，官兵皆抱住劉總司令嚎啕痛哭。劉茂恩和殘餘官兵彈盡糧絕，對突圍絕望，已做好同敵人最後一拼、以身許國的悲壯準備。夜色漸濃，奇蹟出現。天氣突變，雷電交加，風雨狂作，山洪滾滾，黃河之水掀起滔天巨浪。劉茂恩抓住這時機，在黑暗和風雨的掩護下，順利突出重圍，冒險搶渡黃河天險，抵達南岸，絕處逢生。參謀長符紹謙帶領的部隊，經過一場激烈戰鬥，僥倖突圍，但在混戰中迷失方向，鑽進深山，晝伏夜行。黃河沿岸已被日軍封鎖，到處都

有大批日軍活動。符參謀長想，若再撞上敵人，不免全軍覆滅，不敢向河岸靠近，只在敵人圈子裡打轉，行軍途中，符令官兵把帽沿一律向後，隨時準備投降，以保全部隊性命。後來，符參謀長帶著部隊終於鑽出深山，渡過黃河，歸回建制。但是，當劉茂恩聽說部隊帽沿向後這件事，不禁勃然大怒，怒斥符某喪失軍人氣節。並立即報請戰區司令長官，將其撤職查辦。該部第 65 師師長邢良臣，帶重病在第一線指揮作戰，昏倒在戰壕裡，送後方就醫。在醫院聽說中條山失守，憤然大叫，口吐鮮血，倒床氣絕，含恨身亡。

5 月下旬日軍攻佔夏縣、聞喜等地後，又兵分三路向南橫掃，直通黃河岸邊，企圖強渡黃河，攻佔澠池，截斷隴海路，威脅洛陽、潼關。蔣介石急令第一戰區發起反攻，阻擊南下。第二戰區以第 13 軍、第 40 軍為主力，向敵後夏縣、聞喜發起強攻，迫使日軍向後龜縮。第一戰區長官部令馮欽哉第 18 軍為左翼，李興中第 96 軍為右翼，向敵之兩側出擊；又令李鐵軍第 76 軍從洛陽渡過黃河，擔任正面阻敵任務。第 76 軍以第 196 師之 587 團為前鋒，跨過黃河，向張茅大道急進，在廟凹以東不幸誤入敵人伏擊圈。全團一千多名將士，正行進在一條狹窄的凹地裡，突遭敵強大火力襲擊。團長李南平身上中彈三十多處，壯烈犧牲。全團一千三百餘名官兵，全部戰死疆場，無一生還……　巍峨的中條山，會千秋萬代向為保衛她而英勇獻身的壯士們致哀！洶湧的黃河水，永遠奔騰不息，她在引吭悲歌，呼喚抗日英烈的忠魂！于右任先生遙望北國，悲聲大放：「中條山雪壓雲垂，黃河浪捲冰嘶，血染將軍戰史……」

第十四節　對日宣戰

1941 年 12 月 8 日淩晨，蔣介石接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告急電話，上午 8 時召開會議，決定對日本、德國、意大利三國宣戰，同時決定向美英等国提議，組成反法西斯同盟。

戰爭在中國南方、北方和東方前線夜以繼日地進行著。1938 年夏季。日軍

鋒芒畢露“大舉進攻”。中國軍隊處於節節抵抗的局面。戰況十分慘烈。但是，蔣介石認為：由於日本的侵略戰爭，在總體上與德、意兩國的對外擴張政策是一致的，這就勢必損害美、英等國的利益。因此，他堅信中國的孤軍奮戰狀況定有轉機。1939 年 10 月底，在第二次南嶽軍事會議上，蔣介石曾向他的將軍們鼓勁打氣。他說，自德、意兩國在歐洲發動侵略戰爭起，東方和西方的戰爭就緊緊聯在一起了。因此，中國的抗戰就決不是孤立無援的。蔣介石心中有數：日本人要打敗中國不可能，中國人要單獨將日軍隊打出中國去，在短期內也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在會上提出，中國問題的解決，有待於世界問題的解決。我國我軍今後的任務就是堅決抗戰。決不和談，決不妥協，一定要堅持到最後勝利。

1940 年秋季。隨著近衛文磨第二次上臺任首相，東條英機任陸相和杉山圓轉任大本營陸軍部參謀總長，日本與德、意軸心同盟更加緊密，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同世界法西斯的侵略戰爭已經更加緊密地結合為一體。

蔣介石敏感地意識到，中日戰爭與世界大戰終於沾上了邊，掛上了號。此一變化，對孤軍奮戰的中國或許是很有利的。於是做出決定，公開宣稱與美英採取一致行動，共同反對德意、日軸心國的侵略。

9 月 6 日，蔣介石借正式明令重慶為抗戰首都之事，向國內外莊嚴宣言，困難再大也將毫不動搖地抗戰到底，中、日戰爭只有通過戰爭的勝利才能得以解決。因此，即使是最體面的和平條件，中國也斷然拒絕，日本把戰爭強加在中國頭上，中國就只有反侵略直至最後勝利。美、英此時對中國的抗戰也開始轉向支持的態度。10 月 8 日，丘吉爾政府宣佈重開援蔣的滇緬公路；12 月 2 日，美國國會通過對華借一億美圓；12 月 10 日，英國批准對華貸款一千萬英鎊。11 月 13 日，天皇召開御前會議，又一次策劃對華戰爭措施，認為蔣介石公開倒向美、英，最終對日取得勝利的信心已經更加不可動搖，對東京企圖通過單獨交涉所提出的和平條件蔣已完全採取不予理睬的態度。

針對以上新情況，御前會議確定了《中國事變處理綱要》。其方針為三條：

一是繼續對中國行使武力打擊；二是封鎖海、陸、空路線，嚴加杜絕美、英援助中國抗戰的行為；三是調整日、蘇邦交，使用一切政、戰手段，削弱重慶政權之抗戰意志，使之迅速屈服。

12 月 26 日，日本政府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和大本營陸軍部參謀長杉山圓會談，商議如何困死蔣介石政權的問題。兩人取得一致意見，認為：日陸海軍必須加強對中國的全面封鎖。從地面、海面及空中斷絕中國與美、英西方世界的聯繫，切斷法屬印支路段，破壞滇緬公路，加強對華經濟壓迫。

當日軍正在進行封閉東南部各口岸戰役行動之時，這唯一的西北陸上運輸生命線又爆出一個大冷門：日、蘇雙方正式簽訂《日蘇中立條約》，史達林在中國最艱難的時刻，竟然幫助日本侵略者完成了封死中國的“宏圖大業”。

整個中國，從水上、陸上和空中，僅剩下一條崎嶇險惡的滇緬路。蔣介石政府只能通過這條羊腸小徑與遙遠的美國和英國來往。蔣介石明白，如不改變四川的交通狀況，就勢必被日軍困死。重慶政府決定趕緊修造東西南北四大公路。

南邊，川黔路：四川一一貴州：東邊，川湘路；四川一一湖南；西邊，川滇路；四川一一雲南；北邊，川陝路；四川一一陝西。所需勞工，由沿途所在省縣就地徵用。僅在川境徵用的勞工，前後總數在二百五十萬人以上。數百萬築路民工，開山劈嶺，挖土運石，全憑一雙手。有的使鏨子、鋤頭；有的用木槓、扁擔，施工勞作原始而艱鉅。在修造川陝公路時，為趕在限期內完成，百萬築路大軍以馬燈照明，頂風帽雨，挑燈夜戰，搶時間爭速度。

在搶修川滇路時，正值嚴冬。工地又多在深山峽穀、懸崖絕壁之中。民工們攀崖開鑿，開山放炮，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在全民抗戰的激流中，數十萬民工拚命大幹、苦幹，雄壯的歌聲在深深的山谷迴盪：修公路，打日本；大家努力，齊向前。到 1940 年底，川陝、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先後竣工通車。

1941 年 12 月 8 日（當時時間 12 月 7 日）。日本終於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棋盤上，投下了一顆最冒險的棋子一一奇襲珍珠港，向美國人開戰。珍珠港事件

使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幾被全殲。當天，天皇發表廣播講話，對美、英兩國宣戰。珍珠港事件的同日，羅斯福總統向美國人民宣佈，此日為美國國恥日，發誓領導美國人民報仇雪恨。美國朝野內外，各階層人士的意志一下被珍珠港的火海給熔煉到了一起。羅斯福政府順利通過了國會審核，並於第二天宣佈對德、日、意法西斯處於戰爭狀態。此消息傳到中國，艱苦抗戰的中國軍隊，從前線陣地到後方重慶的街頭，將軍和士兵都一片歡騰，慶賀世界反法西斯戰線的形成。

12 月 8 日淩晨蔣介石在重慶郊外黃山鄉居接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告急電話，立即返城，上午八時召開高級幕僚會議，決定正式對日本、德國和義大利三國宣戰。同時決定，向美、英等國提議，組成反法西斯同盟，並提出三項原則：成立太平洋同盟和聯軍總司令部，推舉總司令，由美國領導該同盟；請求美、英、蘇與中國一同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勝利前，聯盟各國不許單獨對日媾和。

1942 年元旦。美、英、中、蘇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发表反法西斯的《共同宣言》，決心共同對軸心國作戰，決不單獨媾和。《共同宣言》的發表，標誌著反法西斯的世界力量正式結成牢固作戰實體。自此以後，各國反法西斯軍隊相互支持，緊密配合，協同作戰，統一部署，逐步取得並擴大戰役、戰略主動權，直至最後取得二次世界大戰的徹底勝利。

第十五節　浙贛會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兩國共同對日作戰。1942 年 4 月 18 日，美軍 16 架 B- 25 轟炸機在杜立特中校率領下，從太平洋上的美軍航空母艦起飛，轟炸了日本東京、橫須賀、橫濱、名古屋、神戶等城市後，於中國浙江的衢州等機場降落。

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美機轟炸，民心恐慌，社會騷動，朝野震驚。日大本營為解除美軍繼續實施穿梭轟炸的威脅，一方面正式批准進行中途島戰役；另

一方面於 4 月 21 日命令日軍中國派遣軍第 13 軍立即停止原定於 4 月 25 日開始在安徽廣德、甯國進行的作戰，改為準備進行浙江作戰，摧毀中國浙贛線上的空軍基地和前進機場。

5 月 14-17 日，展開在奉化、上虞、紹興、蕭山、富陽的日軍第 13 軍第一線部隊先後發起進攻。其主攻方向在浙贛路東段。

守衛這一線的中國軍隊是暫 9 軍、第 88 軍和預 5 師等。日軍在進攻途中遭到守軍不同程度的節節抵抗，至 17 日分別進至大市聚、長樂、諸暨以東、以西和新登附近地區。日軍第 13 軍司令官澤田茂作率領軍戰鬥指揮所人員乘大型機艇從杭州溯浦陽江向臨浦前進，在義橋附近觸雷，機艇沉沒，指揮所人員死傷數十人，指揮所於是停留於義橋。

此時，第三戰區收到軍委会在衢州與敵決戰的指示，迅速調整兵力部署，決定逐次抵抗後，以一部轉進敵人後方遊擊，主力向金華、蘭溪東西之線撤退。

戰鬥至 5 月 24 日，守軍暫 9 軍在長樂、東陽附近各既設陣地，第 88 軍在安華、義烏及浦江各既設陣地給予日軍以一定的打擊，後分別向東（陽）永（康）公路兩側和金華以北地區轉進，對進攻日軍實施側擊、伏擊，進行牽制；守軍預 5 師在蘭溪、芝廈南北之線以堅強的阻擊戰遲滯日軍後，向建德東南轉移。

日軍各路跟蹤直進，佔領義烏、東陽、武義、建德。5 月 25 日，日軍各以一個師團兵力向金華、蘭溪進攻，另以有力部隊從武義、湯溪大道及蘭江以西地區直趨湯溪、龍遊，企圖切斷金、蘭後方聯絡線。中國守軍以第 79 師固守金華，第 63 師固守蘭溪，依託既設陣地，頑強抵抗，與日軍形成對峙。

5 月 26 日，日軍一部攻陷湯溪。守衛湯溪的第 40 師和暫 13 師被迫向龍遊轉進，經苦戰，龍遊被日軍攻陷，金華、蘭溪後方受到嚴重威脅。

湯溪淪陷同日，日軍第 70 師團及第 22 師團、河野旅團一部在 20 架飛機掩護下猛攻金華。5 月 28 日，守軍核心陣地工事全被摧毀，日軍突入城內，與守軍展開巷戰。血戰三日，蘭溪也於 28 日陷人敵手。

日軍攻陷金華、蘭溪後，除留一部留守，主力進至龍遊南北之線集結，準備攻佔衢州。中國守軍第 88 軍指揮的各部已到達預定地域，繼續以側擊、伏擊截斷日軍增援及補給路線，策應衢州戰鬥。

6 月 3 日拂曉，日軍 4 個師團並一個旅團的兵力在衢州南北同時發起全線攻擊。守軍第 86 軍各部週邊陣地相繼被攻破，日軍逼近衢州城。負責固守衢州城郊的第 86 軍軍長莫與碩見形勢嚴峻，竟以收容第 16 師潰散部隊為藉口擅離職守，出城向江山方向逃去，軍直屬部隊亦大多隨之離去。副軍長陳頤鼎繼續指揮余部拼死抗敵。第三戰區認為衢州主力戰鬥已經開始，決戰時機成熟，於當日晚下令各部轉移攻勢。

此時，南昌方面的日本第 11 軍會同第 13 軍在浙江作戰，於 5 月 31 日夜從南昌附近渡過撫河，向第三戰區西部第 100 軍防線發動進攻。6 月 3 日，當日軍第 13 軍開始對衢州發動總攻時，第 11 軍佔領了進賢，並逼近臨川。到 12 日，臨川、三江口、南城相繼失陷。

當時，中國遠征軍在緬甸作戰失利，日軍已從緬北攻進雲南。蔣介石認為滇邊戰勢比浙江前線更為嚴峻，為了長久抗戰計，6 月 4 日，在衢州方面的戰鬥發展到緊急關頭時，軍委會為保存實力電令第三戰區“避免在衢州決戰”。

第三戰區為保存實力將主力撤往福建仙霞嶺、武夷山南北地區，沒有採取攻勢作戰以殲滅、消耗日軍的任何措施，結果許多重要戰略點基本上是不戰而被日軍佔領，部隊大量傷亡多是在突圍潰退時發生的。

在日軍主力西進的同時，日軍小園江混成旅於 6 月 24 日由龍遊進陷麗水，在破壞麗水機場後，於 7 月 9 日沿甌江進佔青田，11 日再占溫州。此時，溫州灣日軍海軍陸戰隊於 12 日在溫州登陸，13 日侵佔里安。

浙贛路西段方面，第九戰區抽調出的第 4 軍在 6 月中旬發動反攻，連克崇陽和宜黃。但是由於第 58 軍沒有全力配合，第 4 軍在進攻臨川日軍的行動失利，遭日軍包圍，經苦戰才突圍而出。而日軍也在 6 月底再次攻陷宜黃、崇陽，同

中國軍隊在這一線相持到 7 月上旬。

日軍打通浙贛路並掃蕩了沿線的中國飛行基地，沉重打擊了第三戰區中國守軍。8 月 29 日，日本第 13 軍根據大本營指令，留下第 22 師團固守諸暨、浦江、蘭溪、金華、武義、義烏、嵊縣地區，一方面可以此為前進基地，“保持對第三戰區再進攻的態勢”，一旦發現修復機場，可從此發動進攻；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可以對這一地區掠奪重要的戰略物資——螢石。據日軍獲得的資料，該地區螢石的蘊藏量約為 350 萬噸，僅武義一地即占 90%，且是遠東少有的優質螢石。9 月 10 日全部接替完畢。其他部隊 9 月底前均回到原駐地。浙贛會戰結束。

此次會戰，日軍集中 9 個師團以上的兵力，經苦戰實現了預定的目的，但也遭到一定損失，中將師團長一人被炸死，傷亡官兵 17148 人（包括因病住院而致減員的 11812 人)），中國軍隊在抗戰後也遭受了重要損失。

第十六節　鄂西會戰

1943 年 5 月，盤踞在武漢的日軍向鄂西侵犯，會戰至 6 月 15 日，雙方完全恢復到 5 月 5 日前的態勢。此次會戰，日軍死傷 25718 人。

1943 年 5 月 10 日，日軍大本營陸軍部杉山元參謀總長親臨武漢視察，指揮鄂西會戰。日軍第 11 軍司令官橫山勇把指揮所推進到沙市前線。日軍成功地使用閃擊戰術，在短短七天裡，鉗掉了第 73 軍大部。中國軍隊死傷一萬三千多人。5 月 11 日，在第 87 軍和第 44 軍側擊救援下，第 73 軍殘部才從河湖港叉中拚死突出重圍，到達常德東面的西港、沅江等地。常德大門已被撞開，危在旦夕。第六戰區長官部和重慶統帥部頓呈緊張局面。代司令長官孫連仲是新近才從第五戰區調來第六戰區，對本戰區情況尚不十分熟悉。第六戰區原有精銳鄭洞國第 8 軍，李延年第 2 軍，方靖第 66 軍又於此前抽調去雲南遠征了。蔣介石急得坐臥不安，決心再次親臨常德前線指揮督戰，保衛常德要地。正在雲南

和美軍顧問一起組建和訓練遠征軍的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遠征軍司令官的陳誠，聞訊第六戰區告急，趕緊飛回重慶，力阻蔣介石作常德之行。陳誠說：“六戰區抽走三個精銳軍，兵力空虛，目前第 73 軍又受重大損失，士氣受影響，常德能否確保，已成問題。你若前去指揮，丟了地方，有損你全軍統帥的威望。我是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赴湯蹈火，義不容辭，理應我去！”，蔣介石大受感動，便打消了親往常德念頭。

第二日，從前線發來的急電，才使陳誠恍然大悟。原來，日軍第 13 師團兩萬餘眾，於 5 月 12 日夜間，從江南守軍空隙的技江、沙市等處偷渡長江成功，於 13 日清晨，突然從西北面向公安守軍第 87 軍襲來，同時，安鄉地區第 3 師團等部，也突然掉頭西進，向第 87 軍東南方襲來。兩路日軍已對公安第 87 軍形成鉗形，來勢異常兇猛。此時已判明，向常德北面進攻的那股日軍，僅為第 17 獨立旅團之一部，目的是佯攻常德，吸引中國軍方面注意力，掩護其主力對公安第 87 軍的鉗形攻勢。當即，陳誠電令前線各部迅速調整部署：令長江南岸第一線暴露於敵前之部隊，立即向後收縮，避開敵強大鉗形攻勢，待敵深入至山嶽地帶後，再行截擊反攻。令原駐守桃源地區，擬為守備常德的王耀武第 74 軍，王甲本第 79 軍，火速調往石門地區，擔任戰區機動，相機側擊敵人。令駐於萬縣地區的彭善第 18 軍，火速趕赴宜昌以西，加強陪都門戶石牌要塞的防務。令宋肯堂第 32 軍以一部兵力，前出都鎮灣一帶，加強清江南岸防務。陳誠發出電令後，立即飛抵恩施前線指揮作戰。公安地區守軍第 87 軍，在日軍東西兩頭強大鉗形攻勢下，情況正危急時，軍長周祥初接到陳誠向後撤退的命令，立即率領全軍放棄陣地，向西南方轉移。數萬日軍在公安「鉗」了個空。但馬上掉頭向西南窮追猛進，終於咬住了第 87 軍和 86 軍各一部的“尾巴”，將其吃掉了。陳誠決定在清江沿岸和石牌要塞一線與敵決戰，決戰日期預定為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間。

日軍第 3 師團、第 13 師團等部約四萬人馬，加上偽軍第 29 師等部萬餘兵力，在遭到我守軍節節打擊之後，先後佔領了漁洋關、長陽地區，鑽進了山嶽叢林之中，到達了決戰地帶。我守軍機動部隊第 79 軍立即從石門北上，第 10 集團軍從資丘南下，對漁洋關之敵夾擊猛攻。第 32 軍和第 86 軍，從南北兩個方向，對都鎮灣地區的日軍施以夾擊。石牌方面阻擊決戰。5 月 23 日　宜昌日軍第 39 師團和第 34 師團約兩萬多兵力，在長江北岸一百多門加擊炮和榴彈炮的連續吼叫聲中，分乘上百隻舟艇，一齊撲向南岸，衝擊陪都重慶門戶。5 月 28 日，日軍第三師團向駐守石牌要塞第一線的國軍第十一師及第十八军陣地猛攻。石牌保衛戰正式開始。日軍攻擊異常猛烈，戰況極其慘烈，為了保衛大西南，堅持長期抗戰，國軍第十八軍將士以血肉之軀阻擋日軍前進。

日軍主攻地點為國軍第十一師三十一團三營駐守的南林坡陣地，日軍向我國軍陣地猛攻，接連突破我八連、九連陣地。七連陣地上，國軍的重機槍排和迫擊炮排之強大火力，將進攻的日軍殺的屍橫遍野，日軍僅遺留在陣地前未來的及拖走的屍體就達數百具。二十九日上午九點，日軍由於久攻七連陣地不克，惱羞成怒，特地調來飛機五架及直射鋼炮數門，對七連陣地猛烈轟炸，陣地上的樹木、地堡、掩體和工事被炸得無影無蹤，重機槍排和迫擊炮排士兵所剩無幾。七連士兵頑強抵抗，一直堅守陣地至五月三十一日才奉命撤退，當時全連官兵僅剩七十多人。5 月 29 日，日軍第三十九師團主力向國軍第十一師駐守的牛場坡、朱家坪一線陣地猛攻。在守衛主峰大松嶺的戰鬥中，國軍一連官兵冒著日機轟炸，連續擊退日軍的數次衝鋒，日軍傷亡慘重。由於雙方兵力對比懸殊，國軍在給予日軍一定殺傷後，撤離牛場坡。五月三十日，日軍攻佔朱家坪。

同日，日軍第三師團開始向駐守天臺觀一線的國軍十八軍之暫編第三十四師陣地進攻。在點心河，日軍被殲滅三百多人。在天臺觀，暫編三十四師一排戰士面對蜂擁而來的日軍，全無懼色，奮起抗擊。日軍久攻不下，只得調來飛機對天

臺觀狂轟濫炸，陣地幾乎被炸平，國軍誓死如歸，與沖入陣地的日軍白刃格鬥，最後全排殉國。日軍第三師團攻陷天臺觀後，進入國軍石牌週邊主陣地。

5 月 23 日，在空軍低空掩護下，日軍以密集隊形結合若干小股猛攻國軍石牌要塞主陣地。日軍一波波的連續衝鋒，戰鬥異常激烈。在形勢最危急時，陳誠打電話給胡璉，問及守住要塞有無把握，胡璉將軍當即回答：“成功雖无把握，成仁確有決心!”國軍第十一師官兵在胡璉將軍指揮下與日軍激烈搏鬥。在八斗方，國軍與日軍殺的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日軍每前進一步都必須付出極大代價，僅一地的爭奪，日軍就被擊斃近兩千人，陣地前沿日軍屍橫遍野。在三角岩、四方灣一帶的制高點，日軍在施放催淚瓦斯之後突入陣地，國軍與日軍肉搏，在三小時的廝殺中，國軍將來犯的一千多日軍幾乎全部殲滅。5 月 31 日，為援助我在石牌要塞浴血奮戰的國軍官兵，中美空軍出動，一舉擊落日機六架，國軍士氣大振！在鄂西保衛戰的日日夜夜，駐守石牌要塞的國軍海軍，一直冒著日機、艦炮的猛烈轟炸，向長江中布放水雷，同時用要塞的十門巨炮向日艦猛烈轟擊，有效的消除了日艦對國軍陸軍的威脅。

5 月 31 日晚，攻擊石牌要塞的日軍，在付出了七千多人的重大傷亡之後，仍然不能突破石牌要塞的國軍主陣地，戰鬥信心盡失，紛紛撤退，石牌大戰遂告結束。國軍從此開始全面反攻，追擊向東逃竄的日軍。

5 月 31 日以後各路日軍在遭到守軍夾擊、阻擊之後，傷亡慘重，又因久戰，疲憊不堪，乃不得不全線退卻。1943 年 6 月 15 日各路日軍奪路而逃，守軍奮起追擊，雙方完全恢復到了 5 月 5 日之前的態勢。

此次會戰，日軍死傷：二萬五千七百一十八名；斃傷和繳獲戰馬共一千三百八十四匹；擊落敵機四十五架；擊毀敵汽車七十五輛；擊沉敵舟艇一百二十二艘……

蔣介石來到恩施，慰勞得勝的第六戰區將士。

在恩施舉行的慶功大會上，陳誠司令長官登臺講話：“中國自抗戰以來，因武器裝備與日軍優劣懸殊，中國士兵與日軍在戰場上的對比，通常為一與五之比。但在此次鄂西會戰中，由於我方對敵情判斷的準確，將士的勇猛，再加上鄂西崇山峻嶺等有利條件，敵我之對比已轉變為二與一之比。就是說在此會戰中，我一個士兵即對付兩個日本兵，卻取得了巨大勝利。……”

第十七節　常德會戰

1943 年 11 月至 12 月，日軍分七路做鉗行攻勢，大舉突入湖南地區，常德局勢告急，蔣介石電令第九戰區馳援第六戰區。常德攻城戰歷時半個月，日軍戰略企圖破產。

常德城的周邊戰於 11 月 18 日開始打響。

11 月 22 日，第 3 師團在空降部隊配合下，攻陷桃源，一部兵力轉鋒北向，配合第 116 師團攻常德城。

11 月 25 日，午夜 12 點，日軍兵臨城下，在第 116 師團長巖永中將統一指揮下，以五個聯隊的兵力，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攻城。

余程萬師長指揮該部一萬三千名將士孤軍奮戰，經三天四夜浴血搏鬥，日軍除在四面城下堆屍如山外，未能前進一步。在日軍飛機和大炮連日不斷的轟炸下，常德城變成一片火海。但守軍在余程萬督率下，官兵士氣格外高昂，處處都響著鋼鐵般誓言：寸土不讓，誓與常德共存亡！橫山勇在常德城外急得團團轉，他做夢也沒想到這個常德城竟如此難攻。一廂情願地認為，余程萬軍抵抗如此頑強，肯定是四面都被大軍困死，沒有退路，才在絕望中作背水一戰。於是，11 月 28 日，橫山勇向攻城部隊下達命令：立即在常德城的任何一方撤出攻城部隊，為余程萬的第 57 師讓出一條生路，准其突圍。在常德城下碰得鼻青臉腫的巖永中將，也以為橫山勇的這個辦法可以拯救數萬攻城大軍，於 11 月 28 日下午 3 時許，命令常德東南方攻城的日軍，立即撤出戰鬥，轉移到北門加

入攻城戰鬥。但是，余程萬的部隊，只為保土殺敵，絕非為求生路。日軍一再增加兵力，從北面、西面猛攻，企圖把余程萬軍從東南門趕出去。敵機在城上空反復轟炸，大炮向城內亂轟。生路讓出一天多了，沒有一個守軍從那兒出去。日軍從北門、西門突破若干缺口，守軍寸步不讓，與敵展開激烈巷戰，日軍死傷嚴重。橫山勇怒火萬丈，怒吼道："給我放火燒！把常德城全部燒掉！"。攻城日軍接到軍司令官放火燒城的命令，立即弄來許多汽油和其他引火材料，大肆縱火。但是，常德城多為磚瓦和土牆瓦房，火勢蔓延不快，火攻，無法動搖守軍的頑強抵抗，日軍的進攻仍然毫無進展。日軍在飛機和地面部隊大量施放毒氣的同時，將常德街道一排排、一間間地逐一爆破，一步步地向城裡推進壓縮。

12 月 2 日，深夜。余程萬將軍帶著約二百名官兵，突圍出城，去尋找援軍。

日軍在付出死傷數萬人的代價後，用逐一爆破的手段將常德變成一片廢墟，卻在佔領這片廢墟的同時，已陷入了中國軍隊的包圍之中。

第九戰區精銳方先覺的第 10 軍，奉命從衡陽北上，已進抵常德南方近郊，與第 3 師團和第 68 師團激戰於德山一帶。第九戰區第 30 集團軍總司令王陵基命令該部新 15 師，突破洞庭湖水域，殺到常德東面。第六戰區機動兵團從慈利壓來，12 月 3 日，攻克桃源，主力繼續向常德城推進，攻下了常德西郊的陬市。集結於漢洋河一線的第 10 集團軍等部，於 11 月 25 日即大舉南下，向常德挺進。江防軍精銳第 18 軍，從三鬥坪長驅直下，挺進到澧縣地區，截斷了日軍歸路，江防軍其他各部於 11 月 13 日起，即對宜昌、當陽、荊門、沙市之敵發動反攻。攻取了不少日軍據點，斃敵一千多名，繳獲山炮、槍支和其他軍需用品無數。

日軍這時才意識到中國軍隊已對其形成包圍態勢，便於攻取常德的當天下午，全部退出常德，在近郊小市鎮和農莊中駐紮，與周邊中國軍隊抗衡。

12 月 11 日孫連仲將軍指揮各部，向常德之敵發動總反攻。中國軍隊精銳方先覺第 10 軍，田鎮南第 30 軍，王耀武第 74 軍這三支精銳打得尤為英勇頑強。

日軍抵擋不住，陷入被全殲境地，遂全線崩潰。橫山勇擅自違令突圍北逃，一路由東北向安鄉逃竄，其主力只好從西北向公安方向逃跑。

12 月 14 日四周都響著隆隆的炮聲，中國軍隊正日夜猛攻。橫山勇的指揮所附近也不斷運來大批傷員。他那疲憊殘破的部隊，正在遭到殲滅。他狠了狠心，命令機要參謀直接向東京發報：大本營陸軍部杉山參謀總長：本軍奉命對常德進攻作戰，不料敵軍兇悍，抵抗極頑強，我軍傷亡慘重。出戰五位中將師團長中，已有兩位戰死，旅團長以下各級官佐士兵死傷達四萬有餘。出戰已歷一月餘，我後方補給聯絡線早已被敵軍徹底折斷，面臨彈盡糧絕。在這滴水成冰的水網沼澤地帶，前有蔣軍精銳第 18 軍等部堵截，後有敵六、九戰區優勢大軍窮追猛攻，本軍目前彷徨於澧水河畔，正日夜經受四面強敵圍攻，隨時有被全殲之危險，斷難再行攻佔和確保常德。此際，本軍於萬難危急之中，強烈請求統帥部允其撤退……

東京。杉山參謀總長收到橫山勇從前線發來的電報，不禁大吃一驚：沒想到日軍中最精銳的第 11 軍團竟被打得如此之慘！此時，陸軍部又接到鈿俊六總司令官發來的電報，說第 11 軍傷亡太慘，又面臨絕境，無法執行大本營那道再行攻佔常德的命令。杉山參謀總長、東條英機陸相等人對此十分不安，決定放棄前項要第 11 軍確保常德的命令。

12 月 19 日夜，第 11 軍殘破之部隊，從澧水一線拚死突圍，又遭到第 18 軍等各部的阻擊，一個星期後，才狼狽不堪地退到長江北岸，至此，日軍戰略企圖徹底破產。常德攻城戰歷時半月，第 74 軍 57 師血戰十六晝夜，全師 7 千 8 百餘人傷亡殆盡，日軍先後直接投入攻城兵力在 2 萬人以上，番號達 3 個師團之多，火炮 300 餘門，第 3 航空師團全力助戰，傷亡竟達 5000 人以上。戰後日軍之記錄，則以“淒絕”形容常德之攻城戰鬥。第 57 師大戰常德兩周，為第六戰區兩線兵團的到位爭取到珍貴的時間。

第十八節　豫中會戰

1943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具有根本性轉折意義的一年，歐洲、太平洋兩大反法西斯戰場同步進入了戰略反攻階段。從 1942 年下半年起，隨著中途島、瓜島諸戰役和所羅門海戰的失利，日軍在太平洋地區不得不由攻勢轉為守勢。1943 年，美軍在新幾內亞等地進行反攻，切斷了海上交通，使得南洋一帶近 50 萬日軍陷入孤立無援之境。

日本大本營為了扭轉戰局，擺脫困境，便將突破點放在了中國，以期通過控制中國大陸，將被切斷海上交通的南洋 50 萬日軍聯繫起來，並利用這一領域內的豐富資源，以從事長期戰爭。於是，日本制訂了一號作戰計畫，在中華 960 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發動了一場貫通南北、連接南洋交通線和摧毀美國空軍基地的大規模戰爭——豫湘桂戰役。

1944 年 2 月，日軍華北方面軍按照大本營的《一號作戰綱要》，開始研究制訂打通大陸縱貫平漢鐵路南部沿線地區的計畫，即豫中會戰計畫。

日軍華北方面參展的部隊有：日軍第 37 師團，第 110、第 62 兩師團和獨立混成第 9 旅團、坦克第 3 軍團、騎兵第 4 旅團、戰車第 3 師團、第 12 軍、第 27 師團、第 1 軍、第 69 師團。為保證打通平漢線，日軍中國派遣軍還第 13 軍第 65 師團由安徽蚌埠方面沿新黃河泛區西岸向阜陽方面進攻。

中國第一戰區在汜水、廣武、鄭州、中牟、尉氏河防一線和許昌、遂平之平漢鐵路沿線以及密縣、臨汝、襄城、洛陽等縱深地區，部署有 8 個集團軍共 17 個軍 40 余萬人。其中多數屬湯恩伯軍事集團，是蔣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隊。

從 4 月 17 日夜至 23 日夜，中國軍隊與日軍艱苦對抗，與敌血戰，終因寡不敵眾，日軍突破了黃河沿岸的防線，佔領了黃河南岸平漢線上的一些重要據點。

從 4 月 25 日起，集聚在新鄭、密縣的各路日軍開始繼續南侵。29 日，1

萬多名日軍在 150 多輛戰車和汽車的配合下，完成了對許昌的包圍。4 月 29 日夜，日軍第 62 師團率先行動，不費吹灰之力便攻佔第 20 師防守的潁河兩岸陣地，掩護其他部隊迅速南下。4 月 30 日拂曉，在炮兵、航空兵力援下日軍開始發起攻擊。守軍新 29 師依託工事頑強抗擊，日軍傷亡甚眾。但是在日軍強大攻勢下，工事也多被毀壞。第 37 師團第 225 聯隊及戰車第 3 師團第 13 聯隊分別由许昌城西和城南突入城內。經過慘烈的巷戰後，新 29 師不得已於當夜在城東北角突圍，突圍過程中師長呂公良陣亡，團長以下軍官傷亡三分之二以上。隨後，殘部逐次向葉縣方向轉移。這樣，5 月 1 日上午，作為河南平原中心，水陸交通樞紐的許昌城便陷入敵手。

日本華北軍方面於 5 月 10 日下達規模更大的攻擊命令，即以東、西、南三方面的互相呼應，“圍殲第一戰區，繼而攻擊洛陽”。

5 月 8 日，蔣介石兩次通過電話命令洛陽及附近守備部隊，“應死守各地該區十至十五日”，並要準備充分電臺，多囤糧彈，注意巷戰設備等。中國軍隊希望能在洛陽堅守，但日軍也發動了前所未有的猛攻。

5 月 9 日起，日軍坦克師團主力的百余輛坦克，以及步、騎、炮兵數千人，沿公路由龍門方面北犯。渡過伊河和洛河後，於 11 日發起對洛陽週邊的攻擊。七裡河一帶的守軍憑工事與日軍展開激戰，守軍的頑強抵抗使日軍很快從正面敗退下來。於是，日軍在夜間使出慣用的迂回側背的戰術，至次日淩晨佔領七裡河。同日，日軍一部在洛陽東南發起攻勢，但立即就在中方飛機的轟炸、守軍猛烈的炮火和地雷爆炸的狙擊下敗下陣來。天黑以後，日軍將攻擊重點放在西關，步兵、工兵在 30 輛坦克配合下，從西南角突入了城中，但在守軍炮火轟擊下無法展開攻勢。守軍與之在西關一帶展開巷戰，逐屋爭奪。處在二樓的守軍為發揮火力，就將腳下的地板鑿成窟窿，以手榴彈攻擊一樓的日軍，突進城內的日軍僅一個大隊，其中兩名少尉戰死，其他軍官也大多負傷。

5 月 12 日，木村千代率步兵第 59 旅團佔領澠池，切斷隴海線，使洛陽城

為日軍合圍中的孤城，同時，日軍第 12 軍發起對洛陽的攻堅戰。中國軍隊拼死抵抗，使日軍難以迅速攻下洛陽。中國守軍依託工事殘損的陣地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戰鬥到後來，甚至把整袋的食鹽和大米等也搬來充作障礙物，市內通信聯絡全部中斷，但最終也沒能抵擋住日軍的進攻。

為早日攻下洛陽，日軍全面封鎖了洛陽城，以期中國軍隊自動投降。日軍前線指揮官試圖通過白馬寺的和尚來勸降守軍，但遭到和尚們的斷然拒絕。18 日，日軍喪失了耐心，開始全面攻擊。守軍憑藉牢固的防禦陣地，使日軍無法推進。儘管上青宮、西寺坡一帶在 19 日一天之內就遭到兩次重炮和飛機的猛擊，但仍為守軍保住，直至 22 日夜才為日軍佔領。22 日，日軍三次攻入洛陽城關，均被中國守軍打退，敵人遺屍 700 多具，戰車 10 餘輛被毀。中國守軍第 94 師也傷亡慘重，3000 多將士傷亡，僅餘 1700 多名戰士堅持戰鬥。第 15 軍傷亡也很重。

進入 5 月下旬後，洛陽已成了河南戰場上的焦點。日軍的勸降再次為守軍所拒絕。23 日起，日軍第 12 軍司令官親自指揮攻城，以第 63 師團和坦克師團為主力于次日發起總攻。24 日下午，日軍發動總攻，在巷戰過程，守軍依託既有的陣地節節抵抗。守軍熾烈的機槍火力和手榴彈給日軍以較大殺傷，但日軍仍拼死進攻，雙方白刃相向。到 25 日，在日軍猛烈的衝擊下，守軍彈盡糧絕，洛陽城最終落入敵手

豫中會戰，國民黨投入兵力約 40 萬人，欲給敵以重大打擊。然而數十萬的國民黨軍隊卻在日軍 6 萬人進攻之下連連潰退。在歷時近 40 天的戰鬥中，丟掉包括鄭州、洛陽、許昌等中原重鎮在內的城市 38 座。中國軍隊約 3.75 萬人戰死，1.5 萬人被俘。日本戰死約 850 人，約 2500 人受傷。通過此次會戰，日本不僅打通了平漢線，而且還控制了河南境內的隴海線，其戰略目標完全達到，並為其下一步進攻奠定了基礎。

第十九節　长衡会戰

這場戰鬥的持續時間之長、慘烈程度冠絕整個抗戰史，這是一場雖敗猶榮的戰鬥！蔣介石稱其為抗戰史上最悲壯的戰鬥，世界上稱其為“東方莫斯科保衛戰”。

1944 年對於日本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度過的年份，早在 1 年前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海軍及空軍遭受重創，基本上處於節節敗退的態勢。中國空軍以及陳納德的“飛虎隊”給在華日軍造成了極大地麻煩。日軍為了打通大陸交通線，連接中國的南方戰區和東南亞戰區並掠奪戰略物資，發動了“一號作戰”。在湖南地區發起了長衡會戰。

衡陽會戰中日軍投入兵力 10 萬，與之交手的第十軍僅有 1.7 萬兵力。

自 6 月 23 日日軍先遣部隊開始與衡陽守軍交火至 8 月 8 日衡陽陷落，參與攻城的日軍番號為：68 師團、116 師團、獨立 57 旅團、58 師團全部以及 34 師團直屬炮兵聯隊一部，總兵力 8 萬餘人。無論是我軍軍委會還是日軍司令部都認為，1.7 萬人的小城衡陽在面對 2 個日軍師團的進攻時也絕對頂不住 2 天，甚至 1 日即可破城。雖然如此，作為日軍在湖南戰場的最高指揮官橫山勇依然沒有過分輕敵，他派出了下屬最善於野戰攻堅的第 116 師團及 68 師團兩路奔襲，企圖在衡陽守軍立足未穩的情況下一舉將其拿下，結束豫湘桂戰役的第二階段。從客觀來說，第 11 集團軍作為在中國戰區最精銳的日軍，其戰鬥力十分強悍，從進入湖南戰場開始一路擊潰了所有國軍阻擊部隊，其中 116 師團下屬的 133 聯隊更是作為開路急先鋒，作為第一支打到衡陽城下的部隊，6 月 23 日至 28 日，試探性進攻階段，此階段發生的戰鬥規模不大，日軍以中隊規模對衡陽南部週邊陣地進行試探性進攻，以摸清我軍防禦陣地的各種特點。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日軍的第一次大規模進攻開始，在南部及西南部同時進攻的 68、116 師團所有攻擊毫無進展，所有參與進攻的中隊、大隊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可是

這並不是日軍傷亡最慘重的階段，接下來的第二階段才是讓日軍近百年以來最不願意回憶的苦難記憶。

7 月 11 日，日軍經歷了第一次總攻擊失敗後，各攻擊聯隊開始補充其他到位聯隊的大隊中隊兵力，並且此時所謂的“瓦斯部隊也抵達戰場”，經過全面準備後，日軍開始了規模更為龐大的第二次總攻擊。第二次總攻，敵我短兵相接，日夜激戰，抵近肉搏，陣地數次易手。戰鬥之慘烈，驚天地泣鬼神。我第十師三十營全營只餘 60 人，營長周國相壯烈殉國。戰至 7 月 19 日，除了拿下張家山、軍艦高地、停兵山等衡陽週邊輪廓陣地外，依然沒有觸及到我守軍核心陣地，而此時日軍已經無力再戰，僅 116、68 師團就付出了傷亡 3 萬多人的代價，其中 68 師團師團長佐久間為人負重傷、師團指揮部被全滅，116 師團陣亡大隊長 6 名，中隊長全滅，各攻城中隊均由曹長上等兵代理。

在看到了如此慘重的傷亡後，本來想圍點打援的橫山勇不得不緊急停止進攻，如果按照這樣的傷亡情況再打下去，沒等消滅衡陽週邊的國軍援軍，參與攻城的日軍就要被第 10 軍給打光了。此時的日軍開始轉變戰略，一線攻城部隊撤離陣地，造成撤退的假像，組織第 11 軍全部兵力集中攻擊衡陽週邊國軍部隊，將其盡可能的擊潰並驅散衡陽戰場，而後再集中可以調配的一切力量一舉拿下衡陽結束這慘烈的戰鬥。而此時，作為日本派遣軍總司令的煙俊六已經無法忍受第 11 軍在付出如此巨大的傷亡依然不能拿下衡陽，讓派遣軍參謀長直飛漢口當面警告橫山勇，促其必須親自到衡陽戰場督戰，而且告誡其 3 天之內如果還不能拿下衡陽，南京也不用回去了，直接在衡陽城外自殺吧。作為日軍 11 集團軍的指揮官橫山勇在受到上司如此嚴厲的警告後，也很清楚這層警告的分量有多重，他決心不惜一切代價開始第三次總攻擊，這次日軍不但將第 34 師團也加入到攻城序列，而且還把軍直屬的重榴彈炮聯隊派到了衡陽北部及西北部陣地，直接轟擊城內據點（根據資料，無論是日軍還是我軍將領均未提到過，這支重炮兵聯隊不知是什麼原因，發生了不止一次的誤擊事件，數次將炮彈射向了我

軍對面的日軍陣地，而且最要命的是在 8 月 7 日夜裡還有 2 發 155 毫米的重炮直接射入了準備夜襲的 2 支日軍步兵大隊的隊伍中，當場炸死了 1 名大隊長，造成夜襲失敗）。

第三次總攻時，日軍已達 5 個師團，一百餘門輕重炮，空軍夜以繼日進行地毯式轟炸，全城只剩下五棟房屋。而我軍已無一發炮彈還擊。8 月 3 日，日軍開始全面總攻，南部、西南部、西部、西北部及北部的日軍同時開始了猛烈進攻，此時在衡陽東部的湘江東岸地區，甚至第 40 師團也開始向衡陽城內發射炮彈，本來橫山勇認為在如此密集的火力攻擊下，僅存的第 10 軍守軍根本無法抵抗 24 小時，可是至到 8 月 6 日夜裡，日軍依然沒有取得實質性戰果，我軍士兵視死如歸，單兵作戰，殘兵作戰，寧死不屈！每一顆樹，每一所殘垣斷壁，每一處彈坑都有我軍士兵在頑強抵抗，馬夫、炊事兵、司號兵、醫護兵所有能拿槍的人全部參與作戰，之前提到過的日軍第 133 聯隊在第三次總攻擊時也依然無法向前一步，直到衡陽城在 7 日早晨被北部的第 58 師團突入後，南部樂屏高地依然牢牢的在我軍手中，可是衡陽作為一座十分狹小的城市，日 58 師團突入後迅速的將第 10 軍軍部合圍，軍長方先覺致電重慶“以死報國、來生再見”後，拔槍自殺，被輜重團團長李綬光、副官王洪澤合力將槍擊落。最終，以保全數千名官兵生命為條件，不得已命令部隊停止抵抗，至此歷時 47 天慘烈的衡陽保衛戰正式結束。

第二十節　桂柳會戰

長衡會戰結束後，為達到打通大陸交通線並破壞中國空軍基地的目的，日本繼續發動桂柳作戰，依照其“一號作戰”計畫，開始桂（林）柳（州）作戰準備。日軍佔領衡陽後，因其傷亡太大，又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和補充，並進行一系列鞏固週邊據點的作戰，才使衡陽變成了繼續進攻桂柳基地。同時，為了加強對湘、桂作戰指導，日軍又新設了第 6 方面軍，第 11 軍和華南第 23 軍

及武漢地區第 34 軍，由岡村甯次任司令官。

8 月 26 日之後，日軍在湘、桂兩省邊界繼續攻城掠地，很快將零陵、祁陽、常寧等重鎮攻下。這樣，日軍沿湘桂路便可放心直撲向廣西。日軍突破黃沙河陣地進入廣西佔領全州後，日軍第 11 軍主力在興安、全縣、灌陽一帶集結。隨即又兵分數路，將目標指向桂林。

11 月初，日軍準備從桂林東、南、北面發起攻擊。2 日起，戰火從城東北部燃起，敵我雙方傷亡慘重。5 日，星子山陷落。城南，日軍自 3 日起用耕牛開路，以觸發守軍預設地雷。趁日軍炮兵未到之機，守軍大炮配合步兵給敵人以重創。屏風山、貓兒山戰鬥中，守軍兩排人除少數傷者其餘皆殉國。6-7 日，城東戰火紛飛。在七星岩，守軍憑藉著堅固的工事，與日軍展開了激烈周旋，多次擊退日軍。日軍見久攻不下，便向七星岩施放毒氣。守軍全部中毒身亡，日軍攻下了七星岩。

8 日，日軍重炮部投入戰鬥。9 日淩晨，日軍發起了全面進攻。所有大炮一起轟擊，飛機也前來助戰，10 分鐘後，桂林城內一片火海，守軍陣地硝煙沖天。下午，日軍付出重大代價佔領了伏波山高地，最終排除妨礙渡河的火力點，大隊日軍渡過灕江，並從四周沖進了桂林市中心。及至 11 日，古城桂林徹底淪陷。

日軍第 11 軍在圍攻桂林過程中便發現了柳州城防極為薄弱，於是便命第 3、第 13 等主力師團徑直往柳州撲去，兩師團未遇什麼阻攔就於 11 月初到達了柳州的平地。

9 日，日軍第 31 師團一部沖人城北，第 3 師團一部猛攻城南馬鞍山高地，但為守軍猛烈的火力打退。同時，幾路日軍沖向機場，守軍雖進行了抵抗，但最終不敵，機場丟失。日軍由幾個方向強渡柳江，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攻陷了城南各高地，守衛市區的第 44 師第 313 團的一個營全部陣亡。

11 日，柳州為日軍所占。這樣，廣西境內的兩座主要城市幾乎同時告失。

在桂林北部激戰的同時，日軍也自 9 月上旬沿西江兩岸對廣西發動攻勢，

主力分路趨向桂東重鎮梧州。9 月 22 日，梧州淪陷，彤竹機場也於 24 日喪失。日軍繼續西進，卻不料在進展十分順利的情況下遭第四戰區兵力的猛烈反擊。10 月中旬，日軍集中火力向桂平發動猛攻，守軍 155 師與日軍展開巷戰，1 個營全部陣亡，12 日，佔領了桂平。

桂平失陷之後，張發奎集結第四戰區主力（共 8 個師），利用該城周圍險峻地形突然間發動反擊。19 日，第 64、第 46 兩軍在猛烈炮火和美軍飛機的支援下首先猛攻蒙江圩一帶的日軍。經過 3 日戰鬥，終於遏止了日軍攻勢，佔領蒙江圩。22 日、23 日，敵我雙方在桂平西南的新安山展開爭奪，陣地被中國軍隊奪回。隨之，美軍飛機和中國的炮兵部隊對桂平城發起猛烈轟擊。日軍的通信設施全被炸毀，內外聯繫均告中斷。該旅團幾盡全軍覆滅，彈藥告罄。日軍一路進展順利，突遭反擊，大感意外，立即組織有力部隊抵抗，再次掌握了局勢，中國軍隊被迫放棄反擊。

為了給中國軍隊以進一步的打擊，日軍第 11 軍令第 3、第 13 師團迅速向桂西展開進攻。

22 日，日軍第 13 師團經河池，沿黔桂路進攻該軍陣地。同時，日軍第 3 師團也在思恩、荔波等處擊潰了第 27 集團軍的防守。第 97 軍腹背受敵，難以移動。26 日，日軍向大山塘該軍防守的主陣地發起攻擊，並不斷增加兵力。日軍在飛機掩護下，經過 3 日激戰，摧垮了守軍簡單的防禦工事。

日軍突入黔南，貴州危機，重慶的國民政府亦危機。中國軍隊的主力遠在滇西和緬北，魏德邁不僅建議蔣介石抽調在緬甸的五個中國師中的兩個回國阻敵，而且建議“應有再遷都的準備”。蔣介石與高級官員會商後，決抽調第一、第八等戰區的兵力增援，如戰局再惡化，則將遠征軍全部調回。

突入貴州的日軍事實上已成強弩之末。由於半年多來，日軍消耗過大，戰線越拉越長，兵力越來越不足，給養也很難補充，在雪花紛飛的 12 月，日軍仍穿著夏服，軍靴也破爛不堪，再者制空權早為美軍所控制，日軍只能選擇夜間

行動，宿營也只能在野外。沒有辦法，日軍只能主動後撤，趁此機會，何應欽、湯恩伯在貴陽指揮軍隊收復失地，至 12 月上旬，相繼收復獨山、八寨、三合、荔波、上司、下司、六寨等地，中旬又收復南丹。但日軍退卻也不是無止境的，中國軍隊在進攻河池時，受到了日軍的猛烈攻擊，雙方便在此固守，展開拉鋸戰。

黔南激戰正酣，廣西南部又起戰火。11 月 18 日，日軍第 23 軍與第 22 師團全力會合，沿邕賓公路撲向南寧。桂南一帶的廣大地域內，多為地方團隊守衛，兵力單薄，遇敵即潰。正規軍僅由鄧龍光指揮的第 62 軍、第 64 軍，他們與敵人進行短暫接觸，其中 62 軍一部在旖坳鄉附近，與敵人一聯隊相遇，雙方展開了激烈戰鬥，62 軍傷亡慘重，團長以下軍官幾全部犧牲。24 日，南寧失守。

同時，駐越南日軍第 21 師團一部趁中方潰敗之機，分兵數路，進人中國境內，擊潰地方部隊防守，主力奔向南寧。1 1 月 10 日，南寧南下日軍第 23 軍與越南北上日軍在綏淥會師，日軍渴望已久的大陸交通線便完全打通。至此桂柳會戰結束，從而整個豫湘桂戰役也結束。

桂柳會戰，日軍打通了中國大陸交通線，實現了作戰企圖。但是自此之後，日軍再也無法保障大陸交通線暢通，也無法阻擋美機對日本本土的空襲轟炸。這一戰日軍損失了 1. 3 萬餘人，為中國軍隊反攻提供了條件。

第二十一節　湘西會戰

該保衛戰是芷江會戰的中心區，日軍“芷江攻略作戰”亦在奪取我芷江空軍基地。這次戰役日軍大敗。

1945 年 4 月中旬，長江南面湘西大地戰事又起。日軍第 6 方面軍第 20 軍主力，從長沙、衡陽地區，分南、北、中三路，向雪峰山東面殺來。雪峰山綿亘數百里，從東北至西南側峙湘西，東臨資水，西靠沅江，地勢險要複雜，是湘西芷江中、美航空基地的天然屏障。北路日軍：重廣支隊向雪峰山東麓的新

化方面進擊。中路日軍：第 116 師團主力，由隆回經山門，向雪峰山中部腹地猛進。南路日軍：關根支隊和木佐木支隊，向新寧、武岡地區進犯。進攻初期，日軍進展順利。特別是第 116 師團的挺進部隊第 109 聯隊，4 月 11 日從寶慶出發，途中未遇大的抵抗，即於 4 月 17 日深入到雪峰山中南部龍潭司附近的圭洞。第 116 師團長菱田元四郎中將異常興奮，對此判斷，日軍將不費吹灰之力，即可拿下芷江要地。該師團長一面命令挺進部隊繼續猛攻，擴大戰果，一面與南、北兩路日軍商議，在深入雪峰山腹地之前，各路主力密切配合，從北迂回包圍，將雪峰山南麓尾巴上的洞口、武岡地區的第 74 軍吃掉。長菱田元四郎中將的意見得到第 20 軍司令官的認可。4 月 19 日，各路日軍紛紛調整部署，企圖向雪峰山南麓撲進。但是，正當日軍調整兵力時，戰場情況卻風雲突變，使菱田中將的計劃頓成泡影。北路，重廣支隊前進到韶山地區丘陵山地後，遭到韓浚橋第 73 軍的堅決阻擊。4 月 21 日清晨，該路日軍冒進到桃林徐家橋時，突遭西邊和北邊兩面山上迫擊炮、機關槍的猛烈轟擊掃射，抬頭一看，四面山上布滿了中國軍隊，始知鑽進了“口袋”。

中國軍隊以發煙彈指示日軍集中的位置，迫擊炮彈如同冰雹似地在敵群中從天而降，哪裡有大群的敵人，哪裡就是一片火海。北路日軍開始展開痛苦的突圍作戰。

南路的關根支隊爲了策應第 116 師團的殲滅戰，決定從西、南兩面對第 74 軍構成包圍圈。令支隊主力突進到瓦屋塘附近，然後迂回到中國軍隊主力背後，企圖斷其退路；令支隊另一部兵力向武岡山前進。關根支隊在武陽、武岡地區遭到第 74 軍狠狠打擊，使之無法前進。中路：第 116 師團的情況最爲不妙。首先傳來的是挺進部隊第 109 聯隊的呼救聲。第 109 聯隊突進到圭洞附近，立即遭到第 100 軍之 51 師的堅決阻擊。接著，第 100 軍之 63 師一部和第 74 軍之 19 師從清山界西進，將敵軍包圍在叢山峻嶺之中，從東、西兩個方向狠狠夾擊。日軍左沖右突，無法擺脫困境，遂搶占附近山頭陣地固守，同時向師團長呼救

求援。師團主力亦處處受到守軍阻擊。中、美混合空軍從 4 月 23 日起，不斷出動戰鬥轟炸機，把成百上千噸的炸彈傾倒在日軍陣地上。

4 月 27 日，日軍第 20 軍司令官阪西一良中將見圍殲第 74 軍已不可能，又一次改變作戰計劃，決定投入第 47 師團主力，傾力向雪峰山突進，解救被中國軍隊包圍在圭洞地區的挺進部隊。同時，在沅水以東的龍潭司地區圍殲第 100 軍爲首的中國軍隊主力。根據阪西軍司令官的命令，第 116 師團長菱田中將對本師發出命令：挺進部隊應確保現占據地帶，與師團主力的進出相呼應，準備攻擊龍潭司一帶之敵。加川部隊迅速突破江口附近敵陣地，然後向龍潭司突進。兒玉部隊在攻佔洞口後，應首先向江口前進……

日軍的整個企圖是：以挺進部隊堅守在雪峰山中，吸引中國軍隊主力於沅江以東龍潭司附近而聚殲之，卻正中中國下懷。

芷江。第 4 方面軍總司令部。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偕同美軍作戰司令麥克魯將軍、參謀長巴特魯將軍一行，飛抵芷江，與第 4 方面軍總司令王耀武將軍一起策劃雪峰山會戰下一步的戰略。何應欽認爲，日軍採取多路進攻，分進合擊，意在奪取我芷江空軍基地，作爲向重慶進攻的第一步。但是，日軍的多路進攻明顯暴露出兵力分散不足，易於被我各個擊破。同時，雪峰山地形複雜險要，易守難攻，對我軍有利。因此，要採取誘敵深入，待敵進到有利地帶，乃進行全力反攻，將分路進擊之敵各個殲滅於雪峰山區。基於以上原則，何應欽下達命令：

王耀武第 4 方面軍之 100 軍、74 軍、73 軍會同王敬久第 10 集團軍之 92 軍一個師，分別在龍潭司、雪峰山南麓和新化地區吸引阻擊敵人。第六戰區胡璉第 18 軍火速從鄂西南下，撥歸第 4 方面軍序列。其部隊應從辰溪、淑浦插入雪峰山東面的新化地區，再沿雪峰山東麓南下至隆回，截斷湘黔公路，與北進之湯恩伯軍會合，將日軍關閉在雪峰山區。湯恩伯第三方面軍第 94 軍和第 26 軍（一個師），從廣西邊境前出雪峰山南麓，配合第 74 軍，包圍殲滅南路日軍，

并北上至隆回，與第 18 軍匯合，完成封閉雪峰山之敵的任務。陸軍總司令部直轄廖耀湘新編第 6 軍，從雲南空運湘西，配置於芷江、安江地區，爲總預備隊。中、美空軍混合大隊，以兩個轟炸機大隊配合作戰。何應欽同時還要各部隊在運動集結時，充分利用雪峰山作掩護，隱蔽其戰略企圖。各部隊按照命令積極運動開進。第 18 軍軍長胡璉率領部隊從鄂西日夜兼程向雪峰山趕來。5 月 13 日，胡璉隨前衛部隊到達淑浦第 100 軍軍部，見到了他的黃埔軍校四期同學——第 4 方面軍參謀長丘維達將軍。老同學在戰場上相逢，分外親熱。胡璉對湘西情況比較陌生，寒暄幾句後，馬上向丘參謀長瞭解戰場情況，以及這次會戰的計劃，敵我雙方各部隊的位置和態勢。丘參謀長要爲老友設宴洗塵，胡軍長婉言謝絕，說："兵貴神速，不敢久留，等打敗了日本鬼子，咱們長沙再敘友情！"說完跨上戰馬，帶著隊伍走了。中路日軍，挺進部隊仍在重重包圍中奮力掙紮。第 116 師團主力各部，竟相向雪峰山中突進。兒玉部隊於 4 月 29 日攻佔洞口，打開了沿軍用公路進軍雪峰山腹地的大門，會同其他各部，向江口突進。上萬人的大軍，沿著洞口至江口的山間公路推進。結果，被 74 軍 51 師的兩個連堵在了鐵山腳下。此處地形異常險峻。軍用公路北側是鐵山，南邊是鐵山莊。兩連守軍分別住在鐵山和鐵山莊，居高臨下，用迫擊炮轟擊公路上的大隊日軍。中、美空軍接連出動飛機，對峽穀中的日軍進行輪番轟炸掃射。日軍連續發動衝鋒，均未能打開這道"鬼門關"。

第 116 師團長見情況險惡，未經請示軍司令官，便下令停止向江口進軍，部隊退回月溪，直接北上救援挺進部隊。奉命退回月溪北上救援的部隊，向北沒翻過幾個山頭，就在上渣坪、土嶺界附近遭到中國軍隊堅決阻擊，被堵住去路，無法前進。中、美空軍跟蹤飛來，又是轟炸又是掃射，使該部日軍陷入死地。從山門突進的另一股日軍，也在老隘塘附近受到中國軍隊的包圍攻擊，死傷累累，前進不得。自此，敵 20 軍關於在龍潭司附近殲滅中國軍隊主力的戰略企圖又破產了。

日軍各級統帥部一片焦慮、惶恐。日軍第 6 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頭腦比較清醒。從一開始，他就反對岡村寧茨那種不顧雙方戰力實際的狂妄西進計劃。對芷江進攻作戰持完全否定的態度。4 月 25 日，日軍第 6 方面軍破譯了中國軍隊無綫電報，得知有相當數量的中國軍隊正陸續運到芷江。岡部大將深爲憂慮，認爲若不慎重指導，參戰部隊恐將全軍覆滅。兩天後，遂下決心放棄奪取芷江的打算。爲了撤出陷進雪峰山區的第 20 軍，他命令第 34 軍主力立即向長沙附近集結，準備支援掩護第 20 軍的撤退。但是，奪取芷江是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茨的決定，并得到大本營批准的，岡部是無權改變這一作戰的。因此第 20 軍司令官阪西一良中將面對陷入險境且被分割包圍的全軍，心急如焚，只得於 5 月 3 日向各部隊下達命令：各自整理部隊，等待新的命令。當天，阪西一良向岡部大將報告：“敵軍集中主力對芷江方面作戰，大大出乎意料。我軍無法按原計劃進攻芷江，請求增加二至三個師團，予敵以大的打擊。”岡部直三郎的意見是放棄進攻芷江，所以否定了阪西一良的意見。但他還是把自己的意見和第 20 軍的請求，一并上報南京的岡村寧茨總司令官。岡村寧茨當即表態：可以採納阪西一良中將的意見，再增加二、三個師團的兵力，繼續西進。派遣軍總參謀部宮崎作戰主任，卻堅決反對阪西將軍的意見。此人亦是一個頭腦冷靜的軍人。他清楚地知道：1944 年冬季，就在日軍從廣西向貴州大舉冒進之時，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爲了適應與美、英等同盟軍的聯合行動，由守勢轉爲攻勢，在昆明設立了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由參謀總長何應欽上將兼任陸軍總司令。陸軍總司令部所轄部隊爲：衛立煌的中國遠征軍；以盧漢、張發奎、湯恩伯、王耀武爲司令的四個方面軍；杜聿明的昆明防守司令部等部隊；共計二十八個軍、七十多萬兵力。這些部隊都是蔣介石的精銳，多數已換成美式裝備，有的受過美軍嚴格訓練，戰鬥力特別強。就在岡村寧茨輕狂西進之時，蔣介石正考慮在中、美空軍混合大隊配合下，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精銳之師，從西南開始全面反攻。因此，宮崎向岡村寧茨進言：“在雪峰山

阻擊我軍的中國軍隊，雖然數量并不大，但全系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所轄部隊，戰鬥力不容忽視。從敵戰力等各種因素考慮，要扭轉雪峰山的被動局面，至少還需投入七個師團兵力。因此，現在應該採納岡部將軍的意見，果斷中止芷江作戰。”岡村寧茨無論如何也不願承認派遣軍的失敗，因此，無論如何也不願下令中止芷江作戰。但是，若要向雪峰山大量投入兵力，中國軍隊也必然熱烈響應，大量投入兵力。這樣下去，將出現難以預料的中、日兩軍大規模決戰的局勢。在雪峰山決戰，只有對中國軍隊有利，而對日軍來說，那裏簡直是個無底洞。岡村寧茨痛苦地猶豫著。

雪峰山前綫，南路戰場。湯恩伯的部隊如同出山之虎，前出廣西邊境，撲向日軍，會同第 74 軍，立即將南路日軍分割包圍，使其首尾不能相顧。5 月 4 日。湯軍和第 74 軍發動總反攻。南路日軍關根支隊和木佐木支隊全綫崩潰，一片混亂，各自奪路而逃，各級指揮官無法統率自己的部隊。日軍呈現出兵敗如山倒的現狀。其第 115 大隊在萬福橋附近被包圍全殲。關根支隊司令部及其附近部隊，被湯軍包圍，殲滅殆盡。其他各聯隊也在武岡、花園、隆回等地潰不成軍，幾被全殲。湯恩伯將軍指揮部隊一路橫掃北上，在隆回的桃花坪地區，同南下的胡璉第 18 軍會師，完成了對敵的全面包圍。

北路戰場。敵重廣支隊從韶山地區拼死突出重圍，進至新化、洋溪地區，又陷入中國軍隊重圍。激戰數日，損失慘重，於 5 月 8 日，未待接到撤退命令，即突圍逃跑。幸得前來增援的第 47 師團主力相救，殘餘兵員才得以逃脫。

中路戰場。第 116 師團各部陷進雪峰山中，被優勢的中國軍隊分割圍殲，戰況空前激烈。中、美空軍和地面部隊的配合作戰，達到較高的協調和一致。混合空軍頻繁出動，對重圍中的日軍實行地毯式轟炸，并大量投擲凝固汽油彈。在雪峰山中，到處是一片片火海，數萬日軍在火海中痛苦掙紮。

5 月 9 日。菱田師團長終於收到第 6 方面軍轉來岡村寧茨總司令官命令撤退的電報。菱田中將絕望地向師團各部發出命令：“殺出一條血路撤退！”挺

進部隊之殘部乘夜暗偷偷突出重圍，向東逃竄到老隘塘附近，再次被中國軍隊包圍，拼死突圍不成功，且已彈盡糧絕，雖經苦戰，仍全軍覆滅。師團主力被殲滅，殘部在第 34 軍主力和第 47 師團的拼死救援下，才僥幸逃脫。

雪峰山一戰，日軍陸軍部承認，傷亡共計：二萬六千五百一十六人。當然這是大大打了折扣的數字。雪峰山保衛戰，屬中國戰場最大的一次勝仗，也是日軍敗在國軍手下最慘的一次。日軍此役受挫，岡村寧次遂開始全面收縮兵力，開始從廣西、廣東等地後撤，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岡村寧次徹底放棄了西進的企圖。戰後，國軍第七十四軍因戰功卓著，榮獲國民政府頒發的第二面“飛虎旗”。

《美國紐約時報》對此發表評論說：“芷江會戰勝利佳音，可視為對日戰爭轉摺之暗示。”不久，這段評論就被言中。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接受《波茨坦公告》，宣佈無條件投降。一 1945 年 8 月 21 日，以侵華日軍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為首的日軍代表飛臨湖南芷江向蔣介石國民政府乞降，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艱苦抗戰，終於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第二十二節　遠征軍及仁安羌戰役

蔣介石派遣遠征軍出師援助友邦抗戰，是中國人民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大貢獻。

1942 年春，中國遠征軍出戰緬甸，是抗日援英、保路衛國的偉大壯舉。1941 年 12 月，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发。一方面，中、美、英、蘇等 26 個國家組成世界反法西斯聯盟，和日、德、意等軸心國家的鬥爭進入全新的階段。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動用海陸空軍，把美、英、荷苦心經營的南亞諸島國，一塊塊的切下來。1941 年 12 月 25 日，香港數萬英軍向日軍第 23 軍投降；1942 年 1 月 2 日，日軍佔領了菲律賓首都馬尼拉；1 月 23 日，日軍南海支隊在在拉包爾登陸，並佔領該市；1 月 24 日，日軍攻佔巴厘巴板；1 月 30 日，日軍東方支隊佔領安汶島；2 月 4 日，日海軍航空隊對爪哇海域荷屬東印度艦隊進

行攻擊；2 月 9 日，日軍佔領望加錫；2 月 10 日日軍占領班格爾馬辛；2 月 14 日，日軍空降部隊佔領蘇門答臘島；2 月 15 日，日軍攻佔英軍遠東軍總司令所在地新加坡。英軍司令官白西華向日軍第 25 軍投降。日軍攻佔新加坡時，繳獲各種山炮三百多門；高射炮一百門；要塞炮五十四門；步槍六萬多條；汽車一萬多輛（比中國全國汽車總和還多一倍多）；向日軍投降的英軍各級將官和士兵共 10 萬多人。日軍統帥部在開戰前的判斷，攻佔新加坡至少需要一百天時間，實際戰鬥整整縮短了一個月。攻佔新加坡要衝，日軍實際上已突破南方要域作戰的關鍵。

五月初，日軍南方軍佔領了菲律賓全城。至此，西、南太平洋上的菲律賓、泰國、馬來亞、新加坡、印尼、緬甸、香港、關島、威克島、俾斯麥群島、新愛爾蘭群島、新不列顛群島、中所羅門群島、吉伯特群島、新幾內亞島等，盡為日軍佔領。

1942 年 1 月上旬，日軍由泰國大舉進攻緬甸。其如意算盤是，截斷自緬甸仰光至中國雲南的國際交通線，阻遏民主國家對中國的物資援助，加強對中國和印度的壓力，開闢進軍印度，和德國在近東會師的通道。

抗戰中，世界民主國家援助中國的南方通道本有香港至廣州、雲南至越南、越南至廣西等多條。至 1941 年，只剩下緬甸至雲南一線可用。其路徑為南起緬甸的南方港口城市仰光，沿緬甸中央鐵路北上，經同古、曼德勒、臘戍等地，與 1937 年 8 月趕修完成的滇緬公路相接。日軍侵入緬甸，這就嚴重威脅中國接受國際援助，補給物資的生命線，為中國勢所必爭。緬甸是英國的殖民地，從日本醞釀入侵緬甸起，中英兩國就不斷協商中國與英國共同防禦滇緬路問題。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 1 月，中國政府調集精銳部隊，3 個軍 9 個師，共 10 萬兵力，組成中國遠征軍第一路，準備進入緬甸，與英軍協同作戰。該部初以杜聿明為代理司令長官，4 月 2 日，改以羅卓英繼任。“槍，在我們肩上；血，在我們胸膛。到緬甸去吧，走上國际戰場。”當遠征軍高唱戰歌進入緬甸之後，

迅即成為抗擊日軍主力，先後在同古保衛戰、斯瓦阻擊戰、仁安羌解圍戰、棠吉收復戰等戰役中取得出色成績。其中，同古保衛戰是入緬甸后的第一戰。第5軍第200師戴安瀾部孤軍奮戰12天，以傷仟人的代價，殲敵5000多人。日軍橫田大佐不得不在日記承認："南進以來，從未遭遇若是之勁敵。勁敵為誰？即頭頂青天白日徽之支那軍也。"仁安羌之戰，66軍新編38師孫立人部以少數部隊擊敗日軍，解救英軍7000人出險，孫立人因此被英國國王授予"帝國司令"勳章。但是，由於英軍早已決定放棄緬甸，退保印度，中英兩軍之間存在戰略分歧、利益矛盾等原因，遠征軍作戰失利。4月27日，英軍全部撤往緬甸的主要河流依洛瓦底江西部，並繼續向印度撤退。29日，日軍攻佔緬北重鎮臘戍，切斷中國遠征軍回國的退路，中國軍隊不得不決定撤退。5月初，日軍相繼侵佔滇西邊境城市畹町、芒市、龍陵等地，推進至怒江惠通橋西側，中國守橋部隊炸橋自衛。兩軍自此隔江對峙，達兩年之久。

在緬北的遠征軍一部分隨中國戰區參謀長、美軍駐華總司令史迪威退入印度，第5軍第96師餘韶等部則穿越480公里的野人山，跋涉峻嶺密林，戰勝毒蟲猛獸，艱苦備嘗，饑病交加，於6月24日退入雲南。北撤途中，戴安瀾將軍身負重傷，於5月26日臨近國門時去世。同古之戰前，戴安瀾就曾在致妻函中表示："孤軍奮鬥，決以全部犧牲，以報國家養育。"去世前，還喃喃自語："反攻！反攻！祖國萬歲！"。總計，遠征軍最初動員人數約10萬人，至8月初，僅餘4萬人左右。第96師原有9863人，至此僅餘約3000人。

退入印度的中國遠征軍第五軍新編第22師廖耀湘部和第66軍新編第38師孫立人部在藍姆伽集結，接受美國裝備和訓练，改編為中國駐印軍。1943年春，中美工兵部隊在孫立人所率先遣隊掩護下開始修築中印公路。10月，駐印軍新編第一軍鄭洞國部奉命從印度東北邊境的雷多出發，先後進入胡康（意為死亡）河谷與孟拱河谷，進攻緬北日軍。1944年4月28日，中美混合支隊長途奔襲緬北戰略要地密支那機場。7月7日為抗戰七周年，鄭洞國下令向密支

那守敵發動全面攻擊，至 8 月 5 日，歷時 100 天，全殲守敵。自此，中國駐印軍完全掌握緬北的戰略主動權，陸續攻克八莫、臘戍等城鎮 50 多座，進軍 400 多公里，殲敵 33000 人，收復緬甸失地 13 萬平方公里。12 月 27 日，中國駐印軍新 38 師孫立人部收復雷允，進入滇西中國國土。

在雲南的中國遠征軍於怒江前線穩定後即練兵、整訓，受訓幹部和士兵共約 1 萬人左右。1943 年 3 月 28 日，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司令部在楚雄成立，以陳誠（前）、衛立煌（後）為司令長官，黃琪翔為副司令長官，下轄宋希濂的第 II 集團軍和霍揆彰的第 29 集團軍，共 16 萬人，其中接受美械裝備的達 12 個軍。1944 年 5 月，遠征軍強渡怒江，反攻滇西日軍。首攻雄踞怒江之側的松山，日軍在此構築了龐大而堅固的防禦體系，以重兵據守，第 8 軍何紹周部 6 次圍攻，至 9 月 7 日，投入兵力總計 6 萬人，奮戰 100 天，才全殲頑敵。騰沖也久攻不下，蔣介石直接下令，必須在 9 月 18 日國恥紀念日之前奪回。13 日，日師團長髮出訣別電，進行自殺性反撲，全部就殲。此中國遠征軍陣亡 8 千餘人，傷者近萬。1945 年 7 月建立國殤墓園。龍陵，兩軍爭奪近 5 個月，是遠征軍滇西反击戰局最為複雜、耗時最長，動用兵力最多，殲敵也最多的戰役。總計在前後 8 個月中，遠征軍以傷亡 67400 人的代價，收復滇西全部失地 3 萬平方公里，殲滅日軍 21000 多人。1 945 年 1 月 28 日，中國駐印軍與中國遠征軍在芒友會師，中印公路在畹町舉行通車典禮。4 月 28 日，侵緬日軍撤出仰光。

中國遠征軍赴緬作戰之際，正是日軍為打通大陸交通線，發動一號作戰之時，中國政府甘冒軍事大忌，在國內、國外兩個戰場同時作戰，其艱難竭蹶、各方支絀的情況可以想見。

中國遠征軍在緬北、印度、滇西的作战是清末甲午战争以来，中國第一次出師援助友邦，抗擊侵略的正義軍事行動，它抵禦了日軍緬甸方面軍一半以上的兵力，解除了日本對中國西南國際補給線的封鎖，保衛了中國的西南大後方，

並且協同盟軍阻遏了日軍對印度的進攻，收復緬甸全境，配合了盟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反攻，是中國人民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大貢獻。

遠征軍最著名的作戰事例是仁安羌戰役。此役中國軍隊以一團擊敗日軍一師，並將被困的英緬一師救出重圍，我軍憑藉簡陋裝備，以寡擊眾大舉殲敵並解救七千英軍，令盟軍刮目相看。

我遠征軍之入緬作戰，原已劃定作戰區域，指明仰曼鐵路以西歸英軍防守，然支援英軍之作戰，乃我派遣遠征軍之本旨，故有仁安羌解圍之戰。

當敵我在羅依考、棠吉各處鏖戰之際，敵第三十三師團約兩個聯隊即分沿伊洛瓦底江北進，繞至英軍後方，佔領仁安羌油田，切斷英軍歸路，遂將英緬軍第一師全部及戰車旅一部包圍于仁安羌以北地區。同時，以一部約一大隊兵力佔領賓河（按：即平牆河）右岸渡口，阻截英軍之增援，此時在賓河右岸與敵掙紮之英軍，僅有殘餘步兵連及裝甲旅之戰車山炮各一部，而被圍之英軍則已陷於糧彈俱盡飲水絕源之苦境，危急萬分。

四月十四日晨二時，英緬軍亞歷山大總司令面告我侯騰代表說明英軍垂危情形，要求我軍迅予援助。十七時，我遠征軍第一路羅卓英司令長官，乃令新編第三十八師第一一三團，由該師齊副師長率領赴巧克柏當，歸英軍第一軍團長指揮。

十五日，沿伊洛瓦底江北進之敵，已越過馬格威進佔仁安羌，英緬軍亞歷山大總司令尚感我一團兵力不足，複在梅苗與我遠征軍羅卓英長官、中國戰區史迪威參謀長舉行會議，要求我方增派援軍，我允即派新編三十八師兩團，以一團至納特卯克（在唐得文伊以北），以一團至巧克柏當，援助該方面英軍之作戰。此際，羅卓英長官即令增援部隊迅速行動，並將上項狀況向上峰呈報。至十七日晨，奉到重慶方面四月十七日電令：“新編第三十八師迅以兩個團增援英軍方面，並具報。”斯時，瓢背長官部指揮所獲悉新編三十八師之兩個團已於十六、十七兩日，先後到達各該指定地點。

十七日十一時，我開始抵巧克柏當之新編第三十八師第一一三團團長劉放吾，奉英軍第一軍團長史萊姆命令：“茲派貴官率貴團全部乘汽車至賓河，與戰車隊長協同，即向賓河右岸約兩英里處公路兩側之敵施行攻擊而殲滅之。”劉團長奉令後，即派該團副團長隨同英方戰車隊長，先赴賓河右岸附近偵察敵情地形，並親自率領該團向賓河兼程前進，至十九時到達目的地，即作攻擊準備。此時，英方附予輕．戰車十二輛及炮二門支援該團之攻擊行動。

十八曰拂曉，我第一一三團展開於賓河右岸之線，在英軍戰車及炮兵各一部之協同下，向敵開始攻擊。是時，該師師長孫立人已由曼德勒星夜趕到前線指揮，從敵之右翼施行側擊，我軍士氣旺盛，奮勇直前，激戰至十二時許，即將賓河右岸之敵全部擊潰，殘敵渡河逃竄，我右翼營先行渡河跟蹤追擊，惟為左岸之敵所阻，未克將敵捕捉殲滅。

此時，英軍第一軍團史萊姆軍團長，又接到被圍英緬軍第一師史高特師長無線電話稱：“本師飲水及食糧斷絕已經二日，困難萬分，官兵無法維持，勢將瓦解。”乃再要求我軍繼續攻擊，速解英軍迫切之圍。孫立人師長見賓河左岸一帶地形於敵有利，而我僅有兵力一團，力量實感不足，如在敵瞰制之下，遽行晝間攻擊，不惟難以達成解圍目的，反足招到不意之損害，乃決定在是日黃昏前，盡諸般手段，偵察當面之敵情地形，再利用夜晚調整部署，於明（十九）曰拂曉繼續攻擊。然英軍史萊姆軍團長，仍堅請立即攻擊，經我孫師長一再說明利害，並促其速電告被圍之師：“務必再堅忍一日，當負責於明日拂曉開始攻擊，即戰至最後一人，亦必達成救出被圍英軍之目的而後已。”史萊姆軍團長深為感動，我孫師長乃得確定最後之決心，施行翌日拂曉攻擊計畫，遂於十六時許，先令第一一三團就已佔領各要點，徹夜固守，嚴防敵之反攻，並限於黃昏前盡諸般手段，偵察當面之敵情地形，準備次曰拂曉之攻擊。十六時三十分，再於賓河右岸約一千六百公尺之公路附近無名村內指揮所，下達作戰命令，主要內容如下：

一、當面之敵已退到賓河左岸高地一帶陣地防守中。

二、第一一三團暫停攻擊，本晚就已佔領之各據點徹夜固守，但已渡河之右翼隊第二營，應多派小部隊向當面之敵不斷施行擾亂攻擊。

三、英軍炮兵隊在原陣地，對賓河左岸白塔附近之敵陣地及仁安羌村落區域，不斷施行擾亂射擊。

四、英軍戰車隊撤到師指揮所附近待命。

此際，我孫師長與英軍史萊姆軍團長研究明（十九）日拂曉攻擊之部署，孫師長主張以重點指向敵之右側，蓋我右翼方面全系石山，側背臨河，萬一攻擊受挫，危險較大；但史萊姆軍團長以被圍之英軍系在仁安羌東北側附近地區，倘我之主力由該方面進攻，則被圍英軍難免不受我軍炮火之損害，且解圍後撤亦很困難，故堅請主攻改由我右翼施行。因此，乃變更主攻方向，改由我右翼實施，是夜，敵人曾不斷施行小規模之反擊，但均被我擊退。

十八時，我新編第三十八師，乃依據與英方之協議，下達明（十九）曰拂曉攻擊命令，主要內容如下：

一、當面之敵情無變化，仍堅守賓河左岸高地一帶陣地，英緬軍第一師仍在仁安羌東北地區被敵包圍，已彈盡糧絕危急萬分。

二、我師以擊潰當面敵人救出英軍之目的，於十九日拂曉五時三十分，繼續攻擊。

三、第一一 三團於明（十九）日拂曉五時三十分，即向油田區之敵攻擊，重點指向敵之左翼。

四、英軍炮兵隊（火炮二門），以一部火力協助第一一三團之左第一線，攻擊賓河左岸之敵，以主火力支援其右第一線我主力之進攻。

五、英軍戰車隊以全力沿公路進攻，協同我步兵之攻擊。

六、餘現在賓河右岸約一千六百公尺公路附近之無名村，隨戰鬥之進展，推進至賓河河岸。

十九日四時三十分，我已完成攻擊諸準備，當令第一一三團全部渡河，迄拂曉時，已迫近敵人陣地，並開始攻擊前進。我右翼部隊不久即將敵第一線陣地完全佔領，漸進入山地，敵旋增援逆襲，於我既得陣地附近，反復爭奪，戰況至為激烈。時我火力旺盛，敵兵死亡枕藉，我第三營張琦營長倍極英勇，於指揮該營衝鋒之際壯烈成仁。激戰至十四時卒將五〇一高地佔領，旋逐漸進展，遂將油田區之敵完全擊潰，克複全部油田。十五時左右救出被圍之英軍，及美教士、新聞記者等五百餘人。時猶有少數之敵佔據堅固建築物頑強抵抗，當令第一一三團一面肅清殘敵，一面固守要點掩護英軍之撤退，於是被圍之英軍全部約七千餘人，傍晚均獲解救，經我左側向賓河右岸陸續安全退出。該部英軍已潰不成軍，狼狽不堪，當其渡過北岸見我官兵時，均豎大拇指示意，並高呼："中國萬歲！"與我官兵互相擁抱，其情景至為動人，惟該英軍已無再戰能力，乃轉向敏揚集結休整。

此際，我後續部隊尚未趕到，孫立人師長以第一一三團亘三日夜之激烈戰鬥，官兵已疲勞過甚，而當面敵軍尚有約兩聯隊之眾。為防敵人偵知我之實力，乃設置疑兵虛張聲勢，並令以小部隊不時施行突擊，以炫惑敵人。另令第一一四團（欠一營）及直屬部隊之一部，仍留曼德勒城防守，積極構築工事，師司令部及直屬部隊，均限於二十日晨開抵賓河右岸待命。此時，第一一二團已由納特莫克開赴該地，以期增強力，掃蕩當面之敵。二十日九時，我第一一三團，在仁安羌油田區以南約十公里一帶地區，與敵成對峙狀態。十時許，有敵約四百人向我左翼包圍，我步炮兵協同迎擊，敵未得逞。入夜，敵以大批汽車輸送大量增援，我孫立人師長以第一一二團業已到達，具有必勝把握，決以該團為主力，于明（二十一）日繼續攻擊，向敵右翼包圍，斷其後路，期將該敵壓迫于伊洛瓦底江左岸一舉而殲滅之。乃於二十四時下達攻擊命令，主要內容如下：

一、當面之敵正與我第一一三團對戰中，本（二十）日晚據報，敵以大批汽車輸送大量部隊增援，似有明日拂曉對我發起攻擊之企圖。

二、本師以擊破該敵之目的，本（二十）曰晚即利用夜暗，將部隊向前推進，明（二十一）日拂曉前，展開于賓河左岸第一一三團陣地之左翼，亘油田之線，保持主力于左翼，將重點指向敵之右側背，壓迫敵人于伊洛瓦底江左岸地區，而殲滅之。

三、第一一三團為右翼隊仍在原陣地利用地形，以猛烈火力牽制敵人，協同師主力之攻擊。

四、第一一二團（欠一營）為左翼隊，即利用夜暗向前推進，於明（二十一）曰拂曉展開于賓河左岸之線後，即以主力指向敵之背後包圍敵人而殲滅之。

五、第一一二團第一營為師之預備隊，位置於左翼隊後方。

六、英軍炮兵應於明（二十一）日拂曉前，完成射擊準備，以火力協同左翼隊之戰鬥，以一部協同右翼隊之戰鬥。

七、工兵排及特務連（欠一排）均位置於師戰鬥指揮所附近。

八、通信連以師指揮所為基點，構成向各部隊之通信網。

九、彈藥補充，以汽車向前輸送。

十、傷兵救護，以英方救護車擔任之。

十一、配屬於師之卡車十五輛，均控制於師戰鬥揮所附近，聽候派遣。

十二、餘位在戰鬥指揮所。

各部隊受命後，正分別嚴密準備中，忽然二十一日零時接到英方羅伯上尉送來英軍團長四月二十一之命令，主要內容如下：

一、據中國第五軍電稱，原有之計畫將變更，羅尾伯上尉將解釋其中情形，第二百師已退卻，以掩護東面軍之安全，此種臨時變故，實影響巧克柏當之前線。

二、因此種變更之情況，貴師應即退至貴羊，喬克巴唐間。

三、附屬貴師坦克車一隊與炮數門仍留於貴師作戰。

四、英軍第十七師現已調貴羊、梅克提拉之線，原任防禦之一旅集中于克巴亞，其餘向納特卯克移動中。

五、英緬軍第一師留於波把收容改編。

六、第七裝甲旅（炮兵及坦克車隊不含），向巧克柏當、梅克提拉公路二十七英里處移動。

孫師長奉命後，即下達命令，主要內容如下：

一、 當面之敵人與我第一一三團對峙中。

二、本師奉命即向巧克柏當方向轉移，第一日目標為貴羊。

三、英炮兵隊、師直屬部隊及師司令部暨第一一二團（欠一營）（同行軍序列），於明（二十一）日晨二時開始撤退。

四、第一一三團，於明（二十一）曰晨開始撤退。

五、第一一二團派兵一營為掩護隊，佔領賓河右岸陣地，掩護一一三團全部渡河後，於明（二十一）日四時開始撤退。

六、英戰車隊在原陣地，待掩護部隊撤退後，於明（二十一）曰四時三十分開始撤退，隨掩護部隊後尾跟進。

七、輜重車輛及師衛生隊，於明（二十一）曰一時三十分開始撤退。

八、餘現在指揮，撤退時在第一一三團後尾。

各部隊隨即遵命行動，移向指定地區集結，一切出敵意料，故亦未行追擊。

此戰，我以一團之兵力，擊潰優勢之敵，救出被困數日之英緬軍第一師全部，附騎炮戰車等七千餘人，馬千餘匹，另有其被俘之官兵五百余名，被困之美新聞記者、傳教士等數人均亦安全脫險，並奪回被敵軍擄去之英方輜重及汽車百餘輛，均悉數交還英方，擄獲敵旗幟武器彈藥等甚多，實為我遠征軍入緬作戰史中最光榮之一頁，此外並斃傷敵中隊長吉柳仲次以下官兵一千二百餘人，我亦傷亡官兵五百余名，其中第一一三團第三營營長張琦陣前壯烈成仁。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當孫立人將軍所部正掩護第五軍和英軍轉進途中，英緬軍亞歷山大總司令送來致孫將軍一函：“謹代表我第一軍及其他英帝國軍隊，對閣下熱誠襄助及貴師英勇部隊援救比肩作戰之盟軍美德，深致謝忱；本

人奉英皇陛下命：贈閣下以“英軍司令”，勳章，尤感欣慰；閣下受命掩護貴國第五軍之故，未得盤桓，殊以為憾！“(《孫立人回憶錄》)”

亞歷山大將軍的信函，肯定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在仁安羌締造的佳績。據孫立人在回憶錄中指出：“觀乎我軍參戰的一一三團全團，合計不過戰鬥員兵，一一二一人，與七倍於我的敵軍三十三師團二一四、二一五兩聯隊和特種兵激戰三晝夜，我軍雖陣亡員兵二〇四人、傷三一八人，但是斃傷了敵中隊長吉柳仲次以下約一千餘人，並且完成了解救英軍七千餘生命的任務，這一犧牲的代價，是很值得的。”

對於一一三團以寡擊眾致勝的原因，孫立人認為是：“敵寇與英軍作戰幾個月，英軍只是後退，從不對敵施行一次強烈抵抗，養成敵人驕氣，忽於此同一戰場同一時間，遇我國軍出其不意的猛烈攻擊，使敵軍突然轉居被動地位，一時莫知所措，只有挨打！而我官兵在國內已經一年餘的嚴格訓練，一般戰鬥技術都能發揮典令精神，早已躍躍欲試；而幹部都是經千錘百煉的戰士，得心應手的手足，個個都知恥近勇，逢此千載一時出國遠征作戰的機會，當然緊緊把握，毫不放鬆，故士氣異常旺盛，人人爭先，以戰勝為志，甚至以戰死為榮！”

第二十三節　52 軍浴血諾曼底

77 年前，二戰正酣。一批年輕力壯的軍人肩負著國家的重托，毅然奔赴硝煙彌漫的歐洲戰場，直接參與對法西斯德國的最後一搏。他們以血肉之軀洗刷民族的恥辱，使中華民族贏得世界的尊重，巍然屹立於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之列，為國家爭得了榮譽並成為聯合國的創始國，他們是我們民族的驕傲。

至今，兩萬余名祖國優秀的兒女的英靈仍然沉睡在英吉利海峽、諾曼底海灘，雖然他們的名字已經被歷史的潮流淹沒。

請國人記住，他們是國軍第 52 軍。

根據最新美國解密的檔，歷史學家發掘出不為世人所知的過去。蔣介石在二戰期間，不但把目光放在了中國戰場，也放在了歐州戰場，而這些史實卻埋沒在歷史中。

在一九四四年的諾曼底戰場上，一支國軍部隊用鮮血告訴了世界，什麼是國軍的血性。在二戰之後成立的聯合國當中，中國取得了至關重要的五常席位，從而獲得了國際事務的發言權。世人都以為這個席位只不過是羅斯福等巨頭們的施捨，殊不知，它卻是由幾萬中國軍隊戰士的鮮血換來的，在美國最近解密的二戰檔案中，這段歷史真相才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讓我們把時鐘調回到一九四三年五月，此時二戰已經進行了四年。在東歐，經過斯大林格勒戰役，蘇聯已經轉入戰略反攻，納粹德國節節敗退。在西歐，經過不列顛空戰失敗的德國空軍早已無力控制英吉利海峽的制空權。在這種有利形勢下，邱吉爾和羅斯福在華盛頓舉行會議，商討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問題。

同時，面對勝利的曙光，羅斯福初步提出了聯合國的構想，提議由英美蘇法中擔任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但是這個建議遭到了邱吉爾的強烈反對。邱吉爾認為國軍在中國戰場上的表現糟糕，讓中國成為常任理事國簡直是在“開玩笑”。

羅斯福很明白的告訴邱吉爾，讓中國加入安理會的目的就是為了戰後鉗制蘇聯。邱吉爾的回答是“讓中國人鉗制蘇聯？你認為中國人的戰鬥力比義大利更強嗎？”羅斯福沒有為邱吉爾的無知而生氣，反而是列舉了國軍在淞滬戰役，台兒莊中的優秀表現，試圖讓這位不瞭解中國戰場的朋友改變主意。但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大英帝國所積累的對中國的蔑視感不是幾句話能消除的。

為此，羅斯福又拿出了一個解決方案，提出在第二年進行的開闢第二戰場的戰鬥中，讓中國軍隊參與進來，如果證明“其戰鬥力符合一個常任理事國的標準”，那麼邱吉爾就不得反對中國進入安理會。對這樣的折衷方案，二人達成協議。

在與邱吉爾達成協議之後，羅斯福將此消息知會了正在美國進行第一夫人外交的宋美齡。蔣夫人雖然對邱吉爾的無理感到生氣，但是這位有著強烈政治直覺的女人知道，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好機會，一旦進入安理會，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就將確定。於是宋美齡在得知這一消息的第一時間就將其告訴了蔣介石。

雖然正面戰場上日本給國軍的壓力依然很大，但是蔣介石還是決定抽調駐守雲南的五十二軍，為即將到來的歐洲戰役做準備，并且指示宋美齡為這支部隊爭取到足夠的裝備。在宋美齡的斡旋下，羅斯福對蔣介石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援助，并且在運力吃緊的情況下，將五十二軍運往夏威夷，由美軍陸戰一師對其進行訓練，同時按照重裝部隊的指標，為其配備坦克大炮等裝備。

在半年的時間裡，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在陸戰一師嚴苛的教鞭下，進行著艱苦卓絕的訓練。首先一關便是體能訓練，要求所有人的萬米成績必須達到十八分鐘，否則就要淘汰回國。面對陸戰一師“東亞病夫”的嘲笑，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夜以繼日的訓練。并且在隨後的兩軍運動會中，以壓倒性的優勢戰勝了陸戰一師。除此之外，戰術，武器的操練都堪稱魔鬼般，但是將士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在一九四四年初舉行的一次演習當中，五十二軍用了一個小時，就攻克了陸戰一師把守的灘頭。從此之後，陸戰一師再也不敢小看五十二軍的將士。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就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將士們準備出發了。這一夜，軍長 ShirWong 中將特意為士兵們放了一個晚上的假，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手下這些可愛的士兵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再回來。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大霧籠罩著諾曼底海灘，五十二軍將作為盟軍的先頭部隊，打響對德國作戰的第一槍。其中第二師在 Wat-LongLim 的帶領下，負責左翼突破，第二十五師在師長 YuepShir 帶領下，負責中路的攻堅，而 195 師的師長 LimYoung 則負責帶領本部對右側進行佯攻。和他們并肩作戰的是美國

的王牌部隊，也是他們的老師——陸戰一師。在炮擊和轟炸之後，慘烈的登陸戰開始了。

第一個登上灘頭的士兵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我們只知道他有個很淳樸的外號“劉大棒槌”（WoodenClub,Liu)，這應該是一個山東漢子。在他踏上灘頭的一瞬間，就被德軍的二十四磅榴彈炮炸飛，如今，世界忘記了他，中國也忘記了他，只是在塵封的文字裡，還有著零星的記載。

負責中路的二十五師在德國的炮火之下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前面的一個碉堡吐出邪惡的火舌，吞噬著士兵的生命，師長石越見此，心急如焚。此時副師長 Chung-Go Sun 主動要求組織一個十人的小隊，進行攻堅。在火力的掩護下，Chung-Go Sun 抱著炸藥包，匍匐前進，到了碉堡之下，一躍而起，托起炸藥包，高呼“為了中華民國，前進”。一聲爆炸聲過後，橫在二十五師前面的攔路虎終於被拔掉，二十五師順利佔領了灘頭，并且建立起臨時陣地。左側突破的第二師在付出了五千人的代價之後也佔領了灘頭，師長 Wat-LongLim 陣亡，由副師長 Buk-Yee,Shar 代理師長之職。

相比之下，負責佯攻的 195 師很輕鬆就拿下了陣地。此後幾個月時間裡，三百萬盟軍從五十二軍守護的陣地當中登陸，源源不斷向前攻擊，像一把利刃，插入納粹德國的心臟。原本這支部隊在經過短暫的休整之後，將要和盟軍一起攻克柏林，但是由於豫湘桂會戰的爆發，國內戰事緊張，他們被緊急抽調回國，留下了未能攻克柏林的遺憾。

在得知五十二軍輝煌的戰績之後，邱吉爾終於不再反對中國成為五常之一，於是在接下來的雅爾達會議當中，確定了中國在聯合國當中的地位。

在官方的記載中，只有“五十二軍在長沙會戰之後，駐防雲南，負責後方的安全”。

瓦胡島上，有一群姑娘，在戰爭結束之後，每天都會來到機場和港口等候，等候那些讓她們心動的中國小夥凱旋。一年又一年，姑娘變成了老太太，等候

的人越來越少，最終一個也沒有了。而那場揮灑了中國人鮮血與榮耀的戰役也就此塵封在歷史的記憶中。

編者按：筆者在查閱二戰史料時，發現了史泰先生撰寫的一篇題為《五十二軍浴血諾曼底，中國終獲五常席位》的文章，文中號稱根據美國最新解密檔，在七十多年前的諾曼底登陸戰中，國軍第五十二軍用自己光輝的戰績向世界證明了中國軍人的實力和尊嚴，并且為中國爭取到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只是因為政治和其他原因，這段歷史早已被故意淹沒在塵埃之中。筆者為了查證那段歷史，決定遠赴臺灣和美國，尋找那個消失的真相。

啟程……

在計程車上，司機很快就發現我是大陸人，在和他的聊天當中，知道他是榮民的後代，這也正好省去了打聽榮民村的煩惱。汽車在臺北的大街小巷之中穿行，這座城市完全沒有北京那種宏大而浮躁的感覺，有的只是民國的精緻和完美。半小時之後，我到達了目的地——榮民村。

行走在榮民村，耳邊傳過的是各種方言，四川話，湖南話，河南話。我不斷向那些悠閒的老人們打聽，問他們是否認識五十二軍的士兵。終於，在一位老兵帶領下，來到了一座小屋門口，老兵顫巍巍的敲門，用那鄉土味十足的四川話叫到“範伢子，有人要採訪你哦”。一會功夫，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打開門，當聽說我的來意之後，他先是警惕看著我，但是隨後便露出了笑容，邀請我進去。

被採訪的老兵叫范閑，已經九十多歲高齡，他曾經是二十五師警衛團的士兵。這段諾曼底登陸的歷史，因為受到美國的壓力，蔣介石一直要求他們封口，所以老人一開始才會警惕。不過隨著老兵不斷逝去，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已經不多了，所以老兵雖然違背了蔣介石的遺願，但是為了不讓戰友的功績被埋沒，他才決定接受採訪。

從他口中，我才知道原來解密文獻中的那位第一個沖上海灘的 WoodenClub Liou 的真名叫劉肖博，外號劉大棒槌。在說起戰友的時候，老兵起先笑得很燦爛，他在回憶那個美好的歲月，而說到劉大棒槌的陣亡時，老兵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劉大棒槌是個憨厚的山東漢子，在瓦胡島訓練的時候和范閑老兵住上下鋪。因為他的憨厚，士兵都喜歡拿他打趣，瓦胡島上的護士見到大棒槌憨態可掬的笑容，也常常掩面而笑。

快樂的日子總是短暫。在那場著名的諾曼底登陸戰裡，劉大棒槌堅決要求打頭陣。大家都認為這是十死無生的戰鬥，但是大棒槌還是一副憨態可掬的笑容，第一個沖上了灘頭，卻被飛來的炮彈炸倒。老兵沖下去，要將大棒槌扶上船，可是大棒槌已經不行了，只是笑著說“記得去看俺娘”。

等到七十年（民國紀年）党國不再封鎖大陸的時候，我去了大棒槌家鄉，才知道大棒槌的娘三十四年就過世了，他還有個相好，叫陳萍萍，在三反五反中因為“通敵”被打成殘廢。在見到她的時候，她坐在一輛木頭輪椅上，腿上還蓋了一塊破舊的毯子，似乎是在為傷腿遮風，似乎又在遮掩著那張殘腿。她得知大棒槌的死訊後什麼也沒說，只是眼神中的希望變成了失望，我也不知道說什麼，給了他五百美金就走了。”聽到這裡，我不禁悲從中來。

採訪完之後，老人送我離開榮民村。在村口，老人依依不捨向我揮手。在離開路上，我在回味採訪老人時的每一個場景。……

字裡行間的回憶

依依不捨離開了臺灣，下一站是佛吉尼亞，也就是“countryroad，takeme home”中描述的那片美麗土地，我們的目的是前往五角大樓，查閱解密的二戰資料。

五角大樓如迷宮一般，工作人員帶著我到了檔案室。指著一個書架告訴我，上面就是要找的資料。翻開已經泛黃的檔案，歷史的厚重感撲面而來。一整天

的時間裡，我都在查閱這些史料，并且認真做了筆記。通過史料，我得以知道一個個歷史的真相，一個個冷漠卻又觸目驚心的數字。

五十二軍滿員兩萬九千一百三十七人，在諾曼底登陸戰中，殲敵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一人，自身陣亡一萬零二百五十人，傷九千五百二十七人，這是多麼輝煌的戰績。但是戰後，因為國民黨內戰的失敗和杜魯門的震怒，這段歷史被封存。不過我還是感謝杜魯門，沒有將所有資料全部銷毀，卻留下了這一份檔案，供後人評述。

檔案還記載，當時國民政府之所以調動五十二軍，就是因為它強大的戰鬥力。但是五十二軍負責駐守雲南，保衛抗日的大後方，為此，陳誠想了一個妙計，用一批新兵和五十二軍進行了掉包。為了做到萬無一失，五十二軍的軍長和師長仍然呆在雲南，從其他部隊調來了一批新的少壯派軍官，包括軍長，也就是檔案中記載的 Shir Wong，以及三位師長，和士兵一起遠赴重洋，前往瓦胡島。……

年輕時的安吉麗娜是瓦胡島上人見人愛的美麗姑娘，一九四三年的時候，她才十八歲，剛從高中畢業，在亞歷山大醫院實習的時候，她結識了一位帥氣的中國軍官，并且相愛。安吉麗娜只知道他來自遙遠的中國一個叫克拉瑪依的城市，大家都叫他“Shar”。

而快樂時間是短暫的，一年之後，這批中國軍隊就要前往諾曼底，出發的前一夜，安吉麗娜毫不猶豫將自己獻給了“Shar”，他也將自己掛的玉佩拿下，送給她，告訴她，等戰爭結束了就來娶她。但是七十多年過去了，她的 Shar 卻始終沒有回來。老太太拿出那塊玉佩，那是一個紅山玉龍的圖案。老太太說，自己不會中文，所以她也不知道 shar 的中文名，他們的女兒就跟她姓。

當女兒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後，毫不猶豫選擇了學習中文，按照父親姓的讀音，給自己取了個中國姓名。她拿出女兒的名片，我才發現上面有個很雅致的中文名“肖青璿”。老太太說，自己的女兒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但仍然在中國

的阿克賽欽地區一邊支教，一邊打聽“shar”的下落。我也答應老太太，回到中國之後，會幫助她尋找她的愛人。

尾聲

坐在瓦胡島雪白的沙灘上，翻開記事本，我的眼角濕潤了。還記得一位母親對她陣亡兒子所說的話，“對於世界，你只是一個普通的士兵，對於我，你卻是全部”，對於母親如此，對於戰友，對於愛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逝者已去，唯望生者得安。

遙望如血的殘陽，我在想，也許七十多年前，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就是在這裡操練演習。而今物是人非，他們所保衛的祖國也走上了另一條歧途。希望他們的在天之靈保佑中華，保佑所有熱愛民主和平的中華兒女。

後記

十天的時間，從北京到臺灣，到佛吉尼亞，夏威夷，再回到中國，跨越半個地球的旅程讓我心力交瘁。但是還是覺得很值得，因為我始終相信歷史的真相是不會被抹去的。最後我想向史泰先生表示敬意，雖然由於語言和時間原因，他的文章中有不少錯誤，但是如果不是他嘗試著將英文文獻介紹給我們，我們不知道還要等到多久之後才會知道這段歷史。

第二十四節　中國空軍的領空保卫战

1931 年“滿洲事變”以後，日軍加緊作全面進攻中國的準備，到 1937 年初，國民政府已認識到現代化現有國軍軍隊特別是空軍的迫切，因為空軍與日本空軍的差距是最大的，一旦戰事爆發，失去空軍掩護的國軍勢必會付出巨大的犧牲。經過權衡利弊，蔣介石決定由留學美國、受過音樂、文學和社會美德教育的宋美齡出任航委會秘書長，擔當和外商洽談，訂購戰鬥機的重任。

為訂購戰鬥機，宋美齡花了許多時間用在閱讀研究有關航空理論、飛機設計和比較各種飛機零件優劣的技術刊物上。在對飛機市場有了一定瞭解的基礎

之上，她通過和外商洽談，首批訂購了價值 2 千萬美元的產品。宋美齡從採購商搖身一變成為當時中國空軍總司令，對一位婦女而言，這是史無前例的。

當時，宋美齡獨攬空軍大權，不容他人染指，並成為嚴格執行空軍紀律的人。她規定，凡在這支精英隊伍中行竊者，將被處以極刑。直到必須撤離南京時，她還常在新聞稿上提及“我的空軍”。

宋美齡在出任航委會秘書長之後，聘請了前美國陸軍航空隊飛行員霍布魯克當顧問。她是個做事講究效率的人，她問霍什麼人可以在短時期內把中國空軍改造成像樣的軍種，霍馬上想到了一個長相酷似“老鷹”而又充滿剽悍之氣的老飛行員，此人便是陳納德。

1937 年 8 月，陳納德正式參與中國空軍的訓練與作戰，指揮上海、南京和武漢的對日空戰。1938 年春，宋美齡因健康原因辭去航委會秘書長職務，由其兄宋子文接任。但宋美齡始終對空軍的人事、採購甚至訓練和作戰都掌握大權，她被稱為“中國空軍之母”，她一生中最喜愛的胸針就是金色與銀色的中國空軍軍徽。

“八一四”空戰

8 月 14 日是國軍的空軍節，這個光榮的節日，是由國軍空軍高志航第四驅逐機大隊在淞滬抗戰中創立的。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抗戰爆發，隨後戰火燒到了上海。自 8 月 13 日起，日軍陸續增兵上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緊急命令駐河南周家口的國軍空軍第四驅逐機大隊調往杭州，以加強淞滬地區的防空力量。8 月 14 日，第四驅逐機大隊飛往杭州筧橋機場，飛機剛著陸，還未來的及加油，自臺灣新竹基地起飛執行轟炸筧橋機場的日本木更津空軍聯隊的 18 架轟炸機就來到了筧橋上空。

第四驅逐機大隊大隊長高志航在飛機剩油已經不多、氣候條件又惡劣的情況下，毅然決定率領所屬三個中隊二十七架飛機緊急升空應戰。高志航駕駛霍克-Ⅲ型驅逐機一直爬高至雲上，沒有發現日機，因此將飛機下降至雲下，發現了日軍九六式飛機一架，隨即緊緊咬住日機，經連續兩次集中射擊，將日機擊

落，首開記錄。隨後高志航又發現了三架日機，他迅速佔據有利位置，向日機猛烈射擊，又擊落一架日機。在高志航與日機大戰的時候，第二十一中隊中隊長李桂丹等人也發現了二架日機，較量的結果，一架日機被擊落，另外一架日機被擊傷。在緊張的交戰中，日機為躲避我驅逐機的攻擊，在雲上雲下來回穿梭，國軍飛行員緊追不捨，並及時開火，方保證了先後殲滅日機六架，而自己卻毫無損傷的傑出戰績。此次空戰給日軍以沉重打擊，極大地鼓舞了國民抗戰必勝的信心。為紀念首次空戰勝利，國民政府將 8 月 14 日定為國軍"空軍節"。

淞滬及南京空戰

淞滬會戰之初，中日雙方在上海戰區投入的空軍兵力是：國軍方面有重轟炸機六架、輕轟炸機三十六架、驅逐攻擊機九十七架、偵察機五十一架，共一百九十架，以後陸續增加到二百二十二架。日軍海軍航空隊有轟炸機八十架、戰鬥攻擊機三十八架、偵察機十二架、運輸機一架，加上日本陸軍航空隊獨立飛行第六中隊的九架偵察機，共一百四十架，隨後增加到二百五十架。

在 8 月 14 日至 16 日的三日空戰中，國軍空軍共擊落日機三十多架。我空軍為配合國軍地面部隊的反攻，自 8 月 16 日起每天都頻繁主動出擊，轟炸日軍在虹口的陣地及黃埔江中的日艦，同時與日機交戰。在這一段時間裡，湧現出許多英勇作戰，視死如歸，以身報國的空軍英雄。

8 月 17 日，第五大隊第二十五分隊飛行員閻海文駕駛飛機轟炸、掃射在上海羅店登陸的日軍時，不幸被日軍高炮擊中，閻海文跳傘後不幸落在日軍陣地上。日軍將他團團圍住，逼其投降，閻海文拔出手槍與日軍進行槍戰，在擊斃五名日軍後，將最後一粒子彈留給自己，壯烈成仁，年僅二十一歲。

8 月 19 日，第二大隊第九分隊分隊長沉崇誨同轟炸員陳錫純駕駛一架輕型轟炸機轟炸日艦，因飛機發生故障漸漸掉隊，他們完全可以選擇跳傘或迫降，但沉崇誨沒有這樣做，而是駕駛著冒著濃煙的飛機從二千米以上的高空對準一艘日艦撞去，與敵艦同歸於盡，壯烈犧牲。

9 月 22 日，日本海軍航空隊第十三航空隊第二分隊分隊長山下七郎大尉，在掩護日軍轟炸機隊轟炸南京時，被國軍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高志航擊傷，迫降於蘇州以東太倉縣。日軍“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及所駕駛的日機被國軍俘獲。

從 8 月 14 日至 9 月底，國軍在空戰中擊落日機八十一架，自己損失飛機四十二架，擊傷、擊沉日艦四十八艘，同時使日木更津航空隊隊長石井大佐因所轄人、機損失慘重而剖腹自殺。

經過兩個多月戰鬥，國軍空軍的作戰飛機已損失大半，到 10 月 22 日，原有三百零五架飛機，僅剩下八十一架能夠作戰。而日軍飛機則隨時可以補充，數量越來越多。

10 月 26 日，具有相當豐富的空戰經驗，國軍空軍最高擊落日機記錄——十三架的保持者第五大隊第二十四中隊的劉粹剛在趕往山西前線時，由於夜暗且地形不熟，撞于高平縣魁星城樓上，机毀人亡。11 月 21 日，驅逐司令兼第四大隊大隊長的高志航從蘭州接收戰鬥機經過周家口返南京時，由於地面監視哨的延誤，高志航在準備緊急起飛時，遭日機轟炸，不幸殉國。

自 8 月 14 日開戰至年底，國軍一共擊落日機八十五架，擊沉日艦五十一艘，作戰中國軍被擊落飛機九十一架，其餘大批飛機因為備件等原因報廢、拋棄，陣亡飛行員七十五名。

武漢“二一八”空戰

1937 年 12 月南京失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但在華中重鎮武漢仍有許多重要機關，所以武漢仍是日軍的轟炸重點。

1938 年 2 月 18 日上午，日軍出動十二架重型轟炸機和二十六架護航戰鬥機對武漢進行轟炸。日機向武漢撲來，國軍空軍第四驅逐機大隊代理大隊長李桂丹奉命率驅逐機分別從漢口和孝感兩地起飛迎戰，升空後很快便與日機相遇，李桂丹命令第四大隊分頭迎戰，分別由第二十二、二十三中隊擔任主攻，二十一中隊負責掩護。空戰中二十一中隊的四架飛機協同作戰首開記錄，擊落日軍

戰鬥機一架。不久，二十一中隊隊員柳哲生又單獨作戰擊落一架日機。該中隊其他隊友又擊落三架日機。與此同時二十二中隊的十一架戰機與日軍十二架戰鬥機相遇，且被日機死死咬住。但他們並未驚慌失措，而是利用飛機的良好機動性巧妙的與日機周旋。一兩個回合後，便擺脫了被動局面，二十二中隊中隊長劉志漢首先擊落一架日機，其他隊友也相繼擊落了四架日機。二十三中隊的八架戰機飛抵漢口上空時見二十二中隊正處於劣勢，中隊長即命二十三中隊全部飛機增援，一番混戰後兩架日機被擊落。這場以機群對機群的大規模空戰，只進行了十二分鐘，但收穫頗豐。國軍空軍共擊落日機十二架，其中包括十架戰鬥機及兩架轟炸機，這是國軍空戰史上十分輝煌的一頁。但國軍空軍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損失了五架飛機，其中大隊長李桂丹、中隊長呂基淳、飛行員巴清正、王怡、李鵬翔共五人，壯烈殉國。

遠征日本的轟炸

1938 年 3 月國軍空軍修訂了《空軍對敵國內地襲擊計畫》，準備以寧波、諸暨兩機場為出發根據地，選定日佐世保軍港和八幡市為目標，進行空襲日本的遠征。經過在成都鳳凰山基地一个多月的秘密訓練，最後敲定，由徐煥升一四零三號機組和佟彥博一四零四號機組執行任務。

1938 年 5 月 19 日半夜二十三點半，遠征隊徐煥升隊長下達了出發命令，兩個機組登上早已準備好傳單的一四零三、一四零四號馬丁轟炸機，秘密起飛了。為了不走漏風聲，地面上一個送行的人都沒有。為了避免被舟山群島日軍防空警戒哨發現，飛機起飛後各機迅速熄滅了機內燈光，飛機自寧波出海後先向南一陣，然後才照準日本九州方向飛行。當雲層高度逐漸降低時，兩架飛機拉起機頭穿過雲層，在雲上飛，真有點飄飄然的感覺。5 月 20 日淩晨兩點二十分，地平線出現了，空勤人員經查證航圖，認出那就是日本的九州！馬丁轟炸機飛到陸地上空時，立刻清晰的顯現出一座城市，據空勤人員推算，這座城市應該是熊本市，於是兩架馬丁轟炸機上的通信員立刻將各自尾艙內的麻袋搬了出來，從艙板下的方形射擊孔投了出去，一份份傳單就像白色的炸彈一樣，紛

紛向日本飛去。隨後兩架飛機迅速返航。四點左右，兩架馬丁轟炸機先後從長崎附近脫離了日本領空出海。接近大陸時，雲層逐漸開始加厚，氣流惡劣，顛簸的厲害，讓兩架飛機上的人員擔心不已。

由於氣候條件惡劣，兩機開始單獨飛行。八點四十分，一四零四號馬丁轟炸機先行經寧波在江西玉山機場降落。九點二十四分，一四零三號馬丁轟炸機也經臨海在南昌機場著陸。兩機遠征隊員都得到通知前往漢口匯合，並相互取得了聯繫。

十一點三十分，兩架馬丁轟炸機在空中編隊後，降落在漢口的王家墩機場，地面上真是人山人海，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軍政部長何應欽都親自到機場迎接。八位國軍空軍英雄落地後被歡呼的人群抬到了機場總站前，接受大家的熱烈歡迎。會上，孔祥熙興奮的致辭曰："諸位實為中華民族空軍歷史上創一新記錄！"國軍空軍夜襲日本本土，投下了大量"白色炸彈"，徹底打破了"大日本神聖領空不可入襲"的狂言，這是日本領空有史以來第一次遭到外國飛機的入襲，此舉真是大滅日軍之囂張氣焰！鼓舞了國民堅持持久抗戰的鬥志和決心。

中原空戰

1944 年 4 月 18 日至 8 月中旬，中美空軍與日本空軍在河南進行了一次較大的空中戰役，稱中原空戰。戰役中，日軍投入的空軍兵力為豫中地區 4 個航空隊一百五十六架飛機、晉南三個航空隊一百一十四架飛機。國軍空軍和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各型飛機一百五十六架相互協同共同對日作戰。四個月的空戰，中美空軍共出動驅逐機一千四百多架次、轟炸機二百七十多架次，與日機進行了數次激烈的空戰，並轟炸日軍控制的重要橋樑、渡口，襲擊日軍機場，與日軍交戰中，共擊落日機三十二架，炸毀日機十一架。國軍空軍陣亡飛行員二十四人。

長衡空戰

1944 年 5 月至 8 月，在長衡保衛戰中，國軍空軍與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在湖南省長沙、衡陽地區跟日軍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空中戰役，稱長衡空戰。

戰役中，日軍投入的空中力量有第五航空隊的第一、二飛行團，共有戰鬥機一百一十三架、轟炸機三十九架、偵察機四十七架，以及第八飛行團的兩個轟炸機中隊。中方參戰的空中力量為國軍空軍第四、十一大隊和中美空軍混合團及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四個月的空戰，國軍空軍共出動飛機三百四十九批，美國空軍出動飛機二百零二批。中美共出動驅逐機三千九百七十四架次、轟炸機五百五十四架次，共擊落日機七十架，炸毀日機五十二架，炸毀日軍各種車輛一千八百餘輛，炸死炸傷日軍近七千人。

第二十五節　中國海軍的英勇抗戰

在整個抗戰過程中，國軍海軍對侵華日軍的作戰堪稱英勇悲壯。當時國軍海軍力量極為薄弱，與自稱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之一的日軍作戰，國軍海軍全憑英勇頑強，期間湧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八年全面抗戰，國軍海軍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戰前國軍與日軍海軍力量比較

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前，其海軍兵力總數為 12.7 萬人，主力艦隊被編為第 1，2，3 艦隊，其中第 3 艦隊常駐中國。日海軍在旅順和馬公設立了重要港口，在上海還設有特種陸戰隊司令部。第 3 艦隊所轄的第 11 戰隊主要在長江流域活動，第 10 戰隊和第 5 水雷戰隊則在中國近海活動。

當時國軍海軍的編制、艦艇數量、裝備品質、官兵數量等均與日海軍實力相差甚遠。國軍海軍艦艇總排水量為 6.8 萬噸，而日本海軍當時的中等型號以上艦船就在 115 萬噸以上。國軍海軍官兵總共約為 2.5 萬人左右，僅為日海軍 12.7 萬人的六分之一。

然而就是這支力量極其薄弱的海軍，卻勇敢的挑起了捍衛中華民族的重任。在江陰海戰，武漢會戰，愕西會戰，及長達 8 年的抗戰中，英勇的國軍海軍為抗戰的最後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江陰阻擊戰中的國軍海軍

抗戰爆發之初，國民政府為阻止華東日軍沿長江西進，在江陰用沉船和沙石建立了一道長江阻塞線。其中陳舊的不能參戰的“海析”、“海躁”、“海容”、“海籌”4 艘巡洋艦全部自沉用以構築江陰阻塞線。擔任這條阻塞線防守任務的是陳季良司令率領的國軍海軍第 1 艦隊。

陳季良是福建人，畢業于江南水師學堂，歷任槍炮官、艦長等職，抗戰爆發時擔任海軍部次長兼第 1 艦隊司令。戰前，他發願寧願“葬身魚腹”也要與日海軍誓拼到底。1937 年 8 月 14 日，淞滬抗戰爆發後的第二天，江陰防區司令歐陽格派胡敬端、劉功提兩艇長駕駛１０２與１７１兩艘魚雷艇，偽裝成民船，從江陰出發一路躲躲閃閃經無錫、太湖、蘇州、松江，抵達上海黃浦江，其間險象環生。１７１艇未跟上，兩天后即 8 月 16 日晚，１０２號艇偷襲了泊於外灘的日本侵華第 3 艦隊司令谷川清中將的旗艦“出雲”號。一個魚雷擊中了“出雲”號的尾部，尾部受重傷。日海軍一開始還不知道國軍有魚雷快艇部隊，“出雲”號遭重創，日軍才知道國軍也有魚雷部隊。這是抗戰初期，國軍海軍在絕對劣勢的處境之下，打出的漂亮一仗。1937 年 9 月 22 日上午 9 時，日軍聯合航空隊的 40 餘架戰鬥機及轟炸機攜帶重型炸彈開始進攻江陰防線，攻擊的主要目標是國軍防守艦隊的旗艦“平海”號和它的姊妹艦“甯海”號輕巡洋艦。霎時，彈如雨下，火光四起。“平海”號 3 面受敵，左舷和中後部當即中彈，艦體遭到破壞。陳季良臨危不懼，屹立甲板上，指揮各艦抗敵。全隊士氣高昂，沉著應戰。戰鬥異常慘烈。親身經歷江陰海戰的“平海”號槍炮指揮官劉馥在日記中寫道：“炮彈如洪水般攻來。敵人如波浪一般，一層退下去，又一層層地衝擊過來。”經過 6 個小時的激戰，“平海”號戰艦擊落敵機 5 架，陣亡 11 人，負傷 23 人。“寧海”艦也受到嚴重損傷。9 月 23 日淩晨，日軍偵察機偵察江陰江面，發現國軍艦隊依然陣容嚴整，氣極敗壞。不久，日機 70 餘架蔽空而來，沖向國軍江防艦隊。“平海”、“寧海”兩艦再次成為日機瘋

狂轟炸的目標。日機一隊隊地瘋狂轟炸，不停地投下炸彈。面對此種情景，當時一些被允許觀戰的外籍軍事人員也歎為觀止。他們說，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還未曾見過如此慘烈的戰鬥場面。

在日機的瘋狂攻擊下，“寧海”艦沉沒了，“平海”艦受重傷。陳季良毫不氣餒，率司令部移到“逸仙”艦指揮戰鬥。

9 月 25 日上午，敵機 16 架又接踵而來，猛撲“逸仙”艦，在兩舷附近投彈 20 多枚。彈片橫飛，水柱沖天。“逸仙”艦彈藥消耗殆盡，反擊能力減弱，最後機艙的機柱被炸斷，舵艙進水，艦身向右傾斜，擱灘下沉。陳季良再率司令部人員遷駐于“定安”號運輸艦上，繼續堅持戰鬥。至此，第 1 艦隊各主力艦均被擊沉。隨後，由曾以鼎擔任司令的國軍第 2 艦隊接替防守，繼續抗敵。一直到江陰失陷，日軍也未能摧毀江陰封鎖線。

保衛江陰封鎖線的戰鬥阻遏了日軍沿長江西進的企圖，粉碎了日軍 3 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保護了長江下游軍政機關、工礦企業向四川大後方的安全轉移，為國民政府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武漢會戰中的國軍海軍

武漢會戰開始時，國軍海軍艦艇只剩原來的 15%了。原有 59 艘、51288 頓，已被炸沉 30 艘、19423 噸，自沉于江陰阻塞線的 15 艘、22895 噸，只剩 14 艘、8000 多噸了。沒有巡洋艦，只剩 8 艘炮艦和一些炮艇、魚雷艇。

熟悉中國民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有個天下聞名的“永豐”艦(後稱“中山”艦)。“中山”艦噸位不大，但卻以它特有的光輝歷史而成為名艦。1915－1916 年，“永豐”艦響應孫中山先生的號召，參加了護國討袁運動，首創義舉。 1917 年，它又投入反對北洋軍閥的戰鬥。1922 年，廣東軍閥陳炯明突然叛變，“永豐”艦成了孫中山“蒙難”後的座艦，蔣介石、宋慶齡均登此艦面見孫中山。

在抗戰初期的武漢會戰期間，“中山”艦英勇抗敵，寫下了它泣天動地的悲壯篇章。

武漢號稱“九省通衢”，素為中國中部地區最大水陸交通樞紐。南京失守之後，國民政府重要機關駐此辦公，一度成為戰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軍用物資集散要地。最高統帥部和中國空軍統率機構航空委員會移駐武昌、漢口，武漢成了中國作戰大本營，敵人稱之為中國“第二首都”。日本大本營陸軍部認為，“只要攻佔武汉，广州，就能支配中国。

武漢會戰時，國軍海軍炮艦“中山”、“楚同”、“楚謙”、炮艇“勇勝”、魚雷艇“湖隼”，奉命擔任湖南城陵矶至武漢之間的長江航道空防、巡邏任務，每天往返護送各種船舶航行，以高射炮、高射機槍反擊日機。日軍為了撲滅國軍艦艇，阻止我工廠內遷、人員撤退和軍事運輸，不斷派飛機順江來回搜索和襲擊。“中山”艦擔負從嘉魚、新堤至武昌金口的警戒。

1938 年 10 月 24 日，是“中山”艦及其艦長薩師俊壯烈殉國的一天。這一天“中山”艦在武昌金口江面被日機炸沉，艦長薩師俊率領全艦官兵浴血奮戰壯烈殉國。

這一天，日軍已從北、東、東南三面兵臨武漢近郊。日軍第 6 師團已佔領黃陂，波田旅團逼近武昌，另一路日軍正向鹹寧急進。黃鶴樓頭戰雲翻滾，武漢已是黑雲壓城。國軍武漢守軍陸續撤完，只留下一個旅（185 師第 545 旅）作象徵性抵抗。但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猶在武昌以東 25 公里左右的葛店指揮海軍炮隊與敵鏖戰。

正是這一天，英勇的“中山”艦在薩師俊艦長指揮下，不畏壓境的強敵，照例地執行開赴漢口掩護撤退人員和船舶。上午 9 時，停泊在武昌以南數十裡的全口赤磐山江面的“中山”艦，忽然發現日軍偵察機一架從東方飛來。“中山”艦立即嚴陣以待。當日機飛臨“中山”艦上空盤旋時，我高射炮旋開炮射擊，這架偵察機即向東逃去。

中午，“中山”艦奉命開往漢口執行任務，薩師俊預料日機決不甘休，命令全艦官兵作好戰備。果不出他所料，下午 3 時，日機 6 架飛臨“中山”艦上

空，旋即對準“中山”艦俯衝轟炸，並進行掃射，薩艦長命令全艦槍炮一齊開火，向日機猛烈還擊。突然，艦尾左舷中彈，舵機失靈。接著，鍋爐艙中彈，失去動力的軍艦頓時向右傾斜 25 度。正在這時，日機又向瞭望台投彈，轟的一聲，正在指揮作戰的薩師俊艦長左腿被敵炸斷，左臂重創，鮮血染紅戰衣，但他仍扶著駕駛台護梯指揮鏖戰。

瞬时，炸彈聲、槍炮聲響成一片，烈火在燃燒，江水向艙湧，左側大量進水，艦體又向左傾漸達 45 度。薩艦長命令全體官兵離艦，但他卻巍然不動，莊嚴地宣稱：我艦是國父蒙難的座艦，我要與艦共存亡！他頻頻揮手讓官兵趕快離艦。

但官兵為他這種愛國抗敵的精神所感動，不忍撤離。最後，勇士們一擁而上護持著敬愛的艦長移至江中的舢板上。正當官兵奮力將舢板劃向江岸之時，日機又來輪番轟炸、掃射，薩艦長壯烈殉職！“中山”艦官兵 24 人陣亡。下午 3 時 50 分，“中山”艦沉于金口江底。

威震敵膽的國軍海軍佈雷總隊

經過江陰阻擊戰及武漢會戰，國軍海軍艦艇喪失殆盡。此時，國軍海軍編成了佈雷總隊，開始用水雷打擊日軍艦艇。1939 年 1 月，國軍海軍正式組建佈雷總隊，下轄 6 個中隊，主要活動于長江流域。他們把長江中下游劃分為 3 個佈雷區：第 1 佈雷區從監利至黃陵磯；第 2 佈雷區從鄂城至九江；第 3 佈雷區從湖口至蕪湖，後擴大至江陰。

佈雷隊使用的水雷都是由國軍自己生產的。當時，根據作戰的需要，水雷製造所不斷搬遷，從上海先後遷移到無錫、武昌、長沙、岳陽、常德，最後在辰溪落穩腳跟。佈雷隊使用的水雷主要是漂雷。佈雷的過程是一個艱難而危險的過程。國軍海軍往往將佈雷中隊分成若干個佈雷小組，每組三五人。他們先從後方領取水雷，用人力攜帶或小車隱蔽推運等手段，將水雷運送至長江邊，然後在日軍控制薄弱的地方放下水去。運送一枚水雷往往需要幾天，甚至十幾天的時間才能到達江邊。這期間，他們要通過日軍佔領區，晝伏夜行，忍受饑

餓，還要與遭遇到的日軍作戰。雖然有的遭日軍俘獲，慘遭殺害，有的與日軍戰鬥壯烈犧牲，但他們無所畏懼，一直堅持向長江中布放水雷。

在 1943 年國軍“鄂西保衛戰”的日日夜夜裡，駐守石牌要塞的國軍海軍，一直冒著日機、艦炮的猛烈轟炸，向長江中布放水雷，同時用要塞的十門巨炮向日艦猛烈轟擊，有效的消除了日艦對國軍陸軍的威脅，保證了鄂西會戰的勝利。

據不完全統計，從佈雷總隊成立，到抗戰結束，僅在第 3 佈雷區就布下水雷 1370 具，炸沉日軍大型軍艦 3 艘、中型軍艦 8 艘、炮艦 6 艘、運輸艦 32 艘、大汽艇 4 艘、汽艇 48 艘、炮艇 1 艘、大火輪 1 艘、小火輪 4 艘，還有其他一些小型船隻，共計 114 艘，使 5000 餘名日軍傷亡。日軍驚呼：“最恐怖的就是中國海軍的機械水雷，一想起它我們就心驚膽顫……”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9 月 2 日，國軍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上將代表中國海軍受降，出席了在美國“密蘇裡”號戰列艦上舉行的盟國受降盛典。8 年全面抗戰時期，國軍海軍殉國烈士在天之靈當含笑九泉，英名永遠彪炳史冊。

第九章　對蔣介石的“斬首行動”及日機大轟炸

日本在侵華戰爭中，依仗其空中優勢，經常發動對中國的空襲。其中，以炸毀、炸斃中國的軍事、行政機構，特別是中國軍事和行政領導人為目標。這種空襲，稱之為“斬首行動”。蔣介石作為抗戰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和軍事機構最高統帥，自然會被日機視為需要搜尋並加以炸斃的首要对象。

一、1938 年 5 月 13 日，徐州“四號房”

徐州會戰是南京保衛戰後又一次大的會戰。日軍為了打通津浦路，溝通南北戰場，進而窒息隴海路，威脅平漢路，準備進攻武漢，並於 1937 年 12 月下旬計畫進攻徐州。

1938 年 4 月 5 日，中國軍隊四面圍殲台兒莊東北之敵。6 日，中國軍隊在台兒莊北三角地區包圍日軍二萬餘人，殘敵萬余人向北潰退。7 日，中國軍隊將台兒莊之敵肅清，取得空前大捷。自 4 月 28 日起，日軍將攻擊重點轉向徐州，當日，日機 32 架空襲徐州，投彈 200 余枚，居民死傷百數十人。此後，日機對徐州的轟炸不斷增強。

5 月 10 日，日機五次襲擊徐州，投彈 220 餘枚，毀民房 4000 余間，平民死傷 300 餘人。11 日，日機分 7 批襲擊徐州，狂施轟炸。12 日，日機 5 架再襲徐州。13 日晨，日機 54 架分批襲擊徐州，投彈 300 餘枚，炸毀民房 500 余間，平民死傷百餘人。記載稱："連日敵來徐州轟炸，已成瘋狂狀態。""警報竟日未解除。"當日，蔣介石日記雲："敵機猛轟徐州車站與餘嘗駐之四號房，幾成焦土，敵必欲殺餘而甘心也。"…"四號房"在徐州。當年 3 月 24 日，蔣介石到徐州視察軍事。"四號房"可能即為其當時住處。從這天日記可見，蔣介石已經察覺，日本企圖利用空襲將自己炸死。

二、1938 年 8 月 12 日，武昌湖北省政府

南京淪陷前，國民政府宣佈遷都重慶，長期抗戰，實際上，大部分行政和軍事機構均暫遷武漢，因此，武漢就成了日軍在攻克南京之後的重要進攻目標，也就成了日本空軍的重要襲擊目標。

1938 年 4 月 29 日，蔣介石日記雲："倭王生辰，倭機襲漢，被我擊落者十餘架。"這是武漢時期蔣日記對日機轟炸的首次記載。當日，日機 36 架空襲武漢。蘇聯志願空軍與中國空軍起飛迎戰. 擊落日機 21 架。事後，蔣介石曾致電武漢市國民黨黨部祝賀。

5 月 12 日，蔣介石飛到鄭州部署軍事。26 日，蔣介石自河南前線返回武昌。7 月 12 日，蔣介石日記雲："上午敵機轟炸武昌，死傷三百餘人。"當日，日機 68 架狂炸武漢，投彈百枚，死傷民眾 650 餘人。

同年 7 月 31 日，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提出《以秋季作戰為中心的戰爭指導大

綱》，要求奪取漢口，“摧毀蔣政權的最後的統一中樞”。此後，對武漢的空襲加強。8 月 3 日、6 日、11 日，多批次空襲武漢。8 月 12 日，日機 72 架轟炸武昌、漢口，投彈 350 枚，死傷民眾 700 餘人。其中，包括對湖北省政府蔣介石駐地的轟炸。據蔣介石日記記載：

上午十一時敵機六十架轟炸省府，餘之位置共落大小炸彈萬餘枚。四周各處皆被炸壞，而獨於我住處完整無恙，地下室雖被震動，然亦平安無事，死傷衛士廿餘人，人民四百餘，而獨得余夫妻免此奇災，豈非上帝保佑之力乎！晚，移住中央銀行漢口分行。

據報導，當日日機投彈共 350 餘枚。蔣日記稱，其所在位置落彈萬餘枚，顯系憑個人感覺估計不確；其衛士死傷至二十餘人之多，當是事實，可見日機當日轟炸之猛烈。此次轟炸，日機將蔣介石駐地所在的湖北省政府作為轟炸中心，其目標自然指向蔣介石。

三、1939 年 6 月 11 日，重慶黃山寓所

1938 年 10 月 24 日，蔣介石於中國軍隊撤離武漢前一日，才離開漢口，轉赴湖南衡陽。11 月 25 日-28 日，蔣介石在南嶽召開軍事會議，研究第二期抗戰轉守為攻的相關問題。12 月 1 日，到達廣西桂林，設立委員長桂林行營，以白崇禧為主任，統籌南方戰場。至 1938 年 12 月 8 日，蔣介石才自桂林到達重慶。

蔣介石抵達重慶之前，日本大本營即下達《關於陸海軍中央協定》，要求陸海軍航空部隊協同，“在中國各要地果敢地進行戰略、政略的航空作戰，挫敗敵人的戰鬥意志”。[1]12 月 2 日，日本大本營參謀長閑院宮載仁親王發佈 345 號大陸作戰命令，宣稱要“攻擊敵戰略及政略中樞…‘特別要捕捉敵最高統帥及最高政治機關，一舉殲滅之’”。[2]

（1）：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 2 卷第 2 分冊，中華書局 1980 年版，第 71、187 頁。
（2）：[日]前田哲男著：《從重慶通往倫敦、東京、廣島的道路：二戰時期的戰略大轟炸》，重慶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5 頁。

蔣介石到重慶後，日本飛機的轟炸即追蹤而至。1938 年 12 月 26 日，日本航空兵第一飛行團第 60 戰隊和第 98 戰隊的重型轟炸機，共 22 架，自漢口出發直飛重慶。當日，重慶濃雲密霧，日本第 60 飛行隊放棄攻擊，第 98 飛行隊則在雲層間隙中發現地面街市，便繼續投彈。重慶市民推測，天氣如此惡劣，敵機居然入川轟炸，當是“委員長來了重慶之故”。當時，蔣介石夫婦正住在緊鄰行政院的張群副院長寓所。據目擊者說：“委員長夫婦很從容地在樓窗上往外觀看。”[3] 可見，這一對夫婦面臨空襲，卻並不緊張。

此後，日軍對重慶的空襲愈益加強，目標日益集中於蔣介石所在的軍事委員會機關。1939 年 5 月 3 日，日本華中第一空襲部隊的攻擊機 45 架來炸，其主要目標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為中心。轟炸中，日軍首次使用燃燒彈。蔣介石當日日記雲：“敵機四十餘架，今日來渝軍委會附近投彈，市民死傷甚大也。”5 月 4 日，日機 27 架再次來炸，仍以“委員長行營”、重慶防空司令部等處為中心。由於日機再次使用燃燒彈，引起的火災比前一天更嚴重。蔣介石當日日記雲：“敵機今日傍晚來渝轟炸，延燒實為有生以來第一次所見之慘事，目不忍睹，天父有靈，盍不使殘暴之敵速受其災也？”5 月 3 日、4 日，日機連續兩日狂炸重慶市區，日方通稱為“5 月攻勢”。結果，重慶被災 7000 餘家，死亡 5400 餘人，受傷 3100 人。它們雖是範圍廣泛的狂轟濫炸，但由於均以“軍事委員長行營”為中心，因此，其目標顯然在於炸斃蔣介石和中國軍隊的高級將領。

由於轟炸之後災情嚴重，5 月 5 日，蔣介石召集會議，勉勵黨政軍全體工作人員，努力從事難民救濟工作。會後，蔣介石召集各部主管談話，商討動員人力、物力，集中一切公私車輛、船隻，免費輸送難民。他宣佈，連他本人的用車也包括在內。當日，蔣介石手諭先撥 50 萬元急賑，繼命孔祥熙立撥 100 萬元用於緊急救濟。其日記雲：“民眾遭此苦痛仍無一句怨恨抗戰之言，思之

（3）：《陳克文日記》，（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38 頁。

更難自安，對此無知純潔之同胞，其行動雖多難約束，然而其神情之可愛，使餘銘感無涯，遭此慘殘不能忍受之艱難，惟見此更增餘樂觀與勇氣矣。”

日本侵略者此次對重慶的轟炸，不區分軍事目標和民用建築，軍事上稱之為“無差別轟炸”，日本則自稱為“戰略、政略的航空作戰”。其本意在離間重慶人民和重慶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摧毀蔣介石和重慶人民的抵抗意志。蔣介石的這頁日記表明，適得其反。

5 月 6 日，日本大本營海軍報導部長金澤正夫少將發表談話，威脅蔣介石和重慶國民政府，聲稱：“時至今日，無論是逃往成都，還是其他什麼地方，我海軍航空隊優秀的轟炸機隊的能力都能把他們找到，遲早免不了我軍之空襲，號稱 400 餘州的中國，蔣介石沒有藏身之地乃是實情。”這一談話表明，日機的轟炸雖然目標廣泛，但念茲在茲的還是炸斃蔣介石。

蔣介石在重慶的住處有林園、曾家岩、北溫泉等處，最常住的則是長江南岸的黃山山莊，位於市中心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實際長期未用。日機 5 月 3 日和 4 日的大轟炸，自然未能傷及蔣介石本人，日本軍方很快瞭解到這點，迅速將黃山山莊納入轟炸目標。1939 年 6 月 11 日，蔣介石日記雲：“正午過江到黃山休息。敵機黃昏時又襲重慶，其一部目標則在黃山寓所，有一炸彈適中寓所球場，餘正在三樓觀空戰也。”

這一天，日機 27 架於 19 時 15 分進入重慶市區，轟炸包括曾家岩國民政府在內的許多地方，共投彈 116 枚，燃燒彈 17 枚，重慶市民被炸死 16 人，炸傷 124 人。中國空軍和高炮部隊當即英勇阻擊，日機被擊落 5 架，其餘倉皇飛離。從蔣介石日記可知，他的黃山寓所也在日機的轟炸範圍之內。當日機向他的寓所——雲岫樓投彈之際，他正在三樓上觀看中國空軍與日機搏戰。

值得指出的是，蔣介石不僅觀察空戰，而且在研究空戰，並曾親自指揮空戰。蔣介石性格特點是，只相信自己，事必躬親。他觀察空戰、研究空戰的結果是，覺得中國空軍指揮人員。“遲鈍、無能”，於是便親自指揮。1940 年 5

月 18 日，日軍開始實行“101 號作戰轟炸”，將中國機場和軍事目標作為重點打擊目標。22 日上午，日機 50 餘架來襲，採用一種狡猾的“新戰術”，蔣介石觀察、研究之後，“連夜思維破敵之道”，於 28 日親自指揮中國空軍迎擊，其日記雲：“敵機百餘架今又來昼襲，以欺我驅逐機可用者，蓉、渝二地共有二十架，三日來親自指揮，以最少飛機卒能與敵機始終周旋在四五小時。使敵機不能如計轟炸，每次皆倉皇盲炸，以致無大損失，此實精神克服物質之效也。”這則日記可以說明，部分重慶空戰是蔣介石親自指揮的。

同年 8 月 19 日，日機 120 餘架在驅逐機掩護下，分四批空襲重慶，其最後一批使用“硫黃燒延彈”，因此，全市火光自午至晚，尚未滅熄。當日，蔣介石日記稱：“二年來之轟炸，以今日為最猛烈也，不勝憂憤，未知被災同胞如何救護，思之但有苦悶。”下午，蔣介石向下傳達他的研究心得，日記雲：“研究對敵驅逐機應戰之方法，指示一切，未知能否見效，惟盡我心力，聽之於天而已。”21 日，繼續苦思“救火、保民與抵禦大轟炸之法，以及對付驅逐機計畫”，自稱“焦急熟思極矣”。

四、1940 年 2 月 22 日，廣西柳州羊角山

廣州、武漢失陷後，華南沿海的主要港口為日軍佔領，中國和海外的聯絡通道是雲南和廣西。一為滇越鐵路，自越南河內抵達雲南昆明，一為桂越公路，自廣西通越南。其中桂越線公路約占輸入額的百分之三十。為了切斷廣西與海外的聯繫，日軍於 1939 年秋決定進攻南寧。11 月 15 日，日軍在廣西欽州灣登陸，桂南會戰開始。

11 月 24 日，南寧失守。12 月 6 日，日軍佔領南寧東北的險要昆侖關。同月 31 日，中國軍隊在第五軍軍長杜聿明指揮下，空軍、炮兵、坦克、步兵等多兵種協同攻堅，殲敵 4000 餘人，擊斃日軍旅團長中村正雄，攻克昆侖關。日軍旋即增兵反攻。中國在賓陽地區集結了 30 餘師精銳部隊。不幸，日軍“斬首行動”奏效，中國第 38 集團軍總司令部被炸，指揮系統失效。2 月 2 日，日軍攻佔賓

陽，中國軍隊傷亡巨大。4 日，第二軍副軍長鄭作民戰死，昆侖關再度易手。為了總結桂南會戰的經驗教訓，蔣介石於 1940 年 2 月 21 日自重慶飛經桂林，轉赴柳州，計畫召開軍事會議。22 日，蔣介石抵達柳江南岸羊角山麓的農學院舊址，即以此為行轅。同日，柳州軍事會議開幕。蔣介石講評此戰失敗原因，訓話約兩小時。參加者有蘇聯軍事顧問、張治中、白崇禧、張發奎、李濟深、陳誠、商震、薛嶽、餘漢謀、李漢魂等人。當天下午，突來日機二十餘架，對羊角山猛烈轟炸。蔣介石意識到敵機系為自己而來，急忙披衣，避入防空洞，敵機轟炸更烈。其情況，蔣介石日記記載道："正午約俄顧問同餐。警報稱敵機廿七架，又稱卅架。過一時，未聞機聲，乃午睡至二時十五分。初醒，即聞機聲，乃命衛士查機聲何來。餘忽警覺敵機必來炸餘，急速披衣，整裝外出，其匆促情狀無異西安事變之初。當出外時，世和稱敵機已由頭上飛過，似不緊要。"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兵圍臨潼，蔣介石慌不擇路，匆匆出逃。日記稱："其匆促情狀無異西安事變之初。"可見日機飛抵羊角山時蔣介石的慌亂忙迫之情。不過，蔣介石的侍衛王世和卻認為"似不緊要"，蔣介石不以為然，立即招呼張治中（文白）等與會將領進入防空洞躲避。日記繼續寫道："餘知敵機如來炸柳，其目標必在餘也，乃即與文白等入後山之上層防空洞內。不到五分時，敵機二十余架正向我防空洞上投彈。此時未知衛士同人死傷之數，甚念。頃得報稱，住室尚未炸中。余又戒同人敵機第二次必繼續來炸，不三分時，敵機乃低空俯衝，來炸者卅餘架，其振盪比第一次為尤烈。事後視察，其大部炸彈皆著洞上右方，約五十至百米突之山巔上。其僅傷衛士十二人，本身無恙，此已三時十五分時矣。"短短的時間內，日機兩次轟炸，命中率很高，均在防空洞"上右方"，"洞內振盪甚烈，塵土滿洞，不辨面目"，可見，屬於重磅炸彈。參加會議的李漢魂在日記中記載："本日日機六十七架大炸羊角山（委座行轅），委座衛士死傷數人，敵之諜報，亦良准

也。”[4]

轟炸過後，蔣介石等改到其他地方繼續開會。日記雲：“四時仍到交通（機械化）兵學校，召集將校會議，訓話一時半，身心如常，不覺其倦乏。此非上帝保佑，安得臻此。其比前年武昌被炸，與去年黃山被炸之程度，不可比擬。敵機皆知我即在之地與時，而其兇猛又如此，但總未為其所算，豈非天命乎？”

蔣介石想起此前在武昌和重慶黃山時的被炸情景，也想起公元前 496 年孔子被困的情景。當年，孔子從衛國到陳國去，路過匡地（今河南省長垣縣西南）。匡人曾受到魯國貴族陽虎的掠奪和殘殺。孔子的相貌與陽虎相像，匡人誤以為孔子就是陽虎，所以將孔子圍困。孔子當時曾感歎道：“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羊角山的險情使蔣介石想起當年孔子被匡人包圍的故事，在日記一開始就寫了兩句話：“天之未喪斯文也，倭寇其如余何？”

羊角山轟炸給蔣介石留下了強烈印象。這一段時期，蔣介石連續失眠 10 天，午睡常醒。24 日，他在《反省錄》中寫道：“若此日酣睡，對敵機亦如平日之大意，則此次恐難倖免，豈非天命乎？”29 日再次寫道：“敵大炸羊角山時，如用毒氣在此森林山洞之內，則其彈雖不中，而其效必大，豈不危哉！生死自有天命。”

“天命”是孔子思想和中國哲學中的重要概念，它認為自然變化、社會發展、人的窮通禍福、生死存亡都由一種外在的神秘力量主宰，非人的因素所能改變。蔣介石將個人的“生死”委之“天命”，因此，並不畏懼，也並不想刻意規避。

五、1940 年 7 月 8 日，曾家岩重慶國民政府

曾家岩是重慶國民政府所在地，自然成為日機的轟炸重點。1940 年 6 月，日機將曾家岩的國民政府建築炸塌，只有禮堂完整，蔣介石曾自誓：“即使將

（4）：朱振聲編：《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一冊，香港聯藝印刷有限公司 1975 年版，第 260 頁。

來再被全毀，而國府地點決不遷移也。”[5]

7 月 8 日，國民黨在曾家岩國民政府禮堂召開五屆七中全會。上午，蔣介石對美國民眾發表廣播演講，修改《告日本人民書》時，日機突飛重慶轟炸。當時，蔣介石正在黃山途中，幸未遇險。下午，蔣介石到五屆七中全會發表閉幕講話，日機再次來襲，這一次，日機以重磅炸彈攻擊，彈落院中。蔣介石日記載：“下午，到國府開全會，閉幕訓話。本日敵機專炸我國府，彼知我全會仍在國府開會，而不被其轟炸所威脅矣。故其千磅之大彈適落於國府院內，而會場禮堂仍如故，無恙也。”

日本方面既得知會議時間，也知道地點，於是以“千磅之大炸彈”專炸，而又落於“院內”。顯系有備而來。

同年 9 月 15 日、10 月 17 日，日機兩次空襲曾家岩，或未命中，或未造成重大破壞。蔣介石甚至有過國民政府的建築被炸，“其他各處人民之被炸可以減少”的念頭。[6]

日機對國民政府機關轟炸最烈在 1941 年。當年 8 月 31 日，日機 225 架分 7 批轟炸甘肅蘭州、雲南昭通、西康西昌、四川重慶等多地，其中，重慶國民政府禮堂全部被炸。當日是星期日，為了準備星期一照例舉行的“總理紀念周”儀式，重慶國民政府連夜在廢墟上搭建帳篷。9 月 1 日上午 7 時，蔣介石準時到會，其日記記載說：“7 時到國府紀念周，原有禮堂全部炸毀，四周只見瓦礫殘壁。昨夜搭建臨時帳篷，在禮堂原址舉行。此乃餘前年所謂即在瓦礫中亦在重慶國府原址作紀念周之決心也，今果應矣。安知餘於廿一年立志，欲於卅一年收回東北之志不能貫徹乎！”

1932 年是“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年。當年 9 月 13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自誓：“預期十年以內，恢復東三省，同為中華人民血氣之倫，當以此奮勉。”18

（5）：《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0 年 6 月 14 日。

（6）:《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9 年 9 月 15 日/10 月 17 日；參見 1939 年 8 月 2 日。

日，蔣介石聽到南京日人奏樂放鞭炮，慶祝“佔領偽滿”，自覺“如喪考妣”，在日記中寫道：“但願上天佑吾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以前，在中正手中報復國仇，湔雪此無上之恥辱也。”現在，蔣介石面對“瓦礫殘壁”，在”臨時帳篷”中舉行孫中山紀念儀式，再次想起8年前的“收回東北之志”，期望有實現之日。

六、1941年8月30日，重慶黃山寓所

1940年日機對柳州羊角山的轟炸並未炸到蔣介石和國民黨的任何高級官員，但是，日本對重慶的轟炸仍在持續、加強，想對蔣介石採取“斬首行動”的計畫也仍在待機執行。繼1939年的“100號作戰轟炸”之後，日軍於1940年發動“101號作戰轟炸”，1941年又發動“102號作戰轟炸”。

1941年可以說是日機恐怖空襲最兇惡的一年。有時，日機晝夜連軸地持續轟炸7天7夜，每次轟炸最長時間5個小時。從5月到9月，持續轟炸5個月。5月3日、10日、16日，日機每天出動30至60架轟炸重慶。6月5日，日機24架分三批偷襲重慶，空襲警報連續5小時，因而發生校場口防空洞窒息慘案，計死1115人，傷776人。蔣介石日記稱：“聞之悲痛無已，精神甚受打擊。”6月7日至7月30日，日機對重慶進行19次空襲。其中7月28日，日本陸軍、海軍航空部隊聯合，對中國大後方進行第五次大轟炸，即所謂“102號作戰轟炸”，前後持續1個半月。8月8日至14日，日機連續7天7夜，對重慶進行疲勞式轟炸。蔣介石惦念在防空洞中避難百姓的艱辛，自稱“時時懷念，為之不安”，表示“不敢不勉”。[7]自然，在這些轟炸中，日軍也沒有忘記對蔣介石採取“斬首行動”。

1941年8月間，日本第三飛行團團長遠藤三郎得到情報，蔣介石將在黃山寓所召開軍事會議，又從離任的義大利駐中國大使口中得知黃山山莊的房屋位置和屋瓦的顏色，立刻制訂轟炸計畫，命令第60戰鬥隊執行。8月30日上午11

（7）：《上星期反省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1年2月17日；1941年8月2日。

時，遠藤率機自漢口出發。下午 3 時，27 架轟炸機入侵重慶黃山山莊上空。此前一年，日本研製出一種新式驅逐機——零式戰機。這種戰機以超硬鋁合金製成，爬升率高，轉彎半徑小，速度快，航程遠，其性能遠遠超過當時蘇聯的戰機，因此，迅速掌握制空權，中國驅逐機遠非對手，失去迎擊能力。儘管如此，當日來自地面的高射炮火仍然相當猛烈，使日機的轟炸受到阻遏。遠藤估計，蔣介石正在山莊，便從 5500 米的高空投彈。炸彈下落時，蔣介石正和將領們在黃山防空洞的東口樹下開會。其險情，蔣介石日記稱："餘與軍事會報各同志在黃山防空洞東口新樹下談軍事近狀，忽聞機聲，乃入洞內再談。時約十分鐘，聞炸彈愈近，仍不以為意。不意連續轟炸，洞門為崩土塞沒，乃覺其目標即在本洞。乃妻在北洞口茅屋前讀法文，未與我同在一處，甚恐妻被炸，即向北口去尋。幸彼近來，此心始安。惟今日之危，甚於二十七年之武昌與去年柳州之羊角山矣。惟山岩甚堅，洞甚固耳。炸後出洞視察，洞頂山上樹木盡毀，岩土崩墮，衛士重傷者四人，死二人，即往慰問，血跡滿地，悲慘極矣。"這一次，日機的投彈仍然很準確、很猛烈，"三面洞口皆炸中堵塞"。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中，宋美齡卻仍然在"讀法文"，這在"空襲"史上恐怕是很少有的事情。

1940 年 5 月，黃山山莊修建防空洞，這是為蔣介石的安全著想，但蔣介石卻認為施工標準過高，嚴厲批評有關人員逢迎拍馬，糜費國帑，主張懲辦。日記稱："黃山新築防空洞費力、費料太大，侍從人員之諂奉奢侈，可痛可憾，此輩誠不惜人民與國家之苦痛者也。"[8] 他曾對張治中表示："這還了得！""太浪費，非辦他不可！"[9] 可見，他當時所想，並不是個人的安危，而是"人民與國家的苦痛"。不久，他又檢點個人生活，在日記中寫道："節欲、克己亦能實踐，不敢時忘人民痛苦與黨國憂患也。"

七、日機大轟炸下蔣介石的悲憫、自責、義憤與民族感情

（8）：《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0 年 5 月 31 日。

（9）：《張治中回憶錄》（上），文史資料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04 頁。

日本飛機對重慶及其周邊地區的大轟炸始於 1938 年 2 月，至 1944 年 12 月，長達 6 年 10 個月。其間，直接炸死 16376 人，傷 16453 人。以城區房屋計，自 1938 年至 1941 年，共約炸毀 11824 棟，21295 間。以社會財產損失計，直接損失 50 億元法幣，間接損失約 33 億元法幣。[10]

日機對重慶及其周邊地區的轟炸只是典型的例子，事實上，這種轟炸遍及於中國許多地區，其造成的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的損失自然也遠超於上述數字。1940 年 7 月 22 日，蔣介石日記雲："本周敵機以氣候雲雨不能來炸重慶，乃炸成都及各縣城，其東南對奉化、嵊縣、諸暨以及湘、贛、桂等省非軍事區濫施轟炸，平民死傷，動以千計，房產焚毀猶在其次。此心痛憤憂慮，比直炸重慶為尤甚。敵真欲斷絕我同胞之生機，豈止傷害我民命矣。"這則日記，表現出蔣介石對受炸災民的巨大悲憫，也表現出對造成災難的日本侵略者的強烈憤慨。早在 1938 年 8 月日機轟炸武漢時，蔣介石就曾在日記中指出，這種狂轟濫炸並不能達到威嚇中國人民的目的，"徒使我民眾仇恨，加增敵愾心而已"。[11]

毋庸諱言，這種轟炸也會造成相當的心理恐怖效應。1941 年 9 月 2 日夜，重慶大雷雨，風吼雷鳴，更增恐怖之感。蔣介石在日記中坦陳："自上周大轟炸以來，家人、傭工皆成驚弓之鳥，昨夜大雷雨，風聲雷聲亦現恐怖，可知轟炸威力之大。"在歷次轟炸中，蔣介石所住黃山雲岫樓雖未中彈，但也被震壞，以致當夜漏雨不停。蔣介石竟夕不能成寐，想到重慶和全國各地同胞歷年所受深重苦難，於 9 月 3 日寫下日記道："住宅當時被震，夜雨方知其漏，幾不成寐。以此推想，重慶全市之同胞，乃至全國各城市被炸受難之同胞，其精神與體力之苦痛困難，更不堪設想矣。國民遭受此種艱危不止一項，而且四年有餘，為此殉難者已不計其數。然其為禦侮而死，固心安理得，瞠目以逝，而未死者尤其老幼孤寡，顛沛流離，其時何堪！"

（10）：潘洵等：《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大轟炸研究》。商務印書館 2013 年版，第 193、224-226 頁。
（11）：《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 年 8 月 11 日。

蔣介石由全國人民的苦難進而想到自己的“責任”和“罪孽”，繼續寫道：“全國同胞之被難遭劫，堅持四年，而對餘並無有一毫之怨恨，且皆忍受而不辭者，究竟為何，乃皆信任餘一人能為國家、為民族後世以求生存之故。余之責任，餘之罪孽，能不自知求贖乎？嗚呼！倭寇兇狠殘暴，絕無人道，其能免於敗亡乎？”

日機的殘暴、放肆的轟炸不能嚇倒英勇無畏的中國人民，同樣，也未能嚇倒當時堅持抗戰的蔣介石等國民黨領導人。9 月 4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繼續歌頌中華民族在抗戰中所變現出來的偉大精神，認為“古今中外未有如我中華民族壯烈者”，不啻泣鬼神而動天地”。他自承，目睹、耳聞、身受，得到教育，感激心銘”。[12] 因此不無動情地寫道：“如此民族，若再不復興，則宇宙正氣滅絕，公理沉淪，豈複有人類生存可言乎？嗚呼！浩氣長存、中華永峙之基礎，全在此民族綿延一線之正氣乎！”

人民教育了蔣介石，人民在空襲中表現出來的英勇無畏、不屈不撓、親愛團結、相互扶助的精神也感染了蔣介石，他曾在日記中特別敘述重慶人民在空襲警報中“抱孩扶老，負重行遠”的種種情狀，認為“下代國民應知今日其父母提孩避難之苦痛困迫，為空前未有之親恩”，“又應知今日抗戰忍痛，復興民族之艱險，亦為前史所未有，故為家為國，更應特盡忠孝之道，庶不愧為中華之子孫也”[13]。

盧溝橋全面抗戰爆發後，中華民族的優秀品格和民族精神得到空前的發揚。在日機大轟炸中，蔣介石自然也感受到了這種品格和精神，他為此驕傲。其日記記載如：“如此熱暑而又蒙如此慘炸，我民眾忍痛耐暑，冒死不懼，豈非世界最堅忍之民族乎！”[14]

又如：“徒憑滿腔熱忱與一身血肉，與倭寇高熱度之爆炸彈，與炮火相周

（12）：《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0 年 7 月 3 日。

（13）：《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0 年 5 月 29 日。

（14）：《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0 年 6 月 22 日。

旋，至今三年有半，若非中華民族，其誰能之！”[15]這些記載，應該是日機大轟炸下蔣介石真實感情的流露。

第十章　蔣介石領导抗戰的三個最艱危時刻

中日戰爭，是國力、軍力相差懸殊的兩國之間的戰爭，因而艱難異常，險象叢生。本文舉出其中三個時刻，簡述其艱危之狀，以見蔣介石領導中華民族最終取得勝利之不易。

一、淞滬戰敗，南京淪陷，國民黨高層多數主和

自 1937 年 8 月 13 日開始的淞滬抗戰，中國政府調集七十餘萬軍隊，與日軍血戰三月，終以敵強我弱等原因，被迫撤退，日軍違反軍事常例，在血戰之後並不休整，火速進攻南京。12 月 13 日，日軍佔領南京。首都淪陷，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少有的、悲劇性的重大事件，中國政府主要領導人蔣介石立即通電，聲稱中國軍隊退出，“絕不致影響我政府始終一貫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國策，其惟一意義，實只有更加強全國一致繼續抗戰之決心”。[16]此後的一段時期，中國政府主要領導人堅決拒和，一面拒絕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一面則堅決抵制國民政府內部的主和派。

12 月 15 日，蔣介石召集高級幹部會議討論，當時的情況是：“主和主戰，意見雜出，而主和者尤多。”[17]司法院院長居正此前就表示：“如無人敢簽字，彼願為之。”[18]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汪精衛本來對抗戰就信心不足，這時更加缺乏信心。16 日，他向蔣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組織掩護”。[19]顯然，

（15）：《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1 年 2 月 17 日。

（16）：《為南京淪陷通電》，引自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4（上），（臺灣）中正文教基金會 1978 年版，總第 1198 頁。

（17）：《困勉記》，《蔣介石日記》（摘抄本），1937 年 12 月 15 日。

（18）：《王世傑日記》，1937 年 11 月 21 日，（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 1990 年版。

（19）：蔣介石日记手稿本 1937 年 12 月 16 日

汪企圖拋棄抗戰國策，在國民政府之外另立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長孔祥熙這時也從“傾向和議”發展為“主和至力”。[20] 12 月 18 日，蔣介石日記雲：“近日各方人士與重要同志皆以為軍事失敗，非速求和不可，幾乎眾口一詞。”[21] 當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正在繼續，蔣介石擔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較“和緩”的條件，誘使中國內部發生爭執與動搖。12 月 26 日，蔣介石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議和條件，發現較前“苛刻”，認為“我國無從考慮，亦無從接受”，內部不致糾紛，心頭為之一安，決心“置之不理”。[22]

12 月 27 日，蔣介石召集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討論，主和意見仍占多數，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等甚至當面批評蔣介石“優柔而非英明”。[23] 會上，蔣介石堅持拒和方針。28 日，蔣與汪精衛、孔祥熙及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張群談話，聲稱“國民黨革命精神與三民主義，只有為中國求自由與平等，而不能降服於敵，訂立各種不堪忍受之條件，以增加我國家、民族永遠之束縛”。[24] 次日，再與于右任、居正談話，表示“抗戰方針，不可變更。此種大難大節所關，必須以主義與本黨立場為前提”。[25] 蔣介石認為，與日本議和，外戰可停，而內戰必起，國家定將出現大亂局面。其日記稱：“今日最危之點在停戰言和。”[26]

1938 年 1 月 2 日，蔣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決心：“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27] 他再次決定，堅持既定的抗戰國策。應該承認，南京淪陷，中國政府、中國軍隊處於最困難的時期，但卻是蔣介石的抗戰精神表現得最堅決、最熱烈、最煥發的時期。

1938 年 1 月 16 日，蔣介石決定，通知陶德曼：“如倭再提苛刻原則，則

（20）：《王世傑日記》，1937 年 12 月 2 日、27 日，（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 1990 年版。

（21）：《本周反省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7 年 12 月 18 日。

（22）：《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7 年 12 月 26 日。

（23）：《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7 年 12 月 27 日。

（24）：《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7 年 12 月 28 日。

（25）：《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7 年 12 月 29 日。

（26）：《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 年 12 月 30 日。

（27）：《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 年 1 月 2 日。

拒絕其轉達。”[28] 17 日，蔣介石日記雲：“拒絕倭寇媾和之條件，使主和者斷念，穩定內部矣。”[29]

早在 1937 年 11 月 20 日，蔣介石就發佈遷都重慶的命令，宣示進行持久抗戰。日記雲：“老派與文人動搖，主張求和。彼不知此時求和，乃為降服，而非和議也。”蔣介石這一時期拒和，是因為他明白，日軍大勝，中國軍隊大敗之際，談和，其屈辱條件，只能超過“城下之盟”。由於蔣介石的清醒與堅持，中國抗戰度過了第一個艱危時刻。

二、廣州、武漢淪陷，汪精衛出逃

1938 年 10 月 12 日，日軍 3 萬人在廣東大亞灣登陸。21 日，佔領廣州，迅速控制鄰近地區。自此，中國南方自海外獲得物資的補給線被切斷。27 日，在東、南、北三個方向被包圍的情況下，中國軍隊撤離武漢，南京淪陷之後形成的中國行政、軍事中樞被迫再次轉移。

武漢會戰期間，汪精衛雖被選為國民黨副總裁，但其求和、妥協之心依然如故。南京淪陷時，他向蔣介石提出“以第三者出而組織掩護”，此時，則背著蔣介石，暗中聯絡雲南龍雲、四川劉文輝、廣東張發奎等人，謀劃組織第三勢力，取蔣自代，與日本謀和。武漢失守之後，汪精衛對抗戰更加沒有信心，認為“中國國力已不能再戰了，非設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30] 他派親信與日本代表在上海密談，決定聯合雲南、四川、廣東、廣西四省反蔣勢力，成立以汪精衛為首的“新政府”。

中日兩國國力、軍力懸殊，對此，蔣介石有清醒的認識，他之所以和汪精衛分道揚鑣，力主抗戰，其原因之一在於他對國際形勢變化和國際援助存有期待。武漢會戰期間，蔣介石曾指望將中日戰爭國際化，“在外則望英美聯合，激起國際干涉”，他甚至企望“與英、法、俄進行共同作戰之計畫”。[31] 為此，

（28）：《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 年 1 月 16 日。
（29）：《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 年 1 月 17 日。
（30）：《陳公博》自白書，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 頁。
（31）：《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 年 9 月 18 日、11 月 11 日。

他在撤出武漢後，迅速於 11 月 4 日召見英國大使卡爾長談 4 小時，次日，再談 1 小時餘。談話中，蔣介石為卡爾剖析日本侵佔廣州，其主要目的在於“打擊英國”，“完全奪取英國享有一百年來歷史的地位，而一躍為東亞之盟主”。他要求英國切實援助中國，並和美國一起在“遠東採取聯合行動”，但是，任憑蔣介石說得口乾舌燥，卡爾或推託美政府不願參加，或僅表示“彼個人對華尚有深切之同情”。[32]國際援助無望，加強了主和派與日本妥協的決心。12 月 9 日、16 日，汪精衛兩次在重慶與蔣介石辯論，汪力主“和平”，而蔣介石則力言：“只要我政府不與倭言和，則倭無法亡我。”[33]汪精衛見說服蔣介石無望，於 12 月 18 日自重慶出逃，企圖經越南河內，轉赴香港，與日本謀和。

日本原來態度頑硬。1938 年 1 月 16 日，近衛首相發表第一次對華聲明，驕橫狂妄地宣稱，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11 月 3 日，近衛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放軟調子，聲稱“國民政府果能放棄過去之指導政策”，則日本“當亦不予拒絕。”

12 月 22 日，近衛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以甜蜜的語言提出“互相善鄰友好”等“三原則”，企圖誘引抗戰陣營中的動搖分子。汪精衛立即發表《豔電》，擁護近衛聲明，要求蔣介石把握“不可再失之機”，蔣介石則逐條揭露近衛的“三原則”，號召中國人民堅持抗戰國策，“認定目標，立定決心，愈艱苦，愈堅強，愈持久，愈奮勇”。[34]汪精衛出逃河內，計畫動員龍雲等一批國民黨軍政人員附從，這樣，重慶國民政府就面臨著外有強敵，內有反側的艱危局面。幸賴蔣介石和重慶國民政府掌控、處理得宜，汪精衛的出逃未能引發出更大、更多的連鎖反應，山西閻錫山等也未敢公然叛變，一直保留在抗戰陣營內部，並為抗戰做了貢獻。

（32）：《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2 卷，（臺灣）“國史館”2010 年版，第 534-539、542 頁。

（33）：《汪精衛出逃與蔣介石的應對》，引自拙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 2 輯，華文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9 頁。

（34）：《蔣委員長對（近衛聲明）發表嚴正聲明》，第自《傀儡組織》（三），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 6 編，第 38-41 頁。

汪精衛發表《豔電》時，抗戰正處於低潮時期，在國民黨和重慶國民政府內部，同情《豔電》者頗不乏人。據記載，蔣廷黻、陳之邁等都“起相當的共鳴”，陳之邁甚至“大贊汪先生的膽量”。[35]汪精衛也自認他的主張“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36]但是，這些人震懾于蔣介石的威望和他當時所代表的民族抗戰精神，都不敢公然表態。關於此，國民黨中央黨務秘書王子壯在日記中充分肯定蔣介石“戰意之堅決”後寫道：憑心論之，目前能以支持大局堅決不撓者，亦似只有彼一人，自余之文武大員，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諸口者，比比皆是，終以蔣先生之威望不能不絕對服從，忍耐痛苦，堅持到底。[37]這一段話，比較準確地寫出了當時的情狀。

三、日軍進佔貴州獨山，美、英、蘇準備撤僑，蔣介石決心與重慶共存亡

1944 年 4 月，日軍調集當時在中國戰場上的主要作戰部隊，發動豫湘桂戰役，企圖打通大陸交通線，拔除建設在中國南部、可以空襲日本本土的盟國機場。在此後的七八個月時間內，日軍先後侵佔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等大片土地和一百四十多個城市。攻克中國 7 個空軍基地和 36 個飛機場。其間，最為艱危的是 11 月間的桂柳會戰。當時，日本攻入作為中國抗日大後方的廣西，為了保衛桂林，蔣介石集中了“最新、最良之武器與器材”，但不幸與日軍交戰不到兩日，即告失敗，被蔣介石視為“抗戰以來未有之敗績”。他本來設想，日軍會到此為止，但日軍並不停步，11 月 24 日，日軍佔領南寧，12 月 2 日，進一步攻克貴州南部的重要戰略基地獨山，這就使僅距 60 公里的貴州省會貴陽受到威脅，重慶因之震動。中國戰區參謀長、美軍將領魏德邁向蔣介石提議，如貴陽失守，準備遷都昆明。蔣介石答稱，對此問題絕未考慮。[38]當時，中國軍隊的精銳集中於緬甸北部的遠征軍戰場，他已征得美英聯合參謀團同意，擬

（35）：《陳克文日記》，（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41 頁。

（36）：汪精衛《致孔祥熙函》，1939 年 1 月 4 日，朱子家（金雄白）著：《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 1 冊，香港春秋雜誌社 1959 年版，第 20 頁。

（37）：《王子壯日記》第 5 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 年版，第 21 頁。

（38）：《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9 卷，（臺灣）“國史館”2010 年版，第 223 頁。

從中抽調兩師歸國增援，不過，由於天氣不良，空運困難，英軍統帥蒙巴頓又提出抗議，使得蔣介石的這一計畫無法實現。他在日記中慨歎："情勢至此，前途等於絕望，苦痛悲慘，未有如此之甚者。"[39]蔣介石的計畫是，如日軍繼續進攻，則放棄貴陽，固守烏江，等待來自東、北、西三方面的主力部隊集中，再圖反攻，其日記稱："若至最後絕望之時，乃堅守重慶，決與此城共存亡。"策略既定，蔣介石自感"精神倍覺奮發"。12 月 3 日，蔣介石召集軍令部、軍政部、衛戍總司令、憲兵司令等各方會議，查詢重慶防務情形，決定集結兵力於貴州北部的黃平、烏江等處，如日軍進攻貴陽，將在"盡力抵抗後引其深入，予以嚴重之打擊"。[40]

這時，蔣介石的意志出奇地堅定。12 月 4 日晨，蔣介石與魏德邁談話，告以昨日所訂計畫，表示決不退却。[41]魏再次向蔣介石詢問政府遷離重慶的準備情況，蔣介石答稱："此為中華民族歷史與民族志節關係，不能討論。餘雖被敵在渝包圍，亦決不離渝一步。"魏德邁表示，蔣既然不離開重慶，他也不離開蔣，願與蔣共患難，但他不以蔣的死守重慶為然，勸蔣"應以國家利益為重，不能不注重現實"。蔣介石仍然不為所動，在日記中寫道："彼並未瞭解中華民族殺身成仁之傳統精神也。"[42]

當日，他核定《貴州作戰大綱》，數次與奉命到貴陽指揮的何應欽、自河南來援的湯恩伯等將領通話，反復叮嚀，雖"自覺瑣碎，但總使此心之安，而不致前方偶有疏失耳"！

在重慶的各國使館可不像蔣介石那樣鎮定。12 月 4 日，蔣介石得悉，駐渝美國使館將於第二天下令撤退在渝僑民。這將嚴重動搖中國的軍心、民心，蔣

（39）：《上星期反省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4 年 12 月 2 日。

（40）：錢世澤編：《千鈞重負》（二）《錢大鈞將軍民國日記摘要》，（臺灣）中華出版公司 2015 年版，第 918 頁。

（41）：錢世澤編：《千鈞重負》（二）《錢大鈞將軍民國日記摘要》，（臺灣）中華出版公司 2015 年版，第 1029 頁。

（42）：《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4 年 12 月 4 日。

介石十分意外，在日記中寫道：“美國民族之浮躁，不顧聯盟利害及其對我戰局之影響如何，思之沉痛，益感交友之難也。”他立即命宋子文與美國駐重慶使館交涉，撤銷此舉。

繼美國使館之後，英國駐重慶使館也準備下令撤僑，蘇聯使館則準備與英國使館一致行動。這使蔣介石更為痛心，日記雲：“嗚呼！所謂盟邦，所謂友軍者，其推波助瀾，不惟對我失敗與困迫之時不稍加協助，凡不急要之舉於彼無害者，而亦不願一為顧及，任令我民心更為動搖，社會更現恐慌也。”又雲：“情勢至此，誠曆人生未有之奇難矣。寒天飲冷水，點滴在心頭。世之子孫，若不知自強自立，何以湔雪此恨也。”他立即命人和英、蘇兩使館聯繫，中國政府負責保證其安全，兩國使館表示暫不撤退。(43)

豫湘桂戰役中，日軍遠離後方基地，深入中國西南腹地，實行遠距離進攻，千里奔波，消耗過度，至進入貴州，兵力不足，已成強弩之末。獨山淪陷後，中國軍隊迅速反擊：日軍決定後撤。6 日，中國軍隊收復獨山北面的八寨。當日夜，收復三合。8 日，收復獨山，日軍退出貴州。中國軍隊繼續追擊。13 日，克復廣西南丹。14 日，日軍反撲，雙方在廣西車河一線對峙，戰局遂趨於穩定。

日軍侵佔貴州獨山意味著侵略勢力攻入中國抗戰的大後方根據地，這是中國抗戰的又一個艱危時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羅斯福報告，如果日軍繼續西進，中國必然垮。(44) 12 月 9 日，蔣介石在《反省錄》中寫道：“八年以來抗戰艱危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然而自信心如常，毫不覺有危險。即使敵寇深入貴陽，自信可從此轉敗為勝，亦不受中外逼迫形勢恐慌之影響。”(45)

以上三個時刻，都是中國抗戰的艱危時刻。蔣介石能處變不驚，履危不搖，堅持抗戰，應該給予全面的肯定。

中日戰爭，不論從軍事上，還是從經濟上，日本都處於絕對優勢，而中國

（43）：《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4 年 12 月 7 日。

（44）：參見郭汝瑰等：《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32 頁。

（45）：《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4 年 12 月 9 日

則處於絕對劣勢。處此情況下，蔣介石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堅持抗戰。對內聯共，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對外聯蘇、聯英、聯美，倡議組織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終於在 8 年之後，取得對日戰爭的全面勝利，這是蔣介石為中華民族所立的一個大功。

☆第三篇　艱苦的勝利

第十一章　一寸山河一寸血——血寫的事實

第一節　蔣介石領導的前期艱苦抗戰

針對日本三個月亡華的狂夢和日本試圖沿平漢、津浦、平綏三線迅速南進，抄堵我西南後方，再由西向東逼我於死地的戰略，為堵日軍南進，我必北堵日軍，節節抵抗，同時東戰日軍，迫使它改變南進、東進戰略。蔣介石統率陸、海、空三軍，在八年全面抗戰的第一年，付出了最壯烈慘痛的犧牲，實現了上述戰略目標，為贏得持久抗戰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一、鑒於日軍急於鞏固華北戰場，以圖迅疾南下，撲我中原，蔣介石乃命令平漢、津浦、平綏沿線我守軍，逐次、逐節地予以堅決抵抗，並借黃河之天然屏障，造成以忻口、太原為中心的大型會戰，使分兵平漢、津浦與平綏三線進攻的數十萬日軍，因我方的頑強抵抗，而不能迅速結束華北戰局。因此，自七七蘆溝橋事變直至十一月太原失守，華北戰事告一段落，不僅拖住日軍達四個月之久，使日軍不敢棄華北，下鄭州，打武漢，以從西線完成它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並且被迫與我沿平漢線次第打響了保定戰鬥和石家莊戰鬥；沿平綏線打響了南口戰鬥、張家口戰鬥和平型關戰鬥；沿津浦線打響了平津之戰、姚官屯之戰和德州之戰等十數次大型戰鬥。據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稱：在此十數次大型戰鬥中，天津之戰“經保安隊奮戰，予敵以重大創傷”；南口之戰“與敵鏖戰旬日，給敵以重大之打擊”；姚官屯戰鬥中“龐炳勳部頑強抵抗，激戰四晝

夜，殲敵甚眾”；“德州守城的國民黨軍隊，全團壯烈殉國”；“平型關戰鬥，幾殲敵板垣師團”。忻口大型會戰歷時一月有餘，是為最激烈者，“此役，殲敵三、四萬，我軍傷亡亦甚為慘重，郝夢麟、劉家祺兩位將軍壯烈殉國。”[1]

二、為改變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使其不能沿京漢、京浦兩線切割我戰場，避免出現日軍由西向東逼殲我軍的劣局，誘敵由東向西，中華民國政府最高統帥蔣介石決定，集中主力于華東，主動發起進攻，造成八一三淞滬大戰（一九三七）[2]，使原駐上海的一萬八仟多日軍，鑒於我先後投入五十餘師，七十萬人，誠如決戰態勢，只好忍痛從華北及國內抽調十個師團和海軍陸戰隊赴援，總兵力不下三十萬人，大炮三百多門，戰車兩百多輛，飛機二百多架，兵艦數十艘。“其戰鬥力之強，火力之旺，一時無兩。”雙方傷亡之慘重，舉世震驚。但因它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使國際觀感為之一新，令國際間對我中華民族氣壯山河的反侵略戰爭始抱敬意。其次，它將暴敵死死拖在上海三個月不能西進一步，使長江中、下游的工廠、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奠定了基礎。再之，它使侵華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終於破產，使侵略者在華不能任意行動，使其因抽調華北兵力以助淞滬之戰，乃造成了我軍在華北的有利形勢。終於使我軍達到了對日消耗戰的戰略目的。據日本陸軍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宣佈的戰況稱：“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軍在上海死傷達四萬人”[3]。其著名的木津根航空兵大隊，僅於八月十四日的空戰，即被我以六比零之數奪以全勝。為此，日本不僅叫喊要重估我兵力，而且要重估我軍抗戰的軍威和士氣，及我國民團結抗戰的決心。

三、八一三淞滬大戰後，因我國抗戰已贏得實現戰略退卻的第一步，因此，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確定為保衛首都而頑強一戰，是為“人心”而戰；一方面

（1）：何應欽：“對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軍事報告”見楊樹標《蔣介石傳》

（2）：參閱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文件”。

（3）：（日）《中國事變陸軍作戰歷史》第一卷第一分冊

則在南京棄守後，仍然堅持東守津浦，道行，即為堵敵西進、保衛武漢而誘敵北上，造成徐州決戰之態勢，使津浦線南北兩端的日軍，既不能從速打通津浦線，又為徐州決戰所誘惑，從而拖延了它西向進攻武漢的時間。此即為實現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第二步。在本階段內，以蔣介石為首的最高統帥部，一是命令海軍封鎖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軍迂回江西，東上徐淮，西進武昌。二是在南京棄守後，命令主力北上，回首與自滬西進、求從南京北上的日軍，反復糾戰於津浦線兩側與淮河兩岸，使之不能與津浦線北面日軍會合。三是在韓複渠擁兵自保，棄城失地，致使濟南失守之後，命令張自忠率第五九軍增援龐炳勳部，死守臨沂，造成兩軍夾擊日板垣師團，並迫之倉皇一退九十裡，困守莒縣城內，沿途遺屍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師團已成甕中之鼈，並不能與自兗州南犯的磯穀師團對台兒莊形成夾擊形勢之後，與敵磯穀師團大戰於台兒莊，並獲大勝，使三分之一日軍被阻於徐州西北，不能對我軍實行由西向東之包圍和聚殲。五是于台兒莊大捷之後，當敵人為打通津浦線而合圍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萬，而我兵力已達六十多萬時，我軍決於五月初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退，並於規定時間抵達豫南豫北等指定戰略地點。因此，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棄敵，政府軍乃與日軍在津浦線上周旋達五個多月，超過預定的四個月時間，進一步實現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迫使敵人按照我軍的作戰方略，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使敵既不能速亡中國，又不得不一步步地陷進了長期戰爭的泥淖，更使我一步步地贏得了持久抗戰總戰略的勝利，從而日益增強了我國軍民持久抗戰必勝的信念。如李宗仁所說：“我如果在津浦線將敵人拖住數月，使武漢後方有充分時間重新部署，則我們的抗戰還可以繼續與敵人作長期的糾纏，以待國際局勢的轉變。如我軍在津浦線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則敵人一舉可下武漢，囊括中原，使我方無喘息機會，則抗戰前途就不堪設想了。”[4]

（4）：《李宗仁回憶錄》第 768 頁

四、針對日軍重新決定沿淮河西進大別山，和沿揚子江西進以共同進攻武漢的戰略，為避免與敵機械化部隊在平原作戰，和防阻敵人機械化部隊沿隴海路西進，對我人力行軍實現超越性追擊，經第一戰區建議，最高統帥部乃決定炸開花園口大堤，以淹阻西進的日軍。對此，李宗仁曾說："六月九日因花園口的河堤被炸，黃河與東南汛區頓成一片澤國，敵方輜重損失甚大，敵軍沿隴海線兩側西進的計畫遂被我統帥部完全粉碎。"(5)

雖然花園口決堤，使河汛地區的人民遭受了慘重損失，但為了抗戰，為了我民族的存亡，其乃為不得已之犧牲。所謂"棄一方之眾，以存我一國之民"。古今各國戰史皆富其例，歷史功過自明。

五、面對日軍欲攻佔武漢以亡我中原的戰略企圖，與其糾結十二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五百餘架，劃江分由南潯路、瑞武路、並沿長江北岸及沿大別山北麓進犯武漢的攻勢，和"武漢為天下中"、並為全國水陸交通樞紐及全國軍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戰略地位，蔣介石於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衛武漢的作戰計畫，決計利用鄱陽湖及大別山的地障與長江兩岸的丘陵湖沼作戰，重點放在外翼，"無論攻守進退，皆可立於主動地位"。並預期與敵作戰四至五個月，以消耗敵人、粉碎攻勢為主。並"不作無謂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實力，待機應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6) 武漢會戰自日軍六月十二日陷安慶為始，至十月三十一日我主動撤離武漢為止，前後五個月，大小激戰數以百計，日軍死傷二十萬，極大地消耗了敵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為十月十二日，日軍在百餘架飛機及數十艘軍艦的掩護下，已強行于海南大亞灣登陸，並於十月二十一日陷廣州。至此，"粵漢交通既已截斷，武漢地位已失去重要性"，故"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存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戰作最後勝利之根基"。

（5）：《李宗仁回憶錄》第 768 頁

（6）：蔣介石一九三八年 7 月 26 日至 29 日日記

猶如蔣介石在“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保衛武漢之軍事，其主要意義原在於阻滯敵軍西進，消耗敵人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之工業，以進行西南之建設。蓋惟西北西南交通經濟建設之發展，始為長期抗戰與建國工作堅實之基礎，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線開闢完峻，而後我抗戰實力及經濟建設所需之物資，始得充實供給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東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於西部諸省，西部之開發及交通建設，已達初步基礎，此後抗戰，乃可實行全面之戰爭，而不爭區區之點線。同時，我武漢週邊五個月之苦戰惡鬥，已予敵人莫大之打擊，而樹立我民族復興之自信心，與發揚我軍攻守之戰鬥再接再厲之新精神。故我守衛武漢任務已畢，目的已達”。並稱：“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是我國積極進取轉守為攻之轉機，且為徹底抗戰轉敗為勝之樞紐，切不可認為戰爭失利與退卻，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蔣介石還堅定地說：“自今伊始，必須更哀切、更堅忍、更踏實、更刻苦、更勇猛奮進以致力於全面之戰爭與抗日根據地之充實，而造成最後之勝利。”

至此，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而進行的“以時間爭取空間”之艱苦卓絕的前期抗戰告一段落。它確如蔣介石所說的那樣，不僅達到了既定的戰略退卻之目的，又極大地消耗了敵人的力量，徹底破滅了日本帝國三月亡華的狂夢，並從此將侵略者死死拖在長陷不拔的著名“中國泥淖”之中，直至它最後的失敗。與世界各民族歷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戰爭相比，它在戰略上的勝利，和為爭取戰略性勝利，而在以弱對強的極端劣勢中所賦予的苦戰和血戰，以及由它給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打擊，都是堪稱為可歌可泣的和舉世無雙的。一八一二年俄國為抵抗拿破崙的侵略，以火燒莫斯科為標誌的庫圖左夫式戰略退卻，既不能與之相比；一九四一年蘇俄在對德國抗戰之初所出現的倉皇退卻，更不能與之並論。

第二節　蔣介石始終領導抗戰直至日本投降

蔣介石率領國軍，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裡歷經浴血苦戰，確實達成了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戰略目標。自此，尚掩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其後將近七年的歲月裡，一方面因能憑藉著西南大後方而繼續堅持艱苦抗戰，一方面則為著保衛大後方和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而繼續堅持持久抗戰，直至最後日本投降。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蔣介石在湖南南嶽軍事會議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指出：“連續發動有限度的攻勢與反攻，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遊擊隊，加強敵後之控制與擾襲，化敵人後方為前方，迫敵局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出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

一、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蔣介石領導的主要戰役

在前期抗戰勝利的基礎上，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元帥採取並堅持了“以攻為守、積極防禦”的新一輪持久戰略，不斷地發動進攻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同時粉碎了敵人數十次的大型攻勢。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繼淞滬會戰、忻口會戰、徐淮會戰、台兒莊大戰、南京保衛戰和武漢會戰之後，自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僅國民黨軍隊的對日大型作戰就有：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上高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豫南會戰、晉南會戰、棗宜會戰、緬甸會戰、豫中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豫西鄂北會戰、反攻騰龍戰役、滇西及緬北反攻戰役、湘西會戰及桂柳反攻。”“大型戰鬥則有阻止日軍在海南島及汕頭登陸的戰鬥，阻止日軍在欽州灣登陸襲取邕寧的戰鬥，粵北戰鬥，中條山戰鬥及晉東南諸戰鬥，冀省遊擊戰，湘東戰鬥，鄂中戰鬥，鄂西戰鬥，鄂北戰鬥，策應長沙會戰之宜昌攻略，鄂、豫、皖邊區之粉碎日軍十月攻勢，攻克馬當、長興、

宜興附近戰鬥，鎮海戰鬥，閩浙沿海及諸稽附近戰鬥，豫鄂皖邊區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江浙閩贛方面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良口戰鬥，克服邕龍粵海沿岸戰鬥，惠博戰鬥，清遠戰鬥，克復福州連江福清長樂戰鬥和朗溪戰鬥，鄭州戰鬥，淩川附近戰鬥，克服五原戰鬥，綏西戰鬥，襲擊開封戰鬥，皖東反掃蕩戰鬥，大別山戰鬥，沙市東南戰鬥，荊江兩岸戰鬥，第二次惠搏戰鬥，雪州戰鬥，騰衡以北戰鬥，緬北各戰鬥，湘粵贛邊區戰鬥，閩浙邊區之追擊戰，贛江追擊戰，反攻廣州作戰。”[7]

二、蔣介石堅持領導的長期浴血抗戰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和一九三三年長城抗戰——即榆關、熱河、長城三大戰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鬥一一一七次，小型戰鬥二八九三一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軍陣亡四三二一人，毀機二四六八架。海軍艦艇損失殆盡。其中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即達二百餘位；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開承認者，就有八十五位；為中共史學界倡揚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經達到一百一十五位。[8]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從中央軍校畢業的大約两萬五千名軍官中，就有一萬名犧牲在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四個月。[9]在歷次大型戰鬥中，國民黨官兵象山海關保衛戰那樣整連、整營、整團地為國捐軀者，屢見不鮮。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記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中，“國民黨官兵每小時的死傷數以仟計，主力各師補充兵源達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級軍官和士兵傷亡達三分之二，旅、團長傷亡竟達半數以上”。[10]其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敵禦侮的歷史上鮮有其例。上海五行倉庫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

（7）：楊樹標《蔣介石傳》第 40 頁

（8）：《國民黨抗戰殉國將領》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9）：［美］易勞逸：《毀滅的種子》第 169 頁美國史坦福大學出版社

（10）：楊樹標《蔣介石傳》第 40 頁

的壯烈歌聲震撼全球。“多年來認為中國人是不善戰鬥和易受恫嚇的英國人士，也驚於他們的驍勇善戰和堅毅不拔了。史摩萊少將說‘他從沒有看過比中國的敢死隊最後保衛閘北更為壯烈的事了！’”[11]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於津浦北段予敵以節節抵抗的德州守軍運其昌旅四五八團，在日寇的夾攻之下，與山海關守軍一樣，據城死戰，全團殉國。同月，在殲敵四萬餘人的山西忻口大戰中，郝夢麟軍長與劉家祺師長兩位將軍壯烈犧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縣南段為堵擊敵軍南下的藤縣保衛戰中，我軍守城師長王銘章將軍在發出“決以死拼以報國家”的最後電文之後，即於破城後的巷戰中，與參謀長趙渭濱將軍、鄒紹孟將軍同時壯烈殉國。同年春，台兒莊大戰最激烈時分，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對師長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進去！你填過了，我就來填進去！”的話，足以催人淚下。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隨棗會戰中，雖然“我方部隊久經戰鬥，無充分補充，本己殘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對衝擊的坦克無法抵禦，所幸士氣尚盛。士兵據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軀與敵人坦克相搏鬥，官兵的勇者競攀登敵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彈向車裡投擲，作戰的勇敢與犧牲的壯烈，筆難盡述”。[12]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棗宜會戰中我雖然將日軍的大部兵力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殲敵甚眾，但因敵一部突圍，第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師追擊南竄之敵，銑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與敵激戰，敵以步騎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門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軍殤之殆盡，敵以大部向我包圍，接近總部，總司令抱有我無敵之決心，親率總部官佐及特務營作最後的苦撐，卒因彈盡力孤，總司令竟以身殉國，官佐及特務營營長以下同作壯烈犧牲，生存無幾”。[13]蔣介石得知張自忠殉國，親自纂文哭之。

（11）：楊樹標《蔣介石傳》第 40 頁

（12）：《李宗仁回憶錄》第 770 頁

（13）：馮治安巧電，參見何應欽在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上的軍事報告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會戰中，面對敵三十三師團一部、三十四師團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強勢兵力，我王耀武軍與敵軍鏖戰十四日，終日與敵搏鬥，各處高地屢得屢失，斃敵一萬。我王部將士犧牲一萬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贛戰役中，我海門守備部隊指揮官蔣志英率軍死戰倭寇，與眾多將士一起壯烈犧牲。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我與敵之激烈戰鬥遍於整個會戰之中。第十軍師長黃鐘將軍在其“三戰長沙”的日記中記曰：……終日在激烈戰鬥中，劉陽門、北大馬路均起巷戰，新軍路肉搏四次；本師為奪取陳家山犧牲百餘名。下午四時火起，煙霧彌天；尤以北大路附近為尤烈；野外無鳥獸，城內無行人：此為激烈日，亦為決戰日，鹿死誰手，唯在能守。在最後五分鐘，得最高統帥電：“……敵人孤軍深入，後方斷絕，同時我主力正向敵人四周圍擊，我第十軍如能抱定與長沙共存亡之決心，必能摧毀強敵，獲得無上光榮。”電中有七個“我第十軍”，何等親熱，士氣大震。經一日之壯烈犧牲，死傷二千餘，我寸土未被奪……。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衛戰中，當日軍一一六師團傾其全部兵力圍攻常德時，此役雖經我余萬程師與敵死戰十餘日，並因第九戰區四個軍赴援而獲勝，但此役，三位師長壯烈犧牲，第五十七師則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傷亡，一萬五千名將士中，生還者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當日軍為開拓大陸交通線，裨與南洋聯繫而分兵三路四犯長沙時，衡陽週邊國軍曾與敵軍多次激戰。衡陽城裡國民黨守軍一萬餘人，在外有援軍不能接濟，內乏糧彈無以為繼的情況下，孤軍喋血，一心死守，苦戰四十七天。

同年春月，在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向滇緬邊境及緬甸北部反攻的戰鬥中，其翻越崇山峻嶺，強渡怒江，疊克敵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之艱苦作戰，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給養不繼，所受饑渴不是筆墨所能描述的”。[14]

（14）：[美]易勞逸：《毀滅的種子》第 169 頁美國史坦福大學出版社

對此，美國聯絡參謀組組長吳德讚揚說：“中國軍隊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戰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15]中國大陸著名雜誌《當代》所發表的長篇歷史紀實文學《中國遠征軍》一文，即將其艱苦與壯烈作了充分的描述與歌頌。一個曾親眼觀察一九四四年四月雲南西部怒江戰役的美國人，亦在描述中國軍隊之勇敢作戰精神的報導中寫道：“在以一個班一個班的對敵軍碉堡的自殺性衝鋒中……絕大部分傷亡皆產生於企圖沖過或更準確地說是爬過機關槍火力網的封鎖地帶。作為一種純粹的勇敢的顯示來說，進攻是壯烈動人的……一些排長被打死在距敵人槍眼的一兩米距離內，一些優秀的連長、營長在親自帶隊作戰中死去或受傷……”[16]史迪威則評論說：“如果得到好的訓練、裝備和領導，中國軍隊能夠與任何國家的勇敢軍隊相匹敵。”。[17]

誠然，中華民族的國軍正是有著這樣的熱血氣質，才使我們積弱的祖國在頑敵面前表現出了無畏的犧牲精神與沖天的英雄氣概，才能戰勝頑敵的長期侵略。

應該一提的是，在抗戰中，國軍五十二師的女機關槍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裝、代兄從軍、屢建戰功的動人事蹟，曾被譽為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中的“花木蘭”。她與一九三八年犧牲在太原保衛戰中的另一個屢立戰功的女機關槍手喬應秀，曾同被視作國軍的驕傲。

三、蔣介石堅持領導抗戰的戰績

國民黨軍隊在對日抗戰的持久歲月裡，其戰鬥之壯烈，犧牲之慘烈，實為筆墨所難以盡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僕後繼，勇敢犧牲，十四年抗戰，尤為八年全面抗戰，才能屢挫敵人精銳，屢敗敵人進攻。

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結束後，如前所述，不僅日陸軍省公佈“此次上海戰事，我方傷亡達四萬”，[18]而且誠如中國大陸史家所言：它（淞滬抗戰）爭取

（15）：[美]易勞逸：《毀滅的種子》第 185 頁美國史坦福大學出版社

（16）：[美]易勞逸：《毀滅的種子》第 185 頁美國史坦福大學出版社

（17）：[美]易勞逸：《毀滅的種子》第 185 頁美國史坦福大學出版社

（18）：日本陸軍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公佈的傷亡數字

了三個月的時間，使得長江下游的工廠和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使“國際觀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華日軍不能隨意行動。日軍從華北抽調了兩個半師團增援上海作戰，造成了中國軍隊在華北的有利形勢，尤其使山西有了準備的時間。[19]

同年十月，日軍為解決華北戰局，除以一部向五臺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圖直下太原。衛立煌遂受最高統帥蔣介石命令，統率第十四集團軍四個半師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日軍即以五萬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擊忻口。其時，蔣介石曾接連三電衛立煌等：“望抗戰到底，一竟全功”。衛乃以左、中、右三個兵團，於忻口附近陣地為軸心，會合晉軍與日軍大戰，著名的忻口會戰遂以打響。這一仗，我軍殲敵四萬人，造成華北戰鬥中最有利之戰局。如前所述，我郝夢麟軍長、劉家祺師長於此役壯烈犧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兒莊大戰，先是由我龐炳勳軍團在山東臨沂據城死守，後張自忠將軍趕到，兩軍內外夾擊，如疾風暴雨。敵板垣師團因不支而倉皇撤退。龐、張兩部乃合力窮追一晝夜，使敵軍無法立足，狼狽一退九十裡，縮入莒縣縣城。沿途敵軍遺屍甚多，器械彈藥損失尤大。此役殲敵兩萬餘，為阻斷南北日軍打通津浦線，阻滯日寇沿隴海鐵路及沿長江迅疾進攻我武漢，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開始的武漢會戰，如前所述，敵雖糾集十二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五百架分四路進攻武漢，但是，四月，蔣介石已在保衛武漢各部官長會議上，一再要求各高級將領務“抱必死的決心……與士兵共患難同生死……雖天崩地裂，此志不移”。並制定了“此次保衛武漢，當取韌性，無論攻取進退，皆可立於主動之地位，而決不能陷於被動形勢”（蔣介石日記）的戰略決策。此役，敵我鏖戰達五個多月之久，殲敵二十萬。俟日軍在大亞灣強行登陸，武漢及粵漢鐵路已經失去防衛意義之後，我軍才決策主動放棄武漢。然而，武

（19）：[美]易勞逸：《毀滅的種子》第 338、352、388 頁美國史坦福大學出版社

漢會戰卻對阻滯敵人西進，消耗敵軍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和中部工業，集中我東南人力物力於西南諸省，以進行西南之建設，以堅持持久抗戰，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敵軍近五萬人”。在該年包括晉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贛北反攻的整個“四月攻勢”中，共消滅敵軍九萬人。此年的隨棗會戰，我軍不僅反攻獲勝，光復棗陽，並與敵膠著於隨、棗之間，使敵“遺屍五千餘具，馬匹器械無數”。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長沙會戰中，“綜觀此役，敵經半載準備，挾海陸空軍十萬之眾，企圖於敵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際攻取長沙，以壯聲威，並為偽中央政權樹立張本，殊不料大遭失敗，傷亡三萬餘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會戰中，敵雖從山東抽調第五師團，協同臺灣旅團，並藉艦隊掩護於欽州灣西岸登陸，沿邕欽路北犯，陷邕寧，然我桂林行營白崇禧部卻以十五萬兵力發起反擊，並由蔣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軍機械化部隊和一百架飛機參戰反擊。我軍與日軍在昆侖關反復鏖戰，艱苦卓絕。十八日我軍即攻克昆侖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後繼續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軍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侖關、九塘後，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侖關，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軍第五師團潰不成軍，其十二旅團傷亡殆盡，損失一個師團以上。日只複占邕寧，其企圖劫斷中國西南國際交通線的目的，完全沒有實現。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棗宜會戰，源於日軍在襄東作戰的失敗。其時，敵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個師團，集中於信陽、隨縣、鐘祥三個地區，以南陽和襄陽為攻擊目標。其時，我軍一部除於隨棗方面一邊抵抗一邊轉進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隊則於敵軍左右兩翼向外線移動，從而將敵軍的大部兵力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殲敵四萬五千人，獲炮六十門，馬兩千匹，戰車七十輛，汽車四百輛。

同年三月的上高會戰，面對企圖掃蕩贛南的敵軍第三十三、三十四兩個師團及二十混成旅共四萬兵力，我羅卓英兵團乃先擊破北路安義方面的敵軍，再以兩個師於一線以西和日軍糾纏。然後，決以主力于日軍進犯的兩側地區交戰，先折其兩臂，再在中路聚殲日軍主力，遂致敵人傷亡一萬五千有餘。日軍師團長大賀雖幸得逃命，卻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殺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長沙會戰，日軍雖調集十三萬餘人分三路進犯長沙，我守軍則逐次予日軍以消耗，並陸續由平江、瀏陽、株州、益陽等地合圍並猛攻進犯長沙的日軍，致使日軍向北潰退，我軍遂銜尾迫擊和超越追擊，五日渡過汨羅江，八日渡過新牆河，殘餘日軍遂向臨湘、嶽陽方面急竄，至此勝利地結束了第二次長沙會戰。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日本為牽制國民黨軍隊策應盟軍在廣州、香港方面的作戰，並企圖打通粵漢鐵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陸空威脅，又糾結三個半師七萬餘人圍攻長沙，並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長沙猛撲。我軍既按預定計劃沉著應戰，又以嶽麓山炮兵適時轟擊敵人，鏖戰四日，予敵以重創後，我遂以十個軍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實行總反攻，日軍後路遂絕，士氣頹喪，無力掙紮，死傷慘重，乃於四日晚間突圍北竄，其急調的鄂南援軍，又遭我軍阻擊，幾全軍覆滅。此役打死日軍五萬六幹九百多人，為珍珠港事件之後，我軍在中國戰場的第一次攻勢，也是同盟國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一連串失敗中首開的勝利紀錄。

英國《泰晤士報》發表評論稱："十二月七日以來，同盟軍唯一決定性勝利系華軍之長沙大捷"。《倫敦每日電訊報》尤稱："際此遠東陰霧密佈中，唯長沙上空之雲彩確見光輝奪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遠征軍入緬協同英軍作戰，挫日軍于同古，敗日軍于仁安羌，因解英軍之危，深博同盟諸國好評。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軍轟炸後，為掩飾失敗，安定國內人心，乃集結了十萬兵力，發動了浙東攻勢。

我軍在逐次予進犯日軍以打擊後，乃向敵後轉進。俟浙贛全線均陷敵手，我軍立於八月進行全線反攻，取腰斬日軍之戰略，遂連續收復失土，敵乃倉皇撤退。“縱觀此次戰役敵軍以十餘萬之眾，原圖永占我東部沿海各地，以掩飾其敗症並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脅，卒至損兵折將敗相益彰，計畫被我完全粉碎。且敵此次使用部隊達十餘單位之多，其東拼西湊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見，其崩潰實已不遠。”(20)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軍糾結十一萬兵力向鄂西長江三峽進犯，企圖西叩重慶門戶，逼迫我最後之屈服，以便專對英、美作戰。我第六戰區孫連仲部約十一個軍，遂逐次抵抗，並在蔣介石特頒手令于石牌守軍，命令固守要塞聚殲倭寇之後，石牌守軍乃一面收縮，一面誘敵，俟敵過鮮陽關，猛犯要塞之時，即頑強反擊，予敵以重創，日軍攻勢頓挫，全線崩潰。我軍立不分晝夜予以追殲。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軍佔據外，全部恢復原態勢，此役斃、傷敵三萬餘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會戰中挫敗的日寇，為截斷我軍川、鄂、湘間之聯絡，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資源，佔據我湘西北之門戶常德，打破我反攻準備，遂糾結十萬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師團進犯常德，第三師團趨桃源，第六十八師團進德山，第四十師團侵漢壽。因我軍猛烈抗擊，日軍不能得逞，遂複轉西攻，陷石門，沛縣，徑趨桃源，其左翼亦由安鄉攻佔漢壽，圍攻常德。我余萬程師遂與之激戰十餘日，並偕赴援的第九戰區四個軍，於十二月八日收復常德。第六戰區各部也轉取攻勢，先後收復南縣，安鄉，沛縣，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盡複戰前態勢。

一九四四年初，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在滇緬邊境、即緬北進行反攻，全殲日軍兩個師團，重創日軍兩個師。同年春月，我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駐印軍指揮官鄭洞國率新一軍、新六軍反攻緬北，越崇山峻嶺，進擊新平洋，與日軍

（20）：何應欽“在中國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的軍事報告”

戰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關，後又克孟拱，密支那，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同時，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亦指揮五個軍強渡怒江，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疊克日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軍與駐印軍會師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協同盟軍收復了緬北。

一九四五年後，針對日軍欲確保平漢南段交通，破壞我陝南豫西空軍基地的陰謀，我第五戰區和第一戰區在與日多次激戰、逐次消滅日軍後，又協力反攻，先後收復南彰、襄陽、樊陽，反攻老河口，既擊潰由鄂北前進的日軍，又於西峽口、長水鎮各地阻擊了豫南日軍的西進。作戰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斃敵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後，湘桂的日軍為鞏固湘桂和堵死粵漢路交通，並作阻止我反攻準備，竟於全縣、東安、邵陽、湘潭各地集結八萬兵力，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進犯湘西。我第四方面軍王耀武部遂于武崗、江口、新化一帶予敵以堅決抵抗，並挫日軍於雪峰山。第十集團軍王敬久部則於寧鄉、益陽一帶阻擊由湘潭前進的日軍，牽制其行動。第三方面軍湯恩伯部則進出武陽關攻擊日軍側背，並於五月八日在我空軍支援下造成鉗形攻勢，將日軍分別包圍，予以殲滅。日軍經湘西會戰的挫敗，遂一蹶不振。是時，盟軍已攻佔琉璜琉球群島，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蔣介石乃下令開始東南戰場的反攻。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出都陽山脈，奪取邕寧；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嶺山脈攻略桂林，日軍望風披靡。我軍乃於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寧，繼之收復柳州、桂林諸重鎮，向東南收復失地七百餘公里。不數月後，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中國終於戰勝其侵略。由蔣介石堅持領導的、長達十四年之艱苦卓絕的偉大衛國戰爭，終於成為我民族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驕傲。

歷史的事實證明，蔣介石不但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而且自始至終都在頑強地領導著中華民族的抗戰。他總是親臨前線英勇沉毅，最後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數次險被敵人所害。

第十二章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第一節　受降过程

1945 年 7 月 26 日，美英中三國首腦聯合向全世界發出了敦促日軍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發表後，日本政府視若不見，無動於衷，幻想在本土負隅頑抗. 為加速日寇的滅亡，8 月 6 日、9 日美國投放兩顆原子彈，使廣島、長崎變為廢墟。同時，蘇聯政府亦於 8 月 8 日向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尚武投遞“宣戰書”，9 日，蘇軍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命令遠東紅軍向駐防偽滿及朝鮮的日本關東軍進攻。關東軍瞬間遭到致命的閃擊，陷入徹底的覆滅之中。形勢的發展，迫使日皇裕仁親臨 8 月 9 日舉行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會議整整一天，關於和戰意見依然難以統一。8 月 10 日，鈴木首相被迫提請天皇“聖斷”。裕仁天皇同意結束戰爭。10 日下午 7 時，日本政府便通過瑞典、瑞士兩中立國向同盟國發出乞降《照會》。

8 月 11 日，蔣介石電令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負責準備全面受降事宜。

8 月 15 日，國民政府外交部接獲日本承諾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投降照會”，日本政府正式宣佈投降。同日，遠東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劃分了受降區域，其中中國戰區受降範圍為中國大陸（東北歸蘇軍受降)、臺灣（包括澎湖列島）及北緯 16 度以北安南地區（包括老撾一部）應該投降的日軍為：

華北方面軍 326244 人，華中第 6 方面軍 290367 人，京滬地區第 6、第 13 軍 330397 人，廣東方面第 23 軍 137386 人，臺灣方面第 10 方面軍 169031 人，越南北緯 16 度以北地區第 38 軍 29815 人，總計投降兵力 1283240 人。

同日，蔣介石以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名義，電令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甯次六項投降原則：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

二、該指揮官應即通令所屬日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迅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

三、軍事行動停止後，日本可暫保有其武器及裝備，保持現在態勢，並維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

四、所有飛機及船艦應停留現在地，但長江內之船艦，應集中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壞任何設備及物資。

六、以上各項命令之執行，該指揮官及所屬官員，均應負個人之責任，並迅速答覆為要。

同時，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中國戰區受降主官，並給何應欽規定受降權限：

1、秉承委員長之命，處理在中國戰區內之全部敵軍投降事宜；

2、指導各戰區、各方面軍分區分期辦理一切接受敵軍投降之實施事宜；

3、對中國戰區內之敵最高指揮官發佈一切命令；

4、與中國戰區美軍人員密切合作辦理美軍佔領區、盟軍聯合佔領區，交防接防敵軍投降後之處置；

5、指導各戰區、各方面軍分區分期辦理接受偽軍投誠編遣事宜；

6、負責處理南京偽政府組織，恢復南京及其附近之秩序等。

蔣介石電令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甯次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接受何總司令指示，籌備受降工作．同時．蔣介石表示日軍可暫保武器裝備，保持現有態勢，並維持地方秩序，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命令。何應欽也隨即下令，凡中國戰區之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立即各就現在駐地及指定地點，靜待命令；凡非蔣委員長或本總司令所指定之部隊指揮官，日本陸海軍不得向其投降繳械。及交出地區，與交出任何物資”。

8 月 18 日，因為玉山機場跑道損壞，國民政府和中國陸總臨時決定洽降地點改在湖南芷江舉行。

8 月 20 日，何應欽率肖毅肅等陸總高官飛抵芷江。4 個方面軍總司令盧漢、張發奎、湯恩伯、王耀武還有其他獲准記者也相繼到來。

8 月 20 日晚，何應欽在芷江召開軍政要員會議，宣佈：從現在開始，這裡是陸軍前進總部，陸軍總部奉命辦理全國受降事宜。具體內容是：

一、準備接待日軍侵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甯次的投降代表；

二、規定中國各戰區軍事長官受降接管有關事項，迅速將部隊運往各淪陷區；

三、成立南京前進總指揮所；

四、迅速空運部隊至上海、南京，接收日軍佔領區；

五、二十一日舉行洽降儀式，考慮軍銜對等原則，派蕭毅肅參謀長主持，陳應壯少將改佩少校軍銜負責接待日本乞降使。

日本投降專使是侵華日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按雙方約定，他於 20 日從南京出發，在漢口住了一宿，21 日上午 10 點，乘非武裝的運輸機飛往常德上空。飛機按重慶政府無線電指示要求，拖了兩條 3 米長的紅色布條。途中日機迷失方向，錯認洪江作芷江．沒有按時到達芷江。

為了受降典禮，芷江機場臨時突擊搭建占地近 1000 平方米的棚舍。

當掛著紅色布條的日本飛機將在芷江機場著陸時，先圍繞機場低空飛三周，以示敬意。

日機兩翼的太陽旗和末端系有紅色布條，很快被幾個美國軍官撕扯成幾段，作為戰勝紀念。機門徐徐啟開之時，今井武夫面帶戚色，垂手而立門側。他們下機以後，分乘兩輛插有白旗（表示投降之意，這是國際通用的標識）的吉普車在機場周圍繞行一周，再向群眾示意致敬。

21 日下午，在中方官員的引領下，今井武夫以及他的參謀橋島義雄、前川岡雄，譯員木村辰男 4 人，前往芷江七裡橋的陸軍總司令部洽降會場。

會場佈置得肅穆、威嚴，會場前空地上高豎中、美、英、蘇四國國旗。

進入會場時，今井被責令解除佩刀。何應欽並沒有出席第一次會談，坐在

首席位置的是他的代表肖毅肅，其次為副參謀長冷欣，中國戰區美軍參謀長巴特勒和翻譯王武。

肖毅肅莊嚴地驗視今井的身份證明，然後鄭重交付何應欽發給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第一號備忘錄，翻譯人員用中、英、日語朗讀了備忘錄原文。

肖毅肅以何應欽的備忘錄一份交與今井，要今井轉致岡村寧次。備忘錄中關於日軍投降及我方軍事長官受降地點都有詳細規定，把受降接收分成十幾處，肖毅肅在遞交備忘錄時，特別強調日軍應保管好各地武器及財產，不得交與沒有接收許可權的任何軍隊及團體，否則唯日軍是問。並表示："除受命於何總司令者外，可一律視為土匪，日軍即使採取自衛行動，也為合理措施。"會談從下午 4 時一直談到 5 時半。所有發言均譯成中、英、日三國語言，實質性的問題，肖毅肅宣佈將在今井逗留的三天之內隨時解決。

8 月 22 日上午，陸軍副參謀長冷欣和巴特勒偕王武上校約談今井，要求提供中美戰俘名冊及情況。

8 月 23 日上午，何應欽接見今井武夫，並告知 8 月 26—30 日，將空運一部分中國軍隊到南京希望日軍加以協助。下午，今井一行連同中國軍隊的先遣人員一道，乘坐那駕拖著紅尾巴的飛機，飛回南京。

8 月 27 日，冷欣率 100 多陸總人員飛抵南京，設置了前進指揮所，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何應欽為具體部署各戰區搶佔戰略要點，馬不停蹄地飛往湖北、西安、江西、昆明等地向各地長官面授機宜，並飛往重慶與魏德邁商談部隊空運問題，還向蔣介石報告了各項工作部署情況。

9 月 5 日起，全美械裝備的新 6 軍按預定計劃陸續空運到南京，接受了南京的警備任務。南京受降儀式的籌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

第二節　徐永昌代表中國接受日軍投降

日本宣佈投降後，國民政府為會同盟國接受日本投降書，派軍令部長徐永

昌為團長，率中國代表團於 8 月 17 日飛往馬尼拉。26 日，前往東京灣。

9 月 2 日清晨，天色迷蒙，涼氣襲人。東京灣的海面上艦船如林，艙面上人影密集，舉世矚目的日本投降儀式在以杜魯門總統家鄉密蘇裡命名的戰列艦上舉行。

8 時 30 分，樂聲大起。參加對日作戰的 9 個盟國的簽字代表團成員依次拾級登梯走上密蘇裡號的上層甲板。九國代表入場次序以中國為首，因為中國首先抗擊日本侵略，奮戰時間最長。從九・一八事變開始算長達 14 年之久，即使從盧溝橋事變算也長達 8 年。

走在前列的中國代表徐永昌上將，穿著一身潔淨的嗶嘰軍服，左胸上兩行勳綬，態度嚴肅而沉著。隨後，英國、蘇聯、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新西蘭的代表陸續上來.不同式樣和不同顏色的制服上佩戴著各種勳章和綬帶，紅色、金色、褐色和橄欖色等耀眼的五顏六色，映得走廊甲板生氣勃勃。

8 時 50 分，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在軍樂聲中走上甲板，艦上升起他的五星將旗。

徐永昌等 50 位海軍和 50 位陸軍將領在簽字桌靠裡邊列隊靜候。簽字桌上鋪著象徵和平的綠色桌布，上面放著日本代表即將簽署的投降書。

一艘小艇向軍艦右舷鐵梯駛來，日本代表團來了。

日本代表團在新任外相重光葵的帶領下攀上舷梯。按照事前的約定，他們在受降桌前一言不發，靜站 5 分鐘。

面對昔日的敵人，麥克阿瑟的陳詞沒有為難，甚至沒有責備。他說：我們各交戰國的代表，聚集在這裡，簽署一個莊嚴的協定，從而使和平得以恢復。不同的理想和觀念的爭端，已在戰場見分曉，因此無需我們在這裡討論或辯論。作為世界大多數人民的代表，我們不是懷著猜疑、惡意或仇恨的精神相聚。我們勝敗雙方的責任是實現更崇高的尊嚴，只有這種尊嚴才有利於我們即將為之奮鬥的神聖目標，使我們全體人民毫無保留地用我們即將在這裡取得的諒解，

忠實地執行這一種諒解。

我本人真誠希望，其實也是全人類的希望，是從這個莊嚴的時刻起，將從過去的流血和屠殺中產生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產生一個建立在信仰和諒解的基礎上的世界，一個奉獻於人類尊嚴，能實現人類最迫切希望的自由，容忍和正義的世界。麥克阿瑟的“寬宏大度”使日本代表心存感激，卻讓部分盟國代表和觀眾產生一絲疑慮甚至不安，把侵略鄰國的日本和反侵略的盟國一方求降一方受降的關係，說成是共同作出的協定，恢復和平，實在是太照顧日本的心理情感了。不少記者就覺得這種表述不太恰當，中國記者私下交流時也覺得這會留下後遺症的，徐永昌將軍一臉凝重。

麥克阿瑟演講完畢，簽字儀式開始，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陸軍參謀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營在投降書上簽字。

受降書簽署由麥克阿瑟以盟軍統帥的名義首先開始，接下來，美、中、英、蘇、澳、加、法、荷等國代表先後代表自己國家簽字，接受日本的投降。

簽字完畢後，麥克阿瑟再次發表簡短講話．“讓我們祈禱，”他說，“和平已在世界上恢復，祈求上帝永遠保佑它。”

中國代表徐永昌也對記者發表講話：“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個在這裡有代表的國家都可以回想一下過去，假如它的良心告訴它有過錯誤，它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

第三節　南京受降

中國把勝利的節日——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的時間定在 9 月 9 日上午 9 時。

9 月 8 日，何應欽由芷江飛往南京。

這是一個壯觀、感人的場面。

各機關、團體、學校代表列隊在明故宮機場迎候，近 5 萬人在機場外翹首企盼。何應欽乘坐的“美齡號”座機在 9 架戰鬥機的護衛下，在 12 時許飛臨南

京上空，一時歡聲四起，掌聲雷動．天真可愛的學生，揮旗雀躍，熱情奔逸，感人淚下。當何應欽步下舷梯，在歡呼聲、掌聲和禮炮聲中，鄧朴、陳宗旭代表南京市民獻上“日月重光”錦旗。

岡村寧次偕今井武夫等日軍高級將領，也列隊在機場肅立歡迎。中國戰區受降典禮儀式在南京黃浦路中央軍校舊址舉行。500 多米長的黃埔大道上，每隔 10 步，都豎有各盟國的國旗，在旗幟之間肅立警戒的衛兵．荷槍實彈，精神飽滿，激動興奮中也昭示著威嚴。

岡村寧次在規定的時間帶著幕僚走向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他們按昔日的行軍隊形，通過紮有“和平永奠”“勝利和平”等金色字樣的牌樓，進入會場時他們被解除了佩刀。

會場中，四周的牆壁張滿紅、白、藍三色色布，懸掛著中、美、英、蘇四國國旗和大大的“和平”二字，還有一個象徵勝利的“V”字。正面牆上掛著孫中山的巨幅畫像，對面牆上掛著蔣介石、史達林、杜魯門和艾德禮的肖像，觀禮的中外記者、盟國軍官及嘉賓等多達千人都靜候在側面來賓席上。

上午 8 時 51 分，何應欽率參加受降的顧祝同、肖毅肅等入場。何應欽就座于受降席中央；其左為海軍上將陳紹寬，空軍上將張廷孟；其右為陸軍上將顧祝同，中將肖毅肅．坐定後，岡村一行在中國軍隊將校的引導下進室趨前，立正後向何應欽作 45 度的鞠躬。待何應欽坐下後，岡村寧次等才依規定位置坐下。接著，岡村的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向何應欽呈交了證明文件，岡村寧次雙手從肖毅肅手中接過日軍投降書，在兩份投降書上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取出圓形水晶圖章，蓋在簽名之下，印鑒呈向右傾斜之勢。日本侵華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雙手向何應欽遞交了投降書。

何應欽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簽字，接受了日本的投降。然後中方向岡村寧次宣讀了中國戰區中國總司令部第一號令。從此，中國本部（除東三省）、臺灣（包括澎湖列島）、安南北緯 16 度以北地區的日本陸海空軍，全由中

國陸軍總司令領導指揮，不准接受日本政府任何領導。

侵華日軍“中國派遣軍”司令部及中國戰區各級日軍司令部不復存在，代之以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和各地聯絡部。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的任務為執行或傳達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並處理日軍投降後的一切善後事務，不得自行發佈任何命令。

持續 20 分鐘受降儀式結束，岡村等被憲兵押解至休息室，何應欽發表即席廣播講話：

敬告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已於本日上午 9 時在南京順利完成。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也是八年抗戰艱苦奮鬥的結果，東亞及全世界人類的和平與繁榮，亦從此開闢一新的紀元。

本人誠懇希望我全國同胞自省自覺，深切瞭解今日為我國家復興之機會，一致精誠團結，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奮發努力，使復興大業迅速進展，更切盼世界和平自此永奠基礎，進入世界大同的境域！

全場起立，掌聲雷鳴。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民族災難終於結束了。消息經過電波傳遍華夏，整個中華大地在沸騰。

整整 8 年時間的艱苦抗爭，付出了 3000 多萬軍民的鮮血和生命，英勇的中國人民終於迫使侵略者雙手奉上了降書。浴血奮戰了 14 年的中國人民. 頓時奔相走告，歡欣鼓舞，全國匯成了一片歡樂的海洋。

早在 8 月 15 日，蔣介石對全國軍民發表廣播演說，宣佈放假 3 天，舉國歡慶。9 月 3 日，重慶市在校場口舉行規模巨大的慶祝活動。會後舉行大遊行，蔣介石乘車檢閱遊行隊伍。《中央日報》報導說：“是人潮，是熱浪，是歡騰的海。勝利的空氣，到處在流動、氾濫著。從都郵街，到校場口，真是萬民歡騰，雍雍穆穆；到處有爆竹，到處有舞龍，巨大的牌坊一座雄峙在各處要衝。”“晚上，校場口廣場的露天演奏會，千萬民眾合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這種共鳴，

這種熱烈，才是中國國民真正的自由之聲。這個聲浪響徹雲際，歷久不散。”

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國人民近百年無數次反侵略鬥爭中第一次取得完全的勝利。世界各地的華人普天同慶，接著國民黨軍隊開始了全面受降工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共劃分 16 個受降區，並任命受降長官，分別接受日軍投降，具體區分如下：河內區，第 1 方面軍司令长官盧漢；廣州區，第 2 方面軍司令长官張發奎；汕頭區，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長沙區，第 4 方面軍司令长官王耀武；南昌區，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杭州區，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京滬區，第 3 方面軍司令长官湯恩伯；漢口區，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徐州區，第十戰區司令長官李品仙；平津區，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太原區，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鄭州區，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城區，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劉峙；濟南區，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李延年；歸綏區，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臺灣區，臺灣行政長官陳儀。

整個中國戰區的受降工作，基本上在 9 月、10 月間就進行完畢。從 9 月 11 日至 10 月中旬為止，由國民黨軍隊接受投降的日軍共有 1 個總司令部、3 個方面軍、10 個集團軍、33 個步兵師、1 個坦克師、兩個飛行師、41 個獨立旅以及警備、守備、海軍等部隊，計 1283200 人。國民黨軍隊接收日軍武器裝備和馬匹有：步騎槍 685897 支，手槍 60377 支，輕便機槍 29822 挺，輕重火炮 12446 門，步槍彈 180994000 餘發，手槍彈 2035000 餘發，各種炮彈共 2070000 餘顆，各種飛機 1068 架，飛機油一萬餘噸，艦艇船舶 1400 艘，共 54600 餘噸。

國民黨軍隊還接受了偽軍的投降。投降的偽軍，據日軍的報告，南京偽國民政府所屬部隊（絕大多數為國民黨軍投降日軍的）計 15 個軍、52 個師、9 個旅及特種兵，共約 28.2 萬人；華北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所屬部隊計 13 個集團軍（相當旅）及炮兵、工兵等，共約 5.5 萬人；偽蒙軍計 9 個師及直屬部隊，共約 1.4 萬人。以上合計約 35.1 萬人。這僅是岡村寧次報告的所謂正規偽軍人數，實際上偽軍遠遠超過此數。據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統計，僅接收的偽軍就有 24 個

軍、64 個師、13 個旅及其他 134 個較小的單位，共計 683569 人，槍 357254 支。

第四節　降書

一、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

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臺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

三、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

四、本官當立即命令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海陸空軍各級指揮官及其所屬部隊與所控制之部隊向蔣委員長特派受降代表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及何應欽上將指定之各地區受降主官投降。

五、投降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立即停止敵對行動暫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彈藥裝具器材補給品情報資料地圖文獻檔案及其他一切資產等當暫時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飛行場一切設備艦艇船舶車輛碼頭工廠倉庫及一切建築物以及現在上第二款所述地區內日本陸海空軍或其控制之部隊所有或所控制之軍用或民用財產亦均保持完整全部繳於蔣委員長及其代表何應欽上將所指定之部隊長及政府機關代表接收。

六、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日本陸海空軍所俘聯合國戰俘及拘留之人民立予釋放並保護送至指定地點。

七、自此以後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日本陸海空軍當即服從蔣委員長之節制並接受蔣委員長及其代表何應欽上將所頒發之命令。

八、本官對本降書所列各款及蔣委員長與其代表何應欽上將以後對投降日軍所頒發之命令當立即對各級軍官及士兵轉達遵照上第二款所述地區之所有日本軍官佐士兵均須負有完全履行此項命令之責。

九、投降之日本陸海空軍中任何人員對於本降書所列各款及蔣委員長與其

代表何應欽上將嗣後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遲延情事各級負責官長及違犯命令者願受懲罰。

奉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命簽字人帝國派遣軍總司令官陸軍大將崗村甯次昭和二十年（西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時分簽字於中華民國國都南京。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代表中華民國、美利堅合眾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並為對日本作戰之其他聯合之利益接受本降書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公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時中華民國國都南京。

第五節　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全國軍民同胞們：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們：我們的抗戰，今天是勝利了，「正義必然勝過強權」的真理，終於得到了他最後的證明，這亦就是表示了我們國民革命歷史使命的成功。我們中國在黑暗和絕望的時期中，八年奮鬥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實現。我們對於顯現在我們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謝我們全國抗戰以來忠勇犧牲的軍民先烈，要感謝我們為正義和平而共同作戰的盟友，尤須感謝我們國父辛苦艱難領導我們革命正確的途徑，使我們得有今日勝利的一天，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謝公正而仁慈的上帝。

我全國同胞們自抗戰以來，八年間所受的痛苦與犧牲雖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戰必勝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強；尤其是我們淪陷區的同胞們，受盡了無窮摧殘與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而重見青天白日了。這幾天以來，各地軍民的歡呼與快慰的情緒，其主要意義亦就是為了被佔領區同胞獲得了解放。

現在我們抗戰是勝利了，但是還不能算是最後的勝利。須知我們戰勝的含義

決不止是在世界公理力量又打了一次勝仗的一點上，我相信全世界人類與我全國同胞們都一定在希望這一次戰爭是世界文明國家所參加的最末一次的戰爭。

如果這一次戰爭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次的戰爭，那麼我們同胞們雖然曾經受了忍痛到無可形容的殘酷與淩辱，然而我們相信我們大家決不會計較這個代價的大小和收穫的遲早的。我們中國人民在黑暗和絕望的時代，都秉持我們民族一貫的忠勇仁愛，偉大堅忍的傳統精神，深知一切為正義和人道而奮鬥的犧牲，必能得到應得的報償。全世界因戰爭而聯合起來的民族，相互之間所發生的尊重與信念，這就是此次戰爭給我們的最大報償。我們聯合國以青年血肉所建築的這道反侵略的長堤，凡是每一個參加的人，他們不僅是臨時結合的盟友，簡直是為人類尊嚴的共同信仰而永久的團結了起來。這是我們聯合國共同勝利最重要的基礎，絕對不是敵人任何挑撥離間的陰謀所能破壞。我相信今後地無分東西，人無論膚色，凡是人類都會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聯合，不啻成為家人手足。此次戰爭發揚了我們人類互諒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們互相信任的關係，而且證明了世界戰爭與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這更足以使今後戰爭的發生勢不可能。我說到這裏，又想到基督寶訓上所說的“待人如己”與“要愛敵人”兩句話，實在令我發生無限的感想。

我中國同胞們必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這是我們每一個軍民同胞今天所應該特別注意的。

同胞們：敵人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現在是被我們打敗了，但是我們還沒有

達到真正勝利的目的，我們必須徹底消滅他侵略的野心與侵略武力，我們更要知道勝利的報償決不是驕矜與懈怠。戰爭確實停止以後的和平，必將昭示我們，正有艱巨的工作，要我們以戰時同樣的痛苦，和比戰時更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設。或許在某一個時期，遇到某一種問題，會使我們覺得比戰時，更加艱苦，更加困難，隨時隨地可以臨到我們的頭上。我說這句話，首先想到了一件最難的工作，就是那些法西斯納粹軍閥國家受過錯誤領導的人們，我們怎樣能使他們不只是承認他自己的錯誤和失敗，並且也能心悅誠服的接受我們的三民主義，承認公平正義的競爭，較之他們武力掠奪與強權恐怖的競爭，更合乎真理和人道要求的一點，這就是我們中國與聯盟國今後一件最艱巨的工作。我確實相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築在人類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愛互助的合作基礎之上，我們要向民主與合作的大道上邁進，來共同擁護全世界永久的和平。

我請全世界盟邦的人士，以及我全國的同胞們！相信我們武裝之下所獲得的和平，並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實現，一直要作到我們的敵人在理性的戰場上為我們所征服，使他們能徹底懺悔，都成為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分子，像我們一樣之後，才算達到了我們全體人類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戰最後的目的。

第六節　關於戰後日本的賠償

1945 年 2 月，英、美、蘇首腦舉行雅爾達會議時，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給予盟國戰爭賠償的原則。戰爭賠償有國際法作依據。二戰結束後，只有幾百萬人的猶太人從德國獲得 600 億美元的賠償，甚至對於追隨德國與盟軍作戰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四國也提出了賠償要求。

日本的幫兇國泰國也得到了 150 億日元的戰爭賠款，外蒙古政府堅持不懈獲得了 50 億日元賠款，新加坡強找理由以日軍在新加坡屠殺中國人為藉口，持之以恆索要賠償，1967 年獲得日本 2500 萬新元賠款。1953 年到 1977 年，日本政府和 20 多個國家簽署了與戰爭責任有關的 54 項協定，共賠償約 5000 億日元。

亞洲各參戰國都得到了日本的戰爭賠償。根據國際法的規定，戰敗國的賠償物件是參戰國，亞洲各參戰國以各種方式獲得的日本戰爭賠償如下：緬甸 1.4 億美元，菲律賓 5.5 億美元，印尼 2.23 億美元，柬埔寨 15 億日元，老撾 10 億日元……。需要指出的是，未參戰國也得到了日本的戰爭賠償，馬來西亞 2500 萬新元，韓國 3 億美元。同時需要指出：韓國李承晚政府自 1952 年初開始索要賠償，日本政府援引國際法一直置之不理，1961 年，樸正熙上臺後繼續索要，不依不饒，1965 年終於如願以償。中立國也得到了日本的戰爭賠償。瑞士 11 億日元，西班牙 21 億日元，瑞典 5 億日元，丹麥 7 億日元。

而中國是受戰爭創傷最慘的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共不足七年，而中國被日本侵略卻長達 14 年。1972 年的日本非昔日可比，具備雄厚的賠償資本，1968 年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強國，到 1972 年中日建交談判時，已具備了完全賠償的超強能力，日本政府也做好了賠償的準備。1972 年 9 月 27 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田向毛道歉："對不起，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了很大的傷害。"，毛說："不是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呀？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能夠奪權那？怎麼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的戰爭賠償。"。中共官方刊物記載，毛澤東至少六次感謝日本侵華，中日建交的《聯合聲明》中方方案八項，其中包括放棄向日本要求戰爭賠償的權利，該條款不但令日本震驚，同時也震驚了全世界。

第十三章　中國抗日戰爭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貢獻

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日本軍閥侵華肇其端，複由日本無條件投降而結束。其初，僅為中國獨力對日抗戰：爾後逐漸發展為世界反侵略集團（同盟國）對抗侵略集團（軸心國）之戰爭；戰區則由中國一地，擴張至歐、亞、美、非、

澳各洲。但不論其如何演變，中國自始至終，均立於反侵略之最前線，肩負起最艱巨之主力戰。故作戰時間最長，抗敵犧牲最大，對整個戰局的影響最深，對世界法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努力和重要貢獻。

一、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對法西斯侵略的五大同盟國之一。中國抗日戰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對法西斯侵略開闢最早、結束最遲的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四大戰場之一。

自一九三一年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 1 事變，至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事爆發止之十年間，中國以絕對劣勢之兵力，單獨與裝備優良，訓練有素，堪稱現代化之日軍相周旋，其間不僅得不到世界各國反侵略之援助，且多不顧正義，在我危急關頭，竟落並下石，封鎖我國際通路，或給予精神上之壓力，各種阻礙，不忍列舉。然此非但不能消除我抗戰到底之意志與決心。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 4 年多的漫長歲月裡，中國一直在獨立地抗擊著日本這個世界第 2 號法西斯強國。而且越戰越奮，愈挫愈堅，不斷給敵軍以當頭棒喝，使其不敢冒險從事國際投機；更助成同盟各國得有充裕之時間，加強戰爭準備。同時，日本軍閥因曠日持久，無法解決中國戰事，招致國內日漸加深之怨憤，及備受國際之譴責，使其聲譽一落千丈，註定必敗之命運。中國由於十年獨力抗戰之英勇表現，已普遍獲得國際之讚譽與精神道義之支援，尤以美國羅斯福總統對中國之浴血抗戰更為關注。當一九四二年元旦，聯合國對軸心國共同行動宣言在華盛頓簽署，我國代表進入其辦公室之際，羅斯福總統除敬表歡迎之意外，特別讚揚中國抗日戰爭之卓越成就，對世界反法西斯之偉大貢獻。

中國的抗日戰爭，牽制和消耗了大量日本侵略軍。據王振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中國戰場》文內稱：1938 年侵華日軍由 1937 年的 21 個師團增為 32 個師團，占陸軍師團總數的 94%；1940 年侵華日軍增為 38 個師團，占陸軍總數的 78%；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之時，日本仍以其陸軍總兵力 51 個師

團中的 35 個師團投入在中國戰場上，占陸軍總數的 68.6%；1943 年日軍投入中國戰場為 39 個師團，占陸軍總數的 55.7%；1945 年日本陸軍已擴編到 168 個師團，投入中國戰場為 57 個師團，占總數的 34%。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到日本投降為止，日本在中國戰場上始終保持著百萬以上的兵力。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傷亡人資料日本史學家東木田博在《軍隊日本史——滿洲事變、中國事變》內記載：約有 133 萬以上。何應欽在《八年抗戰之經過》內稱：僅在 1939 年到 1942 年間的正面戰場斃傷日軍數達 1071979 人。這種牽制和消耗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二、首創聯盟作戰為共同行動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大戰爆發後，中國即于次日向軸心國之德、意、日三國同時宣戰，以示膺懲戒首之決心，忠誠而積極地履行中國對世界、對人類所負之責任及應盡之義務。同時以責無旁貸之立場，由最高統帥蔣介石向英、美、俄三國當局，提出共同作戰之建議，發表“世界局勢必須整體解決，斷不容分別各個媾和”之偉大見解，說明改造世界，奠定和平之預籌計畫。

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中國主動積極策劃下，英美兩國分別派遣軍事代表至重慶，成立中、英、美三國軍事代表會議，共同商訂抵抗侵略聯合作戰之大計。此不僅為聯合國聯盟作戰之發軔，更為聯合陣營共同行動之先河，其影響所及至深且鉅。嗣後對二十六個同盟作戰國家之成立聯合國，發表共同行動宣言，以及聯盟作戰等措施，與蔣介石之建議主張，若合符節。此不獨為我抗戰必勝之保證，更為制裁侵略，膺懲戎首，而保障世界和平，維護人類幸福之真正基礎。

三、長沙大捷，重振盟國民心士氣

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日軍以閃電行動，橫掃西南太平洋。此時，日軍為牽制中國軍隊之轉用，於十二月下旬，以七萬之眾，分為八路，向長沙作第三次進犯。國軍預期于長沙週邊與敵決戰，除正面留置一部兵力與敵保持接觸外，主力則向預定地區轉移。敵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發動對長沙週邊攻擊，

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以全力猛撲長沙。守軍沉著應戰，屢創敵軍；待敵攻勢頓挫，迅即轉移攻勢，實行總反攻，將敵重重包圍。敵抽調後援軍企圖解圍，又遭迎頭痛擊。敵傷亡慘重，遺屍遍野。是役殲敵二萬餘眾，造成空前之第三次長沙大捷，此時，日軍正橫掃西南太平洋，聲勢逼人，盟邦民心士氣，亦正陷入低潮，第三次長沙大捷，無疑地帶給盟友莫大之希望與鼓舞。同時，日軍此一會戰之挫敗，使其在中國戰場上一挫而不能複振。此一打擊，使其明瞭中國國軍實力，始終為其致命傷。因之，其對西線，則於佔領馬來半島及緬甸後，即不敢再向印度侵略；對於南線，則於佔領荷屬南洋群島及菲律賓後而放棄其進佔澳洲本土之野心；對於北線，則于侵襲阿留申群島之役，更不能貫徹其北進攻蘇之陰謀。在此日軍徘徊瞻顧之中，英美乃得從容佈置其西亞細亞、南太平洋之戰線，並充實美洲北部國防；而蘇俄亦得以專心致志於對德之戰爭。所以中國之抗日戰爭，實為日本不能再向東西南北各線發展，以達成其“大東亞戰略”任務之唯一阻力，其對世界貢獻至大，遂不得不為世界各國所公認。

四、遠援印緬，粉碎敵“大東亞共榮圈”

日軍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突擊珍珠港之際，複全面發動對西太平洋、美、荷各屬地之攻勢。對西太平洋各軍事要地行閃電攻擊，不旋踵關島、馬尼剌、香港、新加坡，先後陷敵。繼分兵南進，席捲荷印，西出泰國，進軍緬甸，企圖截斷中、英、美之聯絡，窒息滇緬路，以遂其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之企圖”。

蔣介石洞燭日本軍閥陰謀，為牽制其兵力，策應盟軍作戰，乃於太平洋戰事爆發之次日，一面令全國各戰區展開全面遊擊，襲擊敵人；一面令第四戰區對廣州發動攻勢，期以策應英軍在香港之守備作戰；同時指調三個軍編為遠征軍，向雲南集中，準備隨時進入緬甸，協同盟軍作戰。

最初英軍代表魏菲爾將軍表示遠征軍暫勿入緬。遠征軍主力乃在滇緬路上，分區集中待命。迨次（一九四二）年一月下旬，日軍大舉入侵緬甸，二月下旬，仰光情況危殆，英方始迭電請求遠征軍入緬，協助英軍作戰。

三月下旬，遠征軍匆促進入緬甸，先頭部隊到達同古附近時，即與由仰光北犯之日軍接觸，發生戰鬥，敵陸續增援，並以飛機、戰車助戰，更濫放毒氣。遠征軍以主力未至，因而固守既占陣地，曆四晝夜之劇戰，雙方死傷均重，造成敵發動太平洋大戰以來最慘重之損失，使敵精神受制，心存畏懼，席捲南太平洋所向無敵之兇焰因而大滅，不復敢為所欲為。

四月初旬，西路北犯敵軍突破英印軍陣地，繼續北進，將英軍第一師及其戰車營圍困于仁安羌以北地區。中國駐曼德勒之遠征軍，目擊英軍之危殆，乃本諸協同合作聯盟作戰之精神，不待命令，迅速馳援英軍，展開兩晝夜之淩厲攻擊，卒將強敵擊破，解救英緬軍于危境，獲致輝煌之戰果。

五、推遲了日本南進的速度，支援了英美軍隊和亞太地區人民的對日作戰

“南進”與英美爭奪太平洋及東南亞地區，是日本對外擴張基本國策的組成部分。日本南進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主要目的，一是為了解決與日本本國生存有關的戰略資源問題；二是企圖用武力把英美在太幹洋和亞洲的勢力趕出去，並斷絕中國政府的外援，迫使中國屈服，從而結束它拖延很久、而且又是十分棘手的中日戰爭。

德意法西斯在歐洲的暫時勝利，使日本侵略集團認為這是實現它南進擴張美夢的絕好時機。德國法西斯也極力慫恿日本南進。

1940 年 7 月 27 日日本在《伴隨世界形勢進展對時局處理綱要》中明確規定，必須迅速解決中國事變問題，同時抓住有利時機解決南進問題。但是，中國的持久抗戰，使它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並有上百萬軍隊陷於中國戰場不能自拔。這就打亂了它的南進部署，推遲了南進的時間，直到 1941 年 12 月 8 日，在不利的情況下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

中國的抗日戰爭，推遲了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間，這對緩和英國當時的處境是十分有益的，也為美國加強戰備爭得了寶貴的時間。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戰場的地位和作用更為重要，它成為世界反法西

斯的主要戰場之一。世界反法西斯聯盟也正式宣告成立，並設立包括越南、泰國、緬甸在內的中國戰區。其時，中國戰場上軍民仍不斷地堅持著打擊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使其兵力消耗與日俱增。1942 年，日本為了加強在中國戰場的實力，想早日結束對中國的戰爭，把中國作為太平洋戰爭的後方基地，不得不從緬甸、馬來西亞等國調回部分兵力於中國戰場。其時，隆美爾的“非洲兵團，正以一星期推進 300 余英里的速度向埃及猛衝，追擊英軍直至尼羅河三角洲的最後一個大門——阿拉曼防線；德軍正企圖向蘇聯南部和高加索攻擊，伺機攻佔中東。因此，如果沒有中國戰場牽制著日軍幾十個師團的兵力，日本可以一直沖向中東，和北非的隆美爾軍遙相呼應；它和德軍配合，會師近東併吞埃及、切斷通過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將給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鬥爭帶來巨大困難。可見，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不僅推遲了日本侵略者南進的時間，而且有力地支援了英美盟軍和亞太地區人民的對日作戰，促進了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戰略反攻的到來，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

迄一九四三年秋以來，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在緬北及滇緬間大舉反攻，打通中印國際通路，與盟軍會師喬梅，不但斬獲戰果為遠征印緬以來空前之紀錄；且因收復緬北，打通國際通路，減除盟軍在太平洋之側翼威脅，對盟軍反攻日本，極具策應作用，益增盟國反攻必勝之信心。同時，也徹底粉碎日本軍閥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之夢想。

六、開羅會議，為世界和平與安全奠基

一九四三年六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誠懇邀請蔣介石與英首相邱吉爾，在開羅會晤，交換軍事、政治、經濟、各種意見。在赴會之前蔣介石預擬一項會談要點如下：

㈠ 大西洋憲章通用於全世界各國各民族。

㈡ 須獲得無條件勝利。

㈢ 東北與臺灣必須歸還中國。

㈣ 朝鮮獨立與中南半島各國之地位。

㈤ 建立戰後有力之國際和平機構。

㈥ 成立太平洋對日作戰聯合參謀部，分設于重慶與華盛頓。

㈦ 中美戰時金融之互助與戰後經濟建設之合作。

十一月廿一日蔣介石偕夫人及隨員，飛抵開羅後之七日間，先後與羅斯福總統及邱吉爾首相個別會晤或舉行正式會議多次，曾廣泛討論有關對日作戰及戰後各種問題，最後並發表會議宣言。

此次會議最大之成就，除中國收復東北及臺灣、澎湖等地外，厥為承認朝鮮於戰後獨立之自由，及日本天皇制度于戰後由日本人民自決兩事。此兩項重要問題，均系蔣介石極力主張，而深獲羅斯福總統贊助。其中保存日本天皇制度一項，其影響最為深遠，不但對戰敗後日本惶恐的民心有鎮定作用，而尤要者，為給日本人民以希望及奮鬥之勇氣，使破碎之日本得以迅速復興。

七、陸海夾擊，迫使日本軍閥俯首投降

日本軍閥建立亞洲防衛圈之陰謀，迄一九四二年秋已告初步達成，北起日本本土，經千島群島東至威克島、馬紹爾群島、南至俾斯麥群島、爪哇、蘇門答臘，西經泰國、緬甸、越南，沿中國海岸，朝鮮，而接其本土。如能打通中國大陸之南北交通線，則其防衛圈即可形成雙重交通——沿中國大陸南北縱貫交通；一依太平洋海上航運。至此，其防衛圈便告全部完成，其防衛更趨完整。

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義大利無條件投降後，美軍全球性戰略已告完成，並決定開始向日本反攻。是年冬，盟國西南太平洋所有軍隊，統歸麥克亞瑟將軍指揮。當時美國參謀本部對太平洋之戰略系採取鉗形攻勢，以散佈遠東各重要島嶼為進取之目標，以越島攻擊避實擊虛之戰法，向日本進攻。是年冬即開始向日本進擊，而中國國軍即時亦配合夾擊，迫敵在大陸兵力無法轉用，使盟軍得以迅速進展，敵人則節節敗退，漸次喪失其在西南太平洋之制空制海權，甚至海上交通也無法維持。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國代表公推蔣介石出任聯軍在中國戰區（含越泰）之最高統帥。中國戰區為聯繫盟軍對敵發動陸海夾擊，配合盟國反攻，一面將在中國大陸之國軍戰鬥序列，重新編組為十個戰區及駐印軍；並於卅三年冬，特設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于昆明，由參謀總長何應欽上將兼任總司令，負責西南各戰區諸部隊之統一指揮及整訓，以完成總反攻之準備。

一九四三年冬，太平洋上盟軍準備向日本反攻之際，中國即抽調七個軍兵力轉用滇印方面，以期協助盟軍反攻緬甸，打通中印公路。十一月間，敵為牽制國軍使不得續向滇、印轉用，並企圖摧毀中國反攻準備，遂發動常德會戰。此時，中國國軍雖因抽調精銳轉用緬、印，但仍能奮勇將敵擊退，粉碎其進佔常德及牽制打通中印公路之目的，對中國戰區全域及對盟軍之反攻，均有莫大之貢獻。其後更陸續發動豫中會戰、長衡會戰、豫西鄂北會戰及湘西會戰，均能予敵軍以重創，策應盟軍反攻。

迄一九四五年五月間，為配合盟軍在太平洋之反攻，中國戰區不斷發動局部攻勢，進展至為順利，尤以桂柳反攻之戰，在三個月時間內，推進七百公里，收復五萬平方公里之土地。而太平洋上盟軍之越島攻擊，亦節節勝利。盟軍陸海配合反攻，真可謂相得益彰，從而加速日本敗亡。

八、結語

中國之抗日戰爭，其緒戰起於民國廿年“九一八”事變，而全國抗戰，則自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始。在前後十四年之戰爭中，中國獨立苦撐達十年之久。由於全國軍民在最高統帥蔣介石領導下以無比之毅力，不顧犧牲，英勇奮戰到底，牽制日軍一百余萬。助成盟軍反攻，對世界作出最大的貢獻，終於獲得盟邦之感應，將中國抗戰與世界反侵略戰爭結為一體，進而締結同盟，並肩作戰，此亦我得道多助也！在聯盟作戰全部過程中，始終精誠無間，協同一致，尤以蔣介石被公推出任聯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後，更以聯合國之利益為至上，視聯合戰場之重要性遠超于本國戰場，予盟軍以最大之協力與支持，爭取

共同之勝利，而濟弱扶傾與保留日本天皇之睿智主張，更予戰後東亞帶來安定之定力。中國對世界之貢獻，誠無可比擬也。

第十四章　抗戰陣亡將士的英靈在沉重的泥土下委屈的哭泣

抗日戰爭發生在 1949 年以前，屬於中國現代史範疇，是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對於中華民族面臨強敵入侵而英勇奮起、艱苦卓絕的戰鬥這段歷史，有關這場戰爭經過的殘酷和勝利的慘烈，應當向人民和子孫後代如實交代。作為鏡鑒的，必須還原歷史，尊重史實，客觀公正的對待歷史，維護史實。

抗日戰爭打了十四年，抗日戰爭勝利至今已七十五周年，我們還沒有一部完整的，真實的抗日戰爭史，今人和後人還沒有形成正確的抗戰史觀。

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這是抗日戰爭時期許多中華民族優秀兒女掛在嘴邊的話。許多大中專生就此踏上了戰場，他們每個人都抱著必死的決心，他們希望犧牲他們這一代人拼光殘暴的日本兵，為中華民族的未來拼出一條生路：而他們中的許多人再也沒有能夠回來。他們中有的人結婚只十來天就走了，而且是永遠走了，留下了寂寞的新娘在苦苦的等待。在雲南，有個 18 歲的姑娘，為了等她那個上了前線的楊連長，從 18 歲等到了 42 歲才在生活的重壓下嫁人。在那個年代，有許多沒有墓碑的犧牲者帶給他們親人的則是一生的等待和悲哀。

投筆只因雪恥辱，橫戈原不為封候。這是許多“不幸”投奔在國民黨旗幟下抗戰勇士們當年的誓言。對於在什麼旗幟下打鬼子，普通老百姓並沒有想那麼複雜，他們也沒有太多的選擇。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中華民國政府是合法的民主政府，國民黨是當時的執政黨，他們的政權遍佈全國。老百姓就近參加抗戰也只能是國民黨的抗日武裝。他們沒去想什麼主張，也沒去想什麼主義。他們就是想把日本侵略者趕出自己的家園。但就是這種無法選擇的選擇，給為抗

戰犧牲的倖存的抗日英雄們和他們的家屬帶來了一生的坎坷和悲劇。

當初，日本的軍隊是超級能打仗的。日本準備了那麼多年，一直想滅了中國。而且他們的武器裝備在當時是一流的，單兵作戰能力也是一流的。否則，不可一世的麥克阿瑟不會讓他們追得狼狽不堪，鞋子掉了都不敢回去撿，擺酷的玉米煙鬥掉了連看都來不及看。也不會有那麼多武器裝備比中國軍隊先進的英美聯軍做了日本俘虜。整個東南亞也不會短短幾十天就全部淪陷於日本的魔爪。在這種武裝到牙齒的軍隊的全面進攻下，如果沒有正面戰場上蔣介石領導的國軍對日本侵略者的寸土必爭，寸土不讓，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的決心，是無法堅持抗戰八年到日本投降。

國軍在正面戰場上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許多上將，中將，少將戰死沙場。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張自忠將軍。棗宜會戰中，張自忠上將身中七槍仍然屹立不倒，手上仍然緊握著子彈打光了的手槍，目光怒視著日本侵略者，最後一個日本兵用刺刀貫穿了他的左胸，他才倒下，他是二次大戰中唯一一位死于白刃戰的將軍。許昌保衛戰中，呂公良中將以區區 3000 人對抗如虎似狼的 8 萬日本精銳部隊. 在身負重傷倒地的情況下，仍然翻身而起，以小手槍連發二槍，擊斃了打中他的那個日本兵。最後死在日軍的亂槍之下。其他犧牲在戰場的上將級將軍還有李家鈺上將，郝夢齡上將，陳寶安上將，馮安邦上將，唐淮源上將，佟麟閣上將，趙登禹上將，饒國華上將，王銘章上將。而中將、少將更是不計其數。許多將軍在犧牲時的壯舉足以讓天地同悲，山河共泣。他們中有與中山艦同沉江底的薩師俊艦長。有歲數最大的馬玉仁中將（66 歲）。有在日軍追擊下彈盡糧絕率部下跳入黃河犧牲的 22 師副師長梁希賢將軍。他們的犧牲和榮光應該載入中華民族的千秋史冊，應該全部追認為烈士。

抗戰之初，幾乎所有國軍的武器也都是遠遠比不上日本的現代化武器裝備的。但他們一把大刀舞得虎虎生威。他們用最原始的冷兵器來對付日本的現代化鋼鐵戰隊。日本人有武士道精神，但他們怕腦袋讓人砍掉，據說那樣靈魂是

無法回到故鄉的。於是，我們的國軍們就專門砍日本人的腦袋瓜。那傢伙，日本的腦袋砍得象西瓜似的遍地亂滾。長城抗戰時曾經砍得許多日本兵找個鐵皮把頸子護上。

普通的國民黨兵面對犧牲表現又如何？中國的空軍戰至南京淪陷時，只有董明德一架飛機能飛。中國空軍四大天王悉數血灑長空。南苑之戰，29 軍 1700 人的學生團戰至最後只剩下 600 人。而這些學生兵全是北京各大學和中學的學生。他們在戰前幾小時才拿到槍，許多人連槍都不會放，只能和日本人拼刺刀。而拼刺刀是日本的強項，中國學生兵平均每犧牲 10 人才能拼死一個日本兵。日本攻克北平後對清華和北京大學進行了瘋狂的報復。許多校舍讓炮火擊跨。許多古籍和文物遭到搶劫和破壞。更令人髮指的是，許多手無寸鐵的學生讓他們關到了臨時監牢中，每天他們會以各種酷刑折磨學生以取樂。許多學生在酷刑下被活活折磨至死，許多女生遭到強姦，輪奸。徐州會戰，一個少年機槍兵用鐵鍊把自己鎖在沉重的重機槍上，並將鑰匙拋入河中，以表明誓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這個少年的身後，就是他的家所在的村莊。他用死證明了中國軍人誓死捍衛自己家園的決心。徐州會戰中，張自忠將軍手下的連長就戰死 120 多名。1939 年，曾經有 800 多彈盡援絕的陝西兵讓日本逼到了黃河邊，在梁希賢將軍的指揮下，所有軍人都跳入了滔滔的黃河。還有劉湘的 10 萬草鞋兵，他們拿的可是四川當地土造的單打一。這種槍只能打打野雞野兔之類的。而他們就直接對抗上了當時鋼鐵洪流般的日本軍隊。在滕縣，日本軍對他們進行圍攻，手拿破槍，在冬天仍然身穿單衣草鞋的他們死戰不退。王銘章將軍手下三個營的川兵全部戰死。王銘章上將身中數彈仍大呼：中華民族萬歲！然後氣絕身亡。武漢會戰中的萬家嶺之戰，宋希濂將軍起家的 36 師幾乎全師打光，但他們用生命換得了幾乎全殲日軍 106 師團的光榮戰績。戰後多年，萬家嶺一帶仍然遍佈雙方戰死者的遺骸。許多戰爭遺留物俯拾皆是。國軍付出的代價從數位上就可以略見一斑。淞滬之戰，日本傷亡 10 萬，我軍傷亡 30 萬。武漢之戰，日本傷亡

10 萬，我軍傷亡 40 萬。二場戰鬥就是 70 萬，這樣的民族英雄不值得你敬重麼？而他們一旦不幸讓日本侵略者俘虜了，無論男女，他們在嚴刑拷打面前是堅貞不屈、誓不低頭。曾經有幾個國軍情報人員讓敵人抓住，敵人用盡了一切刑法，用了所有正常思維下無法想像得到的殘忍手段對他們進行逼供。但他們幾個人，無論男女，沒有一個低頭。最後，敵人把他們活活折磨至死，把他們的頭割下來，用鹽醃了後掛城樓上示眾。滇西反擊戰時，曾經有個國軍的偵察兵讓敵人抓住，敵人見無法讓他招供後，就殘忍地對他進行了活體解剖。什麼是活體解剖？就是把你綁住，不用麻藥，把你肚子剖開，把你的內臟一樣樣拿出來給你自己看。日本許多部隊都有對中國軍人，平民，婦女甚至是兒童進行活體解剖的記錄。南京屠城 40 天，30 萬軍民遭到殘殺。日本侵華以來，在中國諸如此類的罪行茫如煙海，罄竹難書。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 1997 年時曾經寫了一本《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書寫成後的 2004 年，出生在 1968 年的她自殺了。因為她在寫作此書時接觸的全是無比殘忍和血腥的歷史事實。一個個悲慘的故事讓她陷入了痛苦的深淵，最後導致她崩潰。她心裡的陰影讓她無法面對生活。在日本侵略者如此殘忍和血腥的暴行面前，我們的國軍兄弟們沒有害怕，沒有後退。這樣的國軍英雄不值得我們敬重麼？

石牌，是抗日名將胡璉建立不朽功勳的地方。中日雙方海陸空幾十萬軍隊在這兒廝殺得天昏地暗，日本人在優勢兵力和優勢火力下終究沒能跨過石牌一步。胡將軍在戰前的家書足以讓天地動容。他對他的父親說：以死報國，不成功便成仁。有兒為國戰死，你應該自豪。他對妻子說：親老家貧，妻少子幼，鄉關萬裡，孤寡無助。諸子長大，當軍人為父報仇。為國盡忠。他對他的上級陳誠將軍說：成功雖無把握，成仁確有決心。石牌之戰，中日雙方曾經連續拼刺刀三個多小時，而拼刺刀是日本人的強項，多少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就此血灑疆場。此戰 15000 名國軍戰死石牌。但是他們的墓地在 1992 年時讓當地政府平整掉了，棺材全挖出來當柴火燒了，墓地上面則蓋了一所小學。在石牌戰死

的國軍，只有軍官才有棺材的，而士兵則是直接下葬。不知道沉重的泥土直接掩蓋在他們的口鼻上，他們是如何在這沉重的泥土下哭泣的！

松山戰役是國民黨軍隊的另外一場血戰。松山日本守軍 1260 人。為了消滅這 1260 個日本侵略者。國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松山之戰，共打了 95 天。國軍傷亡 7763 人，營連級軍官陣亡達 60%以上。而營級以下陣亡者均沒有留下姓名。此戰後，國軍有的團只剩下 20 多人，有個連只剩下 2 個人。許多烈士的遺體在戰鬥中讓炮火炸得無影無蹤。最後和松山的泥土融為一體。整個松山讓烈士的鮮血浸透了。松山打到最後幾乎沒有一根草，沒有一棵樹。戰後的松山上到處是人的器官，頭，手，腳，內臟。最後，挖了三個大坑。分別埋了 1000 人，800 人，500 人，幾十年了，每次下雨，從松山流下的雨水一直是殷殷的，淡淡的紅色。在日本的松山戰史中有個記載。說的是一個中國少年兵，當時的國軍部隊裡有許多是嗓音未變的少年兵，國軍一大隊人馬隨著炮火的掩護猛衝上去，在日本人猛烈的槍彈下幾乎全部倒地，但奇跡發生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兵居然沖到了離日本侵略者僅僅二三米的地方，而且只剩下他一個人，進也不是，退也不是，身邊早已經沒有了一個活著的戰友。他一個人面對日本成群的槍口和炮口，這個少年兵最後死於日本的刺刀下。這種成團成營的衝鋒經常性是一開始喊殺聲震天，然後在日本槍彈的絞殺下，喊殺聲會越來越小，最後會全部消失，因為他們幾乎已經全部傷亡迨盡了。在攻佔滾龍坡時，我軍 246 團已經沖上了坡頂，雙方進入白刃戰。但日本在拼刺刀上明顯強於我軍，在沖上去的國軍即將全部讓日本刺死之時，何紹功軍長命令大炮向正在拼殺的敵我雙方炮擊，他知道，這些沖上去的人反正是死。不如在敵人鑽入地堡前乘機炮擊以消滅敵軍，佔領陣地，否則，後面要付出更多的犧牲才能沖上去。下命令的將軍，執行命令的軍人，觀戰的美軍沒有一個不是雙淚長流的。

日本在松山和騰沖這二次戰鬥中不得不燒掉了軍旗。這二面軍旗分屬於113 聯隊．48 聯隊。軍旗和我們在電視中常見的那種膏藥旗是不一樣的，膏藥旗當

時幾乎每一小隊日本兵都有一面的。但軍旗不一樣。戰時日本的軍旗共 444 面，全由日本天皇親自頒發給部隊。日本軍人視軍旗為榮譽和生命。軍旗在聯隊則在，軍旗不在，則聯隊不在。這兩個聯隊被殲滅無存！

十四年抗戰，國軍士兵的勇敢是可圈可點的。早在淞滬戰役時，我們的空中英雄沈崇誨，陳錫純就駕駛編號 904 號的飛機撞向了小日本的楚雲號軍艦。用飛機撞軍艦是我國軍英雄的首創。周漢祥，他到李彌副軍長前主動請戰。然後全身掛滿炸藥包，衝入久攻不下的敵人碉堡和敵人同歸於盡。張德玉，衝上敵陣後，刺死二個敵人，然後衝進敵堡，拉響了身上的手榴彈。自己給炸成了好幾截。還有一個連長，衝上去後，彈藥打光的他直接用身體堵住了敵人火力狂瀉的機槍口。那個連長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什麼地方的人也不知道，多大了也不知道。家中可有父母？兄弟？姐妹？一切都無從所知。

還有其他許多可歌可泣的戰役，還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國民黨的軍隊有著嚴酷的紀律。他們的臂章上印的是：不怕死不貪財愛國家愛百姓。那時的國軍也是吃不飽的，他們每人每天只有四兩米。但他們嚴禁擅拿老百姓的一針一線。黃傑將軍說得最多的就是愛國，愛兵，愛民。曾經有個士兵在老鄉的紅薯地里拉屎，經過的王淩雲將軍誤認為是偷老鄉的紅薯，一槍給打死了。葉佩高將軍曾經差點槍斃一個司務長，原因是因為他買老百姓的牛時沒有及時付錢，此司務長最後被派往前線作戰，再也沒有回來。他們住在老百姓家，走的時候把老百姓的水缸挑滿水，庭院打掃乾淨的。而部隊離開時，軍官們是要挨家挨戶詢問有無財產損失的。因為，他們是老百姓的子弟兵，他們有著純樸和善良。戴安瀾的 200 師駐紮在板橋鎮，全鎮 300 多家茶樓裡找不到一個軍人。部隊離開板橋時，大街上掃得乾乾淨淨的，找不到一根雜草。而這些軍人離開國境後，許多人沒能再回來。日本入侵後，國民黨也一直沒有放棄敵後，蔣介石知道放棄敵後就會喪失民心，敵後人民會有被拋棄的感覺，所以即使在淪陷區，蔣介石也是要任命戰區司令和省主席、縣長等官員的。

在強大外敵入侵，國家都將滅亡的時候，許多中華民族優秀兒女，沒有犧牲在抗日前線，竟然全是窩囊地冤死在自己人的手上。這是怎樣的一個悲劇啊。有多少冤死的英靈該在沉重的泥土下哭泣？

這種因為在不同旗幟下抗戰所遭受到的迫害，殘害，甚至是殘殺直到戰後很多年後都沒有停止。他們用生命和鮮血保衛了國家，但這英雄般的壯舉卻因為可惡的政治而成了他們一生的罪過。應該的榮耀在是非顛倒的年代成了污點。在那個年代，有許多富家子弟毅然從軍。雲南昌甯縣長把自己的兒子張子文送往前線，雖然戰爭並沒有燒到他家鄉，但他毅然決然送子上前線，抗日勝利後張子文立即解甲回鄉了，並沒有參加國共雙方的內戰。但為了那三年的抗日，他從 56 年起給關押了 26 年，說他是蔣匪幫，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把他從一個朝氣蓬勃的青年關成了一個沉默寡言的老頭。許多在歷次運動中倖存下來的老兵如今基本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許多抗日老兵為每月能吃上二兩肉而感到幸福和開心，他們的願望是死後能有一口棺材。如果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抗日算是離休幹部，但他們是在國民黨領導下抗戰的，所以，沒人管他們的死活。但能活下來老兵已經是很幸運的了。許多抗戰老兵沒倒在日本鬼子的槍下，因為在歷次政治風暴中卻死在了自己同胞的手上，一些日軍遺留下的軍刀和刺刀最後砍到了他們的頭上，刺到了他們的身上。許許多多抗日軍人以歷史和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比如，參加松山血戰的張紹勳將軍，我們奪取這些民族英雄性命的手段甚至不比日本溫柔。騰沖國殤園的所有的墓碑在文革中幾乎全部砸碎了。著名女作家林徽因的三弟林恒是個飛行員，從軍前已經考入清華大學。在武漢保衛戰中犧牲了。林徽因寫了一首著名的長詩《哭三弟恒》以紀念。而林恒從航校畢業時，名譽校長蔣介石給每個飛行員頒發的佩劍，其母親一直保存到文革中，就是這把佩劍要了林徽因的丈夫，也就是梁啟超的兒子，著名建築家梁思成的命。詩人穆旦，就是參加遠征軍做翻譯的那個清華才子，在文革中因為這段歷史飽受摧殘和磨難，最後命喪黃泉。林徽因的《哭三弟恒》長

詩中有這樣一句：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為了誰？林薇因萬萬沒有想到，這讓政治衝昏頭腦的國人們並沒有忘掉。他們記得清清楚楚呢，他們要對你三弟以及其他所有在蔣介石領導下浴血抗戰老兵進行清算，你的死是為了誰？你的死是因為誰？你的死打動了誰？你的死還有誰能記得？有多少委屈的英靈該在沉重的泥土下哭泣？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本民族用生命和鮮血抵抗外敵入侵的英雄，採取過如此大規模的迫害和殘殺。我們僅僅因為他們是在不同的旗幟下和日本侵略者拼命就給了他們不同的待遇。陳中柱將軍，曾經參加台兒莊大戰，曾多次帶領自己的軍隊擊敗日軍，日軍對他恨之入骨，在軍中頒佈懸賞令，用 5 萬大洋懸賞他的人頭。在之後一次戰役中，陳中柱將軍不幸身中 6 彈殉國，日軍士兵接著割下他的頭顱。陳中柱將軍的妻子王志芳聽到消息，親自去當時日軍駐地司令部要丈夫的頭顱，日軍司令被她的無畏精神震撼，同意讓王志芳把丈夫頭顱帶回去。並說：“我和他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出力，我特別敬佩他的英勇及魄力。”日軍軍官集體鞠躬為她送行。然而，王志芳卻因是國民黨軍官的夫人被判刑五年，出獄後移民澳洲。

這種因政見不同而產生的歧視式思維一直持續到現在。90 年代末，一個飛虎隊成員參加中美航空聯誼會。一個七十多歲的美國老兵穿了一件血幅，血幅就是當年美國援華飛行員所穿的飛行夾克，背後有中美二國國旗。當地官員拒絕其入內。原因僅僅因為他的夾克上有國民黨時期的國旗。雖然這個飛行員是當天的主角。但他仍然被拒之門外。臺灣拍了個電視劇，《一寸河山一寸血》，電視劇裡有相當多的歷史資料，很值得一看。正視歷史，尊重歷史，還原歷史，才能面向未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一個負責任的政黨首先要對自己的民族英雄負責，不要讓他們繼續在沉重的泥土下哭泣。要對自己的人民負責，要讓他們知道真相。只有這樣公平正義也才能放射出光輝。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民族和解和民族復興。

在對待民族英雄遺骸的態度上。美國人無疑是做得最好的。美國人在可能的情況下是絕對不會遺棄戰死者的遺體的。他們甚至為了戰場上一個可能存在的生命，一俱遺體而投入更多的犧牲。戰後，美國在尋找陣亡者遺骸時更是不遺餘力的。他們有把戰死者運回國內的傳統，不管多麼艱難，不管花費多巨，幾十年來他們一直在尋找，從不放過任何一條線索，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他們甚至會把歸還遺骸一事上升到外交層面。這是對死者的尊重，這是對英雄的尊重，也是對民族感情的尊重。

日本在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日本有詳細的戰場日軍遺骨分佈圖。分佈圖詳細到戰鬥情況，陣亡人員名單及人數。在中國雲南，日本人為尋找遺骨開出的條件甚至達到一具屍骨換一輛日本轎車，一根腿骨換一台大彩電的地步。但面對這些，當地老百姓幾乎無人動心。日本在緬甸各個戰場都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慰靈塔和紀念碑。甚至連戰死在緬甸的 800 多馬匹也立了紀念碑。

在對待民族戰爭戰後人員的生活待遇上，國軍在臺灣的的抗日老兵，有“終身俸”，最少的每月有 6 萬台幣。抗戰結束後返回日本的士兵，每月有日本天皇的“恩給”，大體上是十幾萬日元，相當一個日本大學生剛剛工作所領導的工資。“恩給”加上“定年”（退休工資），使日本老兵的生活好於一般的日本國民。1958 年 3 月 4 日，中國內務部對陝西省的批復中稱：“國民黨抗日陣亡之官兵也不需要和不應該由我們再去撫恤”（內務部（58）內優字 108 號）。

抗日戰爭，國軍陣亡者 380 萬人。這 380 萬個戰死的英靈有多少是草草埋葬在亂墳崗而成了孤魂野鬼？南京保衛戰，戰死的將軍就有 17 名，有幾個得到了妥善的安葬？在緬甸，在越南，還有多少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在異國他鄉沉重的泥土下哭泣？

他們渴望回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可這回家的路遙遙無期。我想，即便是在沉重的泥土下，他們也一定是眺望著祖國的方向，眺望著回家的路。他們為了我們的今天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而今天的我們卻早已經忘記了他們。有

旅日華人說，當日本人清楚知道中國近代史後，彈冠相慶。原因是：當他們發動侵華戰爭的時候，凡是抗日的中國軍人，後來都沒有好下場。甚至不用日本人出動一兵一卒，在嚴酷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政體下命亡身殘，尤其是中國國軍抗戰將士，命運更是淒慘，他們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百萬以上人被槍決，還活著的，少校以上軍銜是“歷史反革命罪”入獄，少校以下軍銜的按“現行反革命罪”在當地由群眾監督勞動。

中國國軍抗戰英雄在大陸的淒慘和不公平遭遇，是中國現代史上沉重的一頁，曾幾何時，他們是浴血奮戰在抗日疆場、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的民族英雄；是精忠報國、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中華壯士；是視死如歸、跨出國門打出國威軍威令敵膽寒的炎黃鐵漢。但是，因為他們是國軍，因為他們為之捍衛的是中華民國，所以他們打鬼子的功勞只能被塵封在看不见的歷史深處，他們的悲壯、也是中國的悲壯也從未出現在激勵後人的教科書中。現今，實事求是地客觀地評價中國抗戰史，以及公平、公正的對待那些浴血奮戰的國軍抗戰將士，不僅關乎尊重和承認歷史史實的問題，也是對人們的良知、道德和胸襟的考驗。89歲的抗戰老兵李鈞曾說：“我參加的是國軍軍統，雖然參加抗日戰爭，但是，並不光彩。如果光彩的話，為什麼逮捕我，並且锒鐺入獄12年呢？我至今沒有國家發的抗戰勝利證章，沒有一分錢的參戰撫恤金，沒有一分錢的退休金，沒有醫療保障。”是啊，67年不光彩，迄在一個人的人生當中是絕對漫長的。遭更是一段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慘人生。

然而更可悲的是：今天，無數中國人之間仍然延續著仇恨；博物館裡面沒有他們，歷史史实裡沒有他們，文學藝術他們還不是正面形象。影視劇裡他們還是被消滅的對象、教科書裡他們還是罄竹難書的敵人、他們還代表著罪惡……這些被仇恨的對象已經垂垂老矣，也許再過幾年我們連這些具體的仇恨物件都沒有了。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我曾兩次向全國政協提交提案：《把抗日

戰爭中犧牲的將士全部追認為烈士》，但遭到不予立案僅作為送閱件送民政部。委屈的英靈只能在沉重的泥土下繼續哭泣！

第十五章　正確認識和对待抗日戰爭的歷史

70 多年前的中日戰爭爆發於兩個近鄰之間。這是力量相差懸殊的國家之間的戰爭。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迅速成長為現代化的工業強國，而中國由於種種原因，依然是落後的農業弱國。據統計，戰爭爆發前，日本的年工業總產值已經高達 60 億美元，而中國僅為 13.6 億美元；鋼產量，日本高達 580 萬噸，中國僅為 4 萬噸；石油，日本高達 169 萬噸，中國僅為 1.31 萬噸。日本年產飛機 1580 架，大口徑火炮 744 門，坦克 330 輛，汽車 9500 輛，年造艦能力 52422 噸，而中國尚不能生產一架飛機、一門大口徑火炮、一輛坦克或汽車，除少量小型船艇外，不能造出任何一艘大型軍艦。

國力是軍力的基礎。戰前，日本總兵力為 448 萬人，中國總兵力約為 200 萬人；日本有作戰飛機 1600 架，中國僅有 223 架，日本有艦艇 285 艘，中國僅有 60 餘艘。以步兵師而言，日本每師 21945 人，中國僅 10923 人；步槍射程，日本 3000 米，中國僅 2000 米；輕機槍，日軍每師配備 541 挺，中國每師僅 274 挺；重機槍，日軍每師 104 挺，中國軍隊僅有 54 挺，野山炮，日軍每師 64 門，中國軍隊僅 9 門；當時，中日兩國的差距不僅表現在國力、軍力上，而且表現在國家的統一與分裂的歧異上。日本實行天皇制，國家統一，上下齊心，武士道精神弘揚；中國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號令範圍不出長江中下游的有限的幾個省份，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西康、山西、新疆等省都存在著各懷異志的地方實力派。蘇俄以特種方式入侵並尋找代理人，在日本入侵之際，建立蘇維埃國中國，視國民政府為敵，以上百次武力暴動企圖推翻南京政府。

1932 年，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操縱下，東北成立了偽滿洲國。

中日戰爭，就中國方面來說是被侵略者，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是衛國戰爭，有“人心”上的天然優勢，但是，就國力和軍力來說，中國則處於絕對劣勢。人們常說：不打無準備之仗與無把握之仗．面對長期準備、武裝到牙齒的日本法西斯．中國當然無法，也不應該匆促上陣。在進行一場決定國家存亡、民族興衰的大戰之前，必須有廣泛的動員與充足而縝密的準備，因此，抗戰的動員和準備，一段時期內的猶豫、一定程度上的妥協、退讓，戰爭過程中的後退、失敗，以至大面積的國土淪喪，都是難以避免的。關鍵是這種一定時期內的猶豫、妥協是否最終轉化為抵抗、奮戰，其結局是屈服於對手還是將對手打翻在地，戰而勝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英、法、美、蘇等強國面對德、日法西斯軍隊時，都曾有過不堪啟齒的慘重失利和敗績。以俄羅斯戰場論：德軍開戰兩個星期即長驅 500 公里；半年之內，即俘獲蘇軍 280 萬人。以亞洲戰場論：日軍進攻香港，英軍只守了 17 天，全部投降；進攻新加坡，僅 7 天，英、澳、印聯軍 10 萬餘投降；進攻菲律賓，僅 5 個月，美軍總指揮溫萊特將軍投降，近 10 萬美菲聯軍成為俘虜。瞭解了這些情況，人們就不會再苛責當時蔣介石領導國軍浴血奮戰的艱難苦戰歷程。

正面戰場的主力是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作戰部隊。這支部隊阻擋和遏制日軍進攻，承擔了和日軍主力作戰的任務。自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起，中國軍隊進入單獨苦戰階段。在武器低劣、缺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軍隊進行了華北、淞滬、南京、徐州、武漢、南昌、隨棗、長沙、桂南、棗宜、豫南等諸多會戰。在這些戰役中，中國軍隊依靠大無畏的犧牲決心與血肉之軀，保衛國土，堅毅頑強，屢敗屢戰，不屈不撓；可謂一寸山河一寸血，其偉大精神與浩然之氣，足以驚天地，泣鬼神，足以證明他們無愧於中華民族：無愧於炎黃後裔。1941 年 12 月，大平洋戰爭爆發。1942 年 1 月，美、英、蘇、中等 26 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此後，中國軍隊進行了長沙、浙贛、鄂西、常德、豫中、長

衡、豫西、鄂北、湘西等會戰。自 1942 年 2 月，蔣介石派出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開闢出與國內戰場同時並存的國外戰場。僅在緬甸北部，遠征軍殲敵 4.8 萬人，收復緬甸土地 13 萬平方公里，大小城鎮 50 餘座。在滇西，遠征軍殲敵 2.1 萬人，收復失地 8.3 萬平方公里。1945 年 4 月，廣西地區的日軍開始撤退，中國軍隊旋即反攻。7 月下旬，收復桂林。中國軍隊向前推進 350 餘公里，全部收復桂柳地區。

這是中國軍隊從頹勢轉為優勢的轉折，是大反攻、大勝利的起步。據國民政府官方的不準確統計，抗戰中，中國政府動員的正規軍和遊擊隊 550 萬人，小型作戰 38931 次，大型作戰 1117 次，大的會戰 22 次，官兵傷亡 322 萬人，共有 268 位將領殉國，百姓死傷更在 2000 萬人以上。日軍傷亡 133 萬人，占日軍在“二戰”中傷亡總數 195 萬人的 70%，共擊斃日軍少將以上官員 44 人。

日本侵華,是中華民族之外的大和民族的軍國主義者對中華民族的野蠻侵略。當時，全國淪陷、部分淪陷省份 22 個，淪陷縣市 1001 個淪陷民眾 2.6 億人。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亡國危機；中華民族經受著前所未有的深重災難。在這場戰爭中，中國被打死、打傷或被殘害的人口約 3500 餘萬，財產損失 600 多億美元，戰爭消耗 400 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 5000 億美元。[21]

中國抗日戰爭之所以勝利，原因之一是中華民族的意志，是中國人民發揚古老、悠久、世代相傳的愛國精神、民族精神，不屈不撓，含大辛，茹巨苦，長期奮鬥。原因之二在於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始終居於領導地位，是蔣介石統帥陸海空三軍將士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蔣介石領導國軍主導了所有的重大會戰和大型作戰，屢戰屢敗，不怕犧牲，絕不退縮，救國保家，堅持抗戰到勝利。東京灣盟軍受降典禮由國軍參加，中國戰區國內受降典禮全部由國軍主持。原因之三在於在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的兩大陣營對壘中，中華民國政府站隊正確。戰爭過程中，日本多次對中國政府誘降，德國也曾妄圖拉攏中國，締結軍事密

（21）：關於中國抗戰損失，諸說不一，此據解放軍出版社（抗日戰爭史）下卷，1994 年版，第 625 頁

約，夢想實現東西方兩支法西斯軍隊的會師。但是，蔣介石不為所動，屹然兀立，堅定不移地與美國、英國、蘇聯結盟，為人類正義與和平奮鬥，因而得到同盟國的援助並與之同步獲得勝利。如果缺少了國際反法西斯戰線這一極為重要的條件，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國的抗日戰爭最終也將勝利，但其歷程將會艱難得多，時間也將會向後推遲很多。

抗日戰爭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從未取得過的完全的勝利。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抗戰是在蔣介石的領導下使中華民族跳出了“最危險的時候”，洗刷了恥辱，廢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收回了失地，以積弱之國成為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成為聯合國的發起國和常任理事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爭得了舉世公認的榮耀，這是中國人民世世代代永遠不能忘記的勝利，其歷史意義是怎樣估量也都不會過分的。

附件：

決定二戰後國際形勢的會議

一、開羅會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曙光初露，同盟國將大獲全勝已成定局的情況下，1943 年 11 月 22-26 日，美、中、英三國政府首腦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了盟國會議，史稱《開羅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美國總統佛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和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三國領袖就戰後對日本的處理意見，進行了充分的磋商與討論。

開羅會議是由美國總統羅斯福倡議召開的。1943 年 6 月初，美國總統羅斯福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表達了擬約邱吉爾、蔣介石、史達林會談的意願。蔣介石致電當時駐紐約的外交部長宋子文拜會羅斯福，告知-1941 年蘇聯和日本兩國曾簽訂有《蘇日互不侵犯條約》，在蘇、日未公開決裂以前，蔣委員長參加會晤是否將使史達林感覺難堪與不便？建議美、英、蘇三國領袖可先行會談，若有機會，他本人願隨時與羅斯福晤面。

7 月 4 日，羅斯福建議蔣介石相見於重慶與華盛頓間之中途地點。

8 日，蔣介石複電美國總統羅斯福，贊成其秋季會晤之約，並籌會晤時共同宣言之要目，應包括：㈠大西洋憲章適用於全世界各國各民族；㈡必須獲得無條件之勝利；㈢東北與臺灣必須歸還中國；㈣朝鮮獨立與中南半島各國之地位；㈤建立戰後有力之國際和平機構；㈥成立太平洋對日作戰聯合參謀部；分設於重慶與華盛頓；㈦中美戰時金融之互助與戰後經濟建設之合作。

8 月 18 日，美方又提出能否邀請蔣介石飛華盛頓與羅斯福晤商。中方以蔣

委員長“軍政羈身，似難遠行”為由婉言謝絕。

10 月 28 日，在莫斯科美英蘇 3 國外長會議期間，羅斯福再次致電蔣介石：“莫斯科會議至今進行甚速，極望其結果得有裨于各方，餘正促成中、英、蘇、美同盟之團結。余尚不知史達林能否與我會晤，但在任何情況下，餘極望與閣下及邱吉爾能及早會晤於某處 ，時間定為 11 月 20 日至 25 日，餘思亞歷山大（埃及海岸）當為一良好地點。”羅斯福強調：“餘知閣下不欲久離貴國，但現時遠行，對餘甚為適宜。餘正期望與閣下相見，因餘信有多數問題，惟有吾人面觀，方能得圓滿之解決。”

11 月 2 日，蔣介石致電羅斯福表示當如約前往埃及與羅斯福、邱吉爾會晤。

9 日，羅斯福正式電邀蔣介石於 21 日抵達開羅。

邱吉爾也致電蔣介石，表示將“借此良機，不僅得以相互承認，並得以共同商討如何早日克服共同之敵人，獲得完全之勝利，以及相互保證同盟國間將來各方面之工作，以促進其安全和繁榮。”

11 月 24 日，蔣介石指示準備與羅、邱會談的提案，內容有下列各項：

甲、軍事戰略之提案：主為反攻緬甸，海陸軍同時出動之總計畫，以曼德勒為目標。

乙、遠東政治之提案，包括：㈠東北與臺灣、澎湖應歸還我國；㈡戰後朝鮮獨立；㈢保證泰國獨立及中南半島各國與華僑之地位。

丙、國際與遠東軍事機構之提議，主張組織中、美、英三國聯合參謀團，並成立中、美、英、蘇四國軍事技術委員會，以研究國際武力之組織。

丁、對日本投降後處置之方案，包括，㈠日本在華自九一八以來侵佔之地區所有之公私產業，應完全由中國政府接收，作為賠償損失之一部分；㈡戰爭停止後，日本殘存之軍械、軍艦、商船與飛機，應以大部分移交中國。

戊、中美經濟合作之提議，全部借款劃入中央銀行，由我自由運用。

己、對美租借物資與武器之提案，要求美國：㈠供給三十師武器；㈡補充

中國空軍。

此外，蔣介石還指示，對邱吉爾首相談話，除與中、英、美共同關係之問題外，皆以不談為宜，如美國從中疏解港九問題、西藏問題、南洋華僑待遇問題，則照既定原則應之，即主張九龍租借地應歸還中國，與香港合併為自由港；英對西藏勿再干涉；對華僑應有公允合理之待遇，但不與之爭執，如其不同意，則作為懸案暫時擱置。

由於史達林不同意與蔣介石會面，四巨頭會議先後由美、中、英和美、英、蘇分別在開羅和德黑蘭舉行。

開羅會議中美首腦晤談後，美國總統特別助理霍普金斯受羅斯福委託，根據美、中、英三國會談和美中會晤精神，起草《開羅宣言》。關於日本歸還臺灣予中國的問題，霍氏擬訂的供羅斯福審閱的草案初稿明確表示："被日本人背信棄義地所竊取的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和臺灣，應理所當然地歸還中國。"25 日，美方正式打印的草案文稿中將上述文字中的"日本人"改為"日本"。

霍氏起草的《開羅宣言》草稿先送給中國代表王寵惠及蔣介石過目，然後在 11 月 26 日交中、英、美三方官員（中方是王寵惠、美方是霍普金斯和駐蘇大使哈裡曼，英方代表是外交大臣艾登和外交副大臣賈德幹）討論。在就《開羅宣言》草案討論中，中英代表進行了頗為激烈的爭論。英國代表賈德幹說，宣言草案中對日本佔領的其他地區都提"應予剝奪"，惟獨滿洲、臺灣和澎湖寫明應"歸還中華民國"。他建議，為求一致，將滿洲、臺灣和澎湖也改成"必須由日本放棄"。中國代表王寵惠反駁道，如果《開羅宣言》對滿洲、臺灣、澎湖只說應由日本放棄而不說應歸還哪個國家，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將疑惑不解。他反對賈德幹的修改意見。賈德幹辯解道，草稿中的"滿洲、台、澎"之上，已冠有"日本奪自中國的土地"的字樣，日本放棄之後，歸還中國是不言而喻的。王寵惠反駁道，外國人對於滿洲、台、澎，帶有各種各樣的言論和主張，英國代表想必時有所聞，如果《開羅宣言》不明確宣佈這些土地歸還中

國，而使用含糊的措詞，那麼，聯合國家共同作戰和反侵略的目標，就得不到明確的體現，《開羅宣言》也將喪失其歷史價值。美國代表哈裡曼贊成王寵惠的意見，賈德幹陷於孤立。結果，英方未能就宣言草案這一實質問題進行修改，只是對美方草案作了一些非實質性的文字上的改動，將宣言初稿此段文字表述為："被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特別是滿洲和臺灣，應歸還中華民國"，這樣就刪去了美方文本中語氣較強的。"背信棄義"和"理所當然"兩個片語。邱吉爾本人又對宣言草案文字進一步做了修改，將文中的"特別是"改為"例如"，又在"滿洲和臺灣"兩個地名後，加上了"澎湖"。

經過當天認真討論，《開羅宣言》草案經中、美、英三國首腦一致同意後，正式定稿。

中、美、英三國領袖出席的開羅會議，就戰後對日本法西斯的處理事宜，經討論磋商達成一致意見，形成《開羅宣言》文件。

1943 年 12 月 1 日，《開羅宣言》在中國重慶、美國華盛頓、英國倫敦三地同時發表。

宣言全文如下：

"羅斯福總統、蔣委員長、邱吉爾首相偕同各該國軍事與外交顧問人員，在北非舉行會議，業已完畢。茲發表概括之聲明如下：

三國軍事方面人員，關於今後對日作戰計畫，已獲得一致意見。我三大盟國決心以不鬆弛之壓力，從海陸空各方面，加諸殘暴之敵人，此項壓力，已經在增長之中。

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為自己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思。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

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與獨立。

根據以上所認定之各項目標，並與其他對日作戰之聯合國目標一致，我三大盟國將堅忍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爭；以獲得日本無條件投降。”

這樣，《開羅宣言》在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背景下，以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談精神為基礎，由美方代表草擬，經中、美、英三方代表認真討論，三國首腦同意，並征得史達林的完全肯定，實際上以國際協議的形式公佈於世，表達了同盟國打擊並懲罰侵略者、維護國際正義的共同政治意願。其合理性、嚴肅性、正義性和有效性為世界所公認。

《開羅宣言》向世界宣佈了中美英三國對日作戰的明確目的，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之宗旨在於剝奪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領的一切島嶼，把日本侵佔中國的東北地區、臺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日本將被逐出其以武力所攫取的所有土地；在相當期間內使朝鮮自由獨立；三大盟國將堅韌不拔奮力作戰，以獲得日本無條件投降。

《開羅宣言》向全世界宣告了反法西斯同盟國團結合作、徹底打敗日本的決心和途徑，打擊了法西斯日本的侵略氣焰，是確定日本侵略罪行及戰後處置日本問題的重要國際文件之一。

開羅會議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歷史意義尤為重大，這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 100 多年間第一次以世界大國身份參加的國際會議，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確立了中華民國在世界上的四強地位。這是中國軍民在蔣介石領導下，前赴後繼不怕犧牲，英勇抗擊日本法西斯贏得的成果。

羅斯福為了聯合中華民國共同抗日，以減輕美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壓力，除了答應給中國相應的援助外，公開稱讚蔣介石先生是“四強首腦之一”。對此，由於英國地位下降邱吉爾也沒有理由反對。史達林同意《開羅宣言》，說明蘇聯也承認了中國的大國地位。至此，中華民國躋世界四大強國之列。1945 年 4 月在旧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制憲會議上，中華民國與美英蘇一起以四大發起國的身

份輪流主持會議，並最終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開羅宣言》向世界宣佈，結束戰爭的惟一條件是日本無條件投降，成為日後《波茨坦公告》的前因。

二、德黑蘭會議

德黑蘭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英、蘇三國首腦羅斯福、邱吉爾和史達林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的一次會議。

1943 年反法西斯戰爭各主要戰場形勢發生根本性轉折，盟國已經取得戰略進攻的主動權。為商討加速戰爭進程和戰後世界的安排問題，美、英、蘇三國首腦於 1943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在德黑蘭舉行會晤，史稱“德黑蘭會議”。

德黑蘭會議是緊隨美、中、英開羅會議之後，美、英、蘇三國所舉行的一次會議，這是羅斯福、邱吉爾六天前（11 月 22-26 日）同蔣介石會晤之後，再同史達林之間舉行的第一次會晤。

11 月 28 日下午 4 時，三國領導人會議正式開始，羅斯福主持了第一次會議。會議一開始，羅斯福就詼諧地說：“作為在座三人中最年輕的，我不揣冒昧地歡迎各位長者。我確信這次會議會取得成功。我們三個大國不僅要在戰時密切工作，而且還會世世代代保持密切聯繫。俄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第一次作為家庭成員式的相聚一堂。我們所抱的唯一目標，就是贏得戰爭的勝利，希望自由討論，暢所欲言。同時，我告訴諸位，這種性質的會議是朋友之間在完全坦率的氣氛中進行的。所談到的一切均不予公開”。

邱吉爾：這次會議也許象徵著人類有史以來，整個世界力量空前的大聚會，人類的幸福及命運已完全掌握在我們手中。

史達林：美、英、蘇三大國的友誼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很好利用這個機會。為了保密，德黑蘭會議取了一個意味深長的代號——“找到了”。也許是預示著同盟國之間將找到打擊德國納粹的共同目標，也許是將找到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時限……。

德黑蘭會議的保密事宜儘管縝密，但希特勒還是聞到了氣息，指定親信、納粹黨衛軍特種部隊頭目斯科爾采尼佈置刺殺美、英、蘇“三巨頭”的行動。斯科爾采尼根據希特勒的指示，制訂出代號為“遠跳”的暗殺計畫。為確保萬無一失，他派出先遣小組前去探路。小組由 6 名間諜組成，其中兩人為無線電報務員。

斯科爾采尼將這 6 名間諜空投到距德黑蘭 70 公里的庫姆地區，讓他意想不到的是，這些先遣組人員剛一落地，便被蘇聯特工盡數擒獲。原來，納粹空降間諜的絕密情報被蘇聯提前截獲，地面接應人員也被發現。

在當時，駐德黑蘭情報站是蘇聯駐外主要情報站之一，絕技特工多達 100 餘人，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監視德國的間諜活動。該站時任站長為年僅 32 歲的伊萬，阿加揚茨，代號“輕騎兵”，有著傳奇經歷，但生平業績鮮為人知。德國獲悉先遣小組落網的消息後，坐鎮柏林的斯科爾采尼決定不再派遣殺手，放棄了暗殺計畫。

德黑蘭會議的中心議題是開闢第二戰場問題。三國首腦達成協議：進攻西歐的“霸王”戰役和進攻法國南部的戰役於 1944 年 5 月同時發動，登陸兵力達 100 萬人，蘇聯則承諾在同一時間向德軍進攻，以配合盟軍西線的行動。關於對日作戰問題，蘇聯初步同意在歐洲戰爭結束後半年左右參加對日作戰。作為交換，蘇軍可以進入中國不凍港大連，大連可以在國際監督下成為自由港。蘇聯的此項要求並未經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批准，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與國家利益。

波蘭問題也是德黑蘭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蘇聯 1939 年 9 月出兵佔領的波蘭領土，英美政府一直認為，1939 年波蘭領土的任何變更是不能接受的，而蘇聯政府則堅持 1941 年 6 月德國入侵蘇聯前的領土不容更改。

會議就戰後世界安排問題進行磋商。關於戰後德國的處置問題和波蘭邊界問題，三方未能達成具體協定。

德黑蘭會議還就戰後國際組織問題交換了意見，並同意建立一個非地區的世界性的國際組織以維護戰後的國際秩序與穩定。

11 月 29 日下午 4 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地點改在英國駐德黑蘭公使館內。

會議以一個筒短的贈劍儀式開始。

為了表彰史達林格勒市民在史達林格勒保衛戰（1942 年 6 月 28 日至 1943 年 2 月 2 日）中所表現出的堅毅頑強的戰鬥精神，邱吉爾從倫敦給史達林帶來了一柄“史達林格勒”榮譽之劍。劍上用英文和俄文刻著“贈給堅強的史達林格勒市民。國王喬治六世代表不列顛人民敬贈。”

贈劍儀式頗為莊重，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三巨頭並肩站立，指揮儀仗隊的英俊英國中尉高擎著那柄修長筆直的寶劍肅立一旁。邱吉爾即席發表講話，說奉國王之命將此榮譽之劍交給史達林，並請他轉交給英勇的史達林格勒市民，他感到無比的榮幸。

史達林用俄文致答詞，他感謝英國國王首相和英國人民的友誼。

邱吉爾莊嚴地雙手托劍，贈交給史達林。史達林深受感動地接過寶劍，俯身吻了一下精美的劍柄，然後，把劍轉交給身邊的伏羅希洛夫。

羅斯福在會議上堅持早先在英美魁北克會議上確定的“霸王”戰役，即在 1944 年 5 月 1 日橫渡英吉利海峽，從諾曼底登陸的作戰計畫。羅斯福認為，在法國登陸，是到達德國心臟地區的最短路線，可以“減少犧牲作戰部隊的生命和儘快贏得戰爭”，然後換取蘇聯在遠東對日作戰。在時間上，美國也不願再往後推，否則就要失去“上場爭奪最後一分”的機會。史達林緊緊抓住開闢第二戰場問題不放，要求立即給“霸王”計畫確定日期，任命指揮官並提議英、美在法國南部、蘇軍在東線發動攻勢互相配合。羅斯福基本同意史達林的意見，三巨頭終於達成協議。史達林在會談中曾表示，在打敗德國後，蘇聯將對日作戰。

12 月 1 日會議結束，三國首腦發表了《德黑蘭宣言》。宣言指出美、英、

蘇三國已經議定關於消滅德軍的計畫，並已就從東面、西面和南面進行的軍事行動的規模和時間商得完全一致的協議；號召同盟國積極參加對德作戰，並歡迎所有國家參加戰後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組織。

德黑蘭會議和《德黑蘭宣言》是反法西斯聯盟主要國家在戰爭後期建立有效軍事合作的重要步驟，對加強盟國團結、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徹底打敗德意日法西斯產生了重大作用和影響。

德黑蘭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首先，它在反法西斯聯盟歷史上第一次協調了反對共同敵人的軍事戰略，通過了東西方盟國聯合打擊希特勒德國的一致作戰計畫，為 1944 年在歐洲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決定性勝利奠定了基礎，從而對大戰的進程和結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其次，這次會議解決了美英蘇三大國長期以來存在的一些主要矛盾和分歧，增強了它們之間的相互瞭解和信任，鞏固了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團結與合作，這又為盟國日後解決其他各種問題和合作重建戰後世界和平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在德黑蘭會議上，三大國為了自身利益也達成了某些損害他國利益的妥協，對戰後世界產生了相當不良影響。

三、雅爾達會議

雅爾達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英、蘇三國首腦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於 1945 年 2 月在蘇聯克裡米亞半島雅爾達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又稱可裡米亞會議。

1943 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進入了最後結束的階段，德、意、日敗局已定，隨著盟國反法西斯軍事行動的發展，結束戰爭和對戰後世界產生的一系列政治問題需要及時解決，特別是應該制定盟軍在反希特勒德國戰爭最後階段的協同一致的軍事行動的計畫，處置戰敗的德意志“帝國”的基本原則，對日作戰，以及實現戰後世界國際安全問題的基本原則，客觀上迫切需要三大盟國舉行新的最高級會晤與磋商。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 1944 年的時候，整個世界的反法西斯戰場的形式，無論是在歐洲戰場、亞洲戰場還是在太平洋戰場上，都促使美、英、蘇三大盟國各自有所新的考慮，分別認為很有召開一次重要國際會議，對當前形勢進行深入分析而找出對策的必要。

此時，歐洲戰場的形勢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蘇聯軍隊和美英聯軍正從東西兩面突擊德國，一步步把戰爭推進到納粹德國的本土。歐洲東線的蘇聯軍隊已在北起波羅的海至喀爾巴阡山之 1200 公里長的戰線上發動反攻，其前鋒已渡過奧得河，距柏林東部只有 60 公里，在歐洲西線，美英盟軍粉碎了德軍在阿登地區發動的最後一次反撲，兵鋒直抵萊茵河西岸。

法西斯德國崩潰在即，反法西斯盟國在歐洲戰場的勝利指日可待。
但是，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對日作戰的形勢卻讓人頗感艱難。雖然美軍及其盟軍從 1943 年 5 月起，就開始從北、中、南和西南太平洋等方向對日軍實行逐島爭奪的反攻作戰，並且通過卓有成效的戰爭手段正一步步逼近日本本土。但在太平洋戰場上已處於絕對劣勢，完全陷入被動挨打局面的日軍，仍然在和美軍展開逐島逐嶼的爭奪拼殺，致使戰事異常慘烈，雙方都在戰線漫長的島嶼爭奪戰中損失慘重。

而在中華民國大陸及東南亞的太平洋上日軍仍然佔據著大片陸地和眾多的島嶼。

縱觀各個方面的實際情況，毫無疑問，美國的政界和軍方人士都深信日本在這場戰爭中敗局已定。但在亞洲、太平洋戰場依然嚴峻的形勢使美國感到：前往東京尚有一段艱難與漫長的道路，擊敗德國並不意味著對日戰爭的結束。相反地，美國必須準備在太平洋從事長期與代價極大的鬥爭。

正是基於以上的認識，美國的軍事領袖們在籌畫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作對日最後的進攻，以儘快結束太平洋戰爭的同時，都迫切希望蘇聯能早日參加對日作戰，以便牽制日本在中國領土上的軍隊，使之不能增援日本本土諸島的

作戰。

正是懷著這樣迫切的心情，1945 年 2 月，美國總統羅斯羅斯福如期前往蘇聯的克裡米亞半島參加即將在雅爾達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

1945 年 2 月 2 日，美英兩國領導人前往蘇聯克裡米亞的雅爾達途中，在馬爾他島討論了有關結束對德、日戰爭的一些問題。邱吉爾強調不宜“讓俄國人佔領的西歐地區超出必要”，對是否要執行早先通過的艾森豪計畫上與美國代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邱吉爾的堅持，決定把原先準備調往其它地區的一些軍隊仍繼續留駐地中海。邱吉爾矢志不做“大英帝國的掘墓人”，他認為地中海也是英帝國的一部分。邱吉爾令其軍隊幹預希特勒的“內戰”，必要時可以在希臘首都“象在一個被征服的城市那樣”行動。羅斯福曾抗議英國在希臘的行動，但沒有防止它。美國的專家認為，當時正在出現的英蘇衝突可能引發新的戰爭，羅斯福決意要防止這種事情發生。

史達林對羅斯福表現得很尊敬，並在觥籌交錯之中加緊同邱吉爾鬥智。羅斯福充當不列顛和蘇聯之間的仲裁人，令人無法理解的是，羅斯福常常在一些完全合乎蘇聯心意的措施上實行退讓策略，致使史達林因此而坐大。

雅爾達會議從 2 月 4 日開始，歷時 8 天，於 11 日結束。

會上，美、英、蘇三巨頭既從世界全域考慮，又從各自利益出發，就以下主要內容進行了討價還價，討論磋商：

1、戰後處置德國問題，決定由美、英、法、蘇四國分區佔領德國和德國必須交付戰爭賠償以及徹底消滅德國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的一般原則。

2、波蘭問題，三國決定波蘭東部邊界大體上以寇松線為准，在若干區域作出對波蘭有利的 5-8 公里的逸出，同意波蘭在北部和西部應獲得新的領土，其最後定界留待和會解決；關於波蘭政府的組成經過激烈爭論，同意以盧布林的波蘭臨時政府為基礎進行改組，容納國內外其他民主人士。

3、遠東問題，蘇聯承諾在歐洲戰爭結束後 2—3 個月內參加對日作戰，其

條件是：維持外蒙古的現狀，庫頁島南部及鄰近島嶼交還蘇聯，大連商港國際化，蘇聯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蘇、中共同經營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千島群島交予蘇聯；

4、聯合國問題，同意蘇聯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決定美、英、蘇、中、法五國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規定實質性問題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的原則。

此外，會議還討論了希臘、南斯拉夫、義大利等歐洲國家的有關問題。

最後達成三方都能接受的協議：

(1)所有被解放的歐洲國家應該舉行民主選舉。

(2)4 月在旧金山舉行聯合國成立的會議。聯合國的組織方式基本被確定，聯合國安理會的主意被采鈉。美國和英國同意當時屬蘇聯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為獨立的聯合國成員。

(3)德國被分裂，德軍被解散，德國不准再擁有軍隊。美、英、蘇認為這是“今後和平和安全的必要條件”。德國應該被分裂為同盟國家的的佔領區。法國也應該有自己的佔領區，應該成為同盟國對德國控制委員會的一員。

(4)德國應該為“她對同盟國在戰爭中造成的損失”負戰爭賠款。戰爭賠款可以以德國國家資源（機器、船隻、企業所有等)、一段時間內應該支付的償款或勞動力的方式賠償，美國和蘇聯達成協議債款總額為約 220 億美元。英國認為在當時償款總額還無法估計。

(5)蘇聯承諾在歐洲戰爭結束後 2-3 個月內參加對日作戰，其條件是：維持外蒙古的獨立現狀，庫頁島南部及鄰近鳥嶼交還蘇聯，大連商港國際化，蘇聯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蘇、中共同經營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仟島群島交予蘇聯。

此次會議鞏固和維護了三國戰時聯盟，對協調盟國對德、日作戰，加速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進程和促進戰後和平穩定局面的形成起到重要積極作用，為

聯合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但會議的某些協議未經有關國家特別是中華民國的同意，具有明顯的大國強權政治和綏靖政策的傾向，嚴重損害了中國等國的主權、利益和領土行政完整。

四、聯合國制憲會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了避免日後再度爆發大規模的戰爭，給人類造成災難，戰勝國政要們建議，組建一個國際組織，來管理國際事務，協商國際關係，調解國際爭端，平息國際衝突，維護世界和平，於是便成立了國際聯盟。

然而，在日後的國際事務中，國際聯盟的作用力極其有限而蒼白，根本不能有效阻止法西斯的侵略行為，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遍及亞歐大陸及太平洋島嶼廣大地區，致使數千萬生靈葬身戰火。

當年，以美國總統佛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為首的政治家們有鑑於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思考籌畫組建一個新的國際組織來代替早年建立的國聯，以便有效的維護世界和平，為此，他與同盟國主要國家的領導人一起勞盡心力。

（一）大西洋憲章

1939 年蘇德戰爭爆發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範圍擴大，美、英迫切需要進一步協調反法西斯的戰略，兩國首腦於 1941 年在大西洋北部紐芬蘭阿金夏海灣的奧古斯塔號軍艦上舉行了大西洋會議，以天賦人權、自由民主，博愛平等等理念開國的美國總統羅斯福，與實行虛位君主立憲，以憲政治國的英國首相邱吉爾一起，對未來世界究竟應該是個什麼樣這一重大課題，進行深入的思考與廣泛的討論，最後形成了比較一致的見解，於是，13 日簽署了《大西洋憲章》，14 日正式公佈於世。

《大西洋憲章》內容如下：

第一、他們兩個國家不尋求任何領土的或其它方面的擴張；

第二、他們不希望看見發生任何與有關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不相符合的領

土變更；

第三、他們尊重所有民族選擇他們願意生活於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權利；他們希望看到曾經被武力剝奪其主權及自治權的民族，重新獲得主權與自治；

第四、他們要在尊重他們現有的義務下，努力促使所有國家，不分大小，戰勝者或戰敗者，都有機會在同等條件下，為了實現它們經濟的繁榮，參加世界貿易和獲得世界的原料；

第五、他們希望促成所有國家在經濟領域內最充分的合作，以促進所有國家的勞動水平、經濟進步和社會保障；

第六、在納粹暴政被最後消滅之後，他們希望建立和平，使所有國家能夠在它們境內安然自存，並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於恐懼和不虞匱乏的自由中，安度他們的一生；

第七、這樣的和平將使所有人能夠在公海上不受阻礙地自由地航行；

第八、他們相信，世界上所有國家，為了現實的和精神上的理由，必須放棄使用武力。如果那些在國境外從事或可能以侵略相威脅的國家繼續使用陸海空武器裝備，則未來的和平將無法維持；所以他們相信，在一個更普遍和更持久的全面安全體系建立之前，解除這些國家的武裝是必要的。同樣，他們會協助和鼓勵一切其它可行的措施，來減輕愛好和平的人民在軍備上的沉重負擔。

佛蘭克林・羅斯福
溫斯頓・邱吉爾
1941- 08 -14

《大西洋憲章》，八條五百餘字，用第三人稱的口氣簡明扼要而細緻準確地表述了佛蘭克林・羅斯福與溫斯頓・邱吉爾兩位政治家的普世價值觀念。字裏行間洋溢著崇尚公平正義，不謀各自私利，以求建立一個和諧和平的世界大家庭的設想，殷切的祈望在這個大家庭裏，人人都能安然自存，過上自由寧靜的生活。

正是因為如此，《大西洋憲章》遂成為日後制訂《聯合國憲章》的參閱藍本。

（二）聯合國家宣言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發動了太平洋戰爭，英、美兩國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利益蒙受重大損失，被迫對日宣戰。為了商討對策，擬定作戰計畫，提高國際聲望，1941 年 12 月 22 日-1942 年 1 月 14 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在華盛頓舉行了代號為“阿卡迪亞”的會談，倡議對法西斯國家作戰各國簽署一項宣言。

1942 年 1 月 1 日，由美、英、蘇、中四大國領銜，包括其餘的 22 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會議，並簽署了《聯合國家共同宣言》。

簽字國贊同《大西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在宣言中宣佈：

甲、簽字國保證：運用軍事和經濟的全部資源，同與之處戰爭狀態的軸心國及其僕從國家作戰；

乙、簽字國保證：相互合作，決不與敵國單獨締結停戰協定或和約，《聯合國家宣言》標誌著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

《聯合國家共同宣言》的簽署，標誌著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面貌大為改觀，在這以前，德、意、日掌握著發動侵略戰爭的主動權，它們可以自由地選擇進攻的時間、地點，在軍事上、心理上佔據優勢。《聯合國家共同宣言》則將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彙集在一起，從而在人口、資源、生產能力和軍力等方面絕對地壓倒了軸心國，徹底改變了雙方力量對比，掌握了戰爭主動權，為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基礎。

中華民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四個領銜簽字國之一簽署了該宣言，更是開創了中國外交史的全新局面。中國人民的長期艱苦抗戰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佩，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正如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在 1 月 6 日致國會的國情諮文和 2 月 7 日致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時所指出的那樣：“千百萬中國人民在漫長的 4 年半裹頂住了轟炸和饑荒，在

日本武裝和裝備佔優勢的情況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擊了侵略者。中國軍隊對貴國遭受野蠻侵略所進行的英勇抵抗已經贏得美國和一切熱愛自由民族的最高讚譽。中國人民，武裝起來的和沒有武裝的都一樣，在十分不利的情況下，對於在裝備上占極大優勢的敵人進行了差不多 5 年堅決抗擊所表現出的頑強，乃是對其他聯合國家軍隊和全體人民的鼓舞。”

中國作為反法西斯戰爭四大盟國之一，領銜簽署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具有重要影響的《聯合國家共同宣言》，這與中國戰場的戰略地位和作用及中國人民進行的長期艱苦的抗戰是密不可分的。這也是自 1931 年中國人民率先舉起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義旗後，中國首次以大國身份參與簽署的有關國際事務的重要文件，從而確立了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重要地位。

（三）美、英、蘇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

1943 年 10 月，美、英、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會議，為三國首腦的會晤做準備。會議準備就成立戰後國際組織問題發表一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美國國務卿赫爾認為，除美、英、蘇三國外，還應將中華民國作為宣言的簽字國。但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對此持冷淡態度，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則認為，既然中國外長沒有參加會議，會議的宣言自然是三國宣言，不能將中國作為宣言的簽字國。赫爾強調：“為了維護聯合國家統一的精神，把中國包括在內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將在戰爭中作出重要貢獻的大國排除在外，則對聯合國家的統一將產生極為有害的心理效應”；而且“我國政府認為，中國在戰爭中已經作為四大國之一出現在世界舞臺上，如果在宣言問題上由美、英、蘇三國將其當面摒棄，那就極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區在軍事和政治兩個方面都引起極為不利的反應”。赫爾花了近一個星期的時間來做說服莫洛托夫的工作。美國方面之所以堅待將中國作為原始簽字國，首先是因為其承認和重視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地位和作用，除此之外還同其對戰後世界安排的構想有重要關係。

美國認為，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老牌的殖民主義國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

打擊和削弱，社會主義蘇聯的力量與日劇增，將成為戰後同美國爭奪霸權的唯一強勁對手。為了維持戰後美國在中國和遠東的優勢地位並同蘇聯抗衡，進一步削弱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在亞洲的勢力範圍，遏制可能東山再起的日本，美國需要一個穩定的、統一的、對其“友好”的中國。

早在 1943 年 3 月，羅斯福在接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時就指出：未來的國際組織（即後來的聯合國）應有三個機構：其一是所有聯合國家都有代表參加的全體代表大會；其二是由四大國代表組成的執行委員會，這一機構將決定一切重大問題，並擁有和行使聯合國警察的權力；其三則是處於上述兩個機構之間的諮詢委員會。羅斯福還特別強調，在四大國中除美、英、蘇外，還應有中國（中華民國），“中國既不會侵略，也不會成為帝國主義，而將成為抵消蘇聯有用的平衡力量”。

9 月，羅斯福在同其摯友、副國務卿韋爾斯的談話中又指出：“遠東問題的關鍵是中國”，戰後“美國的遠東政策應以中美兩國政府密切的工作關係為基礎”。而蔣介石也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不論戰時還是戰後，中國都願意同美國建立友好關係。既是如此，赫爾的努力也就不難理解了。

最後，英國和蘇聯方面同意中國作為原始簽字國。10 月 27 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及外交部分別致電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授予其簽字全權。

1943 年 10 月 30 日，中、美、英、蘇四國政府代表在莫斯科正式簽署了四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向全世界莊嚴宣告：

1、四國將遵照《聯合國家共同宣言》採取聯合行動，繼續對法西斯軸心國的戰爭，直到其無條件投降；

2、四國將在儘快可行的日期內，根據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姐織，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3、在新的國際組織成立之前，四國將彼此磋商，並在必要時與聯合國家中其他國家磋商，以便代表國際社會採取共同行動。

該宣言第一次正式宣告四大國一致贊成戰後成立一個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並已粗略地描繪出了未來國際組織的輪廓，從而邁出了創建聯合國的關鍵一步。

四國宣言是繼《聯合國家共同宣言》後，中華民國第二次以大國身份與美、英、蘇共同簽署的有關國際事務的重要文件，它使中華民國的大國地位得以進一步提高。中華民國參與簽署四國宣言，表明中國對建立新的國際組織已正式承擔義務，同時也就決定了中國將在其中處於特殊的地位。其後，中華民國一直以四大國之一的身份活躍在國際舞臺上，並積極參與新的國際組織的創建工作，為聯合國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3 年 10 月的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為 11 月份美、中、英的開羅會議和美、英、蘇的德黑蘭會議的召開進行了前期協商，促使兩個會議得以如期召開。

（四）敦巴頓橡樹園會議

1944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國勝利在望，為了協調戰後國際關係，8-10 月，美、英、蘇、中四國代表在美國華盛頓附近的敦巴頓橡樹園舉行會議，共同商討擬定新國際組織的組織草案。會議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 1944 年 8 月 21 日到 9 月 28 日，美、英、蘇三國參加，就戰後聯合國的組織機構基本達成了協定，但是，安理會否決權和創始會員國資格問題沒有達成協議。

第二個階段從 1944 年 9 月 29 日到 10 月 7 日，中、美、英三國參加，對聯合國組織問題作了進一步討論。

中國在第二階段會議上除同意前一階段的議案外，又補充了三點重要建議：

1、在和平解決爭端上，國際組織應適當考慮正義和國際法原則；

2、大會應承擔國際法的編纂和發展的任務；

3、經濟和社會理事會應擴大到教育和其他文化合作。

中國的建議先後取得美、英、蘇贊同。會議雖然在常任理事國、安理會的

否決權、創始會員國的資格問題上存在分歧，但它通過的議案還是成為了 1945 年旧金山會議擬訂的《聯合國憲章》的基礎。

會議成果集中體現在會後發表的四國一致同意的《關於建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的建議案》中。該建議案將新國際組織的名稱定為“聯合國”，其基本文件稱“憲章”；聯合國應包括大會、安理會、國際法院和秘書處等主要機構；維護和平的權力主要在安理會，大國享有安理會常任席位；成立一個經濟社會理事會，執行大會決議，並對大會負責；由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參謀長或其代表組成軍事參謀團，在軍事問題上協助安理會；大會的重要決議由與會國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一般決議由簡單多數通過等。同時，四國在建議案中一致同意中華民國在未來的聯合國安理會中擁有常任理事國的席位，這就進一步鞏固了中華民國的四大國之一的地位。

（五）聯合國成立及制憲會議

經美國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和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先生四年多堅持不懈的努力，創建聯合國的歷史條件基本成熟，1945 年 3 月 5 日，羅斯福代表中、蘇、英、美四個發起國，正式向有關國家發出召開聯合國家國際組織會議邀請書，提議以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建議案為基礎，雅爾達會議關於安理會表決程式問題的規定作為建議案的一部分，在美國旧金山召開關於建立普遍性國際組織的國際會議，請各被邀請國對建議案提出修正意見，討論制訂聯合國憲章。

1945 年 4 月 25 日，聯合國制憲會議在美國旧金山開幕。與會的有 50 個國家的 282 名代表以及隨行人員 1700 多人。6 月 25 日，50 個國家的代表達成一致決議：

1、成立聯合國

2、制訂並通過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憲章共分 19 章 111 條，允分表達了使人類不再遭受戰禍的決心，確立了聯合國的宗旨、原則、權利、義務及主要機構職權範圍等。

憲章規定：聯合國的宗旨是“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促成全球人民經濟及社會之進展”。其基本原則是：主權平等、真誠地履行國際義務，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不干涉他國內政等。

憲章還規定聯合國的 6 個主要機構：

1、聯合國大會

2、安全理事會

3、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4、託管理事會

5、國際法院

6、秘書處

6 月 26 日舉行鑒定儀式。這天后來被定為“憲章日”。10 月 24 日，聯合國憲章正式生效，這天被定為“聯合國日”。

美國總統羅斯福於 1945 年 4 月 12 日去世，繼任總統杜魯門代表美國政府出席之後的相關會議。1945 年 4 月 25 日至 6 月 26 日，世界上 50 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在美國旧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制憲會議，順利完成會議原定的各項議程。

中華民國政府派出了由代表、顧問及工作人員近百人組成的代表團，出席在美國旧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制憲會議。

代表團中，正式代表 10 人；高級顧問 1 人；專家 1 人。

正式代表：

宋子文、顧維鈞、王寵惠、魏道明、胡適、吳貽芳

（女）、張君勱、李璜、董必武、胡霖。

其中國民黨代表 4 人，民主社會黨代表 1 人（張君勱），中國青年黨代表 1 人（李璜），共產黨代表 1 人（董必武），無黨派人士代表 3 人（胡適、吳貽芳、胡霖）。

高級顧問：施肇基。

專家：徐謨。

聯合國會標

五、波茨坦會議

1945 年 2 月 4 日-11 日召開的雅爾達會議結束以後，戰爭形勢迅速發展。1945 年 5 月 8 日，德軍最高統帥部代表在德國首都柏林近郊的卡爾斯霍斯特簽署無條件投降書，盟軍在歐洲大陸地區的戰爭宣告勝利結束。

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盟軍已佔領硫磺島和沖繩，同時，中華民國廣大軍民在各戰場發起了反攻，對日本法西斯的作戰即將取得最後勝利。美、英、蘇三國為了處理戰敗後的德國和解決戰後歐洲及其他一些問題，於 1945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在德國柏林西南的波茨坦舉行會議。這是二戰期間三國政府首腦舉行的第三次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杜魯門、邱吉爾、史達林以及三國的外長等。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已於 1945 年 4 月 12 日因腦溢血逝世，新上任的美國總統杜魯門第一次代表美國參加會議。會議進行期間正值英國大選，因此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半途回國參加大選。由於英國保守黨在大選中失敗，邱吉爾下臺，新任英國工党首相艾德禮偕新外長貝文於 1945 年 7 月 28 日參加了最後幾天會議。

會議討論了德國問魎、波蘭問題、奧地利問題、締結和約、接納聯合國會員國等一系列問題，會議的重點是德國問題。經過激烈的爭論，會議確定了美、英、蘇、法四國管制和處置德國的政治及經濟原則。會議規定，解除德國全部武裝，廢除一切軍事機構，解散一切納粹組織，廢止一切納粹法律，逮捕並審判戰爭罪犯，永遠防止德國軍國主義及納粹主義的復活或改組。德國一切民主

黨派應准許成立並恢復自由活動權利。司法制度、教育及整個政治生活都在民主基礎上重新建立以實現政治民主化。

關於德國賠償問題，確定“蘇聯所提的賠償要求，將以沒收德國境內蘇占區的資產及相應的德國國外投資予以滿足”。此外，蘇聯還可以從西方佔領區所拆遷的工業設施中無償得到 10%和以商品支付的 15%作為賠償。“美國、英國以及有權獲得賠償的其他國家的賠償要求，將自西部各佔領區及相應的德國國外投資予以滿足”。

波茨坦會議還討論了對日作戰問題。會議期間發表了“美、英、中三國政府領袖公告”（史稱《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在波茨坦會議期間通過，於 7 月 26 日發表，公告共 13 條。全文如下：

美、英、中三國政府領袖公告：

（一）餘等：美國總統、中華民國政府主席及英國首相代表余等億萬國民，業經會商，並同意對日本應予以一機會，以結束此次戰事。

（二）美國、英帝國及中國之龐大陸、海、軍部隊，業已增強多倍，其由西方調來之軍隊及空軍，即將予日本以最後之打擊，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聯合國之決心之支持及鼓勵，對日作戰，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德國無效果及無意識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結果，彰彰在前，可為日本人民之殷鑒。此種力量當其對付抵抗之納粹時不得不將德國人民全體之土地、工業及其生活方式摧殘殆盡。但現在集中對待日本之力量則較之更為龐大，不可衡量。吾等之軍力，加以吾人之堅決意志為後盾，若予以全部實施，必將使曰本軍隊完全毀滅，無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終歸全部殘毀。

（四）現時業已到來，日本必須決定一途，其將繼續受其一意孤行計算錯誤，使日本帝國已陷於完全毀滅之境之軍人之統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為吾人之條件，吾人绝不更改，亦無其他另一方式。猶豫遷延，更為吾人所不容許。

（六）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剔除。蓋吾人堅持非將負責之窮兵黷武主義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勢不可能。

（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時，及直至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定可信之證據時，日本領土經盟國之指定，必須佔領，俾吾人在此陳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九）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返其家鄉，得有和平及生產生活之機會。

（十）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之重視必須成立。

（十一）日本將被允許維持其經濟所必須及可以償付貨物賠款之工業，但可以使其獲得原料，以別於統制原料，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關係當可准許。

（十二）上述目的達到及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後，同盟國佔領軍隊當撤退。

（十三）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佈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並以此種行動誠意實行予以適當之各項保證，除此一途，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毀滅。蘇聯當時尚未對日本作戰，沒有簽字。中國政府雖未參加會議進行討論，但討論結果征得中華民國政府的同意，故公告以美、英、中三國共同宣言的形式公佈。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佈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

8 月 8 日蘇聯對日本宣戰，並在公告上簽字，《波茨坦公告》遂成為中、美、英、蘇四國對日共同宣言。

波茨坦會議是三大國首腦在戰爭期間召開的最長的一次會議，也是最後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對於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具有重大意義，並就戰後許多重大問題達成了協議，從而確立了戰後世界的政治格局。

編後的話

——重新认识蔣介石

蔣介石先生是 1942 年 1 月由 26 國代表公推出任聯軍在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蔣介石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領導了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蔣介石是中華民國的國家元首，是無可替代的抗日領袖、抗日統帥，是愛國的民族英雄。抗日戰爭勝利最主要原因，是坚持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在最危難時刻蔣介石堅持抗戰到底的堅強意志。蔣介石統帥三軍，不僅使日本侵略者向中國人民投降，還取消了一百年來被帝國主義強迫中国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復了臺灣，參與創建了聯合國，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升為四強之一。對蔣介石的认识是一個歷史和現實的大是大非問題。

蔣介石是人不是神。孫中山先生在世之時，他深受孫中山的信任，為避亂蔣介石幾次去職返家，後經孫中山一再派人赴浙請歸，蔣介石才答應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職務。在完成北伐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為了國家統一，黨內團結，有利於國民革命事業的發展，蔣介石曾五次辭職引退；被迫下野他立即下野，理當複職時則立刻複職。就歷史事實而言，蔣介石在為中華民族的伟大振兴和中華民國建功立業的過程，不僅橫罵他的多，惡打他的更多。蔣介石不僅在擁有著相當言論自由的中華民國報刊雜誌上天天遭人橫加指罵，而且在蔣介石為了中國統一的艱難奮鬥中，年年月月的遭遇著抹黑、醜化、污蔑、顛覆甚至勾結外敵對他進行殊死地進攻，極端無恥的要將蔣介石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仇恨的要踏上無數隻腳，妄圖讓蔣介石永世不得翻身。因為歷史的真實被宣教的謊言掩蓋，被惡意醜化的蔣介石便成為後代多數國人的固化認知。蔣介石有對歷史應負的責任，他有錯沒有罪。蔣介石繼承了孫中山先生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地位，這個地位不是由孫中山指定的，也不是靠陰謀手段攝取的，而是在中國國民革命艱難的過程中自然形成的。

蔣介石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討袁、護法、捍衛孫中山先生“民族、

民權、民生”三民主義政治纲领，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蔣介石領導北伐取得勝利，推翻專治復辟，結束軍閥混戰，創建中華民國；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間，蔣介石領導中華民國政府在外爭主權，內求進步的方方面面，使國家獲得巨大發展進步，為持久的抗日衛國戰爭奠定了基礎。蔣介石領導全民族與日本帝國長期的侵略進行浴血奮戰，堅持抗戰的同時，發展教育，修築公路，發展經濟，建設國家，最終取得了抗日戰争的艱苦勝利；蔣介石及時地向美英等盟國提出廢除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條約,並獲得成功,使抗戰勝利時大清國留下的版圖除蒙古外中華民國的領土基本上是完整的；蔣介石努力使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让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蔣介石先生對實現振興中華的中國夢有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

蔣介石的偉大歷史功勳，也如同國民黨軍隊英勇抗戰的偉大史詩一樣，因為內戰的失敗而被掩蓋了他炫目的光彩。但是“一個中國”原則是蔣介石一生堅持的。至今臺灣民進黨當局推動“去蔣”、廢除“中正紀念堂”，甚至“兩蔣”的靈柩受到民進黨和台獨的污辱，2019 年蔡英文借解密檔案，把蔣介石手令暴光，因國民黨未予理采，借此，對蔣介石領導抗日戰争進行最後的否定。蔡英文堅持台獨，違背臺灣廣大民眾的意願。而臺灣廣大民眾感念“兩蔣”時代，懷念“兩蔣”時代實施三民主義給予臺灣安定繁榮的環境，創造了經濟騰飛奇跡。重新认识蔣介石，真實反映蔣介石統帥國軍浴血奮戰的抗日戰爭歷史並形成共識，是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

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以北京出版的各種重要文獻為依據，引證幾乎都是蘇共、中共的檔案、毛澤東的著作、主要領導人的《年譜》和部分開國元帥、將軍們的回憶錄等，用歷史事實還原了歷史的真實。

面對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野心，在戰場上付出極其慘重代價的國軍抗日被矮化和淡忘，筆者眼前浮現出為國犧牲的幾百萬國軍陣亡將士的英靈在沉重的泥土下委屈哭泣的悲慘情景，在抗日戰爭勝利 75 周年來臨之際，我大聲呼籲：讓中華大地歷史的這一沉冤得到洗雪！

主要參考文獻：

1、《八年抗戰與臺灣光復》何應欽著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2、《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楊天石著　東方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3、《抗日戰爭之正面戰場》何虎生、何柱宏編著　中國工人出版社 2015 年版

4、《抗日戰爭國民黨陣亡將領錄》黨德信楊玉文主編　解放軍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5、《南渡北歸》南渡北歸離別三部曲岳南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1 年 2 月版

6、《1944-松山戰場戰役筆記》余戈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0 年 10 月版

7、《正面抗日戰場》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烽火大地關河五十州著　武漢出版社社 2010 年 8 月版

8、《尊嚴不是無代價的》—從日本史料揭秘中國抗戰薩蘇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9 年 2 月版

9、《國破山河在》—從日本史料揭秘中國抗戰薩蘇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7 年 7 月版

10、《血霧迷茫》—滇緬抗日及日軍罪惡揭秘陳祖梁編著　雲南美術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版

11、《父親的戰場》—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田野調查筆記章東槃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7 月版

12、《滇緬抗戰紀實》雲南德宏州政協文史委員會編　中國文藝出版社 2010 年 7 月版

13、《八路軍抗戰秘檔全公開》胡正著　軍事科學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版

14、《新四軍抗戰秘檔全公開》王蘇紅王玉彬著　軍事科學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版

15、《國殤》-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紀實張洪濤著　團結出版社 2005 年 3 月版

16、《世界華人週刊》2015 年 8 月號

17、《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馬英九講話

18、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劉繼民著　海書店出版社出版 1995 年 6 月

19、田中角榮傳日文版 1986 年

20、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4 年

21、盧山會議實錄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0 年

22、世界軍事報　2019 年 6 月 28 日

23、抗日領袖蔣介石　袁定華編著　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　2014 年 8 月

蔣介石與中國的抗日戰爭

編者：李鐵

封面設計：吳姿瑤

出版 博大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電話：886-2-2769-0589

網址：http://www.broadpressinc.com

臺灣經銷商：采捨國際通路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 2 段 36 巷 10 號

電話：886-2-82458716

傳真：886-2-82458788

規格：19.5 × 26cm

國際書號：ISDN978-986-88976-6-3（平裝）

出版日期：2020 年 9 月

出版：博大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19925899

電話：02-2768-0599

定價：新臺幣 280 元

網址：http：//www.broadpressinc.com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蔣介石與中國的抗日戰争　　李鐵編

臺北市：博大國際文化，2020.9

面：公分

ISBN　978-984-88976-6-3（平裝）

1 蔣中正　2 傳記　3 中華民國抗戰史　4 文集

005.78　　103020190